

## 台湾通纪

### 卷一

### 卷二

### 卷三

### 卷四

### 卷一

明神宗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初，俞大猷移镇福建福、兴、泉、漳、延、建、邵武、福宁并浙江金、温地方。方议攻贼澎湖，忽有新倭自漳、泉趋福宁，大猷遣兵追之；将及，副将邓之屏促向澎湖，新倭猝入烽火寨，杀把总去（名山藏俞大猷传）。

八年（一五八〇）九月，日本犯浙江韭山及福建澎湖东涌（明史）。

三十二年（一六〇四）七月，福建人李锦、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和兰人习。其酋麻韦郎欲通贡市，锦为画策，夺澎湖屿而守之；因贿高宓，使上请于天子。酋善之，锦乃为大泥国王书移宓及守将，俾秀、震赍以来。守将陶拱圣大骇，白当事，系秀于狱；震不敢入。而酋已驾三大艘直抵澎湖，伐木筑舍，为久居计。锦亦潜入漳州侦探，当事亦系之狱。已乃令三人谕其酋还国，将校詹献忠持檄与俱。献忠多携币帛食物，覬酋厚酬。锦等又依违其词，酋不肯去。采已遣人索贿三万金，许为代奏。会都司沈有容自请往谕。有容负胆智，大声论说。其下人露刃相诘，有容盛气与辩，无所惧。酋心折，乃曰：『我从不闻此言』。时巡抚徐学聚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接济路穷，酋无所得食，即索取所予宓金，扬帆去。锦等皆伏罪（明纪）。

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四月，漳州府奸民李新僭号「洪武」，结海寇袁八老等率兵党千余人流劫焚毁，势甚猖獗。巡抚王士昌檄副将纪元宪、沈有容等领兵讨平之（通鉴纲目三编）。

熹宗天启五年（一六二五）九月，海贼刘香寇福建（明史）。

七年（一六二七）六月，海寇郑芝龙等犯福建铜山、中左所等处（明史记事本末）。

怀宗崇祯元年（一六二八）正月，工科给事颜继祖劾福建总兵俞咨皋下狱。初，巡抚朱钦相招抚海寇杨六、杨七等；郑芝龙求返内地，杨六给其金，不为通，遂流劫海上。继祖上言：『海盜郑芝龙生长于泉，聚徒数万，劫富施贫，民不畏官而畏盜。总兵俞咨皋招抚之议，实饱贼囊。旧抚朱钦相听其收海盜杨六、杨七以为用，而咨皋招之海即置之海，今日受抚，明日为寇。昨岁中左

所之变，杨六、杨七杳然无踪，咨皋始缩舌无辞，故闽帅不可不去也』。疏入，逮咨皋下于理（明史纪事本末）。

三月，禁漳、泉人贩海。芝龙掠福建、浙江海上（明史纪事本末）。

七月，兵部议招海盗郑芝龙。九月，芝龙降于巡抚熊文灿。工科给事颜继祖言『芝龙既降，当责其报效』。从之。初，俞咨皋招杨六、杨七降，独芝龙猖獗如故。芝龙败都司洪先春，释不追；获一游击，不杀；咨皋战败，纵之走。当事知其可抚，遣使谕之。癸未，芝龙降。会朝命布政使熊文灿为巡抚，文灿善遇芝龙，使为己用：先后击擒李魁奇，蹙锤斌于大洋投海死，海警遂息（明史纪事本末、明纪）。

二年（一六二九）二月，海盗李魁奇伏诛。魁奇本郑芝龙同党，芝龙忌之，击斩粤中。

四月，广东副总兵陈廷对约郑芝龙剿盗。芝龙战不利，归闽。不数日，寇大至，犯中左所近港；芝龙又败，寇夜薄中左所（以上明史纪事本末）。

七月末，吉了警至，人心奔溃。当事汲汲图近守之策；有以专守闽安镇为言者，以此镇最狭，可设銃墙、设木牌也（崇相集）。

三年（一六三〇），红夷据澎湖，犯漳、海澄、中左所，入厦门（蔡忠烈年谱）。

四年（一六三一）正月，上召廷臣及各省监司于平台，问福建布政使吴杨、陆之祺备御海寇之策（明史纪事本末）。

平远贼锤凌秀与弟复秀聚千众于连子山铜鼓嶂。

二月，贼掠永平寨，杀官军二百有奇，守备、千百户、把总皆死。旋札黄峰隘，知府林联绶调兵御之；指挥严明被执，千户刘尧、百户张机不屈死。

贼突出瑞金县，札南门冈，为乡豪张振熙、僧守贞所败；尽弃辎重，徒手趋还杨家巷。林守惩前败，不发兵堵截。贼复收残孽，整队而出。官兵御之，指挥王应官、张大伦、把总王国佐、赖思养、赖君迁、曹纬咸败死。次日，巡道顾元镜复遣指挥韦某、百户张耀接援。韦闻败先窜，张战死。

九月，督抚熊文灿提兵入汀会剿。时贼舍杭武，径出广东，袭始兴县，破之；羽书告急。奉旨，谕熊会赣、广两院合剿。熊乃率郑芝龙亲兵驻上杭。

十月，参将郑芝龙师驻三河坝，督官兵捣贼巢；遇贼于丙村，斩馘三百余人。次日，贼迎战，又斩贼三百余级。陈二总乞降，不许，并斩之，焚其巢而还。

五年（一六三二），郑芝龙追贼至石窟都。锤凌秀以贼二百受抚。

二月，锤凌秀弟复秀叛，招余党三百余，焚掠蓝屋驿；复由渌水潭至回龙冈，焚劫甚酷。巡道顾元镜遣百户赖其勋等御之，战死。谢志良追兵亦至，战

败，死者百人。赖明照亦陷阵死。

四月，顾元镜自上杭率千总刘良机、材官郭之英、陈望正、把总黄基昌、蔡联芳等往雩都、兴国，会郑芝龙兵大剿。

八月，顾元镜同总兵陈廷对、同知黄色中屯程乡，捣贼巢（以上临江汇考）。

九月，海盗刘香老（一但作香）寇福建，巡抚都御史邹维琏遣游击郑芝龙击破之（明纪）。

十一月，海盗刘香老犯小埕，游击郑芝龙击走之。

六年（一六三三）六月，海盗刘香老犯长乐（以上明鉴会纂）。

红夷袭陷厦门城，大掠。邹维琏急发兵水陆并进，参政曾樱请用郑芝龙为军锋。芝龙焚其三舟，官军伤亦众。寇乃泛舟大洋，转掠青港、荆屿、石湾。巡抚御史路振飞悬千金励将士；诸将御之铜山，连战数日始败去（明纪）。

七年（一六三四）四月，先是鍾凌秀既降复叛，为郑芝龙所擒；其党溃入长汀，转掠江西属邑，芝龙屡败贼。会福建有红夷之患，刘香乘之，连犯闽、广沿海邑。总督两广侍郎熊文灿不能讨，议招抚。漳州知府施邦曜絜香母以诱贼，贼阳许之；乃令参政洪云蒸、副使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入贼舟宣谕，云蒸等俱被执。文灿惧罪，奏诸臣信贼自陷。给事中朱国栋效之，帝令戴罪自效（明纪）。

八年（一六三五）四月，福建游击郑芝龙合粤兵击刘香老于田尾远洋。刘胁被执兵备道洪云蒸出船止兵；大呼曰：『我矢死报国，亟击勿失』！遂遇害。香老势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张一杰脱归。八月，香老家属六十余人、部属千余人至黄华降于温处参军（明史纪事本末）。

十三年（一六四〇）八月，加福建参将郑芝龙署总兵。芝龙既俘刘香老，海氛颇息；又以海利交通朝贵，浸以大显（明史纪事本末）。

十七年（一六四四）三月，督抚张肯堂移镇漳州。初，十五、六年间，南安、仙游之贼啸聚日繁。既而漳南群盗复起：梁良、赖禄之徒攻城围邑，驰骤于龙岩、漳平、永定、平和之间，西及汀、赣；崔鹰、鍾亮、华祝、方安之徒奔轶破擐。至是，将军郑芝龙请先趋云霄取叶、方，廓清浦南之道；然后回戈，西取梁、赖，南并崔、鍾，使上下援绝。肯堂不从；请芝龙西扼南靖，断梁、赖之道，出别将取叶、方。郑既趋南靖，塞山城、五峰诸口，梁、赖诸部皆不得反里舍。别遣洪中军出云霄。时方久雨，叶、方日侦师期，将南走并于崔、鍾。郑已先遣施中军西走间道，出大埔、普宁，云将捣崔、鍾，阴遣人豢叶、方，使诣降自赎。叶、方相顾，正赵赧间，诸部落已渐散去。方安跳身就系；叶祝率数百众将从崔鹰，遂为施中军所得。于是洪中军亦出石梯岭，搜诸洞

，擒获诸部首，而浦南道清。时梁、赖西去围永定，又进围龙岩、漳平，焚掠横甚。郑欲西上角逐，肯堂不从。亡何，诸贼党苦野次失其巢穴，不得越南靖，时时就郑请命。郑亦佯宽之曰：『尔稔毒势不俱全，能有所诛夷，自效可耳』。未几，梁、赖有隙。梁良见势绌，暴死。赖禄欲自拔，率数千人求见郑。郑顾部将当阵擒之，俘馘数千，诸大脑以七宿着号者各反手就缚。不数日，崔鹰亦败。施中军所俘馘称是，生得崔鹰。先后破除诸盗贼十百起，近不踰旬朔、远不过岁时；所用军储不过万余耳（黄漳浦集）。

四月，按院陆清源出牌云：『照得谋国不臧，贼遗君父，正主忧臣死之日』云云。人见之愕然。盖煤山之变，已有密探也（榕城纪闻）。

八月，封郑芝龙安南伯。

十月，以郑芝龙为总兵官，镇守福建等处（以上甲申日记）。

福王弘光元年（一六四五）二月，芝山灵源阁灾。旧讖有云：『火烧灵源阁，三山作战场』；邑人大惧。闽中自此不靖矣（榕城纪闻）。

五月，清使江南御史黄熙胤招抚福建。熙胤，晋江人，与郑芝龙同里。芝龙密遣使通款（三藩纪事本末）。

六月，唐王监国福京，闰月即皇帝位（甲申日记作七月），以七月以后为隆武元年。唐王名聿键，小字长寿，太祖子唐定王桎之后。崇祯五年袭位，年三十一矣。九年秋八月，京师戒严，王率护军勤王，汝南道周以兴制之不听。至裕州，巡按御史杨绳武以闻，旨下切责；下部议，废为庶人，安置凤阳高墙。十七年三月北都陷，南京福王立，改元弘光，以明年为元年；唐王赦出高墙，礼臣请复王爵不许。十一月，命徙驻广西之平乐府。明年（即弘光元年）五月，行抵杭州，而南都已覆。王劝潞王监国，不听。时镇江总兵郑鸿逵、户部侍郎何楷、户部郎中苏观生胥会于杭，遂奉王入闽。六月甲戌，次浦城。闰六月癸未，福建各官迎谒于水口驿。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抚御史吴春枝等三笏劝进，王出御用银一百五十两令有司葺行宫，勿扰民。丁亥，至福州监国，建行在太庙、社稷。时郑芝龙拥兵骄悍，鸿逵欲王早正位以系人心，芝龙犹豫弗决。群臣多言监国名正，建号宜迟；不报。十五日，祭告天地祖宗，即位南郊，以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布政司为行殿、福州府为国子监；大赦，称号隆武。追尊皇考为皇帝、妣为皇后，遥上福王尊号曰圣安皇帝。鸿逵封定虏侯，寻晋定国公；芝龙封平虏侯，寻晋平国公；其弟芝豹封澄济伯，郑彩永胜伯；并赐号奉天翊运中兴宣力定难守正功臣。芝龙部将施天福武毅伯、洪旭忠振伯、林习山忠定伯、张进忠匡伯、陈辉忠靖伯，鸿逵部将陈豹忠勇侯、林察辅明侯。以黄道周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苏观生为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福建巡抚张肯堂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

，何楷为户部尚书，四川按察使曹学佺为礼部尚书兼兰台馆学士，福建巡按御史吴春枝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周应期为刑部尚书，郑瑄为工部尚书，黄锦为礼部右侍郎。闽设八巡抚。何吾驺、蒋德璟、黄景昉、朱继祚、林欲楫、姜曰广、吴甡、高弘图、路振飞、曾樱、郑三俊、熊开元、黄鸣俊、顾锡畴、陈子壮、林增志、李先春、陈洪谧、王锡袞、陈奇瑜等，皆遥授阁辅，戎车转侧至者数人。林增志、李先春先至，同入阁办事；然不令票旨，皆王亲为之。王性素俭，少遭患难；既即位，慨然以复仇雪耻为务，布衣蔬食，不御酒肉。敕司礼监：行宫不以金玉玩好陈设，器用磁锡；帷幄被褥皆布帛，绝无锦绣。后宫无嫔妃，御执事者三十人而已。中宫懿旨选女厨十人，王闻之，以为扰民，不许。勤于听政，批阅章奏，丙夜不休。上书陈言军国大事者，辄以手诏答之。素好读书，博通典故，手撰三诏与鲁监国书，群臣皆莫能及。重风节，重文学；收召名士，不次擢用。其志欲大有为于天下，而阨于时势。感路振飞旧恩，募能致者赏千金，给五品秩（残明宰辅年表、南疆绎史、明纪、清白士集、海上见闻录、榕城纪闻、三藩纪事本末、小腆纪年）。

六月，浙东张国维、朱大典、孙嘉绩、方逢年等迎鲁王监国绍兴。时浙西已降附，清兵方在江楚；吏部侍郎杨廷麟、兵部侍郎万元吉、国子祭酒刘同升等以义师往来捍御，克复吉安、临江等处。遂加廷麟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赐剑便宜从事；元吉副都御史，总督江西、湖广诸军；以同升为南赣巡抚。时唐王优礼郑氏，以闽事属之。芝龙长子森入见，奇其表，赐国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以驸马都尉体制从事。芝龙议陈战守事宜，自仙霞关外当守者计百余处，应设守兵若干。其战兵以今冬简练，明春出关，一出浙东、一出江右，计兵二十余万。合闽、粤饷不支一年，仍请于两税正供内米一石预借银一两，令群臣捐俸，劝绅士输助，察府县历年积穀银两未解者悉催赴行在，遣侍郎科道征发。吏部主事王兆熊兼御史督御饷急迫，不输者，榜其门曰「不义」；于是闾里骚然矣。芝龙又请清理寺田，可得饷八十万，王不听。户部侍郎李长蘅请广开事例，从之。无论厮养隶卒，皆得给札授官。犹苦饷不足，守关兵仅数百人，率疲癯不堪用。设储贤馆，定十二科取士，以苏观生领之；已而招徕者多挟邪士，王亦厌罢。王以盗贼之兴，皆由贪吏虐民，欲效高皇帝之法惩之。建阳知县沈■〈火虞〉贪酷被劾，特敕诛之，辅臣申救，不听；由是人稍知惧。廷臣日请出关，王屡戒征期，芝龙辄以饷绌为辞。会赐宴大臣，芝龙自以侯爵欲位首辅上，黄道周争以祖制武职无班文臣右者，终先道周，芝龙鞅鞅不悦。道周知芝龙无意视师，乃自请出关，号召义旅，且藉以联何腾蛟图恢复；王许之。请兵请饷，芝龙皆不应，仅给羸卒千人，赍一月饷，赍空敕数百道而行。时七月辛未也（南疆绎史、清史纪事本末、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唐王隆武元年（一六四五）八月，幸大学。乙酉，颁祖训五十七条于阁部科道，大学士林欲楫率诸臣表谢。庚寅，命肃鹵伯黄斌卿出镇舟山。命吴江诸生孙文中赍手敕召路振飞；及其至，拜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官其子太平为兵部员外郎。壬辰，册曾妃为后，赠后父曾文彦为吉水伯。癸巳，行郊天礼于南郊，芝龙、鸿逵称疾不从，户部尚书何楷劾其无人臣礼，宜正厥罪；王喜楷敢言，命掌都察院事。命妇朝后于太和殿。邵武知府吴爇炜、推官朱健闻敌畏葸，弃城先逃，下狱诛。靖江王嘉亨僭号桂林，执巡抚瞿式耜幽之，两广总督丁魁楚遣总兵陈邦传往攻；封魁楚平粤伯，加式耜兵部侍郎。式耜得释，即令中军焦璉合邦传兵擒之，械送福州。行保甲法于天兴府。定锦衣卫军制，设中前后五所，每军百户曰一威所，八威所为一禁军。时兵事皆掌于郑氏，芝龙自知众论不平，不出关无以弭众，乃请以鸿逵为大元帅出浙东、彩为副元帅出江西；各拥兵数千，号数万。既出关，托候饷，仍驻不行。鸿逵驻仙阳镇，虑有上书言事者，严禁仙霞关不听四方儒人入。王檄催孔亟，不应。彩行百里而还，称饷缺，留如故。

九月，清兵取徽州。时李自成兵败，走九宫山，为村民鉏击以死，楚督何腾蛟以闻。其众无所归，推其兄子李锦为主，同自成后妻高氏、高弟一功等乞降；腾蛟与摄抚堵胤锡往受之，一时增兵数十万。王大喜告庙，进腾蛟大学士，封定兴伯；胤锡右副都御史，实授湖北巡抚，总制其军。降将皆授总兵官；赐李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高氏为贞义夫人，号其营为忠贞营。已而粮不继，降者稍稍散去。高氏十三部就食施州卫，其余郝摇旗、马进忠、王进才、张光翠、袁应第、牛万才、张先璧等十余营悉隶腾蛟麾下，军势颇振。然王内制于郑氏，不能出关相应援也（以上南疆绎史、榕城纪闻）。

十月，科臣刘中藻颁谕浙东鲁王，不受，张国维、熊汝霖等拒之也；自是闽、浙相水火矣。鲁行人张煌言自请使闽，从之。原任兵部侍中王期升、御史彭遇颿至行在，加期升总督衔、遇颿佾都御史。大学士路振飞、曾樱封还内传，谓遇颿依附马士英，期升在太湖奉朱盛征称通城王，派饷苛虐，不可用；王乃止。杨廷麟疏至，请王幸江右；何腾蛟请驻湖南，浙中诸将请如衢州。王以芝龙不足恃，欲出赣入楚倚腾蛟。会原任临清知州金堡朝行在，言腾蛟可倚，急宜弃闽幸楚；王大喜，即擢堡兵科给事中，决计由赣以赴长沙。遣大学士苏观生诣南安募兵。户部尚书何楷请告去。相传楷与芝龙不合去，至大田驿，忽夜数十人排户擒毆，去其左耳，未几死之（南疆绎史、小腆纪年、海东逸史、榕城纪闻）。

十一月甲午，类于上帝，以钓龙台为天坛。乙未，禋于太庙。丙午，禡于社稷。丁巳，以郑鸿逵为御营左先锋出浙江、郑彩为御营右先锋出江西，驾幸

西郊行推轂礼。先期为坛，设先帝高皇帝位。王御翼善冠诣坛所，百官陪位，武臣戎服听事。王皮弁升坛拜谒，立于神位西、南面，御营先锋北西跪，兵部授钺，王东向揖之。赐钱，光禄寺授爵，御营先锋跪受爵。诫劳毕，谢恩出，率将士跪坛下。王甲冑誓师，乃鸣金鼓扬旌而出。当授钺时，风雨晦冥，大风陡起，坛上烛尽灭，神位皆仆；鸿逵出城，马蹶踏地，

者以为不祥。下诏亲行，以唐王聿钊、邓王鼎器监国，大学士曾樱协同芝龙留守。以吴震文为随营兵部侍郎、王觐光为随营户部侍郎，皆兼吏户礼三部事；张家玉、陈履贞为随营兵科，亦兼吏户礼三科事。命曹学佺修思宗实录，设兰台馆以处之（同上）。

清授张存仁浙江福建总督（贰臣传）。

十二月甲申，王戎服登舟，大学士何吾驺等随行。舟次芋江，五溪百姓壶浆迎者载道，皆赉以银牌。清佟养和、金声桓进剿福建，分兵攻南赣，败永宁王、罗川王、阁部黄道周等。壬寅，道周师至婺源溃，被执。南赣巡抚刘同升卒，命万元吉兼摄其事（南疆绎史、清世祖实录）。

是年，清遣内院洪承畴招抚江南、御史黄熙胤招抚福建，皆芝龙乡人（三藩纪事本末）。

二年（一六四六）正月己酉朔，唐王在建宁，不受朝贺，以三大罪自责，令百官皆戴罪从行。交趾、日本国皆遣使入贡。广东布政使汤来贺运饷十万由海道至，擢来贺户部右侍郎。马士英叩关求入朝，王数其罪，谕守关将士勿纳；士英七疏自理，终不许。鲁监国遣柯夏卿、曹维才来聘，王加夏卿兵部尚书、维才光禄寺少卿，手敕谓：『朕无子，王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祚士，终致于王。取浙东所用职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寻遣金都御史陆清源解饷十万犒浙东江防诸军，而浙中相传闽遣黄鸣骏来科浙中八府粮，盖士英、阮大铖构之也。方国安纵兵夺饷，杀清源（案系三月事），而闽、浙衅益深矣。熊开元罢，以苏观生兼吏兵二部尚书行在文渊阁大学士，出为经略，赐上方剑便宜行事；王御门，赐银印曰「瞻奉南北山陵安集军民文武官」。召见泉州方士蔡鼎，授为军师（南疆绎史、海东逸史、小腆纪年）。

二月，马胘岭兵变，命路振飞至浦城安抚之。江楚迎王疏相继至。诏宽逆案之禁，王曰：『北京陷于东林、南都亡于魏党，厥罪维均。今中兴之初，嘉运綦新，附党诸臣，概予洗濯，以收后效』。擢堵胤锡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丁亥，大雨雹，风霾昼黑，对面不相见。广西有僧自称弘光，召九乡科道议将迎请，廷臣曰：『即真弘光，甫经失国，有尊奉而无迎请』。已而有司审知其伪，下狱诛之。嘉亨俘至，下诸王议，废为庶人，以幽死；诛其臣顾奕、吴之琮、杨国威、张龙翼等（同上）。

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蒋德璟罢（残明宰相年表）。

柱国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路振飞赴浦城安抚兵变；七月督师安关，八月走泉州（同上）。

三月戊申朔，督师大学士黄道周殉节南京；王闻恸哭，辍朝，赠文明伯。王将出汀入赣，与湖南为声援；芝龙使军民数万人遮道号呼，拥驾不得行。芝龙因具表请回天兴，王不得已驻札延平。封成功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以张肯堂为留守，旋加少保，总制浙直，给敕印便宜从事。辛未，清兵破吉安，郑彩弃广信，奔入关。

四月五日万寿节，不受贺。未几，抚州亦破。命礼臣追复建文年号，立方孝孺祠。先是，汀邵间有大帽山峒蛮最强，屡征不服，益宗永宁王慈炎诱之出降，以与清兵战屡捷，遂复抚州；清兵围之。郑彩屯广信府，永宁王求救；其监军给事中张家玉以三营往援，围暂解。已而复合，彩军溃，抚州遂破；永宁王死之，峒蛮亦散。报至，举朝震惊，命削彩职，戴罪图功。廷麟、元吉退守赣州，清兵追攻之。

五月竞渡，郑芝龙率标营官军于西湖斗舟，旗帜皆写「钦命藩王」等目。

琉球国入贡。廷试贡生，取万刑等十二人，命为萃士，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习。擢湖广监军道章旷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北。鲁监国遣都督陈谦入闽，久驻衢州持两端，自云鲁已爵为侯，却邀封。召赴行在，御史钱邦芑劾其外媾，下狱，将杀之。芝龙与谦有旧，亟入朝，请以官赎谦死；王故留芝龙久语，密促行刑。芝龙出，已死矣，因厚殓之；由是益怀异志。加吏部尚书郭维经六省督师衔，募兵援赣。赣已被围两月，巡抚刘广胤战败受执，援兵皆不敢前。

六月，开科取士。命广额七十名，流寓者皆入试。以编修刘以修、闵肃为主考，举叶琐等一百七十五名。士子多以贿进，乃命于至公堂覆试，落四名；逮同考推官王三俊下狱，追赃一万两。浙东报至，清兵已渡江取绍兴，鲁监国航海去，江上诸师尽溃。鸿逵驻城外，闻报，乃徒跣而逃，三日抵浦城。事闻，行在大震，削其封爵（以上南疆绎史、小腆纪年、榕城纪闻）。

鲁王航海入闽，十二月次中左所，寻改次长垣。

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田仰奔闽，封海忠伯；寻迎降。

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督师防江熊汝霖随扈鲁王入闽（以上残明宰辅年表）。

七月，元子生，大赦；加恩从兴诸臣，悉进爵。御史钱邦芑言：『浙东新破，唇亡齿寒，举朝正切同仇之日，非蒙恩受赏时也』。不报。己巳，王御门，内侍捧小匣置御前，诏谕群臣曰：『朕本无利天下心，以勋辅拥戴，不得已

勉徇群策，浣衣粝食，有何人君之乐？干夕干惕，恐负重付。岂意诸臣已变初志！昨巡闽之使，得尔等出关迎降书二百余封，今俱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也，今命锦衣卫焚之午门前。尔诸臣其有名者，尚洗心涤虑否？倘能竭节奉公，不渝终始，是所望也！王长身丰颐，声如洪钟，闻者悚息。时决计幸赣，芝龙百计阻之，欲留王以自重；既而阴通款于洪承畴，托言海寇至，驰还临安，尽撤关隘，水陆诸兵随之去。清兵既破浙东，长驱而前，仙霞岭空无一卒，遂如入无人之境焉。何腾蛟遣郝永忠以铁骑五千迎驾，将至韶州，清兵已出衢州矣。初，杨文骢走处州，唐王与之有旧，拜为兵部侍郎，提督军务；至是援衢，清兵至，不能御，为追骑所获，不降，戮死（南疆绎史、通鉴辑览）。

八月甲申，清兵克建宁，明兵备佥事倪懋熹死之（小腆纪年）。

甲午，王启行。监军钱邦芑先期请清路，犹赫赫颐指属县。乙未，驾至行宫，戎冠金蟒而入。上好书，虽崎岖军旅，犹载书数十车以从。丁酉，上抵顺昌，昧爽未发，至巳刻，一时排闥，云清兵已及剑津，毁关，且踵至。顷之，行宫数骑突出，云驾已在内，从行者惟何吾驄、郭维经、朱继祚。已而何与郭亦散去。曾后肩輿河干，顾从官曰：『刘宫人有怀，好护持就道』；辞旨慷慨。妃媵狂奔，有一舸而数人者，有一骑而三人者。先是清兵抵仙霞关，守浦城巡按御史郑为虹纵民出走，自守空城，与治饷兵科给事黄大鹏、延平知府王士和并被执，死之。至是，王自延平出奔。庚子，入汀州城。辛丑，清兵奄至，有叩城称扈跸者；开丽春门纳之，则追者八十三骑也。守门百户闵时死之，骑直入行宫，从官迸散，乃执王与曾妃去。总兵福清伯周之藩战死。妃至九龙潭投水死，沈嫔、陈嫔及内官死者十余人。王死于福州（三藩纪事本末、小腆纪年作王与曾妃同斩于汀州之府堂）。其殉难之臣有唐王聿钊与弟聿■（金粤）、部郎赖垓、给事中熊纬、御营总兵胡上琛、定远侯邓文昌等。或曰代死者为张致远，王实未死；后郑成功兵屯鼓浪屿，有遣使存问诸臣者云为僧于五指山，然亦莫必其真伪也。是冬十月，赣州闻王讣，全城气索。会天雾雨雪，城夜破，督师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廷麟、户部尚书姜一洪、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江广总督万元吉俱赴水死，吏部尚书郭维经、御史姚奇胤入嵯峨寺自焚死，湖西兵备佥事太常卿彭期生自缢死，兵部职方主事周瑚被执不屈戮之，右都御史杨文荐擒至南昌绝粒死，翰林院编修徐复仪投崖死。后闻难继死者：尚书曹学佺、通政使马思礼等皆自缢，御史艾南英缢于汀州僧舍，大学士蒋德璟于九月泉州失守不食死。粤中永明王立，遥上尊号曰思文皇帝。丁酉春，复谥曰绍宗襄皇帝（闽事纪略、南疆绎史、清白士集、临汀汇考、小腆纪年、恽逊庵遗集）。

时大学士何吾驄走广州，十二月迎降。大学士曾樱、路振飞走居中左所。

大学士黄景昉走泉州。大学士朱继祚走兴化。吕大器奔广东。熊开元为僧。太仆寺少卿王瑞柎避山中，有欲荐令出者，自经死。振飞后赴桂王召，卒于途。都督胡献深与其妾衣冠对坐，饮药于私第。有赵昂者不肯薙发，从容死于家。先是阮大铖赴江干乞降，从清兵攻仙霞关，僵朴石上死。马士英既降，清兵至顺昌，搜龙扛得士英等请唐王出关已为内应疏，遂斩之延平城下（明纪、残明宰辅年表）。

福建既平，郑芝龙自安平奉表降。其子成功恸哭而谏，芝龙不听。成功与郑鸿逵、郑彩等各率所部入海（明纪）。

金坛人王祈聚众入建宁，属县多响应。清总督陈锦、张存仁、侍郎李率泰统兵六万来围建宁。永明王使揭重熙赴援，至邵武不能进，建宁遂破，王祈力战死（恽逊庵遗集）。

十月，桂王监国肇庆府。十一月即位，以明年为永历元年（小腆纪年以为十一月事）。命太保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陈子壮节制两广、江西、湖广、福建军务（残明宰辅年表、海上见闻录）。

——录自福建通纪卷十。

清世祖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鲁监国二年、海上郑成功称隆武三年、一六四七）正月：先是鲁王南奔至石浦，张名振护王航海至舟山，守将王斌卿不纳。王浮海至厦门，复入南澳。郑彩率舟师迎王，王命彩讨杀斌卿，封彩建威侯。提督杨耿、彩弟总兵联皆以兵来会，进彩建国公、名振定西侯，耿同安伯、联定远伯、周瑞闽安伯、周鹤芝平彝伯、阮骏荡湖伯。鹤芝复海口，以参谋林钥舞、总兵赵牧为守。时尚书张肯堂募兵海上，贻书招之。前佥都御史金衢巡抚刘中藻以众来归，授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南疆逸史、小腆纪年、残明宰辅年表）。

鲁以刘中藻督师浙闽。鲁王次闽安镇（残明宰辅年表）。

二月壬申，鲁王兵袭海澄。明日，攻漳州不克，总兵陈国祚战死。又明日，清兵攻海澄，南师退入于海（海东逸史、小腆纪年）。

世祖诏曰：『朕平定中原，惟浙东、福建尚阻声教，爰命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振旅而前。既定浙东，遂取闽越；先声所至，穷寇潜遁。大军掩追，及于汀永，聿钊授首，列郡悉平。一切官民人等从前罪犯，咸赦除之。横征逋赋，概与豁免。山林隐逸，各以名闻录用。民年七十以上，给米绢有差』（清世祖实录）。

以佟国鼐巡抚福建（同上）。

以朱鼎新为左布政使、赵林翘为右布政使、杨御蕃为按察使（东华录）。

鲁王兵克漳浦，以闽人洪有楨为令；五日复陷（绎史作四月事）。彩至海

坛征派，乡民不服，彩攻之，被诱深入，失兵将无数，退回，同鲁王至厦门。联纠合浦南桥义兵杨重等入漳浦县，以洪有桢为县令。未几县破，有桢被执，不屈，被刷。联复攻海澄，见敌骑至，即走争舟，多坠水死者。平和县曾庆等与诏安等处义兵立德化王慈华，陷大昌，攻顺昌、将乐，然皆为清兵所败（海东逸史、南疆泽史、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案：漳州，逸史作漳平。洪有桢，见闻录作龚有桢，逸史作洪有文；龚洪音近而误。同安阮旻锡夕阳寮稿作有桢字亮士，嘉禾里人。今皆从其多者。

明监国鲁王遣兵攻福州，不克；又遣兵攻福清，不克（小腆纪年）。

郑彩及熊汝霖取福宁州，诸县响应，遂入兴化府。汀邵乱，进据建宁。清陈锦、佟国器、李率泰督兵至，破建宁，并复所失州县（海上见闻录）。

初，芝龙密谕成功，欲与俱见贝勒。成功谏，不从；鸿逵阴令逸去。芝豹奉母黄氏居安平。成功率所部入海；闻永历即位，遥奉年号，称招讨大将军。有众三百人，训练于厦门之鼓浪屿，委黄恺于安平措饷。识者知其可与有为，鸿逵旧将咸归心焉。成功以洪政、陈辉为左右先锋，杨才、张进为亲丁镇，郭泰、余宽为左右镇，林习山为楼船镇，攻海澄。数日，清兵至，洪政中流矢，与监军杨期演死之；遂退兵入粤。初，清兵下泸溪，以李光署县事。邑贡生魏一柱缚光送郑彩所刷之，画策守泸，败清兵于密潭。至是，王得仁（李自成部将，左梦庚率之投诚江右）族泸之丁、傅、魏三族。一柱弃妻子走闽，袭破将乐，结德化诸藩攻克建宁。清兵至，围而攻之，五阅月始破，一柱与诸藩俱死（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

三月，鲁周鹤芝攻闽安，林质复德化，再攻建阳，败死（小腆纪年）。

福州府学廩生林化熙全发被获，至府学兴贤坊口，望拜先圣，见总督张存仁，不屈，坐杀于宣政街（榕城纪闻）。

四月，明岑本高等攻浦城，为副将李绣败死（小腆纪年）。

郑成功复海澄。先是，博洛使人挟郑芝龙北行，随亲统马步兵入安平。芝豹仓卒弃城，率家属登舰泊外海，成功母田川氏独留守。兵入掠其地，氏拔剑剖腹死。成功闻报，痛哭出师，全军皆缟素。师至，博洛见帆樯云集，军容烜赫，大惧，星夜引兵还泉州；成功遂取海澄，入九都（清史纪事本末）。

郅西王复建宁，其裨将王祁复邵武。祁营山中，取民间几案数百张，每悬大线香数百炷，黑夜顺流，环城而过。守者谓祁兵薄城，炮石大下。迟明，方知其伪。城中习之，不疑。一日，祁突至，遂破（南疆绎史）。

五月，张存仁以周鹤芝据福州镇东卫并海口民城屡肆剽掠，副将满进忠等分兵击下，屠之（东华录、榕城纪闻）。

海口之下，林钥舞、赵牧死之，周鹤芝退守火烧屿（南疆绎史）。

六月，鲁王兵攻漳州，不克。钱肃乐来觐，授兵部尚书（海东逸史、南疆逸史）。

七月，鲁王亲征。会郑彩、周瑞、周鹤芝、阮进之师攻福州，败绩（海东逸史）。

义师起，八郡同日发，福州城中约举火相应。至期，烧鳌峰状元亭。时天色已亮，遂溃于金鸡山，杀举人林桓声，传牌保长三人。牌系义师令也（榕城纪闻）。

浙闽总督张存仁奏莒州洞贼李长蛟，伪军师王国用、陈泰钟等陷建宁府，总兵官李应宗、副将曹允吉死之。郑彩等亦于是日进口，烧断漳州江东桥，长泰、海澄、龙溪尽为彩等出没之所；余党分击同安、安溪诸处（东华录）。

八月丙戌，鲁王兵陷连江县治，据之；屯兵北岭，窥福州，索饷诸县（南疆绎史、海东逸史、连江志、小腆纪年）。

永宁王长子妃彭氏据九龙砦，纠兵数百人攻归化；败，妃奔洋源。初，江西破，妃寓汀州；清兵入关后，避匿永安、贡川间。有溃将范继宸知而迹之，输诚焉。继宸落魄山寺，久之至延祥，自露其事。乡之无赖遂密迎致妃；以继宸掌兵事、杨禾兄弟为前锋，聚众数万人，妃自督之（临汀汇考）。

郑鸿逵遣人语郑成功，安平地褊小，且无险可守；劝之取泉州，愿以师助。于是成功至自九都，会师于泉之桃花山。清提督赵国祚（一作佐）率数百骑冲营，成功将张进、杨才迎战。鸿逵遣林顺等夹攻，破之。别遣水兵破溜石炮城，斩清参将解应龙。时在籍御史沈佺期、光禄卿林桥升、主事郭符甲、推官诸葛斌皆举兵应。守西城将杨义、乡宦郭必昌之子显约内应斌，事泄，斌已率兵逼城，全军覆没。国祚杀郭显，灭其家。九月，漳州副将王进率兵来援，泉州围始解（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清史纪事本末）。

十月（小腆纪年作九月），鲁王兵攻长乐、永福、闽清，皆下；罗源知县朱丕承、宁德知县钱楷皆以城降（海东逸史）。

鲁大学士刘中藻起兵攻福宁，镇将涂登华降。鲁王以前尚宝寺卿李向中为兵部侍郎巡抚福宁（海东逸史、南疆逸史）。

鲁兵部右侍郎林汝翥、吏部员外郎林敕起兵攻福清，据海口城；清兵克之，翥、逵被执，不屈死（南疆绎史、海东逸史、福清志）。

十二月，以陈锦总督浙闽（清世祖实录）。

郑彩攻福州，副将邹必科等败走之（同上）。

五年（明永历二年、鲁监国三年、海上郑成功称隆武四年、一六四八）春正月，鲁王在闽安镇（海东逸史、小腆纪年）。

明前大学士朱继祚起兵，会鲁同安伯杨耿袭兴化。分巡道彭遇颿，故南都御史也，伺其守将出战，乃登陴，尽易明帜；守将不敢入，城遂下（海东逸史、小腆纪年）。

原任浙闽总督张存仁奏明宜春王朱议衍自江西入据汀州山寨，总兵官于永绶破其寨，议衍就擒。命诛之（东华录）。

郑彩忌熊汝霖，夜遣兵杀之，并其全家及义兴侯郑遵谦（海东逸史、残明宰辅年表、海上见闻录）。

彭妃复率范继宸、廖心明等数千人由石城出禾口口、沙乌村，抵延祥驻焉（临汀汇考）。

二月，由延祥移营，复出归化雷涧，参将王梦煜邀击之，执彭妃。廖心明负妃子走石城，后不知所终。彭妃旋奉旨绞于汀州灵龟庙。妃死日，责数郡邑官，词义慷慨，毫无惧色（临汀汇考）。

鲁王以钱肃乐为东阁大学士，力辞弗许。时郑彩横专朝政，诸镇皆恶之。肃乐日中系艗王舟之次，票拟章奏；封进后，即解维别去。每入见，即流涕不止曰：『朝衣拭泪，昔人所讥，而臣今不能禁』！王亦潸然。江西金声桓遣部将郭天才援闽，与巡抚佟国鼐有隙，遂以兵归鲁王，封为忠勤伯（南疆绎史）。

官兵复连城、顺昌、将乐，擒鲁侍郎赵士冕、总兵黄鍾灵等斩之（清世祖实录、东华录）。

三月，清兵克兴化，明大学士朱继祚、吏科给事中林嵎、兴泉道汤芬、知县都廷谏死之；克永福，里居给事中郇（胜朝殉节诸臣录作鄢）正畿、御史林逢经死之；克长乐，里居御史王恩及（小腆纪作王恩）死之；克建宁，明郅西王朱常潮、守将王祁死之，祁巷战不胜自焚。鲁王在闽，先后复三府、一州、二十七县，温、台响应，军声颇振；至是皆失，仅留宁德、福安二县（海东逸史、小腆纪年、南疆逸史）。

四月，宁化贼邹华率邱选合大禾尚等攻本县，副将高守贵却之。大禾尚，江西明宗室，不知其名；先窜龙上里大坑口，一时响应，聚众数千。闰三月，遣牌至宁化谕降；至是与邹合（临汀汇考）。

五月，流寇乘江西金声桓之变，聚众十数万逼汀州，总兵于永绶、副将高守贵力御之；大小数百战，城中米一石价十六两、豆麦一石价十两，饥莩载路。七月，寇退，米价稍平（临汀汇考）。

郑成功攻同安，守将王彪、祁光秋出战。成功遣将甘辉败之，彪、光秋弃城走；遂取之（三藩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

六月，提督刘忠率兵入连江县平贼（连江志）。

明桂王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兵二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姜曰广督师江西，恢复京湖闽浙（残明宰辅年表）。

鲁王兵部尚书大学士钱肃荣卒。王震悼，辍朝；赐祭，予谥荫（南疆绎史）。

七月，清帅佟国鼎、李率泰、陈锦合师逼同安，成功部将邱缙、林壮猷守大盈岭以扼泉师，金作裕守芑溪岭以扼漳师，知县叶翼云督民兵守城。清领旗黄有信率骁骑冲突，缙中流矢，壮猷不支遁入城，作裕闻之亦敛军回，分门死守。清师晓夜攻击。八月，城破，缙、壮猷、作裕皆巷战死。翼云曰：『今日犹得死于明土，吾辈之幸也』！与教谕陈鼎皆不屈死。清师以城内坚拒不下，屠之，死五万余人。初，同安有陈世胄者，绰号泥鳅；闻仙游罗汉山王志章能刺阴阳事，世称生阎罗，往候之。志章预置片纸，使童子授世胄读之，有「泥鳅死半途，同安血流沟，嘉禾断人种，安平成平浦」之语，悚然奔告成功；成功妄之。既而，世胄果至小盈岭暴亡。同安之屠，血流沟渠。是后，凡获满兵，辄断其踵放回，欲以厌「嘉禾断人种」之讖。嘉禾，厦门旧号也。康熙癸卯，李率泰请弃诸岛，安海城竟毁拆，厦门迁空无人者一纪，果断人种。安平在界外，亦遂成平浦焉（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朱成功在铜山修船练兵，闻同安告急，整师往救。抵金门，而同安已破。清漳浦守将王起俸谋降事泄，弃家从旧镇奔铜山。成功以为总练，使同柯宸枢联络铜山等处募兵措饷，诏安人林日灼鼓众拒之；成功令甘辉击斩日灼，复诏安（小腆纪年、清史纪事本末）。

浙闽总督陈锦奏郑彩等连■〈舟宗〉千余，盘踞长乐、连江等县；陈泰、李率泰分兵夹击，尽驱出海，长、连二县次第恢复。又统师直入兴化，生擒伪总督顾世臣等十二人斩之。兴化平（东华录、清世祖实录）。

有粤寇张、黄二姓，不知其名，由永定、上杭出清流属乡而抵延祥。杨禾兄弟恃勇与战，败死；寇遂出归化。时又有游僧伪称隆武者，愚民信之，亦聚众数百人。张、黄应之，同犯归化。归化坚壁以老之，乃去。至永安，游僧被诱，歼焉。张、黄独疑，不入城，宵遁。是时，四乡皆贼营矣（临汀汇考）。

清以张学圣巡抚福建（清世祖实录）。

十月，明封郑成功为威远侯。成功寻复云霄，降将张国柱败歿，守备姚国泰就擒（小腆纪年、清史纪事本末）。

鲁大学士马思理卒。沈宸荃相，刘沂春副之（南疆绎史）。

十二月，郑鸿逵、郑成功复福建沿海州县，奉表报闻于桂王（永历实录）。

是岁大饥，成功及彩各发兵民船至高州余米；州为桂王总兵陈邦傅所辖

，成功船免饷。时斗米千钱，海上藩镇分驻各岛，鲁王别将周鹤芝、周瑞、张名振、阮美守舟山，彩、联守厦门；鸿逵守安平之白沙，使其将陈豹守南澳；成功泊厦门，以芝鹏护家眷、张进守铜山、郑香守海澄之石尾（后为清兵所破，二子广海死焉）。粮饷缺乏，取之民间，而彩营将章云飞扰民尤甚。鸿逵遂率舟师至潮州，随地取饷。时闽中旧相张肯堂以私财募兵海上，鲁王贻书约共事（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

是年，清命霍达巡按福建（贰臣传）。

六年（海上称永历三年、一六四九）正月，监国鲁王次沙埕（南疆逸史、永历实录、三藩纪事本末）。

广东李成栋迎永历。诏各勋镇考试诸生赴广省，郑成功送生员叶后诏、洪初辟等十数人，同黄志高赍本赴行在。舟至潮阳，遭风不得达；独志高至粤，诏以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使监成功军。封成功为广平王，命以舟师取南都；其后成功入长江，承此诏旨也。漳浦副将王起凤（一作俸）密赴成功纳款，谋泄，弃家由龟镇至铜山投见，授以都督同知，挂统练军门印（三藩纪事本末、海上见闻录）。

明郑鸿逵复泉州；入奏桂王，优诏奖励之（永历实录）。

浙闽总督陈锦奏福州总兵张应梦复罗源县，右路总兵马得功复永春、德化二县，擒其总师颜昌儒等，平三百余寨（东华录）。

开福建鼓铸（同上）。

二月，郭天材溃兵以铁骑千余突来攻宁化城，至夜遁去（临汀汇考）。

三月，清兵复取明宁德（小腆纪年）。

郑成功遣施琅、杨才、黄廷、柯（一作何）宸枢等攻漳浦，守将王起凤降；留黄廷、洪政守漳埔之罗山岭，柯宸枢守盘陀岭，自统兵下诏安，屯分水关（小腆纪年、三藩纪事本末）。

浙闽总督陈锦奏福清等二十县士民同心效死守城，忠义可嘉；请免本年丁徭，以示鼓励。奏下部议（东华录）。

夏四月，清兵克福安。明兵部尚书大学士刘中藻衣冠坐堂上，为文自祭，服金屑死。其部将董世南（小腆纪年作世上）亦死之。翰林院简讨兵科给事中钱肃范被执，不屈（南疆逸史、海东逸史）。

福建巡按霍达奏官兵复平和、诏安、漳平、宁洋四县（清世祖实录）。

调王之纲充汀州总兵官、马得功充泉州总兵官（同上）。

五月，以丁文盛为福建左布政使、周亮工为福建右布政使（东华录）。

六月，清兵攻陷福建沿海州县（永历实录）。

鲁定西侯张名振复健跳所，遣使迎鲁王（南疆绎史）。

七月，鲁王复入浙，次健跳所。郑彩弃王去，从王者大学士沈宸荃、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鍾峦、兵部尚书李向中、户部侍郎孙延龄、左副都御史黄宗羲、兵部职方司郎中朱养时、户部主事林瑛及右佥都御史张煌言等，每日朝于水殿（南疆绎史）。

十月，明兵陷兴化府，署府事福州府推官黎树声死之。抚按以闻，赠树声本省按察使司佥事，荫一子入监读书（东华录）。

海上兵进云霄港，由白塔登岸。守将张国柱迎战败死，中军姚国泰拒守。城破，国泰重伤，获之，令医治送军前收用。遂进攻诏安，驻营龙峰、磁灶等处。清副将王之纲等调集各县兵，攻盘陀岭；值大雾，诸军各不相顾，宸枢同其弟宸梅俱战死，成功大痛（海上见闻录）。

案宸枢之死，三藩纪事本末以为本年三月事、小腆纪年以为明年六月事，且有失浦、诏语；然浦城并未失、诏安并未得，何失之可言？今不从。

十一月，清兵克延平将军寨，明德化王慈焯死之（小腆纪年）。

郑成功解诏安围去（海上见闻录）。

十二月，粤中遣使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海东逸史）。

七年（海上称永历四年、一六五〇）三月，浙江福建总督陈锦奏官兵生擒明新建王朱由模及其党朱由秧、黄继盛，命斩之（东华录）。

四月，郑成功攻揭阳之新埠寨，克之；寻诏安人张礼率众数千归之（清史纪事本末）。

六月，郑成功围潮州，降将王邦俊闻之率兵取云霄（清史纪事本末）。

是月，郑成功引兵攻苏利，不克。郑芝鹏、芝莞说成功取厦门；用施琅策，以米千石饷郑联，欲袭取之。联不疑，彩曰：『是毒药也』！议全军出避，联不从（海上见闻录）。

七月，桂王命曾樱以原官督师闽浙（永历实录）。

八月，郑成功取厦门、金门。厦、金两岛为郑彩、郑联所据，时彩远出，惟联在厦而嗜酒。十五夜，联宴于万石岩，成功船至，尽收其战舰兵卒；陈俸、蓝衍等皆归附，拨亲随兵守眷宅。诘朝，联出迎，将士誓服不敢动。芝鹏因说成功邀联饮万石岩，夜归，伏甲于路杀之，遂并两岛。彩以舟师百余艘逃于广南海之间，招之不至。以周瑞为水师右军挂印，黄大振为援剿前镇，蓝登为援剿后镇，芝莞守厦门，阮引、何德管水师，蓝登管陆师，军威大振（海上见闻录、清史纪事本末）。

清定福建官兵经制（东华录）。

九月（小腆纪年作八月），郑彩与郑成功争厦门，为成功所败，泊沙埕；张名振击破其余兵（海东逸史）。

十月，郑成功取铜山、南澳、闽安诸岛。成功命洪政招安，诸岛悉听约束（小腆纪年、清史纪事本末）。

福建提督杨名高奏官兵进剿邵武，擒明宁南伯洪国玉、总兵李安民、阁部揭重熙，命斩之。甲申之变，原任福宁州知州揭重熙同副总兵洪日升起兵勤王。南京破，重熙复招集乡勇徐组绶等起兵湖东，会益王兵起；既败，重熙复趋福州。闻唐王赴赣州，倍道趋之，为清兵掩击，大溃。收散卒至安东诸砦，令联络以待；而身入南昌，以覘虚实。五年，金声桓与王得仁以南昌叛，迎重熙；重熙赴粤求援。金、王败死，其故将张自盛归重熙驻闽，重熙赴其军。是年，自盛掠邵武，战败被执。重熙至百丈■〈石祭〉，亦被执；至建宁，日求死。十一月三日，戮于南街市口（东华录、三藩纪事本末）。

十二月，郑成功率舟师援粤东。成功闻广州事急，以芝鹏守厦门，自率诸镇南下勤王（清史纪事本末）。

八年（海上称永历五年、一六五一）闰二月，郑成功师次平海卫。闽抚张学圣乘其远出，同提督马得功集同安县十八堡、刘五店各处民兵及船攻厦门。芝莞怯懦，载輜重下船。得功数十骑先从五通登岸，无御之者。守高崎水师镇阮引不战而退，城中百姓号声动地。成功妻董氏抱木主至海边不得船，居民林礼于水中负登舟，至芝鹏船。是夜，乱兵毁店舍，火光竟天。前大学子曾樱在城中，家人掖之出，樱曰：『比一片清净地，正我死所，将何之哉』？缢于所居楼上。学圣渡海，见岛屿孤悬，波涛汹涌，惊为绝地，即引兵回，令知县张效龄安抚居民。马得功走箕筭港，鸿逵命扬抒素截港围之，部将吴勃战死；施朗率陈垞、郑文星登厦门港与战，得功几为所及。得功求过海，鸿逵以舟载得功三百骑及余兵内渡（海上见闻录、永历实录、清史纪事本末）。

四月一日，郑成功自天星所回师到浯屿，不许诸将与鸿逵相见，鸿逵移屯金门之白沙。十日成功驻厦门港，议失守功罪，赏施朗银二百两、陈垞一百两、斩芝莞、阮引以徇，何德捆责、蓝登免罪，命洪旭管理中军。张名振、周鹤芝、阮骏等自舟山来归，授水师镇。潘庚锺等为参军（海上见闻录）。

郑成功亲阅各要口，筑炮台，拨劲旅守之（清史纪事本末）。

五月，郑成功与清总兵王邦俊大战于漳浦之南溪。成功愤厦门金穴之覆，率中提督甘辉、左先锋镇苏茂、中冲镇蓝登、宣毅左镇杜辉、援剿后镇陈魁、左冲镇郭义、右冲镇蔡禄、后冲镇林明、前冲镇统领余新、奇兵镇杨祖、智武镇蓝衍等从南溪登岸，漳州总兵王邦俊列阵于磁灶以待。杜辉、蓝登奋勇争先，矢将尽少却；余新、杨禄、陈魁左右夹击之，邦俊遂溃，闭城不出（三藩纪事本末、小腆纪年）。

九月，郑成功攻漳浦（小腆纪年）。

鲁王监国入闽，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沈宸荃扈从（永历实录）。

十一月，清提督杨名高与郑成功兵战于小盈岭，伏左右起，兵溃没几尽，遂遁返泉州（清史纪事本末）。

十二月，成功乘胜进薄漳浦。守将杨世德、陈尧策出降，授世德英兵镇、尧策护卫前镇。英义将军阮骏自舟山来归，清海澄守将郝文兴亦遣人通款。成功以人多饷乏为忧。参军冯澄世曰：『方今富足，莫如日本，前翁太夫人来归，国王意甚厚，若以甥礼通之，借彼地产，以足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址诸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然之。既获日本铅铜之助，又以黄恺为征饷官，督征漳、泉、福、兴沿海军饷（小腆纪年）。

九年（明永历六年、鲁监国七年、一六五二）正月朔，鲁定西侯张名振、大学士沈宸荃、兵部右（一作左）侍郎张煌言扈鲁王至厦门（海东逸史）。

郑成功以宗人府正礼朝见鲁王，行四拜礼，贖千金、絀緞百疋，供应甚殷；从臣亦皆有赠。寻奉王居金门（海东逸史、小腆纪年）。

郑成功取海澄。成功乘潮大涨，航海直抵中权关。守将郝文兴已有密约，迎成功入城，授前锋镇挂印。以参军黄维璟知县事。有同安浯州人周全斌投谒，成功问『策将安出』？全斌对曰：『以大势论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先通广西、达行在，会孙可望、李定国连师粤东，出江西，从洞庭直取江南，是为上策。今李成栋已没、广州新破，是粤西之路未得通，徒自劳也。今且固守各岛，上踞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取漳、泉以为基业，由汀郡、福兴水陆并进，则八闽可得矣』。成功大悦，授房宿镇（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二月，郑成功进兵攻长泰，部将吴世珍奋勇登城，死于炮。成功令火器营何明凿地道，用地雷轰其城（海上见闻录）。

三月十日，地雷发，不及城而止。总督陈锦督马步数万来援；十一日，营于牛蹄山，相去五里。成功乃移营江东桥。锦欲击之，游击张玉谏曰：『海贼国姓，少年英勇多诡计，见扎江东，未可遽进。且深沟固垒，密通漳镇。遣一旅由长泰小路击之，使彼首尾不顾，乃可破也』。锦斥曰：『此螫贼何足挂齿』！麾军逼战。十三日，亲来冲营。成功率诸将迎击，锦大败，全军俱覆，奔回同安。王进弃长泰，以数十骑走漳州。初，漳州副将王进勇无敌，号老虎。成功部将甘辉与战于北溪，两马相搏不相下；已而两家兵至乃解，进入长泰。城破，走进郡城。陈锦之败也，惭愤；偶食不如意，鞭奴库成栋几死。栋刺杀之，以其首奔成功（赐姓始末：陈锦为内竖李进忠五人所刺，当是库成栋之党）。成功叹曰：『仆隶之人而皆戕其主，是天下无刑也』！厚给其家而梟成栋首示众，岛民大服（小腆纪年、皇朝年表）。

长泰守将杨青弃城遁，成功以参军冯世澄知县事、甘辉为中提督、黄廷为前提督、黄山为后提督。于是平和、诏安、南靖皆下（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四月，进围漳州，清浙江金衢镇马进宝（号金衢马，一作逢知）率兵来援。成功召诸将问计，甘辉请战。成功曰：『不然。凡用兵之道，岂可全恃勇力？当明彼此之情。今陈锦新丧，提调无人，以素骁勇之进宝来，必以一当百。今且勿战，纵之入城，然后围之。城内人多、粮必乏，外调既迟，内势窘促，破之必矣』。乃撤万松关及龙江兵，令避援兵。进宝率精骑一千、步兵三千驰至灌口，不见敌，将安营，而四面摇旗呐喊，终夜不散；卸甲登高，见营栅布满山谷，惟往漳一路无阻，引军入城。成功进兵围之。进宝与王邦俊从东门出战，成功令陈胜、陈斌、苏茂、萧泗迎战，而自与甘辉、周全斌、陈尧策、郝文兴云梯攻城。进宝奔回，婴城固守。诸军攻围不下，议筑镇门象鼻山截溪流不得入海，欲以灌城，而奔流迅急，堤不得合。成功不攻城，筑长围以困之。城中兵括富户及百姓粟食之，民相枕籍饿死；杀人为食，至有妇人群聚击男子而分食其肉者，毋论鼠雀及树根、木叶、水萍、纸及皮之属尽食之。稀粥一碗值四金。自四月至十月，城中死者十之七八，城中百姓裁余一、二百人。第舍万间，率洞开不闭，室中虚无人。其一、二百人者，指沟中白骨，历数其生前姓氏、里居语人。有士子率妻子阖户一恸而绝，邻舍儿窃煮食之，视肠中累累然皆纸絮不化，邻舍儿亦废箸自绝。后署守道周亮工收髑髅凡七十三万有奇，焚埋于东门外，名曰「同归所」；筑万善庵其上，勒石记之。城外死者，骸骨无数，不与焉（海上见闻录、三藩记事本末、小腆纪年、说铃、簪云楼杂记）。

九月，成功督师入漳浦。清总兵固山金砺领浙直八旗兵及汉兵万余人入闽来援，至泉州，成功解漳州围，退屯古县，据险以待。金砺由长泰入漳州。十月二日晨，西北风盛，金砺率满骑冲营。成功营火箭、火炮皆反风自焚，满兵乘烟冲突，成功兵溃，退屯海澄，黄山、陈倬、廖敬、郭廷、洪承宠皆战歿（海上见闻录）。

是月，张天禄奉命赴闽援漳州。抵延平，擒黄云纪、陈天铎等。会都统金砺已解漳州围，天禄留驻延平，剿各山贼（贰臣传）。

清世祖赐浙闽总督刘清泰敕，令招降郑成功（东华录）。

十一月，施朗前在南湾，苏茂代之；欲复任，成功不与。会朗有亲兵曾德逃成功所，朗促杀之。成功怒，令执朗与林习山拘在船中，以副将守之。朗家人假成功令调回审究，吴芳即同登岸。至草湾，朗击吴芳及从人仆，逸去；藏山穴中两日矣，夜投苏茂。茂以小舟载渡海投诚，改名琅。成功欲斩习山未果

，杀吴芳妻子及朗父大宣、弟施显，以中协林胜为援剿左镇（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十年（海上称永历七年、一六五三）正月，鲁王在金门（海东逸史）。

二月，浙闽总督刘清泰奏厦门一窟系郑氏老巢，抚臣张学圣、道臣黄澍、镇臣马得功垂涎金币，乘成功他出，潜师往袭，悉攫其家货，以致郑氏索偿修怨；海郡沦陷，按臣王应元徇隐不奏；深负巡方、言官之职，请交部议罪。得旨：张学圣、马得功、黄澍、王应元俱革职，着刑部速差满官拏解来京，严讯具拟（东华录）。

三月，鲁王自去监国号，奉表行在（南疆绎史、永历实录）。

郑氏攻镇东、海口、松下、大社、小社，焚劫乡社。攻海坛时，土寇陈西宾迎拒，败降；以周崔之守之（台湾日录）。

四月，清固山额真金砺调水陆官兵船只欲攻海澄。成功遣水师林察、周瑞、周鹤芝、阮骏、黄大振等堵截诸港，郝文兴、王秀奇、陈尧策偕万礼守镇远寨，黄廷、甘辉守关帝庙木栅，成功驻天妃宫亲行督战。海澄城坏十余丈，成功坐将台指挥自若。忽一夕，砺营空炮递发，成功惊曰：『敌将临城矣』！令勒兵以待（清史纪事本末）。

五月四日，金砺至天妃宫前，安大小炮数百号，连击木栅，兵多击死。五日，后劲镇陈魁、后冲镇叶章率精勇数百，乘炮烟冲进；叶章死之，陈魁伤左足。成功令收兵固守。以周全斌管后冲镇、扬正管后劲镇，率诸将上敌台望，张盖而坐。清炮火齐发，甘辉急翼成功下，而位随击碎矣。镇远寨新筑筑籬崩坏如平地，令军士掘地藏身。火器营何明率洪善就夜分埋火药河沟边，药心相续，候令而发。六日黄昏，满兵炮火不绝。至五鼓，头迭绿旗兵、二迭满兵，填壕攀栅而上，兵皆重铠，刀不能伤。城上兵俱持大斧击之，坠则后列者乘其尸而登。三迭满将齐进，锐不可当。天色渐亮，满兵大半过河，而所埋地炮发烟蔽天，过河者尽死；其未过河者，甘辉截击之。金砺精锐尽丧，逃回。十二日，成功回厦，于教场设宴犒诸将士。以忠孝伯印付甘辉，辉不敢受。以擅离海澄县，杀知县黄维璟。遣监督池士绅赍蜡丸表由陆路诣永历行在，永历遣兵部主事万年英赍敕晋封成功延平郡王。成功以海澄功，请封各镇；封甘辉崇明伯、黄廷永安伯、万礼建安伯、郝文兴祥符伯、王秀奇庆都伯、参军冯澄世太仆卿兼都察院御史（海上见闻录）。

六月，郑氏围东岱。游击宋天禄御之，斩首数百级，乃遁入海，溺死无算，积尸乘潮至通济桥，江水数月不堪食（连江县志）。

十月，同安侯郑芝龙奏：前命招抚逆弟鸿逵、逆子成功，臣即遣人贻书宣传圣意，俱未受封。初，广西李定国差人致书成功，约以舟师直取江南，而郑

芝龙在京，遣家人李德，称有诏封成功海澄公。九月，京中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与成功弟渡舍、荫舍赍四府安插兵众敕至。十九日，李德、周继武先到厦门，传知先剃发、后受诏。至十月，渡舍回泉州，约二使到安平，先受诏而后剃发。十七日，二使至，设供帐于报恩寺。二使就布栅安诏敕，成功不受。报父书末曰：『万一不幸，儿惟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复遗书与渡舍曰：『兄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勿以兄为念』。二十日，二使回泉州，促渡舍、荫舍并芝龙后娶颜氏及芝豹回京复命。抚事不成，置芝龙于高墙、戍芝豹于宁古塔。成功遣林察等率五镇战船南下，赍表永历行在，并复书与李定国（海上见闻录、清史纪事本末）。

案三藩纪事本末作明年十月事。

十一月，漳州千总刘国轩以总镇张世耀新任、兵未协，遣人来约期献城降。于是遣洪旭、甘辉、林胜、戴捷等于十二月一日夜至漳州南门，云梯而上，国轩引之；世耀仓卒不知所为，与知府房星华、知县周琮、理刑王元衡降。洪旭入城安辑。四日，成功抵漳州，以国轩为护卫后镇；诸属县皆降。遣诸将徇泉州属县，亦降；惟府城为副将韩尚亮坚守（海上见闻录）。

案三藩纪事本末、小腆纪年作明年十二月事。

十一年（明永历八年、一六五四）正月，鲁王在金门（海东逸史。小腆纪年作移居南澳）。

七月，以佟代总督浙闽（清世祖实录）。

八月，增福建浦城县枫岭营，以游击、守备各一员、兵一千名驻扎。撤常山广济驿，移长汀三洲驿为小关驿，移上杭蓝屋驿于浦城为柘浦驿（东华录）。

十二月，福建巡抚佟国器奏：郑成功势及兴化，请迅发满洲大军进剿，并敕调潮州水师直抵厦门，与闽师首尾夹击（东华录）。

以杨捷、马得功充福建随征总兵官，马逢知（一作进宝）加左都督，随征福建左路（清世祖实录、逆臣传）。

十二年（海上称永历九年、一六五五）正月，鲁王在金门（海东逸史）。

郑成功攻仙游县，破之（海上见闻录）。

二月，郑氏设六官，以潘庚锺为吏官、洪旭为户官、郑擎柱为礼官、张光启为兵官、程璠为刑官、冯澄世为工官；设协理各一员、左右都事各二员。以常爵宁为察言司，掌六卿印；邓会、张一彬为正副审理。设储贤馆，以前所试诸生洪初辟、杨经、阮旻锡、陈昌言、陈鹏羽、杨芳、叶儒羽、吕鼎、陈继明、林复明及荐举人士薛联桂、邓愈等充之；设储胄馆，以死事诸将及侯伯子弟柯平、林维策等充之。改中左所（即厦门）为思明州，以薛联桂知州事（海上

见闻录)。

三月，调佟国器巡抚南赣、宜永贵巡抚福建（清世祖实录）。

福建巡抚佟国器获同安侯郑芝龙与其弟鸿逵、子成功交通私书，羈其使，具奏封进。下兵部密议（东华录）。

四月，郑成功以郝文兴为提督、万礼为后提督、王秀奇改为右提督、林胜代为戎旗镇、黄昌为援剿左镇、黄梧为前冲镇。林察等应援李定国不及，成功怒，降责有差。委户官洪旭任水师右军；潘庚锺兼管户官，吴慎为协理佐之（海上见闻录）。

六月，闽督刘清泰遗书郑成功，有曰：『固山枕戈久矣，有不能顷刻待』。成功览书笑曰：『彼以劲旅挟吾，吾岂惧一固山哉』！不报。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一作渡）为定远大将军，率旗兵、汉兵约三万赴闽。成功从冯澄世策，堕安平镇、漳州府惠安、南安、同安三县城，回师厦门（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见闻录作四月事，不从；回厦门作回漳州）。

七月，以甘辉为正总督、王秀奇为副总督，率二十余镇北上，与洪旭、陈六御相机而行；以黄廷为正总督、万礼为副总督，率二十镇南下（海上见闻录）。

八月，清世子济度至福州，调集绿旗马步并进。成功令思明州居民及官兵眷口移金门、镇海等处，空岛以待。调戎旗镇林胜守思明，并调回洪旭北上师，以陈六御、张名振、阮骏等镇守舟山。授巴臣功骁骑镇，改名臣兴。洪旭入台州港；守台州马信降，授中权镇（海上见闻录）。

九月，贝子王同固山额真都察院承政土赖统率满洲兵披甲及汉军乌金超哈三万驻闽（福州府志）。

十月，满洲兵至，驻南门、水部、东门各郊外，住人家，索酒肉金帛，役使主人饲马，稍违即捶楚交加。中有明甲、暗甲马凡万余匹，取锅万余口、草刀万余把、■〈金〈白上卅下〉卩〉马槽万余个，皆民间办给。一马每月支穀六百斤、草若干。每旗用铡草夫百余名，每名工日值一钱二分，或用人、或折银。上穀则有收穀官吏、上草则有收草官吏，贿托不称意，则赔费甚多。驻二十日，往漳州（榕城纪闻）。

十三年（海上称永历十年、一六五六）正月，鲁王在金门（海东逸史）。

二月，调李率泰总督浙闽（清世祖实录）。

以马得功充提督福建总兵官、张承恩充福建左路总兵官（清世祖实录）。

停福建鼓铸（东华录）。

三月，提督马得功复用，纵兵掠杀（榕城纪闻）。

四月，世子济度攻明厦门，复攻金门，皆败还。先锋韩尚亮掠厦门，会颺

风大作，复大雨淋漓，船不得泊；满兵皆颠眩断椹，坏■〈舟宗〉之声，震荡魂魄。其被风飘至两岛者，皆断其手掌纵之归。时济度使知郑成功积聚在金门白沙寨，令王进功攻之。甫出港，遇洪旭哨船，乘波酣战，复大败；遂退入泉港（清史纪事本末）。

五月，以刘汉祚巡抚福建（清世祖实录）。

六月，郑成功至思明州，议揭阳丧师罪（在本年正月，以非本省事未载），斩左先锋苏茂，杜辉捆责；黄梧记责，照旧管事，罚铠甲五百赎罪。以周全斌为左先锋；郭遂第改名华栋，为后冲镇。黄梧代王秀奇守海澄县，梧同苏茂弟明据海澄降清，陈剿海五策：一、屯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图中左；三、清叛产以裕招徕；四、锄奸商以绝接济；五、铲伪坟以泄众愤。封梧为海澄公，镇漳州。梧荐施琅为副将。同安城守苏明召至京为内大臣。后梧请株求郑氏亲党，徙沿海居民，漳、泉之间大遭其祸。清世子调各湾船，令泉州城守韩尚亮出泉州港；成功令诸镇出围头迎击。援剿左协王明击沉一船，信武营陈泽等乘势追赶，忽飓风大作，诸镇舟收泊围头。泉州船有收入围头被获者，有飘入贵屿、金门登岸乞降者，有飘至外洋至黄海者，收回泉港不满十只。由是不敢渡海（海上见闻录、清史纪事本末）。

七月，成功遣甘辉等入闽安镇；至省城南台桥，登岸扎营。成功谍知省城无兵，令取福州。而差船失其谕帖不至，遂掠南台、潭尾等处（海上见闻录）。

成功进攻福州，三战三捷，斩副将胡希玠，擒参将张礼，于是守将望风降。成功不为备，会城外伏兵起，仓猝乘潮解椹退闽安（小腆纪年、清史纪事本末）。

八月初四日，郑成功兵陷连江县，知县杨继生死之。十六日，陷东岱堡，屠其乡。十九日，提督马得功复县城，遂救东岱，成功毁城遁。东岱为连江咽喉，将入县，必先攻堡；其民俗强悍，勇于战斗。成功屡攻不下，遂先攻县；及县陷，复反攻之旬有余日，矢石并发，终不能近。因掘地内炮裂其城，众溃入之，杀戮无遗；兵退，邑诸生王治观弃产为豕瘞焉。是时，成功复移攻北茭焚掠，分遣一舟至马鼻索饷，以三日为限；陈某造其舟请缓期，怒执之。其女某鸣金号众，定议；当早潮水退，舟胶泥难动、兵眠未寤，合乡各乘泥板执狼牙竹围之，争抛以泥，舟滑不可立，奋击毙之，举舟无得脱者。（泥板即古之橇，海滨人于泥中乘之如飞）（连江志）。

九月，成功至闽安镇相度地势，令冯澄世、林胜、万礼筑寨镇守之。罗星塔亦筑土堡，以陈斌、林铭、杜辉等守之。马江萧家渡设水师，以裴德守之。成功出屯壶江、定海、凰埔等处，复改连江（海上见闻录、连江志）。

十月，成功驻三都。清世子攻铜山，后冲镇郭华栋击败之。以王秀奇总督五军、马信管左提督（海上见闻录）。

十二月，成功令甘辉、周全斌取罗源、宁德等县。舟师自梅溪登岸，由飞鸾渡、白鹤岭至罗源，围城数匝。城内兵共三百人，知县陈钦如同营将李应先戮力守御，驰蜡书赴省请援。清世子遣梅章京阿格商巴都、柯如良带兵数千赴援。时芝龙差谢表劝成功就抚，李率泰亦差人说退兵以就抚局。成功令诸镇兵皆退，甘辉断后。至护国岭，满州先锋骑数百追至，见阵整不敢逼。辉令抽兵度岭，亲督数千在后。阿格商至，挥兵欲蹙之，别将劝止。阿格商曰：『此易取耳，当尽歼之』！至岭下，身自下马，诸将骑皆步行上岭。箭如雨发，路狭兵不得成列。甘辉挥刃大呼，从高趋下，兵殊死斗。满兵崩坏，阿格商中数刃，犹大战；马信断其首，埋于田中，余杀死甚多。甘辉即下令收兵，而别镇追者为满骑所杀退。朝命抚臣佟代致书成功议款，成功不报（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福州府志、清史纪事本末）。

十四年（海上称永历十一年、一六五七），鲁王在南澳，郑成功驻三都（海东逸史）。

三月，郑成功令万礼等守闽安镇、罗星塔等处，而自率诸镇北上至镇下湾，阻风，遂回思明州（海上见闻录）。

定国公鸿逵卒于金门所（海上见闻录）。

五月，移郎名赛固山兵驻防福省，屯城中东门、汤门、水部三关，民居概令搬移住兵，谓之「匡屋」，为满州营。其兵正披甲三千、家眷亲戚人四五万，亦分八旗，号汉军，满语曰「乌金超哈」，八梅勒统之曰将军（榕城纪闻）。

六月，台湾红夷长揆一遣通事何斌送外国宝物与郑成功，求通商，愿年输饷五千两、箭桴十万枝、硫黄一千担；许之（海上见闻录）。

浙闽总督李率泰密奏：郑成功父子诡秘，芝龙不宜流徙宁古塔；恐由此而遁，则将来沿海为患，不可胜言。下兵部速议（东华录）。

七月，成功委洪旭督水路四镇守思明州，亲督戎旗等镇进攻兴化黄石；分遣甘辉进札涵头，取粮三日，遂抽进狼崎。令前提督黄廷镇守闽安镇、护卫陈斌守罗星塔（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九月，桂王遣彰平伯周金汤、太监刘柱从海上至，赉延平王印敕，晋封潮王招讨大将军，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小腆纪年以为明年正月事）。成功欲恢复南京然后称王，文书舍示只称令旨而已（海上见闻录、清史纪事本末）。

十一月，成功攻海澄之鸥汀堡。邻村入堡避贼者七万余；堡破，同日受屠。有僧瘞之于隄子之原，题其碣曰「同归域」（道古堂诗集）。

案海上见闻录以为明年十一月事。

十五年春（永历十二年、一六五八）正月，鲁王在南澳（海东逸史）。

明册封郑成功部将王秀奇为祥符伯、马信为建威伯、甘辉为崇明伯、黄廷为永安伯、万礼为建安伯、陈辉为忠靖伯、洪旭为忠振伯、郝文兴为庆都伯，余拜爵有差（小腆纪年）。

成功驻思明州，筑演武亭练兵。以石狮重五百斤为的，力能挺起者拨入左右武卫亲军，皆配云南斩马刀、弓箭，带铁面，穿铁臂、铁裙、用锁锁定，使不得脱。时谓之「铁人」（海上见闻录）。

以吴万福充福宁总兵官（清世祖实录）。

五月，福建巡抚刘汉祚奏：提督马得功、梅勒章京傅大受等破郑成功兵于白沙，斩馘无算。下所司察叙（东华录）。

成功以前提督黄廷守思明州，与洪旭同商机务，郑泰拨给兵饷；余诸提镇俱北上（海上见闻录）。

七月，谕吏部：浙闽旧设总督一员，今海氛未靖，幅员辽阔，势难兼顾，除见任总督外，着再设一员，分理两省军务。尔部即会推堪任者引见；其各驻扎地方，一并议奏（东华录）。

十月，郑成功在台州港。闽总督李率泰调集漳泉水哨，世子披甲下船围罗星塔。又调集民夫自鼓山开路达闽安镇，满兵水陆并进。前提督右镇程余守顶寨，战死，遂失闽安镇。护卫前镇陈斌、神器镇卢谦守罗星塔，被困无援。施琅在总督军前，使人招降陈斌兵，斌遂降。琅复说李率泰杀之南台桥，凡五百余人。成功弃台州南下，已无及矣。遂以陈尧策督数镇守狼崎，而自回思明州（海上见闻录）。

十一月，福建巡抚刘汉祚奏：海寇窃踞永宁、崇武等澳，联■〈舟宗〉飘忽，屡犯洛阳内港等处；提督马得功遣参将宁献功等进剿，斩获无算（东华录）。

十六年（永历十三年、一六五九）正月，鲁王在南澳，郑成功驻沙关（海东逸史、海上见闻录）。

以徐永祯巡抚福建（清世祖实录）。

五月，郑成功迁鲁王于澎湖岛（小腆纪年在滇中命王监国后。海东逸史）。

七月，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率师征郑成功（清世祖实录）。

九月，成功自江南退师，留陈辉、阮美、罗蕴章分守舟山，于初七日回驻厦门。以出师无功，修表待罪，遣使从龙门间道达滇，自贬王爵，仍用招讨大将军印。立忠臣庙，祀死难诸臣，以甘辉为第一；哭之曰：『早从将军之言

，吾不至此夫』！初，甘辉之破仙游也，闻有活阎罗王志章者能前知，斋戒往谒。志章书「位至崇明，寿至崇明」八字示之。既封崇明伯，而江南之役，道经崇明，心疑其验；阻之不获，竟死焉（小腆纪年）。

是年，调浙江水师总兵常进功为福建水师总兵，征郑成功。直抵衙前，成功兵溃，追破之于定关（贰臣传）。

十一月，满洲兵复至。十一日，头站三百人、马五百匹先至，屯东门外。途中所过，各掠三十里居住人家，令供酒肉；役使主人，拆毁房屋。大队以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屯札七门外，南至藤山、东至竹屿、北至崎山。人民住星，大屋留一进、小屋留一房与主人，仍令供给油柴酒肉。至次年四月，始往海澄。官以兵至，预征后三年粮于本色，每一两取谷六百斤，又粮每一两取白米三斗。每披甲一名，用夫至二、三十人；兼以修城，烧运砖瓦、砌石搬土，自是年冬起，每日俱用千余人（榕城纪闻）。

十七年（永历十四年、一六六〇），鲁王在澎湖岛（海东逸史）。

正月，将军达素兵至福州。三月，至泉州，雇配船只。成功调回北汛诸提镇及南下兵分派屯札。四月二十六日，泉州船二百余号进至围头；成功令林察、萧拱宸等泊刘五店，遏止围头，不得入同安港会合。右虎卫陈鹏守五道、高崎东一带，援剿前镇戴捷守高崎寨，殿兵镇陈璋、前冲镇刘俊、智武镇颜望忠守漣保寨并赤山坪，游兵镇胡靖防守东渡寨，戎政王秀奇总督高崎等处，协理戎政杨朝栋总督东渡等处（海上见闻录）。

郑成功拨陈辉等泊海澄港，以截漳州大队；水师提督黄廷、周全斌等在海门迎敌。八日，漳州配大船一百号，李率泰、黄梧督之，出海澄港，将军达素、同安总镇施琅以小船配满兵渡高崎，约于十日进兵。是日，成功传令陈辉等安泊中流，不许起柁，欲待漳州船出而乘其后。倏忽间，满船乘风顺流蔽江而下，以数船攻一船，用铁链钉住，炮矢齐发，陈尧策、周瑞船及方左营皆被毁。满兵蜂拥上陈辉船，辉走入舱，发火药从下冲上，船火飞裂，满兵上船俱死，辉跳而免。成功坐熿船，继令何义督之，而下八桨船往来督战。将午，南风大发，海潮渐长，黄廷、周全斌等奋力迎战，同正副龙熿两船破■〈舟宗〉而入。龙熿受大弹子一丸至十余斤，小弹子一斗。副龙熿照样新铸者，各以一船专载之。龙熿所及，船中人顷刻不见，遂夺先锋各等船。户官郑泰自金门率船五十号乘势冲入，宣毅镇黄元从鼓浪屿后冲出夹攻，炮声如雷，隐隐不绝，火烟迷江，咫尺不辨，共擒满船十三号。满先锋三船被追至圭屿，弃船登岸；马信招之降，夜溺杀之。将军达素督兵船至牟尼屿、赤山坪登岸，陈辉挥兵于水中逆战，兵少渐不支。守高崎陈鹏密通同安施琅，谋为内应。其左营陈蟒，璋之侄也，见势急欲出兵救援，鹏止之。王秀奇总督高崎等处，速令蟒赴之。满

兵见金龙甲兵，以为迎己，及下水砍杀，始慌乱。而前协万宏等继至，前冲镇刘俊亦从东冲出，协力拒战。满兵登岸皆被杀，其溺水者不计，生擒披甲三百余人，断掌放回。达素回省，吞金而死。浮尸海岸万余，长发者十二三、短发者十七八。成功磔陈鹏，杀其家属；以陈蟒为虎卫右镇、何义为虎卫左镇。自是终成功世，无敢言覆岛者（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清史纪事本末）。

七月，成功命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国借兵船，载黄蘗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众。时日本敦请隐元，故载与俱。成功书止与国王而不及上将军主国政者，故日本兵不发（海上见闻录）。

福建总督李率泰奏：海氛未靖，应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酌量安插。从之（东华录、皇朝年表）。

命靖南王耿继茂移驻福建（东华录）。

命都统宗室罗托为安南将军，率师征郑成功（清世祖实录）。

八月，成功令陈尧策等札琅崎，攻连江马鼻及透堡，焚掠不遗；令杨富札福清、黄元札长乐沿海，联络征饷（海上录）。

是年，耿继茂由广东入闽镇守（福州府志、皇朝年表）。

十八年（永历一五年、一六六一），鲁王在澎湖岛（海东逸史）。

三月，授浙江提督田雄二等侯、福建提督马得功三等侯（东华录）。

郑成功进兵台湾。台湾，海外一巨岛，东倚层峦，西迫巨浸；北之鸡笼城，与福州对峙，南则河沙矾（亦作沙马碕），小琉球近焉。广袤千里，物产之利无所不有。内地自鹭门、金门迤邐以达澎湖，风涛喷蒲，瞬息万状。又东，鹿耳门旁夹七鲲身，海道纡折；余皆山罗礁拥，无所由入。隋大业中，虎贲将陈棱一至澎湖，东向望洋而返。宋史谓澎湖东有毗舍那国，即其地也。元置巡司于澎湖，明初废之。嘉靖中，海贼林道干遁入台湾，都督俞大猷追之，哨鹿耳门外以归。道干寻为琉球所逐。天启中，日本逐琉球而踞之。海澄人颜思齐者，谋夺日本计泄，与其党杨天生、陈衷纪等二十八人窜台湾，郑芝龙附焉。思齐死，芝龙领其众，寻就抚。荷兰红毛夷遭风泊台湾，乞于日本，以台湾为互市地；不许。则曰：『愿得地如牛皮，多金不惜』。许之。乃翦皮为丝，圈城里许，入居之；旋逐日本而有之。崇祯中，闽地大旱，芝龙请于巡抚熊文灿，以舶徙饥民数万至台湾，人给三金、一牛，使垦岛荒。已而芝龙去台湾，荷兰专治市舶，不敛田赋；故荷兰人二千踞城中，流民数万屯城外，相安无事。鸿荒甫辟，土膏坟盈，一岁三熟，漳州之人赴之如归。市久之，荷兰筑城曰台湾、曰鸡笼、曰淡水（一作先筑安平城，旋筑赤嵌城）。筑炮台，沈夹板于鹿耳门之港口，置揆一王守之。成功以厦门地蹙军孤，谋拓土。有荷兰甲

■ 〈仵累〉（通事）何斌者，南安人；为揆一王主会计，负帑二十万。惧发觉

，遣其私人郭平驾小舟伪为钓鱼者，顺鹿耳门至赤嵌城往来探视，得一港路，走厦门谒成功（见闻录作揆一王遣来议贡）曰：『台湾，公家之故土也；沃野千里，鸡笼、淡水硝磺有焉。横绝天海，肆通外国。耕种可以足食，兴贩铜铁可以足用，霸王之区也』。成功览其地图，叹曰：『此亦海外之扶余也』！集僚佐议之不决，惟马信、杨朝栋然之。乃令洪旭、黄廷、王秀奇辅世子经监守思明州，郑泰居金门所。成功陈兵自镇南关起，依山布阵，甲兵数万。周全斌统辖戎旗兵七千，皆衣金龙甲，军威甚盛。三月一日，祭江，督文武官亲军武卫周全斌、何义、陈蟒、提督马信、镇将杨祖、萧拱宸、陈泽、吴豪、林瑞、张志等首程先行；令澎湖游击洪暄引港，各船俱到料罗湾听令。二十二日，自料罗湾放洋。二十四日，到澎湖，分各屿住扎，成功扎营内屿（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四月，成功复奉鲁王居金门（海东逸史）。

初，三月二十七日，成功自澎湖开船；下令曰：「视吾鹳首所向」。四月一日天明，成功至台湾外沙线，各船络绎至鹿耳门线外。此港甚浅，大船从无出入，故荷兰不防之。成功焚香祝曰：『成功受先帝眷顾，寸土未得，孤岛危居；今冒波涛，辟不服之区。天如佑我，假我潮水，行我舟师』。竹篙视之，则加涨丈余；以手加额曰：『此天所以哀孤而不委之壑也』！令何斌坐斗头，按图转舵。成功下小船，由鹿耳门登岸。午后，大船齐进，泊禾寮港，登岸扎营；令陈泽扎鹿耳门，牵制荷兰船，并防北线尾。守赤嵌城酋长猫鸡实叮发炮击营盘，成功恐焚及赤嵌卫，令杨朝栋督张志兵防御看守。三日，陈泽扎营北线尾，守台湾城揆一王遣头目拔鬼仔率兵数百前来冲击。陈泽迎战，一鼓歼之。四日，杨朝栋招谕赤嵌城酋长，猫鸡实叮以城孤救乏，遂率三百余名出降。令赤嵌酋长招揆一降，不从。先数夕，风潮骤振，声震云霄；揆一王率诸酋登城望海，见一人幞头红衣，骑长鲸从鹿耳门游漾迂回绕赤嵌城而没。是日，炮声轰天，以千里镜视之，见鹿耳门船只旌旗；笑谓唐船近炮台，则无遗类。俄见小船树旗纛，倏北倏东，余船以次衔尾鱼贯，悉远炮台而行，骇为兵自天降。呼酋长黎英三集众截击，仓卒间见大队已达赤嵌矣。时荷兰尚有甲版船在港，陈泽等攻之，沉其一、毁其一，余遂走。成功移师鲲身；次日，荷兰击鼓吹笛，出兵七鲲身。成功部将杨祥领藤牌手跳舞横冲，荷兰兵大败，退守王城；攻之不克，多损伤，乃斩竹为籬籬，设门户、筑土台，驾炮攻台湾城。揆一王于附城齐放大炮，顷刻土台崩，兵退。荷兰人出城夺炮，马信、刘国轩率弓箭手射之，乃退。成功令赤嵌降酋驾炮击附城，崩之。令马信等扎台湾卫固守不攻，候其自降；派各镇分汛地屯垦。改赤嵌为东都，设一府、二县。以府为承天府，委杨朝栋为府尹。一为天兴县，委庄文烈知县事；一为万年县，委

祝敬知县事（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荷兰夹板至，成功调右武卫前协黄德帮守台湾卫，名其卫为安平镇（海上见闻录）。

成功击台湾土番，平之。营将杨高凌削土番，大肚番阿德狗让杀高反。成功令杨祖征之，中标枪死，其锋益炽，将出援荷兰。黄安设伏诱之，斩阿德狗让，余党悉平（小腆纪年）。

安南将军内大臣达素奏：黄梧招抚郑芝龙属下伪都督万仪、万禄等，擒伪忠匡伯张进（据海上见闻录，进系自焚死）、伪总兵朱受，折毁所据铜山城垣房屋，降伪官一百八员、兵四千四百名、家口万余（东华录）。

是月，靖南王耿继茂至，随带有千副披甲。城中夜间行劫查拏，皆王府兵丁。王府取■〈金〈白上卅下〉卩〉草夫，闽、侯两县共一千三百名，长日不辍。各村供柴炭、鸡、鹅、鸭等项不绝，近郊菜园皆王人租朴，即令栽种。当铺、牙行、盐商诸色买卖，王人共分抽税，谓之「总牙」。南台，洪塘各处市镇，关隘所在，悉系王人总管。王和尚千余人、师尼五百人各住寺庵。各处渡船系王人撑载，不许渔翁取利。王母曰「太妈」者另开府于旧郎将军府，所用人工工匠，一一如王之数（榕城纪闻）。

十月，弃降将郑芝龙于市。郑芝龙为其家人尹文器出首通海，时圣祖初登极，四辅苏克萨与郑芝龙有隙，以十月三日戮芝龙并其子孙家属凡十一人。报至，成功叱为妄传；然中夜悲哭，居常郁悒。郑芝豹以当成功变时即投诚来归，并其子俱免死（东华录）。

十二月，守台湾城揆一王降。时安平陷重围者已九月，兵士死者数千，而城坚守不下。成功乃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土地耳，余悉以归汝』。揆一知不能敌，乃请降；而迁其辎重下船，率五百余人驾夹版去。成功遂有台湾，改名东宁。以各社田土分与水陆诸提镇，挈其家属至东都居住；兵丁俱令屯垦。内则组织政府，兴农业、修兵备、定法制、建学校；用处士陈永华言，筑馆舍以居明宗室遗臣之渡海者。外则置兵金门、厦门两岛，与相犄角；复通聘斐律宾群岛及西班牙诸国，以结外援。惟初至，水土不服，疫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加以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府尹杨朝栋以其用小斗散粮，杀其一家；又杀万年县祝敬，家属发配。于是人心惶惧，诸将解体。先是，达素兵至，成功令思明州将领各眷口移住金门；其先来降者，家属乘隙多内渡。左提督王秀奇逃江南，埋名不出。原任漳州知府房星华逃入京，使其弟候补通判房星耀上言，以为海兵皆沿海取饷，使空其土而徙其人，禁舟不许下海，则彼无食而兵自散矣。降将黄梧亦先以为言。遂命户部尚书苏纳海至闽，迁海边居民离海三十里，庄村田宅悉皆焚弃；筑垣墙、立牌界

，拨兵戍守，出界者死。自省城闽安镇始，北抵浙界之沙埕六百七十里、南抵粤界之分水关一千一百五十里，通为闽边一千八百二十里，筑寨固守，禁外出。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铜镜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头河、曰云霄河、曰开溪河，皆断而守之。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苏纳海归，荐施琅为水师提督，移镇海澄（海上见闻录、粤闽巡视纪略）。

是岁，明兵部尚书张煌言驻师福建之沙关。煌言闻成功师抵澎湖，遣幕客罗子木以书责之；谓『军有寸进、无尺退，今一入台，则将来两岛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不听。迁界令下，沿海流亡失所；煌言顿足叹曰：『弃此十万生灵而争岛夷乎』！复以书招成功，谓可乘机取闽南；不见听。乃遗书故侍郎王忠孝、都御史沈佺期、徐孚远、监军曹从龙，劝其力挽成功。既而再遣子木入台，苦口责之。成功以台湾初定，不能行；煌言乃以孤军徘徊金、厦两岛之间（小腆纪年）。

——以上录自福建通纪卷十一。

## 卷二

圣祖康熙元年（永历一六年、一六六二），鲁王在金门（海东逸史）。

正月初八日，匡城外屋，王令要六千间。水部门城边起至路通桥共一千三百间，内空地千余间；不足。二十日，复匡荷宅、柳宅、金墩下、郑道窟、打铁墩等处复千余间；又不足。将村边田园百余亩尽填作地起盖，又不足。复自半洋起至东门河港浦下止，洋中之田量二百余亩作地起盖。所匡屋给银大间八两、中间六两、小间四两，每亩三两。即日逐民离屋别住，与左右两镇兵住。城内住兵名曰「包」，城外住兵名曰「镇」。经院巷与妓女住，开元寺前戏子住，龙山巷与打花鼓人住，各千余人。

王兵家眷搬至本年正月未尽；盖实兵有六千人，而门下作买卖者十余万，往来船只，民间寸步难行。复于各乡取正舵工；乡间人未必能使船，每名折银五两（以上榕城纪闻）。

四月，福建总督李率泰奏：定海小埕贼众盘踞，臣密会靖藩各调官兵击走之。又万安所先经迁毁，续被伪镇杨宣等筑垒新踞。臣复密会提臣马得功调发官兵夹剿，贼不能支，扬帆远遁（东华录）。

五月八日，明招讨大将军延平王郑成功薨于东宁。初，后提督万礼密约黄梧，欲据思明州以叛，后随征南京死，已祀忠臣祠矣；事泄，撤其木主。守铜山将蔡禄、郭义，其党也，胁忠匡伯张进叛。进诈许，置酒请会，欲发火药与之俱焚。蔡、郭知之，不赴，进遂放火自焚。清兵入铜山，洪旭会南澳忠勇侯陈豹败之，清兵退。成功拔翁天佑镇守铜山，而厚恤张进之家。豹守南澳近二

十年，许龙、苏利皆畏之，骄傲专恣，数违成功令。周全斌以铜山、思明州兵取南澳，豹不敢迎战，扬帆入广东投诚，封为慕化伯；未几，病疫死。成功严谕搬眷，而郑泰、洪旭、黄廷等皆不欲行，于是不发一船至台湾，而差船来调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遣，岛上信息隔绝。四月，成功遣兵官杨都事奉令箭到思明州杀董氏及其长子经，以与乳母生子之故。洪旭等不肯奉令，杀杨都事；而讹传周全斌奉密谕欲杀诸将十余人，于是人人自危。旭使全斌回厦门港，即执而拘之，黄昌劝郑泰遂杀之；全斌求救于董氏，洪旭亦依违，乃得免。至是，成功疾革，犹日强起登将台，持千里镜望澎湖诸岛。是日登台，罢冠带，请太祖训出，坐胡床进酒；读至第二帙，叹曰：『我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两手掩面而逝。计成功自隆武丙戌起兵，经营海外十余载，进取之志卒未能达；及退据台湾，越年竟歿，春秋三十有九。提督马信及诸镇将黄昭等议以其弟世袭护理大将军印。未几，马信以哭成功过哀病故。世袭以黄昭、萧拱宸为腹心，刘国轩管镇事，谋自立。报至思明州，郑泰、洪旭、黄廷、工官冯澄世、参军蔡鸣雷等立长子经为嗣，称世子，发丧即位。是年，永历帝已先一日被难，而经犹奉其正朔（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清史纪事本末）。

海上诸臣议复奉鲁王监国（海东逸史）。

平南王尚可喜奏：总兵官许龙擒郑成功之弟郑成赐于厦门。得旨嘉奖，下部议叙。

六月，谕兵部：福建水师应设提督一员、总兵二员。此水师官兵应驻何处、每处应设官兵船若干？尔部会同大学士苏纳海、尚书车克速议奏闻。

七月，靖南王耿继茂奏：漳州水师经制兵三千，原设游击二，分为二营；恐兵多不便约束，请增游击一，改为中、左、右三营。从之。

增福建长乐营游击一（以上东华录）。

十月（小腆纪年作十一月事），洪旭、郑泰以兵千余人送世子经台湾，周全斌为五军，冯锡范（澄世子）为侍卫，陈永华为咨议参军。至澎湖，其将李思忠船飘至台湾，知诸将有谋，逃回。经因乘风入鹿耳门登岸，全斌令连夜伐木为栅扎营。次早，黄昭会诸将出兵，值大雾，昼冥，跬步不可视，诸将多迷误失期；惟黄昭兵先至攻其前，刘国轩兵至攻其后，破营而入。经兵却，复挤而前，黄昭攀木为梯，为流矢所中坠下；全斌斩其首，大呼示众，军士皆迎降。大雾忽晴，日已向午。经入安平镇，请世袭待之如初。世袭委罪于其仆蔡云，云自缢。收杀萧拱宸、李应情、曾从龙等，余不问；诸将营兵守汛地如故。时靖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与总督李率泰遣中军李有功等至思明州。郑泰等议照朝鲜国例复耿、李，使疏请。泰遣中军杨来嘉入京待命，不报。来嘉回，京

中遣户部郎中賁岱、兵部郎中金世德入闽招抚，凡海上文武官投诚者照品级补用（海上见闻录）。

十一月，经率周金斌等同其叔世袭回思明州。后世袭入京归命，授精奇尼哈番。颜氏、芝豹自戍所发回，准在京同住（同上）。

二十三日，鲁王殁于台湾（海东逸史、小腆纪年）。

靖南王耿继茂奏：伪镇威将军左都督杨学皋率所属官兵三千余名、人民家口三万有余投诚，请从优议叙。得旨：归顺人民听其自便安插。寻授学皋左都督，加太子太保，给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二月，耿继茂奏：总兵官吴万福奉命招抚伪总兵王士鳌等归诚。

耿继茂奏：自顺治十八年九月起、至康熙元年七月止，陆续招抚伪将军、都督、总兵并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二百九十员，兵共四千三百三十四名，家口共四百六十七名，请敕部酌议各官给与衔俸，兵丁入伍支粮。

命福建水师提督带兵四千驻扎海澄县，左路水师总兵官带兵三千驻扎闽安县，右路水师总兵官带兵三千驻扎同安县。

裁福建海澄总兵官（以上东华录）。

二年（永历一七年、一六六三），永明王讬至，郑经犹称永历年号（三藩纪事本末）。

三月，荷兰国遣出海王统领兵船至福建闽安镇助剿郑氏（东华录）。

郑经使洪旭守思明州、郑泰守金门、黄廷守铜山。而经得泰与黄昭往来书，欲袭取之；泰不自安，称病不来见。四月，参军陈永华谋以经将回东宁，调泰为居守户官，统辖诸镇；铸居守户官印，遣协理吴慎贲至金门。泰遣弟鸣骏入谢，经慰谕之；见陈永华，情款甚密。鸣骏回，力劝其行；泰遂于六月六日带兵船并饷银十万至思明州。经以通书黄昭事面质之，遂交与洪旭监留。周全斌率兵并其船，独蔡璋一船走脱。天未明，至金门。鸣骏仓卒与泰子缙绪率诸将及兵丁眷口下船，入泉州港，向总督李率泰投诚；船二百余号，兵八千余人。全斌等追之不及。泰见子弟家眷兵众皆入泉州港，遂自尽而死（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七月，以黄而辉（黄廷子）为思明知州（海上见闻录）。

八月，黄廷自铜山入见，经慰谕之。右武卫杨富、左武卫何义、礼官都事陈彭等皆先后内渡投诚（同上）。

靖南王耿继茂奏：伪尚书参知军政事蔡雷鸣密令其子伪侍郎蔡协吉、伪通政蔡源等携眷来归，应请叙录。

投诚同安伯郑鸣骏奏报：伊兄郑泰遗命子郑缙绪统所部文武各官四百余员、水陆兵丁七千三百余名各带家眷，驾舟舰一百八十余号，直抵泉郡港口投诚

，并缴伪敕印等件。授福建投诚同安伯郑鸣骏为遵义侯、永成伯郑纘绪为慕恩伯。

九月，耿继茂奏：伪庆都伯王秀奇投诚。

福建总督李率泰奏：伪忠靖（一作精忠）伯陈辉率文武伪官一百三十三员、兵一千六百名、家口八百余名投诚。管理福建安辑投诚事务郎中贲岱奏：伪统领挂宁南将军印左都督陈舜穆率辖下总兵二员、副总兵六员、参将二十员、游击十九员、都司三员、守备一员、兵部主事一员、工部郎中一员、监纪推官二员、兵丁一千名投诚（以上东华录）。

荷兰集夹版船十六只、兵数千人，会约靖南王总督同攻金、厦两岛，事定之日，欲求浯屿筑城贸易，如广东香山澳例，复准纳贡互市（海上见闻录）。

十月，陆路提督马得功督郑鸣骏以船数百号出泉州港，水师提督施琅同黄梧出海澄港，靖南王耿继茂同荷兰兵札营同安刘五店，约期渡海。

李率泰奏：伪总兵魏明等率众来归，请从优录叙。

李率泰奏：延、建等处皆高山峻岭，贼首王铁佛等倚险结巢；建宁、延平、邵武将弁统兵克期夹剿，三路齐进，奋勇力战，杀贼一百一十七人、生擒王铁佛等六十八人正法。又奏：郑锦遣伪副将林维等率舟师由海门欲乘风直入海澄，烧新造战船。提臣施琅密遣守备王明等统水师，夜半直抵海门；贼■〈舟宗〉前来拒敌，我兵奋勇，阵杀伪副将林维等，生擒贼将兵丁共一百二十五名，夺获船只、器械。

十一月，李率泰奏：海寇五百余人由梁山侵犯海疆，总兵官王进功、参将折光秋夹击，大败之，杀贼一百六十余人、生擒九人。

耿继茂奏：郑芝龙子郑世袭素蓄归顺之心，缘郑成功携往台湾。及成功暴亡，复被逆孽郑经带回厦门，脱身无术。至是，乘间率伪文武官二百二十四员、水陆兵一百二十名家口、船只、盔甲、器械等物投诚。又伪都督郑赓系同安伯郑鸣骏之弟，携带官兵共三百一十五员名、家属共三百四十二名口投诚。

耿继茂奏：伪都督僉事陈宗等文武官二百三员、兵丁三千二百二十五名并战舰、盔甲器械等物投诚（以上东华录）。

郑经率黄廷、周全斌等会于金门。全斌曰：『海澄之师猝未敢前，惟泉州会合红夷夹板而来，其势甚锐；破之，则各港气夺，不战自退矣』。洪旭曰：『先王破达素，悉空厦门，背城一战』。乃出眷口暨流寓之宗室、绅兵寄椗各屿，而列舟师于大担，以为全斌援。荷兰船高而且大，一船有大小烦铳千余号，横截中流，为清船藩蔽。是日，炮声自辰至酉，相续不绝，一似霹雳。经见荷兰船炮多，众寡不敌，乘潮渐渐退出浯屿。全斌等十三号船在后，迫于潮长不得出，直绕荷兰船之后，冲■〈舟宗〉大而入。荷兰船发烦齐击，无一中

者。马得功坐鸣骏中军船，全斌误以为鸣骏，直前攻之。黄廷中军将吴朝宰、经亲军将萧乘龙前后夹攻，挥兵过船。得功亲随铁甲精兵三百人皆被杀，得功顿足，自投水而死。全斌讯降卒知之，叹曰：『吾欲擒獐，乃中一虎，岂是贼未合死邪』？再遇杨富船，全斌喝曰：『叛贼！今日是汝死日』！冲入逼之，富投水，遇小艇救之得免。已而守高崎将陈升密款于官军，漳州军施琅、黄梧乘潮落援之，耿继茂、李率泰亦各济师，经众寡不敌，退守铜山。黄廷议欲再守数日，全斌以为船多损坏，不可；遂弃两岛而去。官军入，堕其城，收其宝货妇女而北。梧劝率泰乘胜逼铜山。率泰曰：『穷寇勿追，急之则逸，入台湾后难图矣。乘彼人心未定，招抚以散其党羽，计之上也』。乃遣使至铜山，宣布朝廷德意，密通诸将，许生擒郑经者封同安侯，镇守泉州如海澄公例。惟洪旭笑而却之。先是，李率泰给示，准岛中百姓过界。思明州知州黄而辉请准岛民渡海，令下三日，永华复复经禁之。至是清民入岛，遗民尚数十万，多遭兵刃，男妇系累、童稚成群，若驱犬羊，连日不绝。而投诚兵搜掠财物，发掘冢墓，至剖郑彩之棺而残其尸；堕城焚屋，斩刈树木，遂空其地，「嘉禾断人种」之讖应焉（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十二月，耿继茂、李率泰等奏：臣等统率大军，渡海攻克厦门，贼众惊溃登舟；水师提督施琅会荷兰国夹板船邀击之，斩首千余级，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郑锦、周全斌等势穷宵遁（东华录）。

案此次战事，官军实大败，大将马得功至投水死，乃掩败为胜如此；则经自弃两岛，而官军得以为功耳。

耿继茂等奏：十月二十八日，郑锦等遣兵五千人突犯云霄；右路总兵官王进功率官兵逆击之，斩杀过半，余众尽赴水死（东华录）。

总督赵廷臣阅界（福州府志）。

三年（永历十八年、一六六四）正月，管理福建安辑投诚事务户部郎中贲岱奏：郑芝豹生母黄氏率子侄眷属等赴闽投诚。

李率泰奏：原任提督马得功攻取厦门、金门二岛，力战死。得旨：从优议恤。

靖南王耿继茂奏：年虽未迈，疾病相仍，子精忠未谙军旅，恳赐遣归，俾臣力疾教之，训以备驱策；允之。

授福建投诚伪伯陈辉为慕仁伯。

二月，耿继茂等奏：福宁总兵官吴万福招抚伪镇林国梁投诚，随遣游击李应先等协同攻克长腰、东蚶二岛，寇巢破灭，阮春雷、张煌言仅以身免。得旨：从优议叙（以上东华录）。

郑经驻铜山，诸军乏粮。周全斌欲袭洪旭而并其船，旭亦防之；值海风大

作，船各飘开，全斌遂率其众入漳投诚。旭以杜辉守南澳，辉亦掠其辎重投诚。林顺亦自镇海投诚。旭谓经曰：『金、厦新破，差官仆仆前来，非为招抚，实窥探以散人心；当速过台湾，迟则变生肘腋矣』。三月，经乃同冯锡范、陈永华等悉众东徙，命黄廷断后。工官冯澄世一船为其家丁所迫，自投海中死。旭以二十舟候黄廷同行；廷部兵将多不愿，适黄梧遣陈克竣来招降，廷遂入漳投诚。旭自往东宁。过澎湖，设重镇守之。改东都为东宁，天兴、万年二县为州。分诸将耕屯荒地，造京馆以处宗室遗老之相从者。度曲征歌，示无西意，以与民休息焉。李率泰尽徙诸岛遗民于内地，开界沟、筑界墙，五里设炮台、烟墩，二十里设营将守之。弁兵得贿，纵出入；或睚眦杀人。失业流离之状，不可言矣（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皇朝年表）。

耿继茂奏：伪将张灿、吴盛等率领兵民渡海投诚，群贼分■〈舟宗〉来追，意欲乘机入犯内地；总兵官王进功统兵驰剿，歼贼众于陆鳌、破贼巢于下蔡，斩首千余级，接应投诚人等入界。

五月，耿继茂等奏：三月初六日，臣与总督李率泰、提督王进功、海澄公黄梧等领兵先后至八尺门，伪威远将军翁求多率兵民六万余人纳款。十四日夜半渡海，进拔铜山，斩首三千二百余级；伪都督余宽等率伪官兵家属人等三万二千四百余名出降，所获船只、盔甲、器械无算。郑经仅存数十艘，乘风遁走台湾。计闽海地界凡数十岛，贼巢布列，至是扫灭殆尽。授投诚周全斌为承恩伯，食三等伯俸。

六月，李率泰以病求罢，谕留之。

以朱昌祚为福建总督（由浙江巡抚迁）。授投诚黄廷为慕义伯。加致仕福建总督李率泰为正一品。

李率泰奏：总兵官李长荣等出洋会剿张煌言，击败五千余人，擒伪总兵张贤等，并获船只、器械。

七月，管理福建安辑投诚事务贲岱奏：自康熙元年至三年止，合计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员、食粮兵四万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名口、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口、大小船九百余只（以上东华录）。

八月，李率泰上疏议取台湾，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为靖海（一作南）将军，承恩伯周全斌、太子少师左都督杨富副之，整舟师数百号候风开洋（海上见闻录、皇朝年表）。

十月，耿继茂奏：荷兰国出海王于八月十六日带领番船十只、番兵千人抵闽安镇，约九月二十至围头取齐，于十月初旬往澎湖攻贼巢，候风便进取台湾（东华录）。

四年（永历十九年、一六六五）正月，李率泰奏：闽海厦门各岛前已荡平

，惟南山、镇海、佛潭桥一带余孽盘踞；总兵刘进忠等进剿，于三年九月初四日亲统官兵，阵斩七千有奇，招抚男妇一万三千余名（东华录）。

水师提督施琅疏请攻台，与周全斌等出洋，未至澎湖，飓风大作，各船飘散，不能相顾，皆引还。未几，琅、全斌入京。进琅伯衔，为内大臣，归旗（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

五月，议政王等会议吏部奏请裁并督抚一疏，得旨：福建仍留总督一员。

六月，李率泰奏：漳、汀地方辽阔，请以守漳道仍驻漳州，巡建道仍兼辖延平，守建道自建宁府改驻汀州，兼辖郡武；从之。

八月，兵部议叙康熙二年进取金门、厦门、康熙三年攻克铜山等处功，加靖南王耿继茂俸银一千两，赏海澄公黄梧大蟒、貂裘、鞍辔等物，加黄顺等二十人为左都督、施琅等六人为右都督、陈斌等十一人为都督同知、黄英等十一人为都督僉事。总兵杨富以进援中伤，落水复出，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准袭二次。各将士加等授职有差。

九月，李率泰奏：水师右路总兵官杜永和连破海寇，斩伪将乌角车等。

上谕：设立水师提督、总兵官等，原为防御海寇。今福建铜山、炫钟等处贼船挽泊，提镇官等并未带领官兵扑剿，至贼船飘往广东，并未跟踪追杀，又不豫檄广东各官在前截杀，则设立水师提督何用？以后若再如此，定行治罪。

五年（永历二十年、一六六六）正月，李率泰卒。遗奏闽海余氛远窜台湾，奉旨撤兵，与民休息，洵为至计；惟是将众兵繁，若撤之太骤，不无惊惶，太迟又恐貽患。目下当安反侧之心，日久务防难制之势。红毛夹板船虽已回国，然往来频仍，异时恐生衅端。闽省兵马、钱粮专望协饷，倘若外解不周，即有意外之虑。至数年以来，海禁甚严，迁移之民尽失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耕渔，稍苏残喘。

以张朝璘为福建总督（原任江西总督）。

十一月，福建巡抚许世昌以病乞休，命以原官致仕。以刘秉政为福建巡抚（以上东华录）。

是年，曾养性补福建巡抚（逆臣传）。

六年（永历二十一年、一六六七）三月，以祖泽溥为福建总督（贰臣传）。

七年（永历二十二年、一六六八）四月，海澄公黄梧奏：海疆底定，非昔日强寇出没可比。福建全省之兵并归经制，独同安城守一营官兵，尚属臣标；请将城守营副将一员、兵一千名悉归经制，听总督、提督管辖。从之（东华录）。

八年（永历二十三年、一六六九）正月（纪事本末作七年事），浙江投诚

将孔元璋请往台湾招抚；京中遣大臣明珠、蔡毓英至泉州，加兴化知府慕天颜卿衔，渡海往议。郑经遣柯平、叶亨到泉州，议照朝鲜例称臣奉贡，不剃发、不登岸。议竟不成。经在东宁，以陈永华理国政，冯锡范管侍卫、刘国轩等管兵。洪旭病故，其子洪磊及永华侄绳武等皆任用。置凤山、诸罗二县，课耕种、通鱼盐，安抚土番、贸易外国，数年间海上亦相安无事（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

三月，以刘兆麒为浙江福建总督。

九年（永历二十四年、一六七〇）闰二月，复设福建总督一。

四月，复设福建分守兴泉道、巡延建邵道，其福州府、福宁州海防事归驿盐道兼管，兴、泉二府海防事归兴泉道兼管。

以刘斗为福建总督。

十月，浙江福建总督刘兆麒奏：伪宁远将军林柏馨、伪都督施轰率伪官百四十四员、兵千六百九十名、船三十只自台湾赴浙投诚。

十年（永历二十五年、一六七一）正月，耿继茂奏：旧疾日剧，请以长子精忠管理军务；从之（以上东华录）。

耿继茂卒，子和硕额驸精忠袭（皇朝年表）。

五月，予故靖南王耿继茂谥「忠敏」。

八月，福建总督刘斗奏：海寇自撤水师之后，帆樯出没，侵犯靡常，甚至在各岛屿盖造房舍。臣等密商机宜，配发水陆官兵陆续搜剿。今已搜剿六十余岛，斩溺贼众五千三百八十余人（以上东华录）。

十一年（永历二十六年、一六七二）九月，命福建总督自漳州移驻省城（东华录）。

是月，范承谟为福建总督（东华录）。

十二年（永历二十七年、一六七三）二月，郑经将刘国轩下海澄，遂围漳、泉。先是，都统胡图复漳、泉，经奔厦门，国轩亦弃惠州去，凡七府一时俱溃。至是，国轩复出，沿洲堡连下十余处；兵仅数千，飘骤驰突，锋锐不可当。于是都统穆赫林败于湾腰树，将军喇哈达、都统胡图败于镇北山，将军赖塔、提督段应举败于福山头。国轩遂取平和、漳平，进破海澄，斩应举及总兵黄蓝，兵士死者三万余、马万余匹，军势益振；乘胜下漳平、长泰、同安，略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邑。国轩自围漳，遣兵围泉。康王杰书时驻军福州，不敢进。已而在籍学士李光地为乡导，引赖塔兵由安溪间道出同安，泉州围解，国轩退入海澄；时出窥漳州，相持年余不决（清史纪事本末）。

七月，靖南王耿精忠奏请将部下官兵撤回安插（东华录）。

议政王大臣等议奏：福建今已底定，地方有防守官兵；靖南王既请自福建

迁移，应将王本身并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家口均行迁移。从之（东华录）。

十一月，吴三桂反，止闽、粤两藩勿撤（皇朝年表）。

十三年（永历二十八年、一六七四），三藩难作，耿精忠据福建以叛。三月十五日（李文襄年谱作二十九日），精忠传各官入府议事。总督范承谟不屈，被拘，以巡抚刘秉政为统制使，萧震为布政司，自称总统兵马上将军，移檄各府县；望风降。泉州提督王进功夜纵诸将焚劫；马惟兴劫兴化、郭维藩劫惠安，独同安城守张学尧、晋江水师营李尚文所部无犯。初，精忠遣通事王镛至台湾乞师，请以舟师由海出江南，而自统陆师出浙江；镛回言海上船不满百、兵不满万，精忠轻之。经遣协理柯平至福州报命，精忠谩应曰：『世藩来甚善，各分地自战可也』。台湾侍卫冯锡范、镇将刘国轩率舟师数十、兵数千至厦门。精忠调诸路兵出关，以黄梧为平和公。梧病疽，受印不数日，疽溃而死；子芳度遣黄翼带兵千余人，从精忠兵出关。海澄总兵赵得胜与锡范密约，以海澄降。精忠召泉州提督王进功至省，以张学尧镇泉州、花尚兰守同安。锡范等至同安，尚兰迎降，获学尧家口。学尧闻变趋回，俱降于经（海上见闻录）。

郑经至思明州，以赵得胜为左都督，封兴明伯张学尧为左先锋镇、花尚兰为仁武镇。遣人于精忠借漳、泉二府，并议拨船；精忠不许，又禁买船料货物。耿、郑交恶，精忠遣王进率部卒千人入泉州。进原为漳州副将，时提标五营不应调。王进至，与城守赖玉相结，以提标守备戴国用为爪牙，勒令王进功家眷入省。进功子藩锡与杨青等以藩锡母命召诸将议事，赖玉、戴国用、李尚文至，执之，率兵攻王进。进走登涂门楼，意气自若。提标兵无统帅，相持竟日。进恐海船至，更深整队出城而去。六月三日，范锡至，杀赖玉，分其尸。四日，绞杀戴国用，释李尚文，迎经入城。经以范锡为指挥使，暂理提督军务。遣人谕黄芳度降，封德化公、授前提督，漳属钱粮听其征给。芳度终不自安，差人间道赍密疏入京。潮州总镇刘进忠降于精忠，密请漳浦镇刘炎率兵会之；夜攻同城，续顺公沈瑞并其兵（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

七月，以郎廷佐为福建总督，以杨熙为福建巡抚（东华录）。

尚可喜遣兵围刘进忠于潮州，精忠不能援，因求救于经；经遣援剿后镇金汉忠率舟师援之。以进忠为右都督，封定虏伯（海上见闻录）。

八月，黄芳度间道赍奏，言父梧于三月病故，不得已权送敕命于精忠，仍密行招募，合旧兵共得六千余名。六月初四日，斩伪城守都督刘豹等三人，保守漳州。惟望大兵入闽救应，随往迎接。得旨：大兵由浙江、江西、广东三路进闽，黄芳度侦何处先到，即来迎会。寻芳度兄一等侍卫芳世乞随大兵进剿，救援伊弟；因授芳世为随征福建总兵官，进剿福建（东华录）。

九月，精忠遣王进以步骑三万攻泉州，并命漳浦降总兵刘炎与进为犄角。进至惠安，肆行焚掠；经命刘国轩统营兵御之。王进退屯枫亭，列营二十余里。十月，国轩至涂岭，严阵会战。进见前阵皆新募之兵，直前击之，新募兵殊死战。国轩令许耀分兵袭其营，进大败。国轩追至兴化城外而还，刘炎以兵会上。经檄黄芳度击走其兵。精忠复遣徐鸿弼会云霄镇刘成龙兵入漳浦。经以冯锡范、赵得胜督诸军迎战于罗山。右虎卫何佑挥军击之，鸿弼等败回漳浦城。锡范以冲天炮击入城，炎大惧，同鸿弼、成龙等出降（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

十二月，金汉忠一军歼于潮州。郑经遣赵得胜督军援之，与尚可喜兵战于黄花冈，广兵败走，潮围解。

经设六官：洪磊为吏官、杨英为户官、郑斌为礼官、柯平为刑官、杨贤为工官，兵官缺。置六科都事、察言司、承宣司、宾客司等。陈永华为总制，留守，兼管勇卫；冯锡范为侍卫；二卫皆亲军。薛进忠为左武卫、刘国轩为右武卫、何佑为右虎卫、施福为五军，其左右先锋及诸镇营皆听五提督调遣。凡文武事宜，皆参军陈绳武、侍卫冯锡范主之。经之来思明州也，兵饷取给于东宁。洪磊承其父遗命，助饷银十万两。至是兵众饷多，乃以六官督比绅士富民以充之。以郑省英为宣慰使，督理各府县钱粮。百姓年十六以上、六十以下，每人月纳银五分，曰「毛丁」；船计丈尺纳税，名曰「梁头」。及设各府盐引，分管盐场，以给兵食（海上见闻录）。

黄芳度奏：臣练劲卒满万，坚守漳城及龙溪五县。耿逆潜师援漳浦，臣分兵邀击，贼众大溃。郑经复遣伪侍卫赵得胜来攻漳浦。乞发大兵，不拘何路进闽，与臣会合。得旨：尚可喜即发兵应援黄芳度，康亲王杰书、将军希尔根由浙江、江西作速进剿福建。大兵一到，移知黄芳度速赴会合（东华录）。

十四年（永历二十九年、一六七五）正月（三藩纪事本末作十三年事），耿精忠遣张文韬至泉州郑经处贺正议和，送船五只。经遣郑斌报使，约以枫亭为界，始通好（海上见闻录）。

二月，永春冯眺峰寨民吕华不服征派，郑将薛进忠围之，三月不下。知县郑时英谕之出降，钉杀之，家族发淡水充军。续顺公沈瑞驻骠平，广兵来援，何佑遇于百子桥，破走广兵，瑞出降，封怀安公（海上见闻录）。

五月，郑经至海澄，遣郑斌入漳慰谕芳度。东兵入见，芳度不受命，密调回黄翼出关兵。精忠移檄召之，亦以疾辞（海上见闻录）。

六月，经自海澄移檄万松关。芳度令其下俱剃发据守，遣其兄芳泰入粤请援，自与诸将守四门。经进攻不利，援剿后镇万宏登梯中炮死，乃筑屯围之。调何佑从潮州先攻平和县，守将赖升降，诸属皆下（海上见闻录）。

十月，海澄标将吴淑以漳州降郑氏。初，淑归清，属海澄公标，黄梧待之厚。梧将死，呼淑托曰：『吾儿年少，君可保全之』。及城被困日，淑谓其弟潜曰：『我本海上旧将，公虽待我厚，我负罪于先藩实深。今世藩待我眷族尤有加，岂可反图逆命』？遂以十月六日开城，芳度仓皇投开元寺东井而死（三藩纪事本末作十三年事）。经兵入，获其将黄翼等斩之；没其家，剖黄梧棺戮尸斩首，及芳度首揭以徇众。有议发梧祖冢者，经曰：『罪止其身，于先世何与』？不许。芳泰会其兄芳世，由州汀至永定，闻漳州降，大掠而遁。经以吴淑为后提督，出江右（海上见闻录、逆臣传、皇朝年表）。

十五年（永历三十年、一六七六）五月，精忠汀州守将刘应麟以州款于郑经。经使吴淑入据之，以应麟为奉明伯，始叛盟也（三藩纪事本末）。

七月，以郎廷相为福建总督（由原任河南巡抚迁）。

九月，福建总督范承谟陷贼三年，耿精忠多方徇诱，誓死不屈。至是，与稽永仁等并遇害（海上见闻录、东华录）。

清师入闽，兴化守将马成龙以城降郑经。经令许耀率兵赴之，旋令督诸军进取福州，驻师乌龙江。耀沈湎酒色，不在军事，诸将不服。清兵渡江，或议于半渡击之，不听。既登岸，仓皇出战，败回。经乃遣赵得胜、何佑代之，屯兴化以御清兵（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

十月，康亲王杰书师抵延平，耿继美等以城降。精忠闻之，大惧，随遣精奇尼哈番刘蕴祥等赴延平献伪总统将军印，续遣子耿显祚同前赍敕被留之周襄绪、陈嘉猷迎大军。杰书抵福州府，十月朔日，令侍读学士尹泰赍免死敕谕前往。初八日，康亲王同将军赍塔督兵败贼于大溪滩下江山县，遂克仙霞关，攻拔浦城县。是时，郑经扰兴化及福州。精忠与其党武灏、沈伟、郭景汾、罗万里等搜括福宁、建宁、延平财利以饵众将，不继，伪镇李朝政驻连江县，尽勒客户民居为兵，又屡为大兵挫衄，势益穷蹙。康亲王自建阳移书精忠招降。精忠得书，犹豫未决；答书言『自愿归诚，恐部众不从，致滋变患；望奏赐明诏，许赦罪立功，以慰众心，乃可率属降』。时诸将已密谋投诚，精忠欲乘船奔海，为都尉徐文耀所胁，不得出城。至是，于初四日剃发，率文武官员出城迎降，献所属官兵册籍。寻精忠请随大兵立功赎罪，杰书以闻（皇朝武功纪盛、海上见闻录、东华录、逆臣传、连江志）。

上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伊所属官兵随大兵征剿海寇，图功赎罪。原任巡抚刘秉政等俱着来京，其藩下官员及两镇下武弁仍留原任。兵丁照额设外，其余愿效力者分隶提镇各标，愿归农者原籍安插（东华录）。

十一月，精忠邵武伪守将杨德以州款于经，经以德为后劲镇，吴淑入据之。当是时，经悉有泉、潮、漳、诏、惠、汀、兴、邵八郡之地（三藩纪事本末

)。

十二月，清兵至邵武，淑御之；大雪严寒，诸军涉溪，皆冻不能走，遂弃邵武，屯汀州。汀州前纳款于经，守汀薛进思惊惧失措；汀州镇刘应麟愿倾资助饷固守，进思不从，弃城而走。应麟奔潮州依刘进忠，病死；淑奔还岛中（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

康亲王杰书奏：耿继善前闻大兵将至，即弃邵武府遁往江西；海寇吴淑乘势取邵武城，复犯延平。伊弟吴潜率兵渡河屯浦塘迎敌，副都统伯穆赫林等率满汉官兵屡次击败之，阵斩伪总兵杨大任等，杀贼兵万余，生擒伪总兵阮信等三百四十余人，所获军器无算。伪武定将军彭世勋以邵武府降。又奏：耿精忠藩下编作佐领兵丁外，又有左右两镇兵。今福建经制及抚标兵俱照原额全设。精忠见率伊佐领下兵随大兵征剿海寇，未为不足；当节省饷银之际，其两镇官兵应请裁革。又藩下总兵官曾养性及原任温州总兵官祖宏勋俱自温州率兵至福州，祖宏勋应照刘秉政例赴京候补。得旨：俱如所奏（以上东华录）。

——录自福建通纪卷十二。

十六年（永历三十一年、一六七七）正月，郑经兵自馆头踰岭，夜掠水南，焚民居数十家；守备郑兴却之（连江志）。

康亲王杰书奏：副都统伯穆赫林等追剿海寇，恢复泰宁、建宁、宁化、长汀、清流、归化、连城七县及汀州府城，招降伪官七十三员、兵丁二千五百余名（东华录）。

清宁海将军喇哈达、平南将军赖塔等兵至兴化。时郑经诸军锐气已丧，何佑又与赵得胜不睦，疑其贰于清，得胜指天自誓，佑不之信，登台以望赵师。师溃，得胜抽蓐注射，应弦皆倒。既见佑军之不动也，叹曰：『吾不幸与若辈同事，死固宜也』。下据胡床，挽强杀数十人以死。佑蓬发奔泉州，兴化遂陷（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小腆纪年）。

二月，谕户部：闽地经海寇扰害，又遭逆贼暴征横敛，民困已极；今年钱粮尽与蠲免。其遭乱窜避人民，俱招徕还籍，各安本业。

康亲王杰书奏：副都统伯穆赫林等恢复上杭、武平、永定等县，招降伪总兵尹云龙、曾显洪、张威等（以上东华录）。

康亲王遣知府张仲举复与郑经申前议，经不从（三藩纪事本末）。

清兵至泉州，守将林定无备；城破，标将林孟、参宿营谢贵死之。定走免，诸军溃散。十九日，清兵至漳州。经仓皇登舟至华港，弃而不守；至厦门，欲回东宁，百姓号泣攀留。角宿营吴桂整兵防守，众赖以安。继而余众稍集，乃遣水师分汛而守。祭赵得胜，亲临哭之。斩薛进思（原姓名裴德）、许耀（东华录许耀已阵斩），捆责何佑、吴淑戴罪自效。诸将家眷搬回东宁。王进

功、沈瑞、张学尧等陆续起程。一时七府俱溃。经既崩剥，不知所为，国事尽委之刘国轩（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三月，康亲王杰书奏：郑经大败于兴化、泉州，遂弃漳州、海澄而遁。海澄伪副将孙绍芳、漳州伪知府程梦兰等相继纳款，宁海将军喇哈达等于二月二十日抵漳州，遂复府城及海澄等十县，闽地悉平（东华录）。

漳浦巫者朱寅，挟左道，诡称三太子；聚集海上残兵，率二百余人于十九夜袭泉州，攀堞而入，鸣鼓扬旗，从开元寺前至西街。守兵以为海兵复至，乃于双门前发一大炮。寅入城而去，人以为神，附者日众，蔓延于漳、泉属县。凡深山穷谷岩寨，无所不到，派粮以食。头裹白布，时谓之白头贼（海上见闻录）。

福建既定，康亲王杰书奏：以将军喇哈达、都统赖塔统兵同耿精忠进取潮州（逆臣传）。

汀、漳、兴、泉、邵武诸郡，以次收复。刘进忠、苗之秀以潮州碣石来归。于是海上稍靖。耿精忠奏：请入京服罪（皇朝武功纪盛）。

四月，耿精忠奏：遣子显祚入侍。命列散秩大臣（逆臣传、东华录作十月事）。

五月，令黄芳世仍袭海澄公、镇守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愈加训练，以靖海氛（东华录）。

六月，尚之信归清。刘国轩在惠州，郑经遣水师迎之，乃率所部航海而归（海上见闻录）。

九月，康亲王令将军赖塔偕精忠所属都统马九玉率将士守潮州，撤精忠还福州；诏止之（海上见闻录）。

福建总督郎廷相奏：郑经监军侍郎陈愈侯携带家口人丁自海上投诚。又奏：长泰县天柱山最为险要，山海寇贼多聚于此；臣调兵搜剿，同原海澄公标总兵魏茂等杀贼三百余名，生擒伪提督中军副将孙公等。其伪总督林凤等俱带重伤逃遁，天柱山已经荡平。又进剿东■〈土录〉、塔潭等处，击杀伪将军吴田，贼将远遁。又奏总兵黄蓝败海贼于小盈，提督段应举等擒伪将军李复贵、伪军师林日向等（以上东华录）。

十月，郑经遣何佑等至南靖小溪收兵，吴淑等至长泰筑天成寨以遥应之（海上见闻录）。

福建巡抚杨熙奏：朱统锜以前明宗室名号纠集党羽，盘踞山谷；臣已招抚伪总兵陈龙等，随遣按察使吴兴祚星赴光泽，率兵剿抚。吴兴祚设计遣投诚总兵蔡淑佯回贼营，以作内应；蔡淑随差人密报，投诚总兵陈龙复首先率众斩关夺路，官兵分道斫寨，剿杀伪弁兵丁四千五百余各，获朱统锜子朱义潜、侄朱

义质。伪总兵冯珩等势穷计迫，执朱统锜并银印一颗，兵丁三千余名。又逆贼许志远恃朱统锜犄角之势，屡抗我师；今朱统锜被擒，闻风胆落，率众投诚，计伪官一百有八员、兵九千一百余名。

康亲王杰书奏：漳州龙溪县班山、南安县五都、同安县三保溪等处，贼匪立营结寨，盘踞山谷，骚扰百姓，为害已久。臣遣前锋参领都克纳、侯马三奇、副将冯兆京、副都统纪尔他布等分率官兵，于班山等处进剿。贼众屡次击败，并招抚伪副将黄邦汉等。又奏：续顺公沈瑞为海寇执往台湾，其官兵家口散处无依，应令会集一处。上命汇驻潮州，以副都统张梦吉、宋文科统之。

福建总督郎廷相奏：朱寅勾连海寇，横肆鸱张。臣遣海澄总兵官黄蓝等会同满洲官兵三路进剿。至灌口、杨坑地方，大败贼众，连夺贼营七所，阵斩一千余名，生擒伪左营将谢良、杨德六十余员，余孽逃遁。

十一月，耿精忠藩下参领徐鸿弼（一作朝弼）、佐领刘延应、护卫吕应赐、典仪陈良栋、护军苏云会等具状遣人赴部，首精忠归顺后尚蓄逆谋凡五款：一、违康亲王令，不悉举出奸党。一、仍遣王进功潜结海寇，通音问。一、与刘进忠执手耳语，谓乞降非所愿。一、密令腹心藏黑铅药于王星家，约俟异日收用。一、遣散旧兵归农，令勿携兵器、勿留供大军；又将降前三日，杀范承谟以灭口；又遣王子玉至吴三桂处乞援。部臣以状闻，昭忠在福州同参赞大臣介山、吴弩春亦以鸿弼首词具疏入告。疏留中（逆臣传、皇朝武功纪盛）。

康亲王杰书等奏：夸兰大、杜巴等率大兵败贼朱寅等于泉州关口，总兵官侯马三奇等败贼于和平桥、草蒲港地方，副都统伯穆赫林败贼于石井、清寺等处，遂恢复之。

福建总督郎廷相奏：署游击韩六合败贼吴万胜于崇安县界，杀贼二千九百余级。

十二月，康亲王杰书奏：海寇围泉州府属小营地方，副都督杨凤翔、提督段应举领兵往援，击败贼众，生擒总兵黄忠等，水陆共杀贼三千余人（以上东华录）。

清兵围吴淑于天成寨，朱寅率众来援，吴淑突围而出。

康亲王遣漳、泉二府知府同泉绅黄志美等照朝鲜例议抚，海上不从，亦无报使（海上见闻录）。

十七年（永历三十二年、一六七八）二月，福建总督郎廷相奏：海寇水师伪总督林英等犯泉州界，提督段应举遣标下参将朱起龙等大败之于日湖等处，生擒伪总兵林耀、伪副将黄宏等（东华录）。

郑经以刘国轩为中提督，总督诸军；吴淑、何佑为副。十日，至海澄，攻玉川（一作洲），守将刘宗降；三汊河、福河、下浒等堡皆下。十八日，进取

江东桥，守将王重禄、吕韬等奔溃，遂烧断桥梁，分击漳州。援兵三战三捷，军声大振。二十三夜，取石码，遂入镇，取湾腰树、马州、丹州诸堡，军于祖山头，以逼海澄。副都统孟安等自潮来援，国轩退屯石玛，筑垣据守，仍分兵屯漳州。时总督郎廷相、海澄公黄芳世、都统胡图、穆赫林按兵漳上，提督段应举自泉州来，宁将海军喇哈达自福州来，平南将军赖塔自潮州来，其余副将朱志麟、姚公子、李阿哥等先后来援；芳世、穆赫林败于湾腰树，胡图败于镇北山，应举败于祖山头。国轩兵仅数千，倏水倏陆，飘忽驰突，满汉疲于奔命。国轩遂取平和、漳平，围海澄（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小腆纪年）。

三月一日，国轩列阵赤岭，清兵背城迎战，前虎卫林陞一军当其锋。朱寅按兵天宝山，以牵漳州之兵；黄芳世击败之，寅遁入长泰（后下海，封为荡虏将军，改名蔡义明，岁余病死）。国轩树栅双桥一带，离漳数里。满汉诸将会议，以一股同黄芳世札水头湾腰树、一股扎镇安门，安炮以断其往来水路。国轩侦知，十一日黎明焚营撤兵。漳州兵意其遁也；少顷，举帆直抵水头，登岸陟岭进战。芳世素不知兵，又与诸将不协；吴淑攻之，芳世战败坠马，遇救得免，走入漳城，病月余死。自水头之败，海澄道阻，段应举会绿旗兵及满洲兵数万，列营祖山头。十八日下午，国轩兵至，应举挥兵迎敌；何佑、吴淑等绕出祖山之背，国轩督劲卒登山冲满洲营，满兵大溃。国轩又以兵截漳州大路，满汉兵弃辎重，自相残踏，奔入海澄。国轩夜令军士凿堑，一人一丈，引江水环城外；又凿沟数里，两岸安銃守之。由是，内外隔绝（海上见闻录）。

福建水师提督黄芳世奏：海寇集其伙数万，负嵎石码城。于三月初六日，伪提督吴淑等率众二万有余上岸，副都统孟安等同臣标副将杨壮猷等率兵极力追剿，击沈贼船，贼众败退。

案此奏，饰大败为小胜。

闰三月，蔡寅拥众万余，突犯安溪。知县李钰同驻防千总王国栋等率兵役丁壮亲身督战，贼遁去，仍在山立木城踞守。署泉州城守营参将宁惟国，署提标后营游击王旭等各带兵，及该道府厅调拨民兵，并在籍侍读学士李光地募发丁壮，令弟侄等统领，并力进剿，杀败贼众，烧毁贼营，保全县城。

案犯安溪，东华录既见于去年十月，又见于此；但据李光地年谱、传志等列在本年，今削彼存此。

四月，漳州安塘报：副都统穆赫林、海澄公黄芳世等师次湾腰树，与蔡寅（即朱寅）战失利，平和失陷，贼偪潮州立营。得旨：康亲王兵既分援诸路、蒙古兵复撤回闽中，兵力似单；今浙江平靖，可于杭、台、衢三府满洲、蒙古、汉军兵内选六百名，令副都统雅塔理率赴福建。到日，听康亲王调遣。并檄

将军喇哈达、赖塔、靖南王耿精忠等交相计议，剿灭漳、潮间贼寇。

黄芳世奏：闽省变乱时，臣叔黄梧、弟芳度所部官兵，并已离散。臣抵漳之后，颇复收集，请减兵额为三千，付臣弟黄芳泰统辖。

总督郎廷相奏：海寇势焰日盛，勾连山贼，互相应援。臣标兵止二千五百，所在告警，不能分应；请增臣标兵二千五百，设立五营。今韩大任投诚之兵见给粮饷，即以此兵补入臣标，可不烦别糜粮饷。得旨：悉如所请；但韩大任之兵新经招抚，不宜聚处一军。大将军康亲王及参赞大臣将军耿昭忠及该督抚提等详议，将抚提标旧兵与新附之兵相参配合，以足兵额。统辖官员，该督选择题补。

康亲王杰书奏：奏副都统胡图、海澄公黄芳世等于闰三月初十、十一日连破漳州海贼，阵斩伪提督总兵等，焚毁贼营，获伪印札、船只、器械无算。

漳州安塘笔帖式报：海寇环围海澄，我兵失利于湾腰树，贼势益张。闻海澄城中粮已匱乏，贼复日犯漳州。

总督郎廷相奏：海贼猖獗，闽省兵单，请调江南、浙江、广东三省满汉官兵赴援漳、泉，又请调三省水师战舰，并于福建召募水卒，规取厦门。

五月，康亲王杰书奏：海澄危急，已檄驻守广东潮州将军赖塔率所部兵之半及绿旗兵赴援（以上东华录）。

逮总督郎廷相，以布政使姚启圣代之；巡抚杨熙致仕，以按察使吴兴祚代之。江南提督杨捷代段应举为全省水陆提督（海上见闻录以为四月事，三藩纪事本末以为六月事）。援兵四集，屯笔架山，以救海澄。国轩以笔架山南小寨悬崖，状如挂灯（俗呼灯火寨），下临大溪，顺流可通海澄，问谁可扼守？吴淑请往；乘夜进寨，天明寨栅完备。是月十日酉时，满营发炮攻击，连夜不绝；淑令军士穴地藏身，无死伤者。驰报国轩，以为乘夜发炮，意不在寨，当别防之。满汉兵已至祖山、岳岭，破林彪、张凤二营，凤战死，进攻林陞营；国轩援兵至。姚启圣之子姚义统韩大任兵以牛载土囊填沟，至第三重，国轩发火炮击之之满溪兵多填于堑，遂退（海上见闻录、平闽纪、小腆纪年、东华录）。

六月朔谕：康亲王杰书用兵甚为巽懦，自至浙江，安居无事，及屡降严旨督趣，始破衢州之贼，进定福建。福建既平，不事豫防固守，俾海寇登岸，遂困海澄。杰书罢庸，怠忽军纪，宜并参赞大臣严行处分。但现在出征破贼，俟师还察议（东华录）。

福建提督杨捷以闽疆剿抚需才，奏请将江南游击王嘉会、刘起龙、守备何滨、李英、张瑞、杨懋绂调闽补用（平闽纪）。

十日，刘国轩攻入海澄。段应举、黄蓝、穆赫林，希佛死之，获孟安、马

虎等满汉官三余员，皆释之，授官给俸。满兵千余，迁之东宁。海澄城中满甲二千、马八十余匹、绿旗兵守城兵计二万余，围八十三日，粮尽杀马而食，马尽，屑马骨食之，死亡及泅水而出者过半。闽省震恐，诸援兵退守漳郡。国轩议乘虚取泉州，令吴淑分兵下长泰县。国轩进兵，陷至同安。都统（一作梅勒）雅塔里走回泉州城守，何佑与江钦、杨德等十余骑至泉州，循清源山相视营地，城中兵不敢出。久之，队伍始至，札空营于平地。城中兵终不敢出（海上见闻录）。

七月，国轩水陆并进。江钦攻南安，杀守将。诸县守兵相继弃城走，遂进占泉州南门桥，载龙熇及大铳数十攻南门，城崩坏四十余丈，尽为平地。城内再筑短墙以守。城守马胜等以钉装船板，铺于地上；兵入，无蹕足处，损伤甚多。会天大雨，城竟不拔。围泉两月（同上）。

康亲王杰书奏：贼围泉州，副都统纪尔他布、提督石调声退至兴化，惠安复陷。臣随檄将军赖塔、总督姚启圣守漳州，调将军喇哈达速率兵来援泉州（东华录）。

姚启圣奏：平和失陷，臣会商海澄公黄芳泰遣参将吕孝德等进剿，大败海寇，复平和县（同上）。

八月，杨捷密奏言：福建旧制，原有专设水师提督，后因海面无警，郑氏窜伏台湾，故尔裁去。今则海寇见驻厦门，于漳、泉等处水陆交犯，狂逞之势十倍于昔。自应循照旧制，特设专员，令其统辖沿海兵将，调度水战；俾臣得以尽力陆路，一心剿御（平闽纪）。

谕：提督杨捷可专辖陆路兵，水师提督别行补授。杨捷又奏：臣向在山东，深悉山东、河南兵熟习交枪、鸟枪者甚多，乞各发千人；江南兵有熟习弓箭火炮者，亦发千人赴闽。从之（东华录）。

郑氏屯船定海，欲俟陆兵南下，为尾后之策；闽安副将田万侯同总兵林贤、黄镐、林子威等调集各路兵船往剿，于八月二十七日在赤澳、黄崎以及官塘等处三路奋击。经水师总镇萧琛议以舟寡且小，欲据上流牵制之；水师章元镇欲先发制人，率所部十舟进战，众寡不敌，阻风逆流，一军尽没。章元镇被虏入福州，杀之。萧琛退泊海坛，经召回，斩以徇，令援剿左镇陈谅、后镇陈起明督朱天贵（精忠将以舟师降）等防御北船（平闽纪、海上见闻录）。

郑氏兵焚掠五里渡及港头、起步一带居民（罗源志）。

国轩既乘胜下漳平、长泰、同安，略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邑（逆臣传以下诸邑为春间事），乃自围漳、遣兵围泉，而断漳之江东桥及泉之万安桥以拒王师。

康亲王驻军福州，不敢进。已而杨捷出兴化，复惠安；吴兴祚由仙游出永

春，与赖塔复漳平。捷遣兵袭破陈山坝，以出万安桥之背，夺其桥。而赖塔军之阻江涨者，亦得在籍学士李光地为乡道，由安溪间道出同安。捷会同参赞大臣禅布、福宁总兵黄大来、浙江提督石调声直抵泉州城，围遂解。国轩乃率二十八镇还漳州，筑十九寨，吴淑、何佑亦帅十一镇军于溪西。九月，国轩入江东桥至长泰，以二十一镇兵与满兵战于龙虎山。精忠为右拒、赖塔为左拒，胡图在前战小却，姚启圣援之亦不利。精忠故仇郑，亲督战，立斩退者三人，大呼而入。将军马某继之，阵斩郑英、吴正玺等，破营十六座，斩首四千、捕虏千二百人，亡溺以万数。国轩中炮掀坠地，有满洲披甲前蒙国轩放回，遇之，以骑授之，始走免。于是赖塔复长泰、姚仪复同安，南安亦不守，国轩泅河遁入海澄。海澄三面环海，其陆地一面复掘濠引潮，以阻清军。时出犯江东桥，列营观音山，与满汉兵军垒相望（三藩纪事本末、平闽纪、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吴兴祚奏：官兵败于白鸽岭，复永春、德化等县（东华录）。

初，郑氏将章元镇等攻掠幕浦堡，游击侯大经以兵趋救，马伤而蹶，寇将及之，千总刘某挥大刀前进，杀二人，获一人以归，侯乃免。寇尽俘男女于厦门索赎。有皮七者，前尝投诚，寓幕浦，与大户习。尝以二舟载堡民往来议赎，不取其直；贫而不能赎者，则贷而助之。诸大户亦皆赖以脱，掳者前后多归。至是，陈君翼率舟师破郑氏兵于定海，获元镇，复夺回前掠者数十人（连江志）。

郑氏将王一鹏率众啸聚于驿坂舖地方，欲阻绝要路。提督杨捷与巡抚吴兴祚定议，密遣连江营守备郑兴随征。总兵张韬率兵细探，果聚于上西、萧厝、沙格三处，乘夜进剿。官兵鏖战竟日，杀死七百有余、生擒六人，溺水者不计（平闽纪）。

十月，姚启圣遣人议抚，意欲得海澄；经不从（海上见闻录）。

十一月，京口将军王之鼎仍以将军调补福建水师提督，杨捷仍以原衔管福建陆路提督事务（平闽纪）。

十二月，康亲王杰书奏：都统赖塔等率领满汉官兵于十月二十七日败贼于柯铿山、万松关，副都统纪尔他布、总督姚启圣、提督杨捷等败刘国轩于江东桥，又败之于潮沟之间，副都统胡图败贼吴淑于石卫寨，斩获无算（东华录）。

予福建殉难南安县知县宋煜官荫（同上）。

复迁沿海居民于内地。耿精忠之变，闽省迁民悉复故土。康亲王疏请迁界以累民，罢之。至是，督抚再请迁（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

十八年（永历三十三年、一六七九）正月，康亲王杰书奏：刘国轩等率贼

兵八千至郭塘、欧溪头地方立营，欲断江东桥，以犯长泰。都统赖塔与总督姚启圣、提督杨捷等统兵直逼贼营，令副都统纪尔他布、巡抚吴兴祚等领兵击之，大败刘国轩、吴淑、何佑等，追至江边，斩首二千余级（东华录）。

郑经以朱天贵守海坛；以陈谅为水师，乘南风迅发，复犯定海。官军集船百余，由五虎门而出；大风暴起，官军收回五虎。郑氏船仍退海坛（福州府志）。

耿精忠既降，而郑氏方踞台湾、澎湖。浙江总督李之芳疏请操练战船及福建水师会剿海洋诸寇；又疏请改复枫岭营、浙闽分辖旧制（蚕尾续文集）。

思明州每月每户本输米一斗，自二月起，每户再加一斗。刘国轩请停文武俸以给兵饷（海上见闻录）。

二月，郑经兵犹据厦门、金门，上欲乘胜厚集舟师，规取二岛，以图澎湖、台湾。又以曩时征取金、厦，曾用荷兰国夹板船；特谕荷兰国王，令具夹板船二十艘，载劲兵协力攻取二岛。至是，康亲王杰书等议奏：战舰水师未备，荷兰国舟师又不能预定来会时日，势难急图。上斥之（东华录）。

康亲王杰书等奏：据总督姚启圣等启，进取金、厦须发江、浙巨舰二百艘，增闽省兵二万，迅调荷兰舟师来会，方可大举。进剿之期，必俟入秋北风起后。从之（同上）。

刘国轩、吴淑、何钻等复用船四十余只带众渡河，图攻榴山寨，并欲夺江东桥。提督杨捷会同平南将军赖塔等率兵分两翼压陈督战，官兵冲至下坑山、欧溪头各山上，郑氏从山下遯走。官兵紧追，阵斩一千有余，获盔甲、旗帜等甚多（平闽纪）。

三月，杨捷奏：会同平南将军赖塔等于下坑山等处击败逆贼，擒斩甚多（东华录）。

康亲王杰书等奏：已将征调舟师敕谕，令荷兰国人赍往；因赶塘、石碑洋诸地为海寇所阻，不得行，故未达而还。上谕诘责（东华录）。

总督姚启圣奏：伪总兵廖璠、黄靖等众据水晶坪，联络山海寇贼，为害地方。臣遣官招抚廖下岗工人璠等率伪官三百余员、兵一万二千余人，诣军前降（同上）。

国轩侦知姚启圣欲据果堂寨以迫江东桥，即同吴淑发兵入据其寨；漳兵至，击走之（海上见闻录）。

四月，陈永华启请以经子克■〈臧上土下〉为监国；时年十六，号曰监国世孙（同上）。

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奏闽海情形、水陆战守机宜。上谕：万正色剿寇洞庭，着有劳绩，今岳州、长沙诸处悉已恢复，无烦水师；且万正色闽人

，稔知水性。兹剿海寇之际，从优加太子少保，调为福建水师总兵官，率所部官兵克期速赴闽中。旋以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营务。

总督姚启圣奏：伪总兵郑奇烈率伪官五十三员、兵丁千余投诚。

双头洞系浙、闽交界，贼首陈超万等啸聚。总督姚启圣会同提督杨捷、抚臣吴兴祚于五月初九日至流江地方，水陆夹击，大败贼众，杀伤无数，获其船只器械。

五月，康亲王杰书奏：伪总统刘国轩等侵犯江东桥，平南将军赖塔等统官兵迎击，贼败走太平寨。

初，湖南用兵，令江南造鸟船百艘送岳州军前。至是，岳州既复，上谕万正色赴闽时即领在岳鸟船并水手以行；至江南、浙江，更选战舰百艘携往，以资进剿（以上东华录）。

六月，郑氏将杨忠等会合深沪，图窥犯；游击刘国兴率各营三路夹击，败之。杨忠被箭落水，擒其副将杨德，阵斩一千余名，焚毁大小船七只；斩其官四员，生擒一十八员（平闽纪）。

郑时英驻东石督饷。时禁界盐贵，居人多私来东石贩盐；时英献策，欲掘沿海盐埕，则利尽归于我。经乃檄林升、令杨忠往浔尾掘南北盐埕。忠至，舍舟登岸，连掘两日夜。竿头守将密请泉城大队兵至，四面合攻，忠力战不支，殁于海，余死伤逃亡过半。界禁既严，私贩亦绝（海上见闻录）。

七月，国轩筑浔尾寨，一夜而成；同安兵至，击走之（同上）。

八月，福建总督姚启圣奏：郑经志必不降，断不可遣人招抚。刘国轩乃贼中巨帅，颇能用兵，请赦其前罪，授以公爵。吴淑本无反志，由部将迫胁，请赦其前罪，授以侯爵。至伪总兵陈昌、林升、江钦、吴潜均请畀以总兵官，实授管事。此数人若解体投诚，则郑经势孤，海寇根株立可芟灭（东华录）。

福建巡抚吴兴祚奏：招抚伪总兵蔡冲璠等三员、伪官八十五员、兵丁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七名，招回岛民三千一百九十余名。共获大小船六十只，分拨水师营用（同上）。

九月，泉州马步数千攻东石。时施廷、陈申守东石，散卒祇三百余人。施廷被创，陈申战死，兵民赴海死者无数。泉州兵仍筑三寨，犄角以守（海上见闻录）。

江南贼吕贵、苏亮等率伙三千余众，骤犯崇安汛，据险结巢，与郑氏遥为声援。游击李英会同各营官兵暨崇安县知县金章鼓励乡壮，直下新岭，攻破贼寨木城二十六座，斩伪将谢瓚郎等五员、杀贼八百余人、生擒二十六名，搜获器械无算（平闽纪）。

十月，谕康亲王杰书曰：海寇窃踞海澄，倚厦门、金门为营窟，骑兵无所

用其力；惟藉水师楼櫓攻取，甚属紧要。今因荷兰国之船未至，故前议不行。近者，福建绿旗兵丁渐增数倍，即无满兵，止以绿旗兵丁剿灭贼寇，未为不足；见在福建满兵甚多，应即撤一半以省粮饷。但耿精忠尚在闽中，虞有意外之变；王当开谕精忠，令其陈奏请安，诣京陛见。倘精忠因王之言具奏，可令其自来；若精忠未能即行，王不可独率满兵一半先回。此事关系甚为重大，王当详筹具奏（东华录）。

国轩离漳州城五里而军。援漳兵共十余万，国轩兵亦有万余；营垒咫尺相望，指挥自如，诸军畏之如虎。国轩以果堂要地，于果堂后版尾地方再筑一寨。工未就，援兵数万齐至，锐不可当。国轩与吴淑、何佑、林升、江钦兵不满二千，奋勇死斗。日午至申，冲击数迭。国轩戒依寨，且守且战，斩章京石儿等；其余带伤以数千计，始引回。国轩时纵卒渡河冲击，身登土阜，据胡床，张盖而观之。又善用间谍，敌人纤悉必知，时谓之「刘怪子」。姚启圣遣人至海上议息兵，又说国轩使罢兵就抚，国轩巽词以谢。启圣设修来馆，悬重赏，海上文武兵将来者俱偿银有差。时诸军缺粮，国轩一切不禁，头领与兵下、长发与短发，往来循环，国轩兵额亦不缺。十一月，吴淑守版尾寨（三藩纪事本末作萧井寨），清兵筑垒环攻，淑处之晏如。身被伤，复病，时值阴雨，新筑垣垒多坏，挥左右避之，自踞床而卧。八日夜二更，墙倾压死（纪事本末作十月事）。昇至思明州，经亲临哭之，以其子吴天驷为建威左镇，统其兵。时官军战舰皆集，万正色谋于兴祚曰：『子沿海与之上下，吾张水师；以诸将之锐，方船以逼海坛，子攻其陆、吾薄诸水，破之必矣』（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小腆纪年）。

宣义将军尚之孝奏：康亲王咨称福建、江西接壤之地，尚有逆贼江机、杨一豹扰害建宁、邵武诸处，令臣速进兵剿灭。臣星夜至汀州，整顿甲兵进剿。

福建总督姚启圣奏：臣以进攻厦门、金门等岛，酌拨兵一万四千名赴水师提督万正色军前；第沿海诸汛地兵力单薄，请召募新兵补额。

福建提督杨捷奏：江西贼首伪都督吕贵等率贼三千余人犯崇汛，建宁城守游击李英破贼于岑阳山，悉歼其众（以上东华录）。

十二月，姚启圣、吴兴祚大集舟师攻厦门，题请水师克期协攻。经以林升为总督、朱天贵为副，率诸军御之（海上见闻录）。

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奏：新船虽竣，旧船尚在督修，且檄调诸路兵及炮手犹未悉至，臣先以新船配官兵赴定海训练，俟舟师臻集，水陆夹攻。上谕：江南总督阿席熙速选善用炮者二千人送该提督军前，福建总督姚启圣等亦速修整舟舰。万正色其严饬将士，凡大兵所至，务当抚绥被寇之人，毋妄肆淫掠，负朕恤民至意。

又奏：臣标前后已设官兵，尚余新募水师万余，请增置援剿左、右、前、后四镇，各设总兵等官，即以投诚总兵林贤等补授。下议政王大臣等集议行（以上东华录）。

十九年（永历三十四年、一六八〇）正月，万正色率总兵林贤、陈贤、黄镐、杨嘉瑞督舟师出闽安。郑经命左武卫林升督援剿左镇陈谅、左虎卫江胜、楼船左镇朱天贵御之。升畏官军之众也，分船三十号守海坛，自统船六十号泊泉州；天贵争之不得。二月，万正色至海坛，海船逆战。正色分前锋兵为六队，直冲而入，亲统巨舰继之；又以轻舟绕出其左右，并力夹攻，炮火齐发，击沉贼船十六艘，溺水死者三千余人，余皆溃遁至泉州。正色至围头，朱天贵以七船冲入，所向无前。俄海风大作，正色收各船入泉州港，沿海岸上安炮。朱天贵船无所取水，乃退至金门。经所亲幸施福密通姚启圣，欲为应，使降兵数百人挈眷来归，乘机举事。国轩谍知，启经收杀之，并及施济（福即施亥）。经议拨国轩兵三千，配小船直入泉港攻万正色，使人持令箭抽兵。时兵久无粮，遂溃，国轩禁不能止（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东华录）。

初，刘国轩聚屯于狮子山、玉洲湾等处，又联络乌屿桥、充龙堡各处之兵，以壮声援。提督杨捷亲带马步精兵于十七、十八两日攻乌屿桥等寨，均获全胜；复前往同安县所属高浦所安营，驰回漳州会剿，攻破玉洲、三汊河、石玛、陈州、马州、湾腰山、观音山、展旗等十九寨（平闽纪、东华录。三藩纪事本末作姚启圣事）。

郑经久踞海澄，杨捷会同将军赖塔等分水陆三路进攻，刘国轩率众堵御。官兵一面进攻、一面招降。其总兵苏侃欲降，陈昌不肯，城内自相并杀。官兵二十四日乘势攻门，苏侃接引入城，率其兵二千一百余名投诚，生擒其总兵杨吉等一十一员名。国轩与陈昌等收拾余众下海（平闽纪、海上见闻录）。

二十六日，岛中兵变掳掠。经焚演武亭，尽率诸将登舟。二十九日至澎湖，协理五军吴桂聚散卒据厦门，以待清兵（海上见闻录）。

水师提督万正色既复海坛，朱天贵遁据南日、湄州等屿。复自海坛进剿，天贵南遁。尾至平海屿，天贵复合伪将军林升驾■〈舟宗〉三百余只踞崇武屿，率■〈舟宗〉迎战。正色击沈其■〈舟宗〉二十余只，阵斩伪总兵吴丙、伪副将林勋等，克复湄州、南日、平海、崇武诸屿（东华录）。

海澄既复，郑氏将吴桂、罗士钫、吴天禄各率众投诚，并愿效力前驱。杨捷飞咨督抚将军，调拨满汉将弁配坐船只，从浔尾进兵。即令吴桂等协同官兵，从海澄一路进。二十七日，防守厦门总兵黄瑞、张雄等率众降（平闽纪）。

康亲王杰书奏：海中大定、小定地方，逼近厦门、金门，系我师必由之道；郑经遣伪将军张志屯粮聚众，欲踞此地，以与我师相拒。臣遣驻防杭州副都

统吴申巴图鲁率满洲绿旗官兵齐进，大定、小定悉行恢复（东华录）。

经回至东宁。经母董氏召经数之曰：『冯陈之业衰矣，犹有先君黄洪之刃；若辈其庸可赦乎？不才子徒累维桑，则如勿往也』（小腆纪年）！

耿精忠疏请入觐。得旨：着来京。以马九玉为福州将军，辖藩下兵（逆臣传、东华录）。

五月，东宁地有声如驴鸣，半路店雨雹大如鸡子，灾异数见（海上见闻录）。

六月，康亲王杰书奏：伪将军江机等聚众恃险，通连海寇，为福建、江西、浙江三省之害已久。今福建巡抚吴兴祚等宣示招抚，江机等率领伪官一千一百三十八员、兵丁四万三千六百二十九名投诚，各分别归农补伍。

姚启圣奏：伪总兵马兴龙就抚复叛，贼■〈舟宗〉往来铜山、南澳等处。臣密遣总兵朱光祖招抚伪将军朱天贵等，谕以如遇马兴龙，用心糜紮。今朱天贵已暗拘马兴龙父子及弟五人沉死海中，各伪镇始随朱天贵投诚（以上东华录）。

七月，郑氏部将陈永华病故（海上见闻录）。

八月，叙招抚海寇功，加福建总督姚启圣兵部尚书衔（东华录）。

谕兵部：台湾澎湖暂停进兵，令总督巡抚等招抚贼寇；如有进取机宜，明晰具奏。

姚启圣奏：伪将军杨彪（即杨一豹）率领伪官兵三万一千余员名投诚（以上东华录）。

二十年（永历三十五年、一六八一）正月二十八日，郑经卒于承天府行台。三十日，冯锡范、刘国轩调兵驻承天府，会六官议立嗣。董氏与诸子收监国印，克■〈臧上土下〉不肯与；众议以克■〈臧上土下〉乃乳母抱养之子，非亲血脉，乃缢杀之。妻陈氏，亦自杀。二月一日，董氏率世子克塽登位，时年十二；冯锡范，其妻父也。百官朝贺毕，董氏起出位，谕所以诛监国故，以世子克塽托冯、刘等竭力匡扶，涕泪沾襟。以冯锡范，为忠诚伯、刘国轩为武平侯（国轩初以破海澄功封武平伯，至是封侯），大赦国中。先是贝子赖塔与经书曰：『自海上用兵以后，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齟齬。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睽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识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薙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市之日本，于世无患、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经报书请如约，惟欲留海澄为互市

公所。姚启圣不可，议遂格。而经自兵败东归，潦倒抑郁，日近醇酒、妇人。至是卒，台人所称永历三十五年也；年三十九，凡嗣位十九年。长子克■〈臧上土下〉，实乳婢出，经以陈永华女配之；用永华言、命监国。礼贤下士，谨法令，物望归之。而群小惮其明察，经诸弟亦不利其立；冯锡范先以计罢永华兵柄，永华郁郁死，克■〈臧上土下〉失助，遂共谗诸董氏，杀之。以次子克■〈臧上土下〉为延平王，幼弱不能莅事，诸务皆决诸锡范，人心益离（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二月，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奏请开边界，俾沿海人民复业。得旨：厦门、金门诸处已设官兵防守，应如所题，照旧展界。如有奸民借此通贼者，仍令严行察缉。

叙克海坛、厦门、金门功，给吴兴祚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万正色拜他喇布勒哈番，余升叙有差。

六月，谕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郑经既死，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其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帑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七月，谕议政王大臣等：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利、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太保，前往福建。

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其万正色改为陆路提督，诺迈还京候补。

十月，施琅奏：督抚均有封疆重寄，今姚启圣、吴兴祚俱决意进兵，臣职领水师征剿事宜，理当独任，但二臣词意恳切，非臣所能禁止，相应奏闻。得旨：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吴兴祚有刑名、钱粮诸务，不必进剿（以上东华录）。

十二月，叙恢复海澄、厦门、金门十九寨功，授杨捷三等呵达哈哈番（东华录）。

初，经在厦门时，姚启圣赂其嬖人施亥，令擒经以自归，不果。及克■立，而经母董氏卒，冯锡范主国事，刘国主兵事。宾客司传为霖密约十三镇同日发难，事泄。十一月，诛传为霖及同谋商寿、陈国威，尽杀其子弟；续顺公沈瑞令自经，家属入官。国轩居台，被刺者再，都氏益惶骇不知所为。姚启圣奏：经死，子少国乱，时不可失；水师提督施琅习海道，可用。内阁学士李光地奏亦同（海上见闻录、小腆纪年）。

二十一年（永历三十六年、一六八二）正月，施琅至闽，于厦门各处调兵整船。刘国轩以铕船十九号、战船六十余号、兵六千人拨诸将守澎湖，身往来

督视（海上见闻录）。

二月，调董国兴为福建巡抚。

福建提督施琅奏：夏至南风盛发，不可进兵，请至十月大举。上命议政王大臣集议；金谓师期不便屡迁，应檄总督姚启圣、提督施琅克期于夏至后进取台湾。得旨：进剿海寇，关系重大，总督姚启圣、提督施琅身在地方，将海面形势、贼中情状审察确实，如有可破可剿之机，毋失机会（东华录）。

七月，刘国轩归自澎湖，安平镇火（海上见闻录）。

八月，福建总督姚启圣奏：闽省有绿旗兵，又有汉军甲兵，进取台湾、防守地方，业已足用，大兵宜撤回。上命将军喇哈达等尽率福建大兵还京师（东华录）。

十月，台湾饥（海上见闻录）。

福建提督施琅奏：臣于水师营中简精兵二万余、战船三百艘，已足破灭海寇；请命督、抚赶办粮饷给臣军，独任臣以讨贼，无拘时日。臣整理舟师，时加操练，但遇风利，即可进兵（东华录）。

十二月，承天府火灾，沿烧一千六百余家。米价腾贵，民不堪命（海上见闻录）。

是年，浙江总督李之芳会题枫岭营属浙、闽分辖，永为定制（李文襄年谱）。

二十二年（永历三十七年、一六八三）正月，冯锡范备兵鹿耳门（海上见闻录）。

二月，台湾米价大贵（同上）。

以金鋹为福建巡抚。

福建提督施琅奏：进剿台湾，选派水陆官兵已足办贼，平阳总兵官朱天贵所部之兵，似不必更留福建，虚糜粮饷；请发回原汛。得旨：提督施琅进剿台湾，深入海岛，朱天贵及原带官兵仍留福建，在后策应，听凭施琅调遣。

五月，刘国轩率师至澎湖。先是，姚启圣奏：刘国轩遣伪官黄学赉书至，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不藉发登岸，应否如所请？请旨定夺。上不许（以上东华录）。

六月十四日，施琅自铜山开船，大小五百余号，姚启圣拨陆兵三千随征。十五日，到八罩。十六日，进攻澎湖。国轩帅兵屯风柜屿、牛心湾，别遣林升等屯兵鸡笼屿，沿岸筑垒环二十余里，间垒列炮，星罗密布，并巨舰数十以待。诸将皆望风逡巡，惟提标蓝理、曾成（一作诚）、张胜、正黄旗侍卫吴启爵、同安游击赵邦试、海坛游击许英、铜山游击阮钦为以七船冒险深入鏖战，纵火焚舟。琅恐有失，急将坐船冲入，内外夹攻。国轩分两翼击之，集矢琅目几

殆，力战始解，琅同七船随流而出。时天色将晚，遂在西屿头洋中抛泊。明早，舟次于八罩。国轩闻而喜曰：『谁谓施琅能军？天时地利，莫之能识。诸君但饮酒，以坐观其败耳』！盖澎湖六月数起飓风，无三日晴朗；而近澎湖岛，下有老石槎枒若铁树，削利无比。凡泊舟，遇风起立破。乃停泊数日，竟浪静风恬。十九早，移至虎井；琅聚小舟于内外塹峙间，密覘形势。澎水故咸，乃王师云集，泉水忽甘，众有益奋。于是再申功令，严明赏罚。命总督陈蟒等领船五十号从东畔峙内直入四角山，又令总兵董义等领船五十号从西畔内塹直入牛心湾，以为疑兵，示以若登岸者。琅自率诸镇将，部署大船五十六号居中，分为八股排；入余船以次而进，以为后援。二十二日巳刻，南风大发，南流涌起，遂下令扬帆联进。国轩发火矢喷筒，烟焰蔽天。官军裹创力战，无生志；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流、上风之势，压挤攻击，一可当十。亦多用火器火船，乘风纵发；国轩舟焚毁殆尽，阵斩林升、邱辉、江胜、陈启明、吴潜、王隆等，兵士死者万余人。国轩见势蹙难支，遂乘小舟从北面吼门逸去。琅前锋朱天贵中炮而死，水陆官兵亦阵亡三百二十九员，带伤者千余员名。然国轩败回，群情汹汹，魂魄俱夺。先是，有道士黄性震自言能得国轩要领，启圣官以千户，使奉密书招之；国轩以书报性震，故泄之，于是上下解体。琅驻师澎湖，休劳士卒，收拾船只，为进取台湾计。下令：有戮降卒者抵死。于是诸岛投戈者数千人皆厚恤之；有欲归见妻子者，令小船送之。降卒相谓曰：『施军门肉我白骨矣』！归共传述之，台湾民众惟恐王师之不早来。克塽与锡范泣相谓曰：『民心既散，谁与死守？浮海而逃，又无生路！惟有求抚一策耳』。乃遣郑平英、林惟荣、曾蜚、朱绍熙赍乞抚书表，于闰六月八日至军前，且求听居台湾；琅不许。七月十五日，克塽复遣冯锡珪、陈梦炜、刘国昌、冯锡韩同至军前，一遵教令。琅令侍卫吴启爵及笔帖式常在同冯锡珪等前往台湾见克塽，谓之曰：『足下退居岛屿，原与三王不同（谓吴、耿、尚）。三王国家叛臣，罪在不贯；足下三世仗义于海澨，亦人所难。今若向化归德，使海宇廓清，朝廷必有格外殊恩，当不失爵禄也』。国轩曰：『澎湖之役，天也，非人也。谁敢复有异志』？遂下令兵民剃发（海上见闻录、三藩纪事本末、小腆纪年）。

八月十三日，琅至鹿耳门；国轩使人除道，迎入。十八日，赍延平王金印一、招讨大将军金印一、公侯伯将军银印五，籍土地、户口、府库、军实诣军门降。克塽嗣立凡二年，时年十五。自成功至克塽凡三世，奉永历正朔三十八年，而明朔亡。其故明监国鲁王世子桓、泸溪王慈旷、巴东王江、乐安王俊、舒城王着、奉南王燿、益王宗室镐亦诣军门降。宁靖王术桂叹曰：『是吾归报高皇之日也』！具冠服北面再拜二祖列宗，招台人别饮，舍所居为佛寺，从容

投縲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殉之（台湾府志云：术桂字天球，太祖九世孙，辽王后长阳郡王次支也）。先十日，台湾有大星如斗殒于东南。至是，施琅刑牲告于延平王郑成功之庙曰：『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人。逮赐姓启土，始为岩疆，莫敢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独琅起卒伍，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于赐姓，翦为仇讎，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则已』。语毕，投地大恸。疏请经略台湾，略云：『所有郑成功之子伪辅政公郑聪等六人，郑经之子克塽及其弟■〈与上土下〉伪恭谨侯郑克等九人，伪武平侯刘国轩、伪忠诚伯冯锡范等子弟及明裔朱桓等十七人，并绩顺公下官兵家口、海澄公家口，俱拨船配载官兵，陆续护送，归之京师，听候安插。其余伪文武各官家口，见在趣令起行。兵丁有愿入伍及归农者，听其自便。至于江、浙、闽、粤各省被获男妇，已悉令回籍。其册印札付，已次第追缴。仓库、人民、户口、册籍、船艘、军器俱令巡海道等察收，下所司知之』。克塽至京师，授汉军公，锡范汉军伯，国轩天津总兵，亦封伯，何佑梧州副将，克塽弟克■〈与上土下〉准开牛禄，叔郑聪等俱以三品、五品食俸，随旗收其地。琅受降时，由海道报捷，七日抵京；而姚启圣由内地驰驿，后二日至。上加授琅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三藩纪事本末、东华录、小腆纪年、皇朝武功纪盛、台湾旧志）。

十月，命吏部侍郎杜臻等往闽、粤、江、浙勘沿海边界，招垦荒地，复诸迁民业。初，康熙十九年六月，福督姚启圣上疏，言投诚之众，率皆前日迁徙之民。若不给与俸饷，无以安其身心；欲给之，则有限金钱，不可为继。若令归农，又多无农可归，势必复去而为盗。以臣愚虑，莫若将界外田地，尽行归还。方今海外要地，已设提督总兵大臣，重兵屯守，是官兵在外，而投诚在内，夫复何虑。且彼等乐得故土，人人有安土重迁之思，即迫之为盗亦不可得矣。至是，得旨：沿海田地，应给民耕种；其紧要地方，仍应防守。因议当行四事：察濒海之地以还民，一也；缘边寨营锋堠向内地者，宜仍徙于外，二也；海墘之民以捕鲜、煮盐为业，宜并弛其禁，三也；故事：福建漳州府通市舶，行贾外洋，以禁海暂阻，应酌其可行与否，四也。于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四府、福宁一州所属十九州岛县原迁界外田地共二万五千九百四顷零，自康熙二十年展界，至二十二年止，已经垦复四千八百八十六顷零。尚余未垦田地二万一千一十八顷零，并额外老荒七百零顷，共二万一千七百一十八顷零，并交地方官；有原主者令其复业，无原主者招徕劝垦。据州县陆续呈报，归业丁口四万八百有零，承垦田地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二顷零。其丁口花名及地荒、老数目并盐田、灶田、屯田分晰数目，听该府造册另报，令其照例起科

。惟海禁仍行禁止（粤闽巡视纪略、东华录）。

十二月，调施维翰为福建总督（东华录）。

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四月，差往福建料理钱粮侍郎苏拜会同福建督抚、提督等奏：台湾地方千余里，应设一府曰台湾，三县曰台湾、凤山、新罗，一厅曰澎湖，设巡道一分辖。应设总兵官一、副将二、兵八千，分为水陆八营。澎湖应设副将一、兵二千，分为二营。每营各设游、守、千、把等官。从之（东华录、三藩纪事本末）。

五月，调王国安为福建总督，裁浙江总督。

九月，兵部题：原任福建提督姚启圣修理兵船兵器，浮冒钱粮四万七千余两，应行追赔。得旨：姚启圣攻取台湾有劳绩，着免其追赔。

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三月，福建提督侯施琅奏请恤赏进剿澎湖伤亡兵丁。上谕：此等贫兵，早给一日恤赏，使得早受一日实惠。此后着一概速行议恤（以上东华录）。

一一录自福建通纪卷十三。

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四月二十日，台湾地大震（东溟文后集）。

以张仲举为福建巡抚。

二十六年（一六八七）三月，大学士等奏：浙江福建总督一缺已改为福建总督，然浙江、福建皆系近海地方，请仍改浙江总督为浙江福建总督，似属有益；从之。

调王新命为浙江福建总督。

丙申，以王隲为福建浙江总督。

二十七年（一六八八）九月，命台湾文职员缺准该抚于闽省见任官内拣选调补。

四月，命台湾铸钱。

五月，以兴永朝为福建浙江总督。

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六月，以卞永誉福建巡抚。

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十二月，以朱宏祚为浙江福建总督（由广东巡抚迁）。

三十四年（一六九五）二月，以郭世隆为浙江福建总督（以上东华录）。

三十五年（一六九六）七月，新港民吴球谋乱，伏诛（台湾志略）。

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四月，以宫梦仁为福建巡抚。

十一月，福建巡抚宫梦仁居官劣，着解任。以张志栋为福建巡抚。

三十八年（一六九九）二月，免福建台湾府属上年水灾额赋有差（以上东华录）。

台湾吞霄土官卓个、卓雾、亚生作乱。五月，淡水土官冰冷杀番社主账金贤等。七月，水师袭执冰冷。八月，署北路参将常泰以岸里社番击吞霄，擒卓个、卓雾、亚生以归，斩于市。初，通事黄申于吞霄征派无虚日，社番苦之。土官卓个、卓雾、亚生鸷而骁，阴谋作乱。会番当捕鹿，申约计日先纳钱米而后出。卓个等鼓众大噪，杀申及其伙十数人。镇道遣使招谕，不得入；乃发两标官兵，委常泰进剿。而新港（属台湾县）萧垄、麻豆、目加溜湾（属诸罗县）四社番（在郑氏时为四大社。其子弟能就乡塾读书者，蠲其徭，欲以渐化之。四社番亦知勤稼穡，务蓄积。又近郡治，习见城市居处礼让，故其俗于诸社为优。萧垄近海，不当孔道，尤富庶）为前导，个、雾等阻险据守，四社番死伤甚众。有献计者曰：『岸里社番穿林箐、越阔谷如飞，擒个、雾非此不可』。时岸里社尚未内附，乃遣译者入说其魁，多致糖烟银布。番大喜，自以收捕为功；绕出吞霄山后，日有擒获；官军攻其前。个、雾等大窘，逃入山内，岸里番设伏擒之；至郡，尸诸市，传首以示诸番。是役也，劳师七阅月，官军被瘴死者数百人。冰冷者，淡水内北投土官麻里郎吼婚姻也。麻里郎吼有女字主账金贤，贤将娶之，其父怜其女幼也，弗与，告贤曰：『俟长以归汝』。贤缚丈人于树而捽之，麻里郎吼以愬冰冷而泣。冰冷故凶悍，率众射杀贤；诸与贤善者皆杀之。时方征吞霄，冰冷遣使与个、雾等通。有水师百总者，巡船至淡水，闻变，潜泊海口，冰冷未之觉。百总遣他社番诱以货物，伏壮士水次，缚之，亟登舟。比诸番出护，已挂帆矣。会吞霄平，诸番以首恶既诛，因通事求抚。百总惜失其名（台湾旧志）。

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十月，以梅鋐为福建巡抚（东华录）。

是年，仁皇帝诏曰：朱成功系明室遣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敕遣官护送成功及子经两枢归葬南安，如田横故事；置守冢，建祠祀之（考曰：云归葬者，挈棺入京，行献俘礼。小腆纪年）。

四十年（一七〇一）十二月，诸罗刘却作乱，伏诛。却为管事，以拳棒自负，日与无赖恶少往来，歃血为盟。久之，其党有谋不轨者，以为非却众莫从，乃深夜燃樟脑，窃置却屋，瓦火上烛，召同盟者示之曰：『刘大哥舍中每夜红光烛天，非常兆也』。会却家神炉无故发火，众曰：『此不君、即帅耳』。却心动，穴地于舍，佯置田器，冶铁为刀鎗各械，约日举事。腊月七日，扬旗击鼓，毁下加冬营，散其兵；乘夜抵茅港尾，掠市中货。乱民及诸番乘机四出劫掠，破家者甚众。却退屯急水溪，北路参将白通隆整众御之，镇、道两标并发兵应援。越五日，官兵大集，战于急水，却大溃，生擒其党陈华、何正等。却走匿山藪，常昼伏夜出。四十二年二月，擒获于笨港之秀庄。师还，斩却于市，并其长子杖杀之，妻孥皆发配（台湾旧志）。

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十月丙午，以金世荣为浙江福建总督。

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十月，以李斯义为福建巡抚。

四十五年（一七〇六）三月，福建巡抚李斯义奏报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旱灾。上谕：台湾地方洼下，一遇亢旱，即至歉收；着将台湾等三县粮米全行免蠲。

五月，谕：闽省海疆与台湾相近，总督职任，必得才兼文武之人乃可。原任总督金世荣为人忠厚，居官虽无恶处，然无才不能治事；去年福建小有旱灾，金世荣并未举奏。其奏改海中商舶式样，虽奉准行，亦不能改，殊有忝总督之任矣。

四十六年（一七〇七）三月谕吏部：福建巡抚员缺甚为紧要，张伯行为人笃实，即在行间亦非退缩者，着升为福建巡抚。

四十七年（一七〇八）二月，免福建台湾等三县上年旱灾额赋有差（东华录）。

是年，巡抚张伯行疏请将台湾县康熙四十六年分应征额粟三万三千八百九十二石六斗零、凤山县应征额粟四万二百五十八石四斗、诸罗县应征额粟三万三千五百四十五石三斗零，于四十七、八两年带征。所征前项额粟，仍汇入各年奏销册内一并报部查核，以舒民力（正谊堂文集）。

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十一月，以许嗣兴为福建巡抚。

四十九年（一七一〇）九月，谕吏部：福建巡抚许嗣兴才力不能任事，着解任；福建巡抚着浙江巡抚黄秉中调补（以上东华录）。

五十年（一七一〇）九月十一日，台湾地震（东溟文后集）。

十月，谕福建巡抚黄秉中：台湾府属五十年应征稻谷已经征完，在官虽蠲免，于小民无益；其应征康熙五十一年稻谷，着行蠲免。

十一月，以觉罗满保为福建巡抚。

五十一年（一七一二）二月，浙闽总督范时崇等列款纠参革职福建提督蓝理贪婪酷虐，流毒士民，应请拏究。十一月，上命侍郎觉和托等将蓝理带往福建会审。至是，觉和托察审蓝理霸市抽税，婪脏累万，被害不止一家，流毒已极，应拟斩立决。得旨：蓝理应依议处斩，但在台湾澎湖对敌之时，奋勇向前，着有劳绩，着从宽免死，调取来京入旗（以上东华录）。

五十二年（一七一三），以台湾军兴，减免福建各属田租（石渠余纪）。

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十一月，以觉罗满保为福建浙江总督。

十二月，调陈瓚为福建巡抚。

五十五年（一七一六）五月，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奏：据台湾镇道详报：南北生番四千七百余口倾心向化，愿同熟番内附。得旨：着地方官加意抚恤

，倘有侵没扰害者，该督抚即行指名奏参，从重治罪。

五十七年（一七一八）二月，免福建台湾等三县去年旱灾额赋有差。

五月，兵部议准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奏台湾一郡有极冲口岸九处，应修筑炮台十一座，内中路之鹿耳门为全台咽喉出入要口、安平镇为台湾水师三营驻扎之所，旧有红毛城一座，见在补筑城垣，其余等处亦见在修葺；有次冲口岸十五处，应修炮台一十八座。再查澎湖地方实为台湾门户、金厦藩篱，有极冲口岸四处，内如妈祖澳原有新城一座，见在修葺，其余等处应筑炮台七座；有次冲口岸五处，应筑炮台三座，酌拨官兵巡守。北路之淡水、鸡笼为贩商要路，又为台郡后门，向系台郡水师左营汛地，并未安兵屯驻；请于台湾各营额兵内酌量抽调兵五百名、战船六只，设立淡水营，令北路营参将管辖，并请移兴化城守右营守备驻防淡水，于台镇标中营拨千总一员、台协左营拨把总一员为淡水营千总，每年轮流分防鸡笼。从之。

以吕犹龙为福建巡抚（以上东华录）。

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十月朔，台湾地大震。十二月八日又震十余日，房屋倾倒，居民多压死（东溟文后集）。

六十年（一七二一）四月，台湾民朱一贵作乱，总兵官欧阳凯、水师副将许云、南路参将苗景龙、游击刘得紫、游崇功、千总陈元等死之。一贵，长泰人，小名祖；游手无艺，好结奸宄。于康熙五十二年充台厦道辕役被革，居母顶草地，饲鸭为生。其鸭旦暮编队出入，愚民异之。无赖过者，辄款延烹鸭具饌，务尽欢。时承平日久，守土恬熙。台湾知府王珍兼摄凤山县令，委政次子，税敛苛虐。以风闻滥捕结会及私伐山木者二百余人，株连需索，民不堪其扰。于是凤山县民黄殿、李勇、吴外、郑定瑞等谋变，曰：『今地方官但知沈湎擗菹耳，兵民瓦解；欲举大事，此其时乎！』以一贵朱姓，可托明裔。十九日，遂奉以起事，称「中兴大元帅」，率众数百夜袭冈山塘汛。二十一日，警报至郡，总兵官欧阳凯集将弁议出兵。中营游击刘得紫请行，不许令右营游击周应龙以兵四百及新港、目加留湾、萧垄、麻豆四社土番往。应龙躯干魁伟，议论风生，故主兵重之。是日微雨，应龙率兵番行五里即止，翌日再进十五里。一贵已于是夜出槟榔林劫防汛，戕把总，掠军械；而应龙隔一水不往救。一贵乃旁掠四出，南路民杜君英等起应之。二十二日，应龙兵至小冈山遇贼，千总陈元、把总吴益等奋力掩击，一贵败走入山。应龙收兵弗追，扎二隘，但传令悬赏购杀贼者。土番性凶残杀良民，纵火燔民居，死者无数，人心激忿，各乡树帜响应。于是杜君英、陈福寿、刘国基起淡水，郭国正、翁义起草潭，戴穆、江国论起下埤头，林曹、杜蹇、林璉起新园，王忠起小琉琉，皆约一贵攻府治。君英合众袭南路参将苗景龙于下淡水，景龙败死。二十五日，应龙闻警往

救，日行十五里。越日遇敌于赤山、君英、一贵两路夹攻之。方激战，应龙遽以后队退，陈元阵歿、吴益创重佯死、周应被擒、李硕负伤走，而应龙竟回府治。一贵大队随之，郡中大震。二十七日，欧阳凯、刘得紫、许云共率师千有五百出御，列营春牛浦以待。忽军中夜惊，镇兵四散。二十八日黎明稍集，然人无战心。逾日，敌兵大至；许云跃马陷阵，敌大败。时水师游击游崇功以兵入鹿耳门赴援，遇台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眷属登舟，叹曰：『官者兵民之望，官眷逃则人心散，大事去矣』！麾众驰春牛浦。五月一日，一贵、君英合队来犯。镇兵忽内乱，把总杨泰绰号达家勇者先通贼，刺欧阳凯坠马死；刘得紫被执，许云、游崇功等十余人皆死。水师游击张彦贤、王鼎等率兵千余人、战船四十余艘扬帆出澎湖，应龙复遁归内地，台道文煊以下尽奔澎湖。

一贵既入台郡，北路贼赖池、张岳等同日陷诸罗，参将罗万仓（一作苍）死之。凡七日而全台尽失。时台中贼党剽掠村社，半在线下多被蹂躏，所未至者惟南崁以北尔。淡水营守备陈策团练义勇，固守要害，擒杀乱民范景文等；又率淡水村义民侯观德、李直三等以乡兵破一贵贼数万，斩获万许。诸罗义民陈徽等亦起兵攻复县治，旋为贼陷。陈策遣人赴澎厦请兵。一贵等开府库。有红毛楼者，故荷兰据台时所筑，旧名赤嵌城；后郑氏以贮军火，四十年来莫有启者。至是发之，得大小炮位、枪弹、硝磺、铜铁无算。一贵乃自称中兴王，号永和元年；大封其众国师、太师、公、侯、都督、将军、尚书、总兵以下千计，优伶衣冠，辉煌道上。民间为之谣曰：『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称永和，六月还康熙』。盖当日虽妇人孺子，亦知其不久也。

台中逃官及难民抵澎湖，澎协将弁皆仓皇失措，以为一贵将长驱至，亦各出眷属登舟，将窜厦门。右营守备林亮请主将掣回登舟各家属，诸将犹豫未决；亮按剑厉声曰：『朝廷以海外封疆付我等，今锋刃未血而相率委去，他日骈首市曹，宁能免乎？丈夫不死则已，死则死忠义耳！请整兵配船守要害，俟贼至决一死战。战不捷，公等归亦未晚』。乃驰出江干，申主将令，拔佩刀驱官民眷属各登岸，人心始固。时水师提督施世骠驻厦门，见难民船日至甚众，始知台变。而郡中文武窜至澎湖，喘息稍定，然后具文申报至厦，世骠即日率师出港。总督觉罗满保疾驰抵厦门，咨檄南澳镇总兵蓝廷珍。而廷珍条上进兵事宜之书至，所议悉与吻合，大喜曰：『吾调此君，平台得人矣』！责成巡抚吕犹龙调饷佐军，使廷珍总统渡台，水陆兵八千、船四百（一作六百）艘，会提督合兵进剿。六月一日师行，满保躬造海滨送之。廷珍意气激昂，从容语总督曰：『草寇不足烦区处，某一登彼岸，即可奏报荡平也』。初十日，抵澎湖，适降将吴良受一贵命谋取澎湖，赴世骠营前诈降。事觉讯之，尽吐党中情形，知其党内乱，一贵、君英互争雄长，谋相攻，百姓不附。廷珍言于世骠曰

：『群盗皆乌合不足忧。但众至三十万，诛之不胜诛，且多杀无益；宜张示止歼渠魁，余勿问。则人人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世骠然之，并戒将士登岸之日无得妄杀。十三日发澎湖，以守备林亮、千总董方为前锋，并率善水者十余驾小舟同前锋先行，于鹿耳门表记沙路，并载旗帜伏南北港。时贼以大炮扼险迎拒。十六日，舟师至鹿耳门外，先锋林亮、董芳以六舟冒死直进，遥望炮台火药累积；专以炮注攻，中之，轰发如雷，守台者死无数。众军齐集两港，悉树大军旗帜；潮水涨高八尺，廷珍率四百余艘连檣并进，直渡鯤身。敌将苏天威退保安平镇，与城守郑定瑞列队迎拒。林亮、董芳复先登陷阵，廷珍督大队继之，苏、郑败走，廷珍入镇城。次日，世骠始至。敌二次来犯，皆为廷珍击退。十八日，游击魏天锡等以轻舟载鎗炮、硝磺、烈焰于涂击埕、水仔尾等处烧贼巨舰。十九日，朱一贵遣李勇、吴外等率贼数万，驾牛车列盾为阵，复犯安平，贼目翁飞虎率所部乌龙旗冒炮火冲突。廷珍督战于二鯤身，而林亮等别以小舟载炮附岸夹攻，斩溺无算。自是，一贵等退入府治不敢出。有西港民某愿导兵由西港暗渡，出府治之背攻其巢；世骠遣亮、芳等以兵千二百往。次日，廷珍知其事，乃急言于世骠曰：『西港距府不远，呼召立应，又多竹林可埋伏；彼若以数千人分布要害，四面掩击，亮等一军危矣。宜遣将统大军继其后，方可万全』。世骠曰：『谁当此者』？廷珍曰：『非他人所能往，某不敢辞』。二十一日，率水师五千五百余，夜指西港进发。黎明在竿寮（一作官寮）乡登岸，令空舟悉回安平。诸将请其故，廷珍曰：『示军士必死无还心，今日战胜、明日直抵府治耳』。会敌在苏厝田，与林亮等正激战，廷珍严阵设伏而进。敌望见曰：『此老蓝旗帜也』！惊而溃。是夜，驻犁头标，料敌众必乘夜劫营，伏兵大败之。比晓抵城下，敌数万遁去。廷珍夜入城，秋毫无犯，民大悦；时二十三日也。自进兵至此，裁七日耳，遂复府治。廷珍报捷厦门，而世骠先于军中奏捷矣。世骠亦同抵城，获杀害欧阳凯、许云、罗万仓之杨泰、黄龙、陈碧三人，各付其子欧阳敏、许方度、罗世正等自行处死。

闰六月，总兵官蓝廷珍复分遣官兵扩清南北二路。游击刘得紫亦自贼中拔归大营，请为乡导；淡水营守备陈策率援淡水之兵南下诸罗，与大军合。北路贼党溃散殆尽。朱一贵走匿诸罗县尾沟庄（一作湾里溪），为村民擒献。惟逆党杜君英、社会三（君英子）、陈福寿、江国论等尚未获；廷珍购得一二，皆善待之，使转招其党。旬日，先后出降，与朱一贵皆槛送京师，磔死。又缉捕盐水港、红毛寮、石壁寮、下淡水、竹仔脚等处土匪，分别正法，人心大定。其败逃之游击周应龙及弃台逃回之台厦道梁文煊、同知王礼、台湾知县吴观械，诸罗知县朱夔俱讯明伏法。知府王珍剖棺梟示；游击张彦贤等亦解任，审明

定拟。先是，朝廷得世骠捷奏，大喜，赐东珠朝帽、黄带四团龙补服；又擢淡水营守备陈策为台湾镇总兵，加左都督蓝廷珍仍总兵，留台湾弹压（以上平台纪略、圣武记、皇朝武功纪盛、二希堂文集、东溟文后集、台湾志略、清史纪事本末）。

七月，福建巡抚吕犹龙奏报：总督觉罗满保丁母忧。得旨：台湾新经恢复，一切整顿地方及调补官员等事急需料理，满保着在任守制。

水师提督施世骠奏：台湾所属南北两路地方，距府治遥远；臣抵台湾，随调参将林政等带兵进剿南路，游击林秀等带兵进征北路，再遣游击朱文等直趋北路朱罗山后追捕贼党。今据林政等报，南路贼众与台湾耕种粤民构难，于六月十九日在漫庄地方被粤民杀败。迨官军继至，乘势追捕，贼目郑廷瑞等已被千总阮钦、把总李兴盛等擒杀，余伙尽皆逃散。据林秀等报，北路贼众于六月二十八日在大木降地方被官兵截杀，死者甚多，余众悉降（以上东华录）。

八月十三日，台地怪风暴雨，屋瓦齐飞；风雨中流火条条，竟夜烛天。海水骤涨，所泊台港大小船击碎殆尽，或飘上平陆。拔大树，倾墙垣。翌日霁，郡无完宅，压溺者千数。以风灾奏闻，发帑开仓大赈。施世骠终夜露立风雨中，疾作，以九月十五日卒于军。事闻，给还所降之级，并加宫保。所借藩库银一万两，着赏给，不必偿还。调广东提督姚堂代其任。时廷议移台镇总兵于澎湖，而设陆地副将于府治，裁水陆两中营归内地。廷珍力争不可，提臣姚堂亦以为言。乃仍令总兵镇台、副将驻澎，特命满汉御史各一员岁巡台湾，察民疾苦（平台纪略、圣武记）。

十月，上谕大学士等：台湾驻扎之兵，不可令台湾人顶补，俱将内地之人顶补。兵之妻孥毋令带往，三年一换。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员前往台湾巡查，凡有应条奏事宜亦可条奏。至地方事务，御史不必管理（东华录）。

冬，命择台臣廉静有才识者往巡视台湾，黄玉圃承命以行（望溪集）。

免台湾等三县风灾额赋有差（东华录）。

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六月，以石文焯署福建巡抚。

十月，以黄国材为福建巡抚，以李树德为福州将军。

十二，着宜兆熊前赴福州，署理将军事务（以上东华录）。

世宗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正月，台湾逸盗杨合谋作乱，总兵蓝廷珍遣兵捕获之，余党悉散（台湾旧志）。

四月，中营千总何勉获逸贼王忠等，伏诛。忠等，一贵余党，逃傀儡内山。廷珍令外委郑国佐、林天成召番通事章旺入内山谕番众，不许窝留；于是忠等不敢复入番界。勉备历险阻，访知踪迹，遂擒忠及刘富生、陈郡等解省正法。诏授勉守备，寻升北路营参将，准袭两世拖沙喇哈番（台湾旧志）。

增设县一，曰彰化；并增设淡水厅（同上）。

设淡水同知主北路捕务，与彰化知县同城（沈文肃公奏议）。

八月，兵部议叙福建官兵克复台湾功。得旨：总督满保着兼兵部尚书职衔，提督施世骠着给与世袭一等阿达哈哈番，总兵官蓝廷珍着给与世袭三等阿达哈哈番；水师营副将许云阵亡，着给与世袭拜他喇布勒哈番；参将罗万仓、游击游崇功俱系阵亡，着给世袭拖沙喇哈番；总兵官欧阳凯着追赠太子少保，参将林亮着给拜他喇布勒哈番，游击董芳、守备何勉俱着给拖沙喇哈番。

三年（一七二五）正月，浙闽总督满保奏：台湾陈阿难、益难等六社生番归化，每岁照例以鹿皮代税。下部知之。

三月，觉罗满保奏：台湾及山后七十四社生番归化。

添设福建台湾府及彰化县儒学教谕，诸罗县罗汉门地方归台湾县辖。

七月，以宜兆熊为福建总督，调毛文铨为福建巡抚。

十月，调高其倬为闽浙总督。

四年（一七二六）七月朔，谕：毛文铨奏福建阙米，有土棍抢米之事。此省上年奏称丰收，并未云荒歉。且据黄国材称，福建积穀见有一百六十余万石，而毛文铨乃奏请于江西采买米石。黄国材、毛文铨当日两人之交代，种种不清可知矣。满保、黄国材在福建多年，诸事善于掩盖弥缝，或毛文铨被其所愚耳。至福建地处极边，米穀应作何贮备，着九卿会议具奏。寻议福建地处海滨，福、兴、泉、漳四府人多田少，皆仰给台湾之米；自严禁奸商贩米出境之后，民食常苦不足。雍正二年，奉旨饬发台湾仓穀每年碾米五万石运赴泉、漳平糶，今请再动正项钱粮，运米十万石存贮边海地方。至台湾商贩任许至福、泉等府贸易，其米船出入海口，设禁巡防，应令该督抚另行详议（以上东华录）。

是年，台湾水沙连社番骨宗等戕杀民命，总督高其倬遣台湾道吴昌祚、北路参将何勉讨之，寻擒贼正法（台湾旧志）。

六年（一七二八）正月，调朱纲为福建巡抚（东华录）。

七年（一七二九）二月，高其倬檄台湾道孙国玺、台湾镇王郡讨平山猪毛社番（台湾旧志）。

设福建观风整俗使一，从礼部右侍郎蔡世远请也。刘师恕补授内阁学士，为福建观风整俗使。

三月，高其倬遵旨题覆：原任台湾府凤山县知县萧震，向因命案迟延，经前抚臣题参革职。查萧震居官勤力，人亦朴直。但因伊父母年俱八十，时时思忆，精神渐减，以致办理不及从前，请革职留任。得旨：凡官员等有父母年高而补授略远地方者，经朕闻知，皆曲体其情，改用近地，使之便于迎养，或得

音问时通。萧震既有八旬之父母，该督抚即应据实陈奏，俾得遂其私情，专心办理公事，方为大臣爱养人材之道；乃隐不奏闻，致罹削职，甚为屈抑。萧震着回籍省亲后来京赴部引见，朕再降谕旨。

命高其倬来京陛见，以史贻直署福建总督（以上东华录）。

八年（一七三〇）七月，台湾地震；八月十日又震（东溟文后集）。

九年（一七三一）十二月，彰化大甲西社番林武力等聚众为乱，台湾镇吕瑞麟讨之（东溟文后集、台湾旧志）。

十年（一七三二）三月，凤山流民吴福生乘北路番变未靖，与商大概等谋抢陴头。总兵王郡遣游击李荣应援。福生等于二十八日夜焚冈山营，二十九日复焚旧社汛，四月三日夜聚攻陴头。王郡探知陴头贼炽，四月，留中营游击黄贵守府治，自率兵夜发。五日辰刻抵陴头，即与参将侯元勋等三路夹攻，自辰至未，战数合，贼大溃。越数日、福生、大概等三十余贼俱擒获，解省伏诛。六月，总督郝玉麟调吕瑞麟回府治，王郡升任福建陆路提督，讨大甲西社番林武力等，寻擒获正法。凡四阅月，北路平（同上）。

十三年（一七三五）十月，彰化柳树湍、登台庄生番肆出焚杀，副将靳光瀚、同知赵奇芳缉获眉加腊社番巴里鹤阿尉等正法（台湾旧志）。

台湾平后，雍正年间有请建城垣者。谕云：台湾非内地比，此次之易于收复，亦因贼无险可据；设有城垣，贼必负隅抗拒，更费兵力矣（郎潜纪闻二笔）。

——录自福建通纪卷十四。

### 卷三

高宗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八月上谕：将台湾四县丁银悉照内地之例酌中减则，每丁征银二钱；从乾隆元年始，永着为例（台湾旧志）。

二年（一七三七）四月谕：朕查澎湖系海中孤岛，并无田地可耕。附岛居民，咸置小艇捕鱼，以餬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立为独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及许良彬到任后，遂将此项奏请归公，以为提督衙门公事之用。每年交纳，率以为常；行家任意苛求，渔人多受剥削，为沿海穷民之累。着总督郝玉麟永行禁革。其见在捕鱼船只，飭令该地方官照例编号稽查。此项陋规既裁，若水师提督衙门有必不可少公用，着郝玉麟将别项银两酌拨数百金补之。

三年（一七三八）二月，设台湾北路义胜、永胜二寨。

九月，裁浙江总督，复设巡抚，仍归闽浙总管辖。以福建总督郝玉麟为闽浙总督，以王仕任署福建巡抚。

十月，免福建、台湾、凤山等厅县贖额征社饷，减征台属各县番地贴饷银之半。

四年（一七三九）七月，调宗室德沛为闽浙总督。

五年（一七四〇）三月，命台湾调补人员毋限年分，并准随时拣发。

五月，以王恕署福建巡抚。

六年（一七四一）五月，免台湾逋赋。

九月，实授王恕福建巡抚。

七年（一七四二）三月，王恕以广东按察使任内改招解任，以刘于义为福建巡抚。

四月，那苏图授闽浙总督。

十二月，命严查台湾汛口私载。

八年（一七四三）二月，以孙嘉淦署福建巡抚。

四月，以周学健署福建巡抚。

十月，实授周学健福建巡抚。

九年（一七四四）三月，禁台湾武职任所置产。

八月，谕台湾升垦田园仍照同安则例分别上中下征收。

十年（一七四五）九月，命台湾府属编征本色，照内地正供一体普蠲。

十一年（一七四六）九月，以喀尔吉善为闽浙总督。

十二年（一七四七）正月，准福建商民赴台湾贩运米穀。

四月，命福建筹备台湾积贮事宜。

九月，调潘思榘为福建巡抚。

十七年（一七五二）三月，调陈宏谋为福建巡抚。

六月谕：台湾彰化县凶番戕杀兵民一案，督、提所奏，据该地方文武禀报互异，俱未得实情。立柱、钱琦见差巡察，久之未奏；因传旨询问，并令察访确情。今立柱、钱琦覆奏，仍属枝梧，未得实情。立柱、钱琦着交部议处。台湾文有道府、武有镇营，足资弹压；巡察三年更替，徒拥虚名，事权则不如督、抚，切近又不如守、令，所有巡察台湾御史，着三年一次命往，事竣即回，不必留驻候代，着为例（以上东华录）。

台湾地震（东溟文后集）。

十八年（一七五三），免台湾风潮冲陷田园五百四十余甲（石渠余纪）。

十九年（一七五四）五月，调锺音为福建巡抚。

二十年（一七五五）六月，免福建诸罗县民远年垦荒罚项。

九月，准台湾府彰化县水沙连、淡防厅拳头母山开垦升科。

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七月，调杨应琚为闽浙总督。

二十三年（一七五八）正月，周琬着调补福建巡抚。

三月，以吴士功为福建巡抚。

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四月，闽浙总督员缺，着杨廷璋补授。

二十六年（一七六一）五月，以定长为福建巡抚。

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六月，调苏昌为闽浙总督。

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二月，调李因培为福建巡抚。

九月，闽浙总督苏昌奏：台湾攸武乃社凶番不靖，经臬司余文仪等带同文武员弁率领兵勇，于八月二十七日往蛤仔难进剿，擒杀番众三百余人；余匪四散奔逃，势已胆落。即附近屋鳌、狮子等社生番，亦不敢结连帮同拒敌。臣见在批令该司镇等或假以招抚，诱令投首；或直捣巢穴，尽歼其众，务使海疆宁谧。得旨嘉奖。

十一月，以台湾熟番户口众多，淡水、彰化、诸罗一厅、二县所属番社，应设立理番同知，将泉州府西仓同知一缺裁改为台湾府理番同知。

十二月，闽浙总督苏昌奏：屋鳌、未毒、狮子等十三社俱系内山生番，近见攸武乃社凶番被剿，官兵路过，各社秋毫无犯；众社番畏威怀德，俱请输诚归化，每社每年献纳鹿皮四张、小米四石，以作税粮。

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正月，调鄂宝为福建巡抚。

以崔应阶为闽浙总督、富尼汉为福建巡抚。

三月，调锺音为福建巡抚。

七月，调崔应阶为福建巡抚（以上东华录）。

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正月谕：据鄂宁参奏台湾总兵王巍于贼匪黄教竖旗焚杀一案，措置乖张，畏葸退缩；且心存讳饰，屡次捏报，仅将守备刘国梁揭参，希图卸罪。请旨拏解质审等语。王巍前已降旨革职，着即拏解来京，交军机大臣严审定拟具奏。守备刘国梁等有应行质讯之处，并着鄂宁遴委妥员，一并押解来京，听候审讯（东华录、台湾志略）。

四月，福建巡抚员缺，着温福补授；温福未到任之先，着崔应阶兼署巡抚事务。

谕：吴必达办理黄教一案，并不亲督弁兵上紧剿捕首犯，殊负委任。着革去提督，降补台湾镇总兵，仍革职留任，责令克期擒获贼匪，以观后效。如再不知奋勉，即重治其罪。所有福建提督员缺，即着叶相德补授。

六月，查明崔应阶奏报台湾贼匪黄教等已就杀获一案，俱系买线缉捕，并无当场杀获之功。其捏报冒功等员，降黜惩办有差。

十月，禁福建广东民人私赴台湾；其已经流寓者编设保甲，毋任藏奸。

三十五年（一七七〇）闰五月，福建巡抚着锺音署理。

十月，以锺音兼署闽浙总督。

三十六年（一七七一）正月，免福建台湾府属本年额征粟米。

三月，富明安着补授闽浙总督，即赴新任。

五月，着锺音补授闽浙总督，其福建巡抚员缺，着余文仪补授（以上东华录）。

三十九年（一七七四）三月，台湾地大震（东溟文后集）。

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四月，谕锺音：嗣后台湾文武各官，无论年岁若干、有无子嗣，如有愿带眷口者，俱准其携带；其不愿带者，亦听其便，着为令。

案养吉斋丛录误作是年命停止携眷，不从。

十月，以德保署福建巡抚。

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五月，以普蠲天下钱粮，免福建台湾府属官庄租息银两十分之三。

四十四年（一七七九）二月，以增福为福建巡抚。

五月，以富纲为福建巡抚。

十月谕：台湾道、府期满调回者，即与遴调之员对调，着为令。

四十五年（一七八〇）二月，免福建台湾府属本年额穀。

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三月，停止台湾捐监例。

杨魁因病解任，调雅德为福建巡抚。

九月谕：陈辉祖查抄王亶望贓财，吞没金玉；陈辉祖着革职拏问。所有闽浙总督员缺，着富勒浑补授。

四十八年（一七八三）正月，刑部以台湾械斗首犯谢笑之子谢长等核拟具奏。谕：向来大逆缘坐人犯应行问拟斩决者，俱降旨从宽，改为斩候；秋审时亦不予勾，以昭法外之仁。但此案谢笑因漳、泉二郡民人构衅，辄敢倡议写帖，纠聚庄民械斗焚掠，与反叛无异，见在首伙各犯拏获治罪者已有二百余名。至彰化、诸罗各庄被奸民焚抢杀害者又不知若干人，皆由该犯起意纠聚酿成大案，实属罪大恶极。该犯之子谢长与寻常逆案缘坐者不同，着即照大逆缘坐律，即行处斩；交该督、抚派委妥员解往台湾，于犯事地方正法示众。

五十年（一七八五）七月，调富勒浑为两广总督，以雅德为闽浙总督、浦霖为福建巡抚。

以徐嗣曾为福建巡抚、伍拉纳为福建布政使。

五十一年（一七八六）三月谕：前因柴大纪差弁贓折属令分日呈递，意存取巧，恐于台湾重地，难以胜任，是以将该员调补汀州镇总兵。其台湾总兵，以陆廷柱调补。今柴大纪于生番滋事一案，督率弁兵进山搜剿颇为出力，且

歼戮凶番甚多，远近番众自必惮其威名，闻风敛戢；柴大纪着仍回台湾镇总兵之任，其汀州镇总兵即着陆廷柱调补（以上东华录）。

十一月二十七日，乱民林爽文陷彰化县。爽文，漳州平和人，居彰化大里杙庄。少充县捕，寻弃去，与匪徒潜行劫掠。大里杙去县城五十里，逼近内山，地险族繁，恣为盗贼藁，吏不敢问。先是，闽、广间奸营结党，有所谓天地会者；漳州人严烟渡海傅会，爽文与刘升、陈泮、王芬及淡水王作、林小文、诸罗杨光勋、黄锺、张烈、叶省、蔡福、凤山庄大田、庄韭等均入会。光勋为杨文麟长子，文麟幼子妈世与光勋不和，创雷公会与之敌。是年七月，台湾道永福、知府孙景燧闻其事，密飭文武员弁严缉。石榴汛百总陈和，获黄锺、杨文麟及文麟子杨狗等解县。越数日，和又获张烈械之。摄诸罗县台防同知董启埏释放狗，狗遂约会匪劫斗六门，夺烈而去，和被杀。永福与总兵柴大纪率兵驰赴诸罗，擒数十人，搜得姓名会簿。首犯光勋逃逸，旋为摄彰化县台防同知刘亨基所获。永福、大纪审鞫，光勋等十八人皆斩诸市；烈等余党遂窜入大里杙啸聚。是月初旬，大纪巡视彰化，烈党方竖旗起事；北路理番同知长庚请大纪驻镇，不许。即日旋府，命游击耿世文领兵三百同景燧赴彰化。景燧至，促新县令俞峻、副将赫升额与世文往捕，驻营五里之大墩，勒村民擒献；否则村且毁，先焚无辜数小村恠之。爽文因民之怨，集众夜攻营，杀升额、世文、峻及千百总兵等数百人。时彰化守兵仅八十人，景燧、长庚纠集番众掘濠插竹，同都司王宗武、原任知县张贞生、署典史冯启宗、丁艰典史李尔和分门戒严。而城中有与贼通者，开门纳之。贼入城，拘景燧。亨基被杀，一女满姑尚幼，有贼扶之出，姑切齿痛骂，贼以刀割其舌喷血，大恟而绝。刘氏死者十三人。启宗守监门，为监犯杨牛所害。长庚有膂力，与贼战，手刃二贼；贼磔之，沈其首于濠。宗武及其子死于署前。贼拥景燧至演武厅迫降，景燧以大义斥之，遂与亨基幕友孙南容、施琪、范辉同死（圣武纪、皇朝武功纪盛、警记）。

十二月朔，陷淡水；同知程峻自杀，峻长子必大怀印从八里坌内渡。贼共推爽文为盟主，伪号顺天；以彰化县署为盟府，胥吏刘怀清为彰化知县、刘士贤为北路海防厅、王作为征北大元帅、王芬为平海大将军。六日，陷诸罗县。大雾弥漫，竟日不散，贼蜂拥而入，杀摄县事董启埏、前署知县唐鉴、典史钟燕超等。府城闻大墩及彰化失守，令游击李中扬领兵三百人往援。中扬扶病至诸罗，亦死之。贼既得诸罗，争掠财货，视府城为掌握中物，日聚党饮酒演优。永福遣教授罗前荫等赴凤山招粤义民、同知扬廷理代府事招坊市义民，三日中得八千人，复至海口招长年水手一千余人，并调熟番一千人，鸠集工匠整造器械，以备战守。台地沙土浮疏，不时地震，城无砖石，皆掘濠树竹为城，府

城亦树城也。廷理请大纪出兵，大纪令副将林光玉率二百人往；至铁线，闻贼盛，退回三坎店。七日，大纪领兵出城；八日，至湾里溪，不能进，回守盐埕桥，距府城五十里，扼水陆交。九日，贼众猝至，兵民力御之，贼愈败愈多。营中贮大铜炮一，乃前出自海中者；火以击贼，死无算，遂遁。义民李安善，广东嘉应州监生；以父文焕平朱一贵功授职，居北庄。及爽文攻诸罗，安善在彰化岸里社捐资招募民番，乘贼攻府城，遂与张贞生、百总陈邦光复彰化城，获贼杨振国、高文麟等，槛送内地伏诛。匪徒焚庄抢掠，胁从者众；安善赴鹿港军营领铅药，彰化空城仍为贼据，并力攻北庄。安善回至中途，为贼所执，挟归大里杙，不屈死之。淡水同知幕友寿同春，贼素重其名，不杀，请受计。同春诡许之，密约竹塹巡检李椿、书院掌教孙让纠合义民万余，扬言内地大兵已到；贼众疑散，遂复塹城，擒贼王作及余党斩之。

十三日，南路贼庄大田从龟山入凤山县城，纵火；知县汤大奎、典史史谦死之。参将瑚图里弃印驰至府城，永福遣典史易凤翔内渡请兵。爽文率众合南路贼图攻府城，廷理与守备王大植四路巡哨，遇贼结队往攻盐埕，战于大湾塘；千总沈瑞死之，廷理收军回城。贼党伏东门民房，取蔗林枯藤灌硫磺等物密置竹根木栅旁，谋以二十九夜半绕城纵火突入；终夜大雨滂沱，火不得施。翼日，廷理率义勇二千出小东门、游击左渊率义勇二千出小南门，守备邱成能、李步云斜冲贼阵；贼中鎗炮及藏匿蔗林焚死者无数，擒其党陈允等十余人，城守始固。凤山所属粤民一百余庄分港东、港西两里，以平一贵乱，号怀忠里，建忠义亭。当罗前荫等赴庄招集义民，贼遣其党亦至，即斩之以徇；选壮丁八千余人，分为六队，推举人曾中立总其事，牵缀贼势。南路贼退守南坑仔，北路贼聚大目降等处。

五十二年（一七八七）正月，水师提督海澄公黄仕简率兵由厦门渡海入府城，陆路提督任承恩由蚶江渡海入鹿港，副将徐鼎士由闽安渡海入北淡水。仕简檄大纪北取诸罗、郝壮猷（海坛镇总兵）南取凤山，各率兵二千。大纪连战破贼，复诸罗。壮猷南出二十里阻贼，顿兵五十日，始进凤山，城已空，招民复业，贼混其中，官吏不觉也（以上皇朝武功纪盛、圣武记）。

二月谕：原任山东按察使杨廷桦曾任台湾道，且在闽省年久，于该处情形自所熟习；其获咎因监犯越狱，究非私罪可比，前已有旨交与李侍尧带往差遣委用。即着杨廷桦补授台湾府知府，仍带革职留任；并传谕常青，俟李侍尧到后，即令杨廷桦渡台接印任事（东华录）。

命常青督师渡台剿贼，以李侍尧为闽浙总督、柴大纪署理水师提督、郝壮猷署理陆路提督。先是，提督黄仕简、任承恩渡海后，观望失机；大纪督率官兵、义民收复彰化、凤山、诸罗、鹿仔港、竹塹等处，郝壮猷在南路亦颇有斩

获。帝闻之，故解仕简、承恩任，而有是命（续东华录、清史纪事本末）。

免福建台湾府属本年额赋（东华录）。

三月十日，凤山城复陷，游击郑嵩死焉，壮猷遁归府城。承恩至鹿港，距大里杙贼巢仅四十里，亦不敢进。爽文之乱也，适当漳、泉二府人械斗之后；爽文既漳籍，泉人不从乱。贼遣伪官来鹿港收税，泉民林湊等起义，一鼓擒之，故鹿港海口未失，贼所畏惟泉人也。及水、陆两提督兵至，泉人争思助官兵杀贼；两提督不知驱策，彼此观望，坐失事机。上闻之，改授江南提督蓝元枚为福建陆路提督。时谕旨谓大纪、壮猷因仕简、承恩等观望，不无效尤，解大纪署任（圣武记、续东华录）。

谕：福建陆路提督，前因柴大纪守城出力，本欲将伊擢授。但柴大纪于林爽文等滋事之先，不能豫为防范，以致逆匪蔓延，本即有罪；且台湾原设兵额一万余名，该镇督率守城之兵不过一千余名，此外兵丁见作何用，并未据柴大纪奏及，实有应得之咎，不当复邀优擢（东华录）。

四月，命总督常青为将军，督办台湾军务。复调广东兵四千、浙兵三千、驻防满兵一千，以福州将军恒瑞、陆路提督蓝元枚为参赞。寻改授元枚水师提督、柴大纪署理陆路提督，逮治黄仕简、任承恩、郝壮猷等，寻斩壮猷以徇军中（圣武记、续东华录）。

五月，常青、恒瑞至南路，离府城十里，遇贼万余；甫交绥即退，又请增兵。贼以其暇，得蚕食各村，胁其不从者辄焚劫。于是泉人亦附于贼，旬日十余万，庄大田驱以攻府城。其党锡舍攻大南门；番妇金娘以画符为女军师，攻小东门；北路贼许尚等分攻大、小北门。锡舍弟达德劝锡舍降，遣庄允赴府告其族庄子才；为廷理所执，审问得实，使子才作书谕之。锡舍乘间由大南门入，常青令率党出城建功，大田犹不知也。贼四面攻城，及夕将退，锡舍倒戈相向；廷理等乘势追杀，贼大败走。锡舍仍往扎大湖；自是贼匪或时出侵扰、或假道攻击，俱先期预知者，锡舍败其谋也。林爽文攻诸罗；诸罗据南北之中，爽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围，昼夜不息，赖大纪力守之，为府城屏蔽。又攻盐水港、鹿仔港以断府县饷道，大纪皆分兵击夺之；决其堰涧，破其炮车，以守城兵四抗贼数万，先后百余战，屡擒伪降谋内应之奸细。又因粮于贼，屡出奇兵，夺其峙积。上以大纪用法严明，命载入行军纪律，为各省法，授参赞大臣。常青遣总兵魏大斌、参将张万魁、游击田蓝玉、副将蔡攀龙、贵林等三次往援，皆为贼所截，张、魏、田、蔡仅得入城，损兵大半，贵林及游击杨起麟皆被戕于贼。诸罗围日密，城中以地瓜、野菜、油■〈米凡〉充食。大纪告急之文，用小字书寸纸，募人间道夜行，始得达府。常青复催恒瑞自府城、总兵普吉保自鹿港进援，各有兵五、六千，畏贼势不敢进；恒瑞复张皇贼势

，奏请兵六万。上知诸将不足恃，诏解常青、恒瑞之任（皇朝武功纪盛、圣武记）。

六月谕：柴大纪自驻守诸罗以来，屡次将贼败退，实属奋勉可嘉；柴大纪着即补授福建陆路提督。但柴大纪任台湾总兵已经数年，于该处情形较为熟悉，将来剿贼完竣，所有善后事宜，正须该提督随同常青悉心筹办；柴大纪着以陆路提督兼管台湾镇总兵事务，所有福建陆路提督事务着常泰暂行署理。

调陕甘总督嘉勇侯福康安乘驿来京，面授方略，疾驰赴台为将军。七月，以内大臣超勇侯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声言调兵十余万。柴大纪赏给壮健巴图鲁名号、蔡攀龙强胜巴图鲁名号（皇朝武功纪盛、圣武记、韞山堂文、续东华录）。

八月谕：蔡攀龙自到台湾，屡次奋勇杀贼，着有劳绩；海坛镇总兵员缺，即着蔡攀龙补授，以示奖励。

九月谕：据柴大纪奏，官军在诸罗城外剿杀贼匪，城内绅耆铺民挑送饭食、凉水，兵丁得不饥渴。又据常青、李侍尧等奏，牌腹村义民运粮接济诸罗城中各等语。前曾降旨蠲免台湾本年应征钱粮，着再加恩，将五十三年分台湾府属应征钱粮亦概行豁免。

谕：福建水师提督员缺，着柴大纪调补；其陆路提督员缺，即着蔡攀龙补授，并着授为参赞（以上东华录）。

十月，所调蜀番及粤西兵五千先至。有旨：官兵不必至府城，当即向鹿港进发。福康安中途闻贼势盛，奏请增兵而后进；上严饬之，命颁内库所藏右旋螺带往渡海。会飓风，不得渡，守风于崇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顺风，一昼夜数百艘尽抵鹿港海口，橈竿如栉，列数里。贼闻之，不测多寡，谓真有十万兵至，始惧，各村庄被胁者望风解散。大兵声言直捣贼巢，而阴趋县治（皇朝武功纪盛、圣武记）。

谕：成都将军鄂辉见在带领四川屯练兵丁赴台湾剿捕贼匪，鄂辉久历行阵，于军旅较为谙习，亦着授为参赞，协同福康安筹办进剿。

初，上命柴大纪捍卫兵民出城，再图进取。十一月，大纪奏言：诸罗为府城北障，诸罗失则贼尾而至府城，府城亦危。且半载以来，深壕增垒，守御甚固；一朝弃去，克复甚难。而城内外义民不下四万，实不忍委之于贼，惟有竭力固守待援。上览奏堕泪，诏曰：大纪当粮尽势急之时，惟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兹？其改诸罗县为嘉义县，封大纪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加太子少保衔；并令浙江巡抚以万金赏其家。

八日，福康安等起行。大兵六千，义勇千余，遇贼仑仔顶。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数十冲贼阵，矢无不中，贼披靡。海兰察笑曰：『此一群犬耳，何畏』

！遂怒马杀入。贼分伏竹蔗林邀截官兵，官兵五队分战，再败之牛稠山。即日，海兰察抵嘉义城。次日，福康安亦至；复乘胜追贼，克之于斗六门，遂捣大里杙。大里杙已筑土城，颇坚整；贼犹万余迎敌，乘官兵未集，先来万炬索战。官兵千骑伏沟塍闲，铙矢从暗击明，发无不中；贼遽灭火，鸣鼓来攻。复寻鼓声击之，贼旋败旋进，步骑鏖战竟夜。黎明，遂克其巢。爽文已携家走集集埔，乃通生番隘口也；据溪岸垒石环数里。

谕：嘉义县城被贼攻围已阅半载，而民人等共知大义，帮同官兵奋勇把守，久而益坚；着再加恩将嘉义县五十四年应征钱粮再行豁免（以上东华录）。

十二月五日，官兵攻集集埔，伐箐腾险而上，杀贼千余；又破余贼二千于小半天。爽文先匿其孥于生番社，而自与死党数十窜箐谷。十三日，先获其孥（皇朝武功纪盛、圣武记）。

谕：福康安等调度有方，用能克敌致果，迅奏捷音，自应优加宠锡。福康安、海兰察俱系侯爵，着晋封公爵，各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以示优异。其鄂辉、舒亮、普尔普等及巴图鲁侍卫章京并在事出力之镇将弁员等，俱能率领兵民，鼓勇奏绩；着查明咨部，一并从优议叙。

命福建督、抚及水陆提督轮年赴台湾稽查，停止巡台御史之例；并嗣后台湾道、府缺出，请旨简放，着为令（以上东华录）。

谕军机大臣等：德成自浙江差竣回京，偶询及柴大纪平日居官声名如何；据奏：风闻柴大纪自复任台湾总兵以后，纵恣自大，且居官贪黷，较之地方文职尤甚。并将台湾所辖守兵，私令渡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上年逆匪林爽文等滋事不法，其始不过会匪党伙，听从附和，人数无多；因存城下兵无几，不能实时搜捕。贼匪纠众肆扰，距府城止三十余里，而柴大纪尚不思前往堵御；经永福催令出城，始与打仗。又因兵少败衄，以致贼匪益肆猖獗，不可复制等语。是柴大纪贪纵废弛，酿激事变，已属确有可据。福康安于柴大纪种种劣迹，自必有所见闻，即应访查明确，将其实在款迹，据实参奏；乃仅称沾染绿营习气，狡诈难信，而于柴大纪平日如何侵贪激变之处，并未逐款指出。试思柴大纪守城有功之人，若止凭含糊无据之词，岂能将伊治以无名之罪？今朕于召见德成，无意中偶然询及，始悉此等情节。所有德成指出柴大纪各款，及此外有何别项劣迹，并着福康安、李侍尧各行严查密访，据实参奏，不得再有瞻徇（圣武记、东华录）。

五十三年（一七八八）正月四日，林爽文潜出觅食，海兰察擒之于老衢崎。而庄大田之在南也，虽与林爽文同逆，又各自号召不相下；乘官兵未南下，益焚掠聚粮为旅拒计。己又思出降；计未定而福康安已于十六日至牛庄，大田仓猝出拒，败而走。官军连蹙之于大武垄、大目降、南潭、中洲、大小冈山

、水底寮，累战皆捷。极南有地名郎峤者，负山临海，最辽阻；庄大田力不支，与其党潜匿焉。福康安先遣水师由海道绕而截之，于是自以大兵环山围之；贼冲突不得出，阵杀者数千、溺海者数千、擒而戮者亦千余，庄大田并其母皆就获。凡傅会之严烟、刘升、陈泮等，均槛送京师。台湾平（皇朝武功纪盛、圣武记）。

初，康安之解诸罗围也，柴大纪出迎，自以参赞伯爵，不执囊鞬之仪；康安即劾其前后奏报不实。上以大纪固守孤城逾半载，非得兵民死守，岂能不陷？若谓诡譎取巧，则当时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粮食垂尽，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词，岂不益缓援兵？大纪屡蒙褒奖，或稍涉自满，于福康安前礼节不谨，致为所憎，遂直揭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又福康安抵诸罗后，凡有攻剿，皆不派柴大纪、蔡应龙；而于拥兵不救之恒瑞，非惟不劾，且屡叙其战功，曲为庇护。至是，据琅玕奏：风闻柴大纪私令守兵渡回内地贸易，每月勒缴银钱；又驻守嘉义县时，系畏贼不出，并非实心守城。又据李侍尧奏：台湾戍兵多有卖放私回，以致缺额。其留营当差之兵，亦听其在外营生，开赌窝娼、贩卖私盐，镇将等令其每月缴钱，经年并不操演。经李侍尧咨查，始据柴大纪开报，见戍兵实止共有七千五百名；此外则以伤亡散失，无可查核为辞。前岁贼匪滋扰府城时，柴大纪恒怯不敢出战，经永福等面加诘让，始带兵出城等语。奉旨：柴大纪着革职拏问，交福康安逐一严审明确，定拟具奏。至福建水师提督员缺，着蔡攀龙补授；所遗员缺，着梁朝桂补授（圣武记、续东华录）。

以台湾用兵，免福建晋江等八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浦城等十二县十分之二。

谕：柴大纪既贪纵酿变于前，复狡诈欺罔于后；其前此接奉谕旨不肯出城一节，自系因郝壮猷前在凤山弃城逃回，即于军营正法，柴大纪心怀畏惧，恐罹重辟，是以不敢轻离该处。设非朕严申军纪，于凤山失事时即将郝壮猷按律办理，则柴大纪怯懦畏葸，未必不为郝壮猷之续。今既查明种种劣迹，自应彻底严办。

又谕：柴大纪婪索金银五、六万之多，且豫行寄信家中，属伊子先行防备。见据琅玕在其屋后地平之下，起出金锭银两；可见柴大纪勒索所属、剥削兵民，贪婪激变种种款迹，已确凿可据。

三月癸亥朔谕：柴大纪前在嘉义县防守，未经带兵出城一节，经福康安等查明，防守嘉义县俱系义民之力，其未经出城亦系义民不肯将伊放出，伊亦畏贼不肯带兵出城。柴大纪前次所奏，全不足信。是柴大纪恒怯无用，又复狡展欺饰，并守城亦无寸功足录矣。

谕：台湾获盗，无论首从，皆按律正法。俟五年后，再照旧例分别奏请

（以上东华录）。

泉州各庄，赐褒忠、旌义里名；漳州各庄，赐名恩义村（瞥记）。

四月谕：台湾逆匪滋事，其始不过无藉匪徒，邀集伙党，倡立会名，尚无聚众谋逆之事；前年闽省办理杨光勋械斗夺犯一案，该省文武各员惟思将就完结，并未将逃逸匪犯实力缉拏。又柴大纪贪纵营私，永福近在同城，又有奏事之责，并不参奏，亦未据实揭报。该省督抚、该道于堵御贼匪固为出力，但核其贻误地方之罪，究属功不掩过。永福着革职，送交刑部治罪；臬司李永祺于覆审时不即严切根究，殊属徇纵，着一并革职，留于台湾效力赎罪；该抚徐嗣曾平时漫无觉察，并着交部严加议处。

五月，福康安等奏：台湾改建城垣，用砖既难拉运，用石尤易蛀蝕；请筑土城，高一丈八尺为率。除南北东三面依照旧基外，惟西面一带濒海应收进一百五十余丈：共添建城楼八座、卡房十六座、兵房八座。至凤山县城逼近龟山之麓，地势低洼，请移于十五埤头街地方，仍用刺竹围插；其旧城基址与彰化县西八卦山，均应添设石卡一座，驻兵防守。

癸酉谕：前因台湾戍守兵丁，向内地各营分拨前往，远涉海洋，纷纷更调，且义民出力者甚多；是以谕令即在台湾募补，以归简便。今据福康安等体察輿情，若先尽义民挑补，既恐未谙军纪、不能得力，又恐招募漳、泉之人太多；请于内地征兵内详加挑选，照依戍兵额缺，令其顶补，自属实在情形。其熟番既可招募，并请将集集埔等处空余田地拨给番民，自行耕种；仿照屯田之例，将壮健熟番挑作屯丁，设立屯弁管束，自应如此办理。至台湾无藉游民不安本分，武断一方，名为罗汉脚；此等恶习最为可恶，与四川■〈口固〉嚙匪犯无异。见经大加惩创之后，不可不实力查拏，务使不复有此项名目，方为妥善。

六月谕：福康安等奏称，向来台湾各营，自总兵至守备衙门，皆有兵丁听候差遣，分为旗牌、伴当、内丁、管班四项名目，各有目兵管领；总兵署内多至三百人，副将以至守备依次递减，至少亦有三十余人。请嗣后将四项名目全行禁革。从之。

又谕：前将万鍾杰补放台湾道时，特令加按察使衔，原欲令该员遇有应奏事宜，得以自行陈奏。嗣后遇有补放台湾道员者，俱着加按察使衔，俾得自行奏事。

七月谕：柴大纪在台湾总兵任内，任意废弛营伍，纵容兵丁赃私累万盈千。迨贼匪窃发，并不实时带兵亲往扑灭；复托词回城调兵，迁延时日，以致酿成贼势。及收复嘉义县城时，又不并力追剿，与贼以暇，致贼人复得占踞斗六门、大里杙等处，修筑抵御。种种贻误军机，经福康安等定拟斩决，解京办理

。朕以柴大纪情罪重大，本应立正典刑；其在嘉义奏称不忍以十数万生灵委之贼手、情愿固守之处，虽查系义民不肯放出、皆属谎词，朕究念其尚有守城微劳，欲俟解到覆讯后，加恩从宽末减，改为监候。兹据军机大臣等覆讯，柴大纪复思狡展，翻供低赖，岂可复从宽典？柴大纪着照所拟，即行处斩，以为昧良狡诈退缩者戒！

十月谕：据徐嗣曾奏，柴大纪所奏正法及戮尸各犯内有许怀等三十五名本系误拏，经知县陈良翼审属良民，据保释放；柴大纪必欲回护原奏，按名正法。争执再三，复令该县扶同捏报，始准释放。是柴大纪妄奏冒功，几令无辜良民数十人陷于重辟，情节尤为可恶。着将柴大纪之子查明发往伊犁，给与兵丁为奴，以示惩戒。

五十五年（一七九〇）三月，免福建台湾府属应征供粟，其官庄租息银免十分之三。

十一月，徐嗣曾卒，调浦霖为福建巡抚（以上东华录）。

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六月，台湾地大震（东溟文后集）。

六十年（一七九五）三月甲子，台湾匪民陈周全作乱，陷鹿港。乙丑，攻彰化，陷之。先是二月，南路凤山匪民陈光爱谋反，攻石井汛，未破被获，斩其党数十人，众溃，事且定矣，捕少懈。已而内地米贵，商船争集；台米亦贵，石米钱五千文。北路彰化游民聚众抢夺，知府遇昌，右营游击陈大恩驰往，擒治十数人，晓谕彰鹿有穀之家出粿，市价平。三月，遇昌回郡，大恩留彰化弹压，陈周全遂为乱。周全，同安人，生长台湾。乾隆五十七年回籍，与同安匪民苏叶谋反未成，事败逃至凤山，与陈光爱结会；再败，逃至彰化湖仔庄泉州人马江家，复与潮州人陈容（郎陈光辉）、漳州人黄朝、黄亲分漳、泉、粤三股各招千人作乱。周全称长，拜晋江人洪栋为军师，陈光秀、许篇、阮四、吴加令、杨成佳皆封伪将军。诡言内地朱一贵之后朱九桃有海船数千，将以三月十五入鹿港；令旗书「大盟主朱」，又刻木印四角刻「竖仰攻济」四字，中为桃形，桃中刻小「朱」字，其党皆以朱为号。至是，洪栋定计，先攻鹿港。彰化城中闻鹿港有贼将起，游击陈大恩以兵二百人往备。有告城中匪民吴添应贼者，反捕之，交县收讯，复出城驻扎。是夜，贼遂起。黎明，攻破鹿港，围同知署。同知朱慧昌有勇力，持刀御贼，杀毙贼目陈光秀；众贼齐入，遂遇害。鹿港营亦破，游击曾绍龙、外委任尚标皆战死。大恩闻变，还屯八卦山，为城声援。署副将张无咎、署知县朱澜闻城中有贼，惧不敢守，出奔八卦山。贼趋攻彰化西门，都司焦光宗拒守，炮伤贼颇多。贼绕攻八卦山，大雨，官兵火绳淋湿，鎗炮莫施；贼乘雨夺山，殊死攻。大恩见事急，燃火药自焚，无咎、澜被害。城中见八卦山火起，无固守心。贼遂入，典史费增运、千总郭云

秀、吴见龙皆战死；都司焦光宗自刎未死，民人匿之。贼释囚，掠仓库，出榜安民。郡贼因乘雨攻山，衣湿，就周全取衣；周全令各当铺暂借。众贼因肆掠，民大怨，乃相谋逐贼矣。

初，彰化获吴添，供有海盗船进鹿港，定日攻鹿港，彰化并有沿海匪民附和。翼日，果有贼陷鹿港之事。丁卯，营、县报至，原任凤山县张植发自彰化奔郡，言内地红头贼船约数十号，俱穿白布■〈衤领〉褂，本地附和匪徒以白粉涂株衣衫为号，其势甚炽；初不知贼首为陈周全也。郡议以郡城根本重地，林逆之乱，台湾道杨廷理固守得民心；与中军游击潘国材留守，哈当阿、遇昌以游击麦瑞水陆兵九百人剿贼，使安平副将陈上高哨船赴鹿港堵截。连日夜大雨，戊辰至湾里溪，水涨不克进，遂驻之。是日，斗六门贼王快数百人与陈周全应，乘雨夜攻斗六营；守备吴大瑞出援彰化未返，千总龙升腾御之，贼退。次日复至，从贼益众；畏营中鎗炮，以方棹侧转车输木上，铺浸湿棉被，贼藏棹后推拥而前。升腾约军士持鸟鎗不发，度贼近，升腾亲燃大炮击棹破，乃排鎗齐发击贼，死伤甚众。又先日，因雨预备斗篷一百具，以是兵带雨战，火绳不湿；贼败。守备吴大瑞兵亦至，贼走散。时升腾兵仅百人，破贼千余。

汀州府同知沈扬以督、抚委查工程至彰化，遇变，避匿城中民房，密与贡生吴升东谋，转约廩生杨应选集义民二千余人，城内汹汹言逐贼；大肚、鹿港各处义民皆起。己巳，贼出掠山仔脚、田中央社，武生林国泰率庄民击败之。贼惧，不敢驻城中，伪军师洪栋先遁。都司焦光宗自田中央率义民至，自西门入，城内义民大呼逐贼，贼众惊溃，遂复彰化。鹿港贼亦为义民逐走，复鹿港。扬安抚居民，与都司焦光宗率义民共守彰化，以收复闻，且请兵；时镇、道皆未知也。哈当阿闻嘉义县北虎尾溪渡船为贼焚断，恐嘉义失守，分兵二百人令守备林国升赴嘉义协守，仍自驻湾里溪南。嘉义各庄义民首张添锡、生员张田玉率义民数千，夜扎筏渡虎尾溪至嘉义，从原任知县单瑞龙协守县城。台湾道杨廷理亦选乡勇千人，赴军营济之。郡中讹传海贼且至，安平右营游击陈光昭遥望鹿耳门外有十余艘，疑为贼，发炮击散之。廷理闻，复添拨乡勇助守鹿耳门。及沈扬报至，郡中人心大安。扬请增兵拨饷，以保城邑；廷理发府库银一万两，委丁忧典史陈圣增运送军营。以收复闻，请委扬署鹿港同知、前嘉义县知县单瑞龙署彰化县。

贼众既溃，陈周全只身南遁，至埔心庄。甲戌，乡民陈祈、庄南光诱执之以献。守备吴大瑞亦与义民邱景山获贼目陈光辉。马江为铺民所杀。各路报获余贼甚众。哈当阿夜渡虎尾溪，乙亥至彰化，遣游击麦瑞以水师一百人、广东义民三百人、鹿港义民一千人赴鹿港。

南路贼郑贺（绰号红面猴）住凤山中州，与陈光爱余党许强善。郑贺闻提

镇赴彰化剿贼，意郡城兵单，谋作乱；陈喜、黄皮、李和尚、邹茂、郭旭等附之，约分招贼党。贺夜往邀许强，强先见台湾道示谕各贼投诚或能擒贼自效皆免罪，乃阳许之。饮以酒，乘醉擒贺以献。陈善等至大目降，亦为网民郭猴助义民首方耀汉等所获解郡，又擒献贼目李计、赵好、沈辉、陈韭、许强；贡生李登元又获其族人为匪者李聪明、李占解献，皆诛之。南路平。哈当阿自彰化分兵与吴大瑞、遇昌搜捕各路，埔盐、湖仔、内埤脚、梧厝、水尾、河婆仑、四块厝、浸水、同安寮、荷包厝凡十庄，皆贼巢穴，捕获百余人，悉诛之，焚毁其巢；获贼目杨成佳、黄潮与陈周全、陈光辉解郡。北路平（以上东差纪略）。

四月谕：义民首杨仲舍等能招集多人，诱获贼首，实属可嘉之至。除杨仲舍等四人交伍拉纳等查明，照从前义民黄奠邦、郭廷筠等之例超擢官职、优加赏赉，俟事定后送部引见外，所有义民首及义民等，查明广东是何村庄、福建是何村庄？将本年应纳钱粮，均着该督抚详查，分晰住址，概予宽免。

谕：台湾奸民陈周全等纠众滋事一案，伍位纳身为总督，乃仅派乌兰保带兵前去，竟在内地安坐，并厦门亦不前往；节经降旨严饬，仍在内地逗遛，尚复何颜忝膺封疆重寄？伍拉纳着即遵旨速赴台湾查办一切，仍交部严加议处。至前据哈当阿奏，鹿耳门外有船十余只，在洋游奕，似非商船形状；当即连放两炮，各船四散等语，实不成话。在洋游奕船只，既属遥望，何以知其确非商船，即系贼船？若实系商民船只，遽行用炮击打，岂不令商民无故受惊？且果实系贼船，正当诱其近岸，伏兵擒捕；或派兵出洋，驶船追剿，方为正办。岂止图贼船逃散，遂可置之不问耶？所办实大错谬。哈当阿亦着交部严加议处（以上东华录）。

七月，台湾地大震（东溟文后集）。

一一录自福建通纪卷十五。

仁宗嘉庆元年（一七九六）五月，大学士闽浙总督福康安卒于军。

六月，以魁伦为闽浙总督、姚棻护理福建巡抚。

二年（一七九七）四月，姚棻以疾免，以田凤仪为福建巡抚。

七月，田凤仪丁忧，调费淳为福建巡抚。

以汪志伊为福建巡抚。

十一月，魁伦丁忧，以富昌署闽浙总督。

四年（一七九九）三月，以书麟协办大学士，署闽浙总督。

七年（一八〇二）十月，以长麟为闽浙总督（以上东华录）。

初，嘉庆四年，闽浙海盗有安南大艇帮四总兵三十余艘曰艇盗，凤尾水澳蔡牵三帮各六七十艘、箬横小帮浙盗二十余艘附之。时阮元为浙江巡抚，五年

六月，乘风勒兵击之。安南巨盗五、六千人及土盗小船全荡平于台州松门，四总兵溺死者三、磔死者一。奉旨：以总兵敕印掷还安南王阮光纘。光纘言但令总兵巡海，不虑其入浙为盗，上表谢罪。自后，安南夷寇不复入浙；其在闽者，皆为牵所并。牵，同安人（一作漳州人）；奸猾善埤阖，能使其众。既得夷艇夷炮，大猖獗；凡商船出洋者勒税银四百圆，回船倍之，乃免劫。且结陆地会匪，阴济船械、硝磺、米粮。而官修战舰笨窳，不能放洋，转雇商船为剿捕之用。于是阮元率官商捐金十余万付李长庚赴闽造大舰三十，名曰霆船；铸大炮四百余配之。贼畏霆船甚，厚赂闽商更造大于霆船者，先后载货出洋，伪报被劫。牵得大海舶，遂能渡横洋，窥台湾。是年五月，复犯鹿耳门，劫台湾米数千石，分济粤盗朱瀆，连■〈舟宗〉八十余猝入闽；闽师不敢击。会浙江总兵胡振声以二十四艘运造舟木于闽，闽督玉德檄振声击之；而闽师不援，为贼火攻所陷，遂与同船弁兵八十余人同时死之。诏逮不援台之金门镇总兵吴奇贵（弟子记作海坛镇孙大刚）、副将张世熊等治罪（掣经室二集、圣武记、雷塘庵弟子记、雕菰楼文集）。

初，浙江巡抚阮元与闽省督、抚会奏「请以李长庚为总统，一提两镇不分闽浙、严拏海盗蔡牵」折，略曰：应请令浙江提督李长庚为总统，带浙省兵船二十只，浙江温州镇总兵胡振声、福建海坛镇总兵孙大刚为左右两翼，各配船二十只，共船六十只。其未经饬调者，仍各领兵船在本汛巡缉；如遇提督追贼至境，一体策应。六月命下，而振声已死。

八月，提督李长庚率四镇兵船攻蔡牵于定海北洋，获船一只，炮沉一只；炮几及牵，生擒黄奎等五十二人。朱瀆船被剿多伤，遂与蔡匪分散，遁回闽、广，贼势益孤。初，胡镇军阵亡后，两省兵气大馁；蔡匪复窜浙洋，八十余船复与粤盗朱瀆相合来浙，其势甚炽。阮元与李长庚谋，且勿轻击，俟各镇兵船修调齐集，乃于秋半合击，大破之。

十一年（一八〇六）正月，玉德奏称：蔡牵竖旗滋事，自称镇海王，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抢入凤山县城，经官兵攻散后，贼船复驶入鹿耳门，在府城外登岸劫掠，并勾结嘉义县匪徒洪四老等乘机滋事。奉谕：贼势鸱张，不得不大加惩办。所有军火、粮饷、器械、船只等项，照军兴例动帑经理；一切均责成玉德，不可稍有贻误。又谕：赛冲阿久历行阵，于剿捕事宜素为谙练；见发去钦差大臣关防一颗，交该将军行用。不拘何处接奉此旨，即由该处驰驿前赴闽省。玉德见驻之常武海口，于该督豫备兵力内择精练强壮者带领放洋，悉力督剿。该处提督自李长庚、许文谟以下各将弁，均受该将军节制调拨。

免蔡牵滋扰之台湾府属地方额赋。

以魏元烺为福建巡抚。

三月，台湾镇总兵官爱新泰等奏，攻克洲仔尾等处贼寨。

爱新泰奏，克复凤山县城。得旨嘉奖，赏云骑尉世袭（以上东华录）。

初，诏责总督玉德历年废弛，致贼氛日炽；且福建水陆官兵七万有余，调渡台者不过三、四千，岂能灭此二万有余之贼？特命成都将军德楞泰佩钦差大臣关防，调四川兵三千赴剿；将军赛冲阿副之。会蔡牵为李长庚败走，乃罢德楞泰之行，惟赛冲阿至台湾。先是，贼塞鹿耳门，惟二汕、二港尚通小舟。长庚扼南北二汕外，别以小澎船五十，令总兵许松年、王得禄由大港绕安平港入，攻之，焚获三十余船，俘贼千余。水陆并进，连五战皆破贼。二月朔，复尽焚洲仔尾之栅与南汕来袭之船。贼大败，困守北汕，如兽在阱。会七日风潮骤涨，北汕所沈舟为风浪掀起漂去，贼夺门出。官兵追截其船十余，卒以闽师不助扼各港，长庚所将水师仅三千余，故贼竟遁去。长庚奏言：蔡逆未能歼擒者，实由兵船不得力、接济未断绝所致。臣所乘之船较各镇为最大，及逼近蔡牵坐船，尚低五、六尺，其余诸镇之船更为不及。曾与三镇总兵愿预支养廉捐造大船十五号，海门、金坛二镇亦愿捐造十五号，而督臣以造船需数月之久，借帑四、五万两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贼无两载不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坏之杠料；桅柁折则船为虚器，风篷烂则寸步难行。乃逆贼在鹿耳门窜出，仅余三十船，篷朽硝缺，一回闽地装篷燻洗，焕然一新，粮药充足。贼何日可灭？五月，上褫玉德职，逮问治罪；以阿林保代之。闽文武吏以不协剿，不断岸奸惧获罪，交谮长庚于阿林保；阿林保三疏密劾之。浙抚阮元以忧去，上密询浙抚清安泰。清安泰奏言：长庚熟悉海岛形势，忘身殉国，故贼中有不畏千万兵，只畏李长庚之语，实水师诸将冠。奏入。至是八、九两月，上切责阿林保甫莅任旬月，即专以去长庚为事；倘朕轻信其言，岂不自失良将？嗣后剿贼事责成长庚一人，阿林保倘忌功掣肘，则玉德即其前车之鉴。并饬造大同安梭船六十号，其未成以前，先雇大商船备剿（圣武记）。

十月，起阮元署福建巡抚。

阮元以病解任，调张师诚为福建巡抚（以上东华录）。

李长庚追蔡牵于粤海，歼其侄蔡天来之船。

李长庚击蔡牵于闽之浮鹰岛（以上圣武记）。

十二年（一八〇七）二月，移建福建凤山县城。

以程祖洛为闽浙总督。

七月，賑澎湖厅风灾，缓征新旧额赋及杂款银。

九月，福州将军赛冲阿奏：官兵在鸡笼洋截剿朱瀆，大获胜仗。得旨嘉奖（以上东华录）。

十二月，浙江提督李长庚剿贼蔡牵于黑水洋，死之。长庚率福建水师提督

张见升等追牵，穷其所向，至黑水外洋。牵仅三舟，长庚击破牵舷蓬，又自以火攻船，维其后艄；贼急发艄尾一炮，长庚中喉而殒。张见升望总统船乱，遽麾舟师退，牵乃遁入安南。事闻，朝廷震悼，追封壮烈伯，谥忠毅；命原籍同安县立专祠。以裨将王得禄、邱良功嗣其任，勉以同心敌忾，为长庚雪雠（雷塘庵弟子记、圣武记）。

十三年（一八〇八），闽浙总督阿林保奏：拏获蔡牵义子蔡三来等（东华录）。

七月，浙江副将项统会同闽师由闽回浙，在韭山洋遇朱瀆，攻之；获船一只，生擒七名。朱瀆即窜回闽，旋被闽总兵许松年轰毙，其弟渥代领其众（雷塘庵弟子记、圣武记）。

八月，蔡牵窜回闽，提督何定江穷追入闽（雷塘庵弟子记）。

浙洋凤尾帮盗首张阿治母弟皆在福建惠安县，总督阿林保系其母弟。阿治屡被浙江剿蹙，乃率余盗四百七十余名、难民九十八名、炮八十六门赴闽投诚（雷塘庵弟子记）。

十四年（一八〇九）正月谕：阿林保等覆奏查明泉州粮价较贵缘由：据称漳、泉地方向赖台米接济，近年洋匪未靖，台湾商贩较少，泉州米价稍昂，委无通盗济匪情事。见在蔡、朱二逆常到淡水一带劫掠商船，该逆劫得一船，即用之不尽，往往放回勒索，其无须内地米粮已可概见等语。杜绝接济一事，食米最为要务。该督、抚等频年查办海口接济，于台湾贩米从未加意筹及，何以杜绝蘖芽，使之净尽？务即妥办，以清盗源。又另片奏查勘蛤仔栏地势番情另行酌办一节，蛤仔栏北境居民见已聚至六万余人，且于盗匪窥伺之时，协力备御、帮同杀贼，实为深明大义；自应收入版图，岂可置之化外？况其地膏腴，素为贼匪覬觐；若不官为经理，妥协防守，设竟为贼匪占据，岂不成其巢穴，更为台湾添肘腋之患乎？着该督、抚熟筹定议，应如何设官经理，或用文职、或驻武营，随宜斟酌，期于经久尽善为要。再，梁上国折内叙及蔡逆贼船进至苏澳港之时，先已率众上岸，有该处番人与斗，居民吴氏擒获数贼，始惊溃而去。嗣朱逆复又窜往，亦经居民与官军夹攻败贼等语。该处居民见官兵剿贼，郎知如此出力，着即详查，加之奖赏（东华录）。

八月，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禄、海坛总兵孙大刚、黄岩总兵童镇升探知蔡牵在宁波洋，各兵船连夜接续向北。初五日黎明，童镇升首先追及。守备武定太等攻获一船，生擒王乌等五十一名，斩取首级十颗。牵回衢港，窜往外洋。十一日，牵由象山潭头外洋往南。提督邱良功等在北洋搜寻，无牵踪迹；闽师回闽堵剿朱渥，浙师专剿牵。十五日，由普陀挑带兵船，先后穷追南下。十七日，邱良功等追及牵于台州鱼山外洋，从上风攻系，贼船东南遁

。童镇升船被盗炮折桅，王得禄舟师亦至齐攻，毙贼无算。十八日，转战至温州黑水外洋，闽、浙船仍据上风，合围火攻，牵坐船破漏沈海，及其二妻一子同时毙没。王得禄晋封子爵，邱良功晋封男爵（擘经室二集、雷塘庵弟子记、圣武记）。

案圣武记作牵自知无救，乃举炮自裂其船。

十五年（一八一〇），设噶玛兰通判；自远望坑迤北而东至苏澳止，计地一百三十里（沈文肃公奏议）。

十九年（一八一四）三月，以陈预为福建巡抚。

五月，以王绍兰为福建巡抚。

二十二年（一八一七）三月，以董教增为闽浙总督。

五月，以史致光为福建巡抚。

二十四年（一八一九）五月，调李尧栋为福建巡抚。

六月，以吴邦庆为福建巡抚，调李尧栋为湖南巡抚。

九月，调韩克均为福建巡抚。

宣宗道光二年（一八二二）正月，以叶世倬为福建巡抚。

八月，以赵慎畛为闽浙总督。

三年（一八二三）正月，叶世倬以年老休致，调孙尔准为福建巡抚（以上东华录）。

是年，台湾鹿耳门内数十里海面，忽变成陆地（后湘二集）。

四年（一八二四）十月，命台湾道兼管台营水陆官兵（东华录）。

初，总督赵慎畛以台湾入籍一百四十年，奸民十一起，浮动好乱，生齿日繁，所在多游手，非械斗则为盗，慎选守令；以福州府方传穉署台守，一时台湾道孔昭虔、台县李慎彝、凤山县杜绍祁、嘉义县王衍庆、淡水厅吴性诚、噶玛兰厅吕志恒皆有声。五月间，凤山县打鼓山鸣园竹生花；七月逢闰。民间以为昔林爽文反，有此兆，讹言间起。台防同知缺，杜绍祁代之。署凤山县者，刘功杰也，颇锐意捕盗。未几，而许尚之事起。许尚者，凤山广安庄人，业卖槟榔；素结诸无赖，群盗悦之。为乡保所告，惧捕，遂与所善蔡双弼、张仔来、高乌紫、王曾、杨良斌、沈古老、徐红柑、林溪及番人潘老通谋反。其党甚众，期于十月十一日集议，先攻下淡水县丞署、次攻埤头，遂及郡城；苦无费，先肆劫掠。传穉闻盗，檄县急捕。尚将起事，其庄人刘黄中微闻其谋，留诸家，劝之，不使尚出。功杰捕尚及良斌不得，焚其居，迹至黄中家。十三日，遂以尚献，械系驰送于郡。传穉亲讯之，得其反状；言于镇道曰：『许尚之党俱在，事破必速乱，埤头无城，不可守也。刘令初仕，其参将又懦，宜增兵防。且台地匪民所在啸聚甚易，曩者南路有事，则北路起应；北路有事，则南

路骚动，郡兵常苦为所掣。今宜及未起，速备北路，俾我得专力于南』。镇、道皆然之。乃密饬嘉、彰、淡水为备。时苦积潦，郡城、嘉义城垣皆圯，急缮治之；而使绍祁偕县丞丁嘉植、都司翁朝龙以郡兵二百协守埤头。埤头者，凤山县治也。旧县毁于林爽文，移治埤头，仅树竹围，又毁于蔡牵，故虑之。至则民间已纷言贼起，争避郡城，然莫知贼所在。营、县日出清庄，捕贼十余人；最后得其军师林溪。许尚之被获也，其党将散，杨良斌不可，众乃推良斌为首，聚议黄梨山中。良斌制刀杖旗帜，使潘老通借炮于其舅番通事潘巴能。以林溪为军师，王曾为都督，领红旗；李川、郑荣春为正副先锋，领乌旗；蔡双弼以下皆为头目。分招贼众，期二十四夜攻埤头，戕官据地，即乘胜攻郡城。使徐红柑自台湾、沈古老自嘉义各招其党并起；又使吴赐潜入郡城，结匪民内应。约既定，二十一日，林溪至埤头市五色绸制旗。溪故县中白役侦贼者也，阴为贼主谋，官所往贼先知之，故其谋甚密。溪市得绸，使人持往，已将饭而后行。其母诘知出首，故获之；讯未即服。良斌见获溪，不待众集，二十二夜遂以贼数百人分西北两路攻埤头，杀苦苓门汛兵，自竹围隙处以入。埤头先有备，绍祁、功杰守县署，朝龙、嘉植守仓。贼先至仓，朝龙挥兵击之，伤毙二贼。贼燃大炮不震，遂败走。其县前贼已砍栅门将入，亦为乡勇击退。参将某闻贼，拥兵火药库不出。翼日，语朝龙曰：『贼虽败，必且大至。埤头仓署皆不可守，火药库有土垣，四面阻水；昔蔡牵攻不能破，可速据此』。朝龙惑之，遂移兵入。文官相率随入，民大惶惧奔逃，奸人乘间抢掠。塘报兵又为贼杀，道路遂梗。二十三夜，郡中闻警，乃议昭虔、慎彝以城守左营及安平水师兵守郡，传穉与署台镇赵裕福、中营游击杨俊督师援凤山。许尚犹在府监，斩之而后行。时郡中讹言四起，人心震骇，绅士韩高扬、黄化鲤等入见传穉，请方略。传穉曰：『凤山虽一隅，距郡城百里，贼朝发可夕至也。恐有奸宄应之，宜固根本。今郡城垣坏，漏夜筑之，两日可竣。城内外街市多立木栅，君等率丁壮随李令日夜亲巡，城上分布兵勇。安平副将率水师六百人驻西城外蜈蚣石，以卫商行为犄角；城内设劲兵三百人擐甲露宿，足为策应。各衙门及绅士家皆募乡勇以收游民，无使助贼。惟大兵南下，贼必溃走，当遏之勿使越入郡境。已饬台湾、嘉义营、县分屯兵勇，扼其要隘。且令各庄耆简壮丁相为守援，土贼不得往应，则吾事济矣』。或请闭郡八门，曰『不可。南路难民避贼者日数千，至不能无纳。且毋使北路谣传郡城被困，启奸人心也。道试甫毕，各学官俱在，率兵役守门，稽出入而已』。众悦，守备遂严。二十四日，镇将兵起；传穉部署毕，二十五日亦以兵二百、乡勇二百继之。经阿公店，南北适中地也，民居颇稠；留兵勇二百人，使训导谢代坝驻之，以扼其冲，道乃通。二十六日至埤头，撤功杰，使绍祁回任；署镇亦撤其参将，以朝龙代。传穉乃督

民夫，增补竹围，绕围浚深沟，中插竹签。招抚逃民，谕各乡守庄捕贼；其先受贼约，能自首者免罪。绍祁更募乡勇八百名，以四百人守埤头、四百人偕官兵捕贼。县役中有通贼者不敢动，而颇自危；绍祁大度，示之不复穷究，反侧遂安。贼自埤头走黄梨山竖旗招众；镇将初至，不测贼众寡，又以负险，颇患之，未遽击。既而各路兵屯乡庄受府县约束，阻守要隘甚密，所在匪民观望待起者不下数千，贼不能通。至是，竟无敢应者。嘉义贼将自内山潜至，扼于王、李二令，皆散走。吴赐至郡城，为慎彝获诛。新授台湾镇蔡万龄亦至。良斌见众不集，大惧，其党乃离；兵勇进攻之，遂溃。传穉、绍祁亟悬重赏捕贼，王曾、李川、蔡双弼以下全获伏诛。良斌驾小舟入海，逃至彰化，县令李振青获之送郡，南路遂平。是役也，自许尚起及竣事仅一月，不烦内兵，不使贼蹂躏闾阎，南路办贼，北路宴如；凡用饷银数万，皆筹款补给，不费帑金者，郡县得人之效也。奏入，上大嘉之曰：『方传穉总司筹办，悉协机宜』；特赏花翎。镇、道以下，各从优议叙。明年，乃建凤山县城于旧治（东槎纪略）。

五年（一八二五）九月，闽浙总督员缺，着孙尔准补授。韩克均着调补福建巡抚；未到任以前，着孙尔准兼署。

六年（一八二六）五月，改福建彰化县海丰港口归嘉义县笨港县丞辖，乌石港口归头围县丞辖。

六月谕：孙尔准奏台湾嘉义、彰化地方有匪徒纠众焚抢，系贼匪李通与粤民黄文润挟嫌纠斗起衅。数日之间，即蔓延两邑，纠伙甚众，竟敢抗拒官兵。尔准即驰往查办，飭镇、道出示晓谕，散其党与。并檄调副将邵永福等带兵在艋舺堵御，防其北窜；并调总兵陈化成带兵会同许松年、蔡万龄三面兜擒。

八月，孙尔准奏抵台查办北路械斗情形云：匪徒李通等挟黄文润搜赃之嫌，纠众寻斗；黄文润集众抵御，格杀二人。匪徒随造分类械斗之谣，乘机焚抢。经该县王衍庆手刃数贼，匪徒遂窜彰化境内。该提镇等误执「民自械斗，官兵止可弹压，不便加诛」之说，致该匪等益无忌惮，具结复斗。见因官兵云集，均已解散。就获犯供出及难民控指已有五百余人，令各庄总董、头人按名缚送；并将著名匪类最多村庄，带兵围捕，指日即可肃清。奉谕：该督务将著名贼首严拏务获，尽法惩治；附和者随时解散，不必株连。提督许松年未能痛加惩办，乃邀集总董劝令讲和，失体损威，办理已属错谬；又监提尚未定讞之凶犯吴溪等作线，并身在行间，乘坐肩舆，何以率先将士？许松年着即革职，留台交孙尔准差遣，效力赎罪。总兵蔡万龄统辖全台，当匪徒肆横，并不立时扑捕，殊属畏葸；亦着革职，见有经手事件，着暂留台镇之任。北路协副将赵裕福一筹莫展，庸懦无能；着即革职，以示惩儆。

台湾匪李通就擒。

十一月，以台湾余匪悉平，加孙尔准太子少保。

八年（一八二八）十二月，准福建台湾另编田字号中额一名（以上东华录）。

是年，总督孙尔准奏添台湾粤籍解额，自戊子科始（小重山房初稿）。

十二年（一八三二）闰九月，张丙倡乱嘉义，戕知县、知府，围嘉义城，困总兵匝月，破盐水港，劫军火器械于曾文溪，彰化黄城陷斗六门，是为北路贼。凤山许成、台湾林海攻凤山、夺罗汉门应张丙，为南路贼。而凤山粤庄奸民李受又乘间假义民旗，焚杀闽庄阿里港七十余处。凡三阅月而事平。丙，漳州南靖人，居嘉义三世，为店仔口鱼牙；素本无赖，好结纳亡命，一呼数百人，与群盗相往来，能庇之。又以小忠小信庇其乡邻，遂著名。是年夏旱，各庄禁米出乡。有陈壬癸购店仔口米数百石，不得出，以赀求生员吴赞庇送。赞之族吴房，逸盗也；与詹通劫诸途。店仔口之禁米，张丙为首；赞牒县谓丙通盗。嘉义县知县邵用之获吴房，解郡伏诛，并捕张丙。丙怨令不治米出境，专治抢夺，欲掳吴赞。赞闻，挈妻孥避入城；追及之半途，复为邵令遣役护去。丙谓令得贿，益怒。陈办者，巨盗也，居嘉义之北仑仔庄。其族人摘粤人张阿凜芋叶，为所辱，白陈办报复，毁其芋田。阿凜居双溪口；双溪口，粤庄之强大者。闰九月十日，阿凜率众焚陈办屋，又牵他人牛；陈办约张丙与之斗。丙与詹通、刘仲、刘港、刘邦顶、赖牛、王奉、陈委、洪番仔、吴允、许六、吴猫、李武松聚众三百人与陈办、陈连攻双溪口，不胜，反为所伤。闻总兵刘廷斌出巡，张丙与众潜回店仔口，陈办、陈连焚掠附近交平诸粤庄，张阿凜攻陈连庄。二十五日，陈办抢大埔林汛防器械。廷斌追至东势湖，戮抢猪者二人。北路协副将叶长春与邵令亦至，夹击陈办于红山仔；办走与王奉合攻姜仑庄。官兵猝至，斩其党王兴、王泉，办奉俱窜店仔口，白张丙。丙触前忿，谓专杀闽人，偏袒，遂与詹通谋反，竖旗起事。詹通父詹经知之，命长子詹日新往杀通；刃其额不死，旁贼杀日新。十月初一日，劫盐水港佳里兴巡检署，杀教读古嘉会（人名）及汛兵，掠下加冬、北势坡、八桨溪各汛。嘉义县知县邵用之追贼入店仔口，张丙围而杀之，分其尸。初二日，台湾府知府吕志恒闻邵令被困，以乡勇二百人会营往援，南投县丞朱懋从；张丙御之大排竹。署游击周进龙却，懋以言激之，乃前施炮，又不如法，为贼所乘。义首许邦亮以所乘马授志恒，徒步与战，俱陷；吕志恒、朱懋、外委曾聚宝皆被戕。懋有循声，贼后悔之。周进龙与弁兵间道脱归。陈办之约张丙也，无戕官意。至是，其妻自经死。张丙乃遍约所交游，伪称开国大元帅，年号天运，以戕杀秽官为名。张伪示，获官及兵者赏。杀淫掠者二人以徇，谓居民无恐，冀其助己也。封

其党詹通、黄番婆、陈连、陈办、吴扁为伪元帅，刘仲、刘港、刘邦顶、王奉、陈委、洪番仔、吴猫、李武松、许六、孙恶为伪先锋，柯亭为伪军师。吴允不受封，自称开国功臣；赖牛亦自称元帅。各就所居，招集丑类。县南之店仔口迤南，张丙与詹通踞之；县北之仑仔庄、上库，陈办、陈连踞之。推张丙为总大哥，分大小四十二股，诸股首伪帅皆称大哥；股首下为旗首，旗下为旗脚。每股百余人或数百人，以派饭、封穀为贼粮，以勒民出银买旗保庄为贼餉，以攻汛戕官所得军器为贼械。初三日，张丙率诸贼围嘉义城，典史张继昌激劝兵民闭城守御。他贼聚众来助者，复有蔡恭、梁办、庄文一、吴鳅、陈开陶、黄元德、陈太山、刘眉滚、杜乌番、张廖各股首，每股亦二、三百人。初四日，张丙分股抢大武垄汛，巡检秦师韩受伤，乡民救走；抢加溜湾汛，把总朱国珍死之。闻刘廷斌援嘉义，张丙乃令各股贼分道迎敌。廷斌以兵二百名出巡，猝调不得至，兵单，且战且进；比近嘉义城，刘仲突出，腹背皆困。遇前提督王得禄从弟武生王得蟠纠义勇来护城，拥以入。护副将周承恩殿，不知也，反马入贼阵，围之数匝，被枪马蹶，犹挥刃杀伤数十贼；贼断其头去，将弁死亡者九员、兵丁百余人，军械尽失。总兵刘之呼城也，城中疑贼假以诱城者，炮击之。炮高，越击尾追贼，贼乃退。兵余无多，惟署副将温兆凤从。日已暮，诸囚反狱，火起；下令擒斩之。以典史张继昌权县事，修战具、募义勇，昼夜登埤为困守计。张丙为皮档竹梯攻城，廷斌亲率兵勇御之。又有贼江七、曾吉、侯虎、欧淙、柯和尚、蔡临、廖花、吴貂蜂起肆扰，围城焚庄，忽分忽合，道路梗塞，郡城戒严。廷斌夜缒义勇袭击，屡有斩获。初七日，黄番婆自率其众攻盐水港，破之；守备张荣森力战死，巡检施模、外委苏连发俱被伤。盐水港者，嘉义之咽喉、郡北之屏障也；既破，贼益无所忌。初八日，张丙与诸贼遂解围去，四出骚索，逼胁附和。廷斌令于城外筑土围以固城。迤南之贼渐逼郡城。郡中初不知守、令之被戕也，有自大排竹逃归者，述其状。台湾道平庆以改简司知王衍庆权府事，环城树栅开濠，备战守。绅士募义勇、助畚闸；守城乏餉，借资殷户为应备。贡生陈以宽涉险内渡告警，讹言日起。中营游击武忠泰落井死，有相率欲携眷登舟去者。王衍庆以刀令于城曰：『敢言走者斩』！获奸细吴连三人，知为刘仲所使，遂与狱中盗张胆六人斩以徇。刘仲、刘港、刘邦顶、蔡恭于围嘉义时潜回大穆降（地名），窥伺郡城；及奸细被获，乃北去。蔡恭屯麻豆庄，与张丙为犄角。十一日，张丙遣贼复掠盐水港。十二日，陈办复攻笨港，屡为县丞文煊、千总蔡凌标所败。嘉义所属各汛俱遭焚掠，惟此汛始终独完。嘉义县城围解，五日土围成。十四日，张丙复攻之，令黄番婆罨盐水港缺口大炮于城下不能发，强所掠兵发之；兵故高其炮，火上飞不及城，连发十余炮皆然。城中疑有神获；张丙亦自疑，仍以皮档竹梯攻

城，不克。凡三日，又解围去。是时南路凤山县贼许成，以月之初十日竖旗观音山，亦伪号天运，封吴欧先伪军师、柯神庇伪先锋，以灭粤为词，遏运郡之米窥郡城。张丙闻之，诱令来附，舁所得吕守轿迎之；饭其众，不饱去。台湾县贼林海竖旗旧社庄，闻捕，走附许成。十四日，扰阿公店，千总许日高击败之，始不敢窥郡城，而南扰凤山。北路彰化县之贼黄城受张丙约，以月之十二日竖旗嘉、彰交界之林圯埔，伪称兴汉大元帅，用大明主年号；以僧允报为谋主。彰化令李廷璧闻嘉义有贼，先与鹿港同知王兰佩劝民联庄互相保御，贼不得北。又闻黄城反，与副将叶长春为解散招徕计，许以免死；收简象等八人，后颇用其力。郡城闻嘉义被困久，而城中诸将皆在外；乃遣都司蔡长青率兵九百运军火往援之。王衍庆又循故事，札谕凤山粤庄首上募义勇赴郡城听调。蔡恭既回麻豆庄，侦知蔡长青将抵茅港尾，与刘仲、刘港、刘邦顶结江七、曾吉、蔡临、杜乌番、陈太山、刘眉滚分股要之曾文溪。官兵屯溪北，为背水营。十九日，贼大至；官兵返走，溪不得渡，为贼所击死者蔡长青等十八员、兵二百余，军火器械又失。二十三日，张丙焚嘉义北门；兵勇出击，互有杀伤。胁角仔寮民庄为之结寮，分遣其众，勒索银穀。南路贼许成、林海扰东港，杀巡哨兵二十七名。凤山粤庄监生李受藉王衍庆谕札，约各庄头人敛银穀，聚义勇；匪徒日集，制台湾府义民旗六，因许成有灭粤之语，以自保为辞，不赴郡，乘机抢掠闽人，连日攻万丹、阿猴诸闽庄。二十八日，廷斌闻义首王得蟠围詹通于湾内庄，出兵勇助之，斩百余；贼尽焚其寮，毁所制一轨三轮车八辆。三十日，张丙复分股围嘉义城；城中出兵勇与战，擒股首陈太山、刘眉滚、磔之。陈办、陈连攻大牌头、双溪口粤庄，不胜。张丙见攻城一月不能下，诸贼各相雄长，分踞各庄自饱，有镇南、镇北、中路、南路元帅名目；贼伙郭桃、叶断亦各自为股；吴充为诸贼归心，有兼并意；仅孙恶、柯亭犹仍伪封；遂舍城去，与诸贼分掠民庄以为食。庄民初见张丙伪示，不害乡里，派饭封穀、买旗保庄，犹强应之；至是，苦责索无厌，稍不应则纵贼大掠，焚其庄，裹胁以去。知其给己也，遂相率并力拒之。殷富之庄，绅士出贖，建义民旗杀贼。于是股首叶断为庄众所杀，杜乌番、张廖果、吴貂、柯和尚、郭桃为绅士所擒，赖牛为张继昌所获，皆磔于市。惟游民无所得食者，群附和之。是日，南路贼围凤山埤头竹围（牌头无城，树刺竹为城，故曰竹围，县署在焉）。贼勾内应，夜纵火逼县署，署游击翁朝龙退守火药局；署知县托克通阿与千总岑廷高列炮县庭，贼至，然炮击之退，获林海磔之。

初，兴泉永道周凯驻厦门。十月九日闻警，驰报巡抚魏元烺。魏方权总督，就近调署漳州府托浑布任台湾府事，飞檄陆提督马济胜率兵二千名渡厦门、金门镇总兵官窦振彪率兵一千三百名渡蚶江、副将谢朝恩率兵一千二百名渡五

虎分道平贼，按察使凤来来厦门策应。十一月初一日，马济胜兵分乘十三舟连■〈舟宗〉抵鹿耳门，传令首稽海隘，绝贼水路。初三日，屯郡城北门外较场，誓师振旅。难民跪道呼冤者万余人；马曰：『巡抚已奏闻天子发大兵十万，由五虎、蚶江、厦门三口渡，不日即至。岂不足为尔等复讎耶？』挥之去。问：『贼安在？』曰：『南北皆有贼』。济胜曰：『当先其大者、急者』。以贡生陈廷禄为乡导。先是，济胜在厦门，购麻布米袋数千；至郡，复购焉。曰：『贼众我寡，当步步为营』。初五日，进兵西港仔，获奸细，知贼状。初七日，至茅港尾，遇贼二千，胜之。济胜曰：『是地可战』。令深其濠，以袋盛土，结垒为三营立就。谕乡勇别为营，无近我。虽役夫，皆知济胜之必胜也。初八日，贼众五、六千大呼来攻。济胜戒勿动，俟其竭，分兵击之，杀贼三百人。初十日，贼来益众，以炮拒，我亦以炮击之。贼败，斩数百人、生擒数十人；获贼往来书札、蔡恭伪印，碎之，益知贼中虚实。十二日，进兵铁线桥。桥长而狭，溪流湍急，不可涉；贼众伏桥北。济胜曰：『毋轻进』！返屯茅港尾。闻贼欲抄小路，绝郡城之援；又闻贼欲以燧尾牛车冲我军，决上流水灌营。济胜令筑濠三重，设守以待。凡三日，港南无一贼，而港北之贼大集。十八日，张丙亲率贼万余挑战，分兵三路击败之。蔡恭旁出，又败之；追至湾里溪，多溺死。贼众讹传马营有银二十万，诸无赖思得银，蹶贼后，贼藉以张其势。二十二日，张丙拥众二万，自搏战，气锐甚，枪炮呼声震山谷。济胜曰：『吾欲其集而歼焉，在此举矣』！下令坚壁无出声。自巳至酉，诟詈万端，士卒皆怒；贼声渐竭，乃发令军中大呼，士皆超垒跃濠以出，勇气百倍。贼不及战，披靡返奔；追逐数十里，生擒五十余人，斩杀七、八百余人，轰击溺水及自相触以死者无算。贼众尚万余，屯桥北；二十三日昧爽，济胜亲督大军出不意，过铁线桥，贼望风走，捣其巢，生擒李武松、获詹通，贼大溃，道路以通。乃大张晓示，解散其党。向之买旗保庄派饭从贼者，本怀二心，贼至则贼旗，贼退自称义民，间有抢掠者；至是，皆竖义民旗，缚贼以献。贼益窘，窜伏近山蔗林中。二十六日，大军次盐水港。金门镇窦振彪亦于初三日登岸，自鹿港疏通北路，引兵来会；副将谢朝恩率兵自五虎门渡者，漂风收鹿耳门，亦以兵三百来会。济胜益以兵二百，令攻凤山南路贼。二十八日，济胜整旅入嘉义城，刘总兵迎见，与振彪分兵四出搜捕。绅士义民或缚贼来献、或导兵捕贼，获黄番婆、刘仲、刘港，戮于军前。三十日，露布报捷。

初，彰化贼黄城既不能北，率贼千余人欲南，与张丙合。斗六门者，处嘉义北界，树竹为围，大汛也；县丞方振声、守备马步衢、千总陈玉威设险守御，贼不得逞。约梁办、庄文一、吴貂攻之，屡败。十一月初一日，思退走。监生张清红，人呼张红头；与马步衢有隙，令族人张成伪称大元帅，集众助贼。

初三日，黄城用张红头计，驾牛车载草填濠；陈玉威焚之。是夜，复助以车，覆泥草上以塞河，逼竹围；步衢督诸弁御之。嘉义都司许荆山与邵令同出捕贼，至土库，为陈办所逼，奔避斗六门；步衢留与御贼。荆山见势危，破竹围遁。贼得乘间入，纵火；陈玉威与外委朱承恩、许国宝、林登超、蔡大贵、额外陈腾辉、朱万斗巷战死。玉威先遣其子陈继昌赴总兵告变，方振声亦先遣其妾抱幼子出匿，马步衢无眷属，或劝之走，厉声叱之；敛所余火药，与方振声自焚，不死，遂与方振声妻张氏并幼女、玉威之妻唐氏被执，皆骂贼死。贼醢之。方振声之友沈志勇、仆江承惠、曾大祥、邱新、许厨以义死，友之子沈联辉以孝死；同时死难者官九员、家属丁幕九人、兵二百二十余人。黄城以黄虽莱为伪县丞，守斗六门；自率其众而南，助张丙以拒大军。

初，粤人李受计许成之攻凤山埤头也必破；破则以粤人复之，可得功。指所掠闽庄为贼，粤人故智也；遂与杨石老二、廖芋头勾结生番，乘间逞其报复。初十日，以义民旗攻破阿里港及附近诸闽庄，焚掠惨杀尤甚。不意许成再攻埤头，被炮击退，走台湾县界。十二月初二日，许成攻罗汉门汛，李受又乘间攻连界嘉义之闽庄。台湾道平庆会副将谢朝思诱李受，获之置于狱。未几，黄城与张丙、蔡恭、江七、庄文一、陈办、陈连、陈开陶、黄元德、许六、吴猫、梁办、曾吉、欧宗、刘邦顶、吴扁、侯虎俱被获，解张丙、詹通、陈办、陈连于郡城。磔李武松诸股贼于嘉义，梟首店仔口诸处。剖黄城诸贼心，祭死事者。北路平。初七日，马济胜督兵赴凤山，剿南路贼。贼御于二南沟，败之。初八日，谢朝恩擒许成，毙蔡临，剉其尸。南路亦平。

十三年（一八三三）正月，总督程祖洛自厦门东渡，抵凤山。闽庄之被难无归者，男妇老少尚千八百余人在郡城抚恤；乃捐银，令绅士于阿里港各庄结草寮栖之。檄马提督镇凤山，搜捕攻庄粤人及股首、旗首之未获者按治之。

二月，钦差大臣将军瑚松额抵台湾。当刘总兵之被困也，与台湾道平庆俱以贼势入告。上命瑚松额署福州将军，颁钦差大臣关防；哈朗阿为参赞大臣，领侍卫巴图鲁章京三十四员，又调西安马队兵三百名、河南兵一千名、贵州兵五百名、四川兵一千五百名赴台湾剿办。巡抚魏元烺于十二月十一日接提督马济胜捷报，奏请止兵，并飞咨各直省截回。奉上谕：瑚松额抵闽后即行渡台，督同马济胜、刘廷斌搜捕党羽；程祖洛渡台办理善后事宜。所调各省官兵撤回，所到何处，即行截回。侍卫章京，令瑚松额酌带数员，其余着哈朗阿管带回京。故各省之兵，皆未入闽境。瑚松额与程祖洛至，则澈查起衅根由及死事出力者与不职者奏闻；穷究余党，按名悉获，梟斩凌迟三百余犯，遣戍者倍之，械送首犯张丙四人于京师。死事诸臣及兵丁，俱蒙恩优卹。方振声、马步衢、陈玉威均予谥、入祀昭忠祠，妻亦赐谥；又于斗六门立专祠，以幼女、幕

友、家丁从祀。马济胜赏戴双眼花翎，二等男爵世职，御书「忠勇严明」匾额赐之。前任提督子爵王得禄率家属劝谕连庄建义旗获贼，赏加太子少保衔。总督程祖洛赏戴花翎。守城杀贼从事文武官弁及绅士义勇之出力者，前后赏戴花翎蓝翎、迁擢有差。台湾镇道俱被议。后刘廷斌以病卒于军。平庆因病乞休，调兴泉永道周凯署台湾道事。六月，瑚公内渡，以次撤兵。七月，程公善后事宜竣，巡阅北路而归。凯以七月抵任，与总兵张琴搜斩余匪逸盗四十余人，十二月回任。明年春正月，提督马入觐，晋子爵；在御前侍卫行走半月，回福建提督任。赐巡抚魏元烺花翎（以上内自讼斋文集）。

賑台湾被贼滋扰难民（东华录）。

十六年（一八三六）七月，以锺祥为闽浙总督（东华录）。

十月，嘉义县下加冬匪徒沈知等聚众焚抢粮馆，把总柯青山击贼被戕；参将保芝琳、知县陈文起率兵捕获之，余党悉平（道光通志）。

十八年（一八三八）九月十二日，凤山县有匪徒张贡等数十人起意谋反，抢掳杀人。台湾道姚莹等立即督饬城守营参将德谦、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南路营参将余跃龙、凤山县知县曹谨、前凤山县知县魏瀛等驰往查拏，破获首、从各犯。台湾镇达洪阿复于十月间查阅南路营伍之期，亲往督拏余犯，共获首、从五十余名；十一月初三日回郡。先是，北路颇有风谣，姚莹亲驻彰化联庄，藉资镇定，并会同达洪阿督饬嘉义营参将珊琳、知县范学恒、委员陈损及在籍提督王得禄遣派线勇，拏获造谣抢劫之赖三等犯七名，又获结众滋事之吕宽等犯十一名、迭劫盗犯许清和等四十二名。北路协副将叶长春、升任都司关桂、前后任彰化县知县贾懋功、黄开基、因公在台之建宁县知县范献之等，拏获聚众结会之蔡水藤等犯二十五名、迭劫盗犯郭再沅等三十二名。又台湾、凤山营、县拏获迭劫盗犯苏嘉及陈加礼、林吧能等五十四名。南北两路已见安靖，正在饬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督同各县添委人员，悉心研鞫，分别勘办；而中路台、嘉交界之大武壠，于十一月十六日有匪胡布聚众竖旗，谋攻湾里街汛。莹查其处北距嘉义县城仅数十里，即飞饬该城文武及各汛地加意防范。王得禄亦召集庄丁协同守御，一面督派城守营参将德谦、署台湾县知县裕禄督带兵勇，驰往查拏。匪闻风逃散，当经拏获杨丕、陈铨、胡荫三名，讯认同谋不讳。然首犯未得，匪徒仍四布谣言。莹在彰化得信，方拟回郡，以便达洪阿北阅营伍，督拏胡布首伙；而布等谋逆未成，窜匿内山，投贼匪洪保等分立股伙，勾通嘉义县辖之店仔街口萧红、李明二匪为内应，突于十一月二十四日黎明纠匪数十人竖旗，直抢店仔口汛房。萧红、李明开门纳贼。该汛外委黄忠顺仓猝迎捕，致被将兵丁陈成龙、郑和福、郑国用三名戕毙，该弁及林大成、黄朝恩二兵亦受重伤。迨附近各汛官兵赶至，群匪复行逃散。二十五日，达洪阿随札调

水师副将张朝发会同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及在城文武防守郡城，饬派左营游击洪志高、护理右营游击吕大升率领自练精兵六百名，挑选中、左、右营兵四百名，另调水师中营游击江奕喜领兵五百名，札委卸任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建宁县知县范献之随营审办案件。姚莹在道库筹拨经费，交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具领，委候补府经历县丞庞裕昆、候补从九品吴烺随营支应。达洪阿统带于二十六日驰赴店仔口驻扎，即遣将备员弁及台湾、嘉义营、县兵役义首人等密购眼线，侦探胡布、洪保等匪确踪。姚莹亦于二十八日自彰化驰回到店仔口晤商一切，即据报胡布逃匿内山后大埔地方，洪保等亦在该山左右。连日督派将备统兵带同台湾、嘉义二县役勇分往围拏，生擒胡布及洪保、陈参、萧红、叶泮等十二名，讯认纠伙分股，立有伪军师、先锋名号，竖旗谋逆、攻汛杀兵；因各处联庄，邀人不起，是以走散等情不讳。诘以余匪窜匿踪迹，该犯等佥供已逃入附近通番之内山一带；山环百余里，草木参差，怪石磅礴，道路险曲，绝少民居，步兵前进，非拄杖攀藤不能上下。姚莹等查该处山内既经藏匪，必有巢穴；诚恐尚有积年巨寇在内潜匿，不可不严行搜除。达洪阿亲往捣其巢穴，期绝根株。一面即将胡布、洪保、陈参、叶泮、萧红等五犯凌迟处死，帮同抢汛之洪戇、黄戇成、胡得、胡容、林穉、张守、内应之奸民李明等七犯人斩决梟示（东溟奏稿）。

十九年（一八三九）五月十七日，台湾府城地震、嘉义县大震；官舍民屋多倾圮，毙百余人（东溟文后集）。

六月，总督锺祥以赴泉州阅伍，关防被窃，奉旨革职；以桂良为闽浙总督。

十二月，以邓廷楨为闽浙总督。

二十年（一八四〇）九月，召邓廷楨来京，以颜伯焘为闽浙总督。

十二月，以刘鸿翔为福建巡抚。

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五月，颜伯焘奏：洋船两处滋扰铜山，飞咨前任提督王得禄赴澎湖驻防（以上东华录）。

九月，台湾道姚莹奏：草鸟匪船图引洋船来台滋扰，乘机行劫；督饬文武委员义首攻捕歼擒，一律肃清（东溟奏稿）。

十月，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本年八月以来，洋船迭向台湾外洋游奕停泊，饬属严防堵御。是月十六日卯刻，洋船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发炮攻打。经该参将邱镇功等将安放大炮对船轰击淡水同知等亦在三沙湾放炮接应。邱镇功手放一炮，立见洋船桅折索断，退出口外，冲礁击碎，洋人纷纷落水，死者无数。其上岸及乘船窜者，复经该参将督同署守备许长明等带兵驾船赶往，生擒、格杀多名。复经即用知县王廷干等驾船出洋，帮同出力，生擒多名

；并见洋人自行投水。其时复经千总陈大坤等驾船开炮，击沈三板船一只，格杀并生擒多名。又据曹谨等在大武仑港外追获外窜三板船一只，刺死、生擒多名，并捞获尸身、炮位，搜获图册。此次共计斩获一百六十五人，捞获炮位十门。赏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双眼花翎、台湾道姚莹花翎，并予达洪阿、姚莹、台湾知府熊一本优叙。在事出力员弁兵勇义首人等，命据实保奏（皇朝年表、东华录）。

命王得禄赴台湾协剿。

达洪阿等奏：英人复于九月间乘驾三桅船只至淡水鸡笼口滋扰，突进口门，直扑炮台，大炮齐发，势甚猛烈；经我兵开炮回击。三沙湾地方复有英人登岸，其势甚凶；亦经我兵开炮击毙二人，众始驾驶逃窜。当此洋人滋扰之时，突有北路嘉义匪徒鸣鼓摇旗，乘机滋事；当即亲统精兵驰往剿办，拏获股首江见等及伙匪多名，并枪毙、杀死贼匪无算。其先因播散谣言，拏获在监欲为内应之江坡一犯，亦经该府熊一本提出杖毙。正在搜拏余党，复有南路凤山匪徒竖旗响应；亦经调集兵勇，两路夹击，生擒股首吴慈等及伙犯无算。见在贼匪均经击散，地方安静。赏达洪阿骑都尉世职，姚莹、熊一本云骑尉世职。在事出力员弁兵勇义首人等，命据实保奏。伤亡弁兵，咨部赐恤。

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四月，达洪阿、姚莹奏：据淡水同知曹谨、署鹿港同知魏瀛、澎湖通判范学恒、彰化县知县黄开基，护副将关桂稟报：正月三十日，有三桅洋船及杉板船在淡水、彰化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见兵勇众多，攻扑不进，复退出外洋。经巡检高春如、谢得琛所募之渔船粤人周梓等与洋船上广东汉奸作土音招呼，诱从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礁所搁，其船欹侧入水。该处埋伏兵勇齐起，关桂及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督令署守备何必捷、千总何建忠、李青云、把总翁标、林飞鹏等施放大炮，奋力围击，杀毙、生擒数十人，夺炮十门及铁炮、鸟鎗、腰刀、图书各件。赏达洪阿太子太保、阿克达春巴图鲁号，姚莹二品顶戴，均交部优叙。在事出力员弁，均着保奏。

九月，达洪阿等奏：四草湖、树苓湖各口，均有草鸟船引导洋船，往来闯驶；经该文武员弁协力堵剿，击沈匪船各只，溺毙贼匪无数，生擒匪犯林山一名。又于淡水厅击破草鸟船只，拏获匪犯陈义等十二名。

十一月，耆英奏：英吉利控诉台湾镇总兵妄杀遭风被难洋人，冒功捏奏；虽属一面之词，如实系妄杀冒功，则该镇咎亦难辞，应请将台湾镇总兵达洪阿解部审办。得旨：两军交战之时，明攻暗袭，势所必然；加以言语不通，来即折之；又何能望而知其为难夷，不加诛戮耶？今既通商，不当借口别生枝节；着耆英再行剴切晓谕。见在台湾于九月间救护遭风洋人三十五人，已于十月中旬由该道姚莹给还；该目悬挂彩旗，迎接该道上船，持酒起誓。总之，未定

通商以前，两国将备兵民各有损伤，此一概前事，各宜置之不论。若达洪阿守御有功，转加重罪，试思彼国出力大将，岂能因我国一言，遽令废弃乎？倘达洪阿实有贪功妄报情事，将来一经查访明确，自当以中国之例处之，不必过问。我国伤亡将士甚多，又岂能于事定之后，一一取偿耶？至见在筹议通商，正在吃紧；惟有速定大局，以期干戈永息。如此开导，谅必尽释前疑。寻命怡良渡台查办。

二十三年（一八四三）正月，达洪阿、姚莹奏：前年八月洋船在台湾洋面游奕，是时并无风暴；该洋人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我兵随后放炮回击。九月，又有三桅洋船在鸡笼洋面攻破我炮台石壁，烧我哨船。上年正月，生擒颠林等众，起获炮械、号衣、旗帜及印文等件，均系浙江各营之物，实非遭风洋商。又奏：彰化县匪徒陈勇等分股聚众谋逆，督饬文武兵勇剿办，将首要各犯并获，勘办完竣。又草鸟匪船图引洋船来台滋扰，乘机出洋行劫，亦经督饬员弁义首屡次歼擒匪徒惩办。

三月，怡良奏：渡台后沿途访察，两次洋船之破，一因遭风击碎、一因遭风沈搁，并无与之接仗及计诱等事。达洪阿、姚莹一章铺张，致为洋人借口，殊属辜恩溺职；请从重治罪。命革职，解交刑部会同军机大臣审讯。寻得旨：达洪阿、姚莹加恩免其治罪。

五月，以刘韵珂为闽浙总督。

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三月，刘韵珂等奏：台湾嘉义县巨匪洪协等纠众竖旗谋逆，并有已革武生郭崇高合伙起事，所纠匪党约共二千余人。经该镇、道等督同各员弁带兵剿捕，接战六次，杀毙贼匪一千余名，将首逆洪协及股首杯孕等先后拏获。又嘉义县匪徒李安等纠匪滋事，经营、县往拏，擒获多名。奉谕：办理尚属妥速，所有已获各犯，着饬该镇道取讯确供，即在台湾地方分别正法；其在逃之股首郭崇高、刘取、叶周、余朝，仍着上紧严拏，务获惩办，毋任漏网。

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三月，调吴其浚为福建巡抚。

八月，调郑祖琛为福建巡抚（以上东华录）。

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九月谕：福建台湾道熊一本着撤回内地酌补，所遗员缺着徐宗干补授（斯未信斋文编）。

十月刘韵珂奏：履勘台湾水沙连六社番地，体察各社番情，据实覆奏。奉谕：该生番输诚献地，固由不谙耕种，谋食维艰，欲求内附。惟利之所在，日久弊生，生番合坏而居，不能不与汉民交易。日后官吏控驭，偶或失宜，即易激生事端。国家开辟边境，计划必周；与其轻议更张而貽患于后，不若遵例封禁而遏利于先。所议自系筹及久远，未肯迁就目前。且此项番地，旧以土牛为

界，乾隆年间复立石碑，例禁綦严；自应恪遵旧章，永昭法守。该督所请六社番地归官开垦之处，着毋庸议（东华录）。

九月初十日，淡水飓风大作，大雨滂沱；至十四日稍息。大加蚋、芝兰、三貂、石定等四保，同时被水，倒壤民房，淹毙人口甚多；盖藏米粟悉被漂流，桥道塘汛亦多冲塌（斯未信斋文编）。

十一月初八日辰刻，台湾郡城地震，由南而北，较往年为重（同上）。

——录自福建通纪卷十六。

文宗咸丰元年（一八五一）三月，闽浙总督裕泰奏：漳、泉会匪已获要犯多名，现在提省审办，并密派委员赴台查禁私矿（东华录）。

澎湖厅初四日至初六日风霾大作，刮起海水，遍地飞洒，土人称为咸雨；瘠土皆成斥卤。最重之处，所种杂粮苗叶枯萎，收成无望（斯未信斋文编）。

四月，修福建台湾厂战船，从总督裕泰请也（东华录）。

五月，以王懿德为福建巡抚（王靖毅年谱），以季芝昌为闽浙总督（东华录）。

吕恒安、徐宗干奏：澎湖厅上年晚收歉薄，本年三月复猝被风霾，以致杂粮枯萎，民情倍形拮据；业经会商于道库提银二千两，又拨银三千两，委员解往该厅，查明分别抚恤。

振福建澎湖厅被风灾民。

八月，以办理福建噶玛兰开垦出力，予通判朱材哲等升赏有差。

九月，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季芝昌因病赏假；以调任福州将军裕瑞兼署闽浙总督、布政使庆瑞暂护福建巡抚。

十月，缓征福建台湾澎湖被风霾咸雨灾民地种、船网沪缁银（以上东华录）。

台匪洪纪等纠党树旗谋反，以红布条各挂襟纽为号；先在嘉义县属官佃、六甲等庄派饭索银，沿途抢掠。经台湾镇、道叶绍春、徐宗干督饬文武员弁并力攻剿，毙匪无算；先后生擒四大股首伪大元帅洪纪、总大哥林闹、伪副元帅林仰、李兆基、伪军师胡枝■〈牛母〉、伪先锋林罩、颜耀、分股首陈潮及伪旗首旗脚一百余名，正法梟示。其胁犯及闻拿投首者，分别遣发、徒杖有差（斯未信斋文编）。

二年（一八五二）五月，以王懿德兼署闽浙总督（王靖毅年谱）。

六月，命升任福州将军桂良来京，以闽浙总督季芝昌兼署福州将军（东华录）。

台湾道徐宗干奏：台匪罗阿沙等戕官倡乱，现饬中营游击夏汝贤、水师营

弁李朝祥统带水陆营兵勇，会合屯丁义首，由南路进剿，毙匪无算，生擒匪犯一百七十余名。凤山县城，业经克复。又会同镇营北路攻剿，焚毁罗阿沙伪帅府，搜出伪印、袍甲、旗械、枪炮，先后生擒伪大元帅罗阿沙、赖棕伪副元帅、伪将军、伪军师、伪先锋及大股首，并戕官正犯伙匪四百余名，分别审办，凌迟斩梟。地方现渐肃清（斯未信斋文编）。

九月，台湾道徐宗干奏：续获戕官首犯林恭等二百余名，并搜出凤山县典史、巡检印颗。内有总伪先锋吴阿班，讯系内营水师革兵，曾入小刀会；供认勾结厦匪，密约洋匪首纪猫生纠党，于秋间赴台接应。随飞移安平澎湖协副将、艋舺营参将协同各厅、县兵勇加意防捕；旋捕获洋匪纪猫生等三十余犯，均供认前情不讳，分别审办。水陆各营现仍严密巡防，需饷接济。归庄难民，正在集捐筹恤（斯未信斋奏疏）。

徐宗干奏：行抵凤山，审明续获大股首林芳等二十六名，就地正法。又周历被匪焚毁之阿猴、万丹、阿里港各庄，据各乡民控诉，粤众剿贼，不无波及滋扰；已将粤庄丁勇撤退。又绕道至山猪门等处闽、粤杂处各庄，妥为安抚。又附奏噶玛兰通判董正官会营剿贼遇害（斯未信斋奏稿）。

十月，吴文镕调补闽浙总督（吴文节公遗集年谱）。

三年（一八五三）正月谕：朕现闻闽省洋面广艇匪徒愈肆滋扰，台湾米船间被抢掠，以致台米不能渡海，闽、浙粮价增昂。福建水师提督郑高祥不能乘坐海船，每遇巡洋，往往藏匿海■〈彳义〉，逾时捏报欺饰。似此怯懦无能，无怪匪徒日肆。且江、浙二省现办海运，设使洋面稍有疏虞，所关非细。着怡良、王懿德迅即确查，郑高祥如有前项情节，不胜水师之任，即行据实参奏（东华录）。

三月，以福建巡抚王懿德兼署闽浙总督。

四月，台匪戕台湾令高鸿飞、嘉义令王廷干。

五月，台湾副将吕大升护送琉球贡使自京旋，饬募泉勇五百名渡台助剿（以上王靖毅年谱）。

六月，以福州将军有凤兼署闽浙总督（东华录）。

台湾副将曾天明、都司凌敬会同副将吕大升击贼于嘉义，大败之；收复县城，获伪中路元帅曾鸡角、伪军师吴海、伪先锋石乞食、股首汪大忒正法（王靖毅年谱）。

七月，御史蔡征藩奏：风闻台湾府城被围，请简员解散。略云：此次匪徒滋事，台湾镇并不亲行，仅委县令会同守备孟浪前驱，以致被贼戕害，现在直扑府城；凤山县属亦被贼围。奉谕：前据王懿德奏，台湾道徐宗干与该镇恒裕意见不合，当将该员等交部议处，仍责令该镇、道迅将滋事各犯拏获。现着该

署督即饬令澎湖协副将邵连科前往台湾，会同恒裕等相机妥办（东华录） 御史陈庆镛奏：台湾土匪于五月十二日攻台湾府城，经商人等登城拒守，并合民勇杀贼五、六百名；知府裕铎自出家财助饷，其在台之商郊各帮与现赴天津之台商各船均各踊跃捐饷，以备军需。现在凤山县有游击曾玉明守住火药局，被贼围困，救兵莫达。贼目有林许为渠魁，吴王二姓为主谋云云。奉谕：前有旨令有凤驰往福州署理总督篆务，此时如已拒闽，即着王懿德与有凤按照该御史所奏查明筹办。该御史又称台湾在籍前任礼部员外郎郑用锡、候补主事施琼芳、候补道林国华、道职林占梅均堪办理围练劝捐事宜，着该署督等谕令该绅士等或捐资助饷、或出力督团；但使地方肃清，必当优加奖励（东华录）。

八月，调闽浙总督吴文镕为湖广总督，以署四川总督慧成为闽浙总督；未到任前，仍以福州将军有凤署理（东华录）。

十月，台湾镇、道恒裕、徐宗干会奏：粤艇盗匪迭在内地各洋劫掠，经淡水厅同知张启煊、安平协副将吴朝良督饬员弁绅商义民分路搜捕，先后击沈贼船，擒拏斩梟首、从九十二犯，起获铜铁大炮六十五门，搭救商渔难民无算（斯未信斋奏折）。

四年（一八五四）正月，以王懿德为闽浙总督、吕佺孙为福建巡抚（东华录）。

二月，蠲免上年被扰之云霄、石码、厦防、永春、龙溪、漳浦、海澄、长泰、同安、安溪、仙游、沙、永安、尤溪、德化、大田、凤山十七厅州县额赋缓征兴粮，淡水、台防、噶玛兰、平潭、蚶江、马港、龙岩、莆田、平和、诏安、南平、台湾、嘉义、福清、永福、闽清、古田、晋江、南安、惠安、南靖、顺昌、将乐、漳平、宁洋、彰化二十七厅州县及水口、南日、峡阳、罗溪、全门、佛昙桥、华崙七县丞所属新旧额赋有差（东华录）。

以王懿德兼福建巡抚（同上）。

三月，副将曾玉明获台湾噶玛兰匪首吴磋于中心仑，诛之（王靖毅年谱）。

十二月，总督王懿德上「按户抽丁，窒碍难行」疏，略言：闽省负山面海，并控海外台、澎。上游山深菁密，村落零星；下游聚族而居，民贫俗悍。大姓欺小姓、强族欺弱族，动辄械斗，已成锢习。若令抽丁当兵，不但无益地方，械斗恐将滋甚。台澎、闽粤杂处，久分畛域；非戍以客兵，万难镇压。且巡洋守卡，往返千里，尤非籍兵所能从事。丁粮归并以来，民无徭役；兹拟抽丁办法，欲以免役空言，不但民皆沮疑，并恐粮多抗欠。且裁兵则营弁随同裁减，所抽之兵漫无统辖；若归州县则牧令尽掌兵权，若设营官则守备兼管民事，查与定制两妨。至抽丁散处城乡，稽查匪易；恃强凌弱，遇事逃亡，老弱充

数，缺额虚名；偶有征调，吏胥一出，此户骚扰。此又利未见而害先形者也。请仍遵旧制，以免纷更（王靖毅年谱）。

是年，台湾道兼学政徐宗干奏请台属捐数较多，请增广中额学额（斯未信斋文编）。

又奏：以军饷久绌，请集捐收铜并准以铜折银报捐，设炉铸造当一大钱；并由台地船厂购运废铁，兼铸当一铁钱参用（斯未信斋奏折）。

五年（一八五五）三月，逸贼黄位勾澄海外砂乡巨匪黄兴顺扰厦门、淡水厅鸡笼头暨广东澄海、九龙炮台等处；劫掠渔商。署南澳镇总兵陈应选、绅士洪凤翔、谢友德、顾绍荣、詹廷光雇商船伏兵诱之于莱芜洋，击沈匪艇三十余只、获其九，生擒贼伙王阿鳌等三十六名；兴顺逸放鸡洋（王靖毅年谱）。

追予福建阵亡知县高鸿飞入祀京师昭忠祠，并于台湾任所建立专祠。

十二月，予故台湾镇总兵官吕大升祭葬恤荫如军营病故例（以上东华录）。

七年（一八五七）正月，以庆瑞为福建巡抚。

八年（一八五八）九月，以瑞璜为福建巡抚。

十一月，瑞璜因病乞假，以庆端兼署福建巡抚（以上东华录）。

一一录自福建通纪卷十七。

穆宗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以徐宗干为福建巡抚；未到任前，以学政厉恩官暂理。

四月，彰化县境戴万生等聚众滋事，台湾道孔昭慈督兵捕之；兵内变，彰化县城失守，副将夏汝贤等殉难，孔昭慈不知下落。总督庆端派总兵曾玉明等往剿，奏留升任汉黄德道、洪毓琛在台会辨；以台民攀留故也。提督石栋请调回赴浙师船，由鹿港登岸堵截。

五月，以洪毓琛补台湾道，查明昭慈等阵亡，诏予祭葬、世职。

六月，曾玉明由浙防赴泉州统兵渡台。戴万生等分股围扑嘉义县城及斗六等处，文武员弁潘恭赞、义民潘谛等均力战捐躯，遂解嘉义围，并攻复大甲土城。玉明督同官兵义勇进攻彰化，又败贼于大脚佃庄，并将潮洋厝等处匪巢攻毁。耆龄调金、厦、兴化等营助剿。

七月，彰化匪徒分犯嘉义、鹿港等处，虽经官军击退，戴万生踞守县城，匪众尚多。曾玉明等已由鹿港登岸，并有军功施九挺等募勇协剿。参将林文明愿赴台助剿；有旨：着调台勇一千名，交其统带迅速前往（以上东华录）。

九月，官军正在围逼彰化，另股匪党窜陷斗六，复扑嘉义。总督耆龄奏派关镇国等管带师船，并添派陆兵三百名渡台。署金门守备黄炳南管带师船，中途折回；奉旨：先行革职，交耆龄、徐宗干严行审讯（东华续录）。

十二月，吴鸿源署水师提督，统带各军援剿嘉义。玉明一军在鹿港专顾北路，而笨港绅民协力，复解嘉义围。

二年（一八六三）二月，台匪久踞彰化，台湾道洪毓琛等派义首李成龙等由盐水港进剿北路。其另股分扑嘉义之贼，亦经参将汤得升等先后击退，保全嘉城。彰城踞匪无多，吴鸿源已统领全军抵台（以上东华录）。

三月，闽浙总督着左宗棠补授，仍兼署浙江巡抚。

四月，令耆龄即将所办闽浙两省防剿事宜及所部各军移交左宗棠接办。

耆龄奏：台湾官军剿匪，添派曾元福驰往夹剿（以上左恪靖伯奏稿）。

五月，曾元福由泉州行抵鹿港。吴鸿源一军自嘉义解围后，扫荡附近贼庄，迭有斩获。斗六贼多败遁，官军迫至彰辖西螺、二重沟等处；玉明由鹿港逼近彰城。戴万生已窜回四张犁本庄，余匪仍扼踞死守（东华续录）。

七月，曾元福进扎白沙坑，设计攻破大岸头各庄竹围，并将大埔、八卦山等处贼巢尽行焚毁。吴鸿源冒暑染疫，暂回嘉义。徐宗干檄元福由间道直趋嘉义，接署水师提督。台湾道毓琛病故，遗缺以知府陈懋烈暂署（东华续录）。

八月，台湾粤勇溃散，左宗棠奏请饬四川建昌镇总兵林文察办理台湾军务。奉旨：吴鸿源所统兵勇数已不少，不能于嘉义解围以后，迅图攻剿，辄于南靖庄等处顿兵数月，致该匪得豫为准备；迨贼守御既坚，又不知分兵别觅间道相机兜剿，以致师老财匮，勇丁哗溃，贼氛益肆猖獗，实属调度乖方。业经明降谕旨，将该员革职拿问；仍着左宗棠、徐宗干确切查明，据实参办，毋稍徇隐。林文察既籍隶台湾，熟悉情形，即着该署提督拣练得力将士渡台，联络绅团，速将该处匪徒殄灭；应需饷项，即饬福建藩司于援浙饷内酌量拨给。徐宗干奏吴鸿源尚知奋勉，暂缓拏问，留营效力自赎。林文察署理水师提督，丁曰健补台湾道（东华续录）。

以英桂为福州将军（东华录）。

十一月，丁曰健由省放洋，对渡淡水，驰至艋舺。令军功范义廷等招募勇丁，前赴竹塹，听候调用。令彰嘉各营及汤得升所带兵勇由西螺、虎尾溪一带进发，联络彰化；令凌定国所率义民克期会剿；参将关定国率驾红单炮船赴梧栖港口，会同同知王楨勇丁合攻葭投庄等处疏通鹿港后路，并派兵与通判张世英之师直捣贼巢。曰健即由牛骂头直剿竹坑，收复大肚溪等处；进至大甲，将匪党刘阿妹掩捕正法。派勇驰往内山，分剿犁期店一带，牵掣内山贼匪，不令出援葭投；而亲至梧栖港派拨勇练，分路进攻彰化境内。连日陆续攻破田中央、海玻璃、水里港、福州厝各贼庄，并将蕴仔底十余庄及无名小庄十余所同时平毁，复将葭投尾庄外贼营三座及八张犁、何厝庄贼营七座焚毁，断城粮道。其凌定国一军，亦先后攻破竹仔脚等大小贼庄二十余处，并将海峰仑陈哑狗老

巢焚毁，生擒匪党林振等十三名。被胁各庄，望风归顺。

十二月，匪党陈鯨等窜守葭投庄。丁曰健派令文武员弁移营进逼，由水师寮等处奋力进攻，抢入葭投庄内，生擒多名，立将葭投克复；自彰鳌头地方至大肚溪以北，匪庄四十余里，一律肃清。乘胜进攻彰北，与玉明会师，克复彰化，并将鹿港至宝斗一带道路疏通。其南路匪庄，亦经鸿源、元福先后攻克。林文察放洋收泊，会同元福进攻斗六，将附近巢穴数十庄悉数攻毁；复诱令斗六贼匪出巢，设伏击败。悍贼乘势攻斗六土城，阵斩甚多。戴万生逃往彰化之北势■〈汙南〉庄与四块厝地方。

三年（一八六四）正月，戴万生逃至张厝庄。元福带兵将附近西南之目宜山、红毛社、丙郎庄、社头、仑仔等贼庄四十余处，分路剿毁；复与曰健所派勇丁，合破张厝庄。戴万生逃至芋寮仔庄；元福、曰健亲督兵勇，将该庄攻破，生擒戴万生并董九仙、戴印等正法。彰化县属肃清。文察拟留兵勇五千名，此外兵勇及元福所部，咨请督、抚分别撤回（以上东华续录）。

左宗棠奏：曾元福在台年久，应留台郡，俾收驾轻就熟之效。所有福建水师提督，查有现任台湾镇总兵曾玉明堪以署理；所遗台湾镇总兵，即以曾元福署理（左恪靖伯奏稿）。

二月上谕：窜江逆股，已由泸溪小路翻山潜入闽地，光泽、邵武俱形吃重。顷据徐宗干奏，台湾南北两路肃清，各军搜剿余孽，将次竣事；着左宗棠、徐宗干即将台湾撤回得胜兵勇，派赴邵武一带，扼要设防。如有匪踪阑入，即行击剿。台湾匪首林晟等见尚在逃，并着该抚飭令在事文武严密搜捕，勿任漏网。

三月，林文察奏：内山四块厝林匪老巢，经文察督军攻克，生擒匪首林晟（一作赣晟）正法，台湾军务渐次肃清。

四月，左宗棠奏：延平军情吃紧，张运兰一军尚无入闽消息。见台湾大局肃清，林文察既署陆路提督，防剿闽省上游，是其专责，臣与抚臣徐宗干已飞咨调共内渡；恐到任尚需时日，臣于道员康国器截剿常州窜贼获胜后，调其由昌化回营，取道严、衢入浦城达闽，已报启程（以上东华录）。

八月，左宗棠奏：台湾余匪复炽，攻扑彰城，旋即剿平。飭查启衅情形，据署镇曾元福、台道丁曰健禀称：林文察之叔林天河倚势作威，截水霸田，众议沸腾，欲图报复，余匪藉此复肆。丁曰健又称：林文察与曾玉明所部兵勇骚扰地方，均应彻底查究（左恪靖伯奏稿）。

四年（一八六五）四月，彰化内山匪党经曾元福、丁曰健督军剿办，将洪欉等股悉数歼除，台湾一律安定。复严督各军分路搜剿，将著名股首庄明得、廖阿螺及洪欉之胞兄洪狗等擒获。其潜匿平林山顶之悍贼洪花，亦经官军用枪

刺毙，其妻李氏身受銃伤，均梟取首级示众；复将草田庄等贼巢攻破，获匪多名，并擒获罗务等匪党，均先后讯明正法。嘉义匪首严办亦经曾元福派队歼毙，获党多名。惟要犯陈鯪尚在逃。

台湾全境肃清，赏道员丁曰健布政使衔、总兵曾元福提督衔。

七月，左宗棠奏：台湾贼匪陈哑狗实由总兵曾元福生擒正法，前署提督林文察遽以传闻入告，以致奏报歧异。

五年（一八六六）八月，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以吴棠为闽浙总督；未到任前、以福州将军英桂兼署。

十月，以李福泰为福建巡抚；未到任前，以署布政使道员周开锡护理。

七年（一八六八）七月，以英桂为闽浙总督。

八年（一八六九）正月，以闽浙总督英桂兼署福建巡抚（以上东华录）。

六月，闽浙总督英桂、福建巡抚卡宝第奏请抚有台湾琅■〈王乔〉地方，并筹建炮台，设立塔灯。报可（无暇斋文钞）。

九月，移福建凤山县兴隆里巡检于枋寮，拨台湾道标千总一员、兵一百名同往驻扎。

九年（一八七〇）二月，英桂、卡宝第奏称：英国领事吉必勋、洋弁■〈口茄〉当前在台湾安平地方违约滋事各案，经该署道黎兆棠查系廩生许建勋、副将萧瑞芳为之主谋，以致洋人藉端生衅。见在许建勋冒开洋行，私贩樟脑，日引洋人深入内山；萧瑞芳私造战船，希图出海。请即拘案惩办。奉谕：台湾为商贾辐辏之地，人情浮动，今许建勋怀挟私嫌，胆敢重赂洋人，从中构煽；萧瑞芳身任武职大员，竟至偷见■〈口茄〉当，煽其开炮占署，酿成巨案。英桂等即密饬黎兆棠迅将该二犯一并严拏正法，以绝后患。

七月，以王凯泰为福建巡抚。

十年（一八七一）正月，以文煜兼署闽浙总督。

九月，命英桂留京，以张之万为闽浙总督。

十月，张之万开缺养亲，仍以文煜兼署闽浙总督。

十一月，以李鹤年为闽浙总督（以上东华录）。

十一年（一八七二）七月，改福建淡水厅训导为教谕，定学额八名。巡抚王凯泰奏请增台湾噶玛兰一学，添设训导一员（东华录、三山同声集）。

十二年（一八七三）十二月，召王凯泰入觐，以李鹤年兼署福建巡抚。

十三年（一八七四）十月，总督李鹤年奏参福建布政使潘霨，由捐纳佐杂出身，心术阴柔、人品卑琐。差委员缺多系捐班人员，以致物议沸腾，编造歌谣，黏贴街市；且有袒护同乡结为朋党及与将军拜认师生各情。近日办理日本事宜，卑词下气，求悦夷人，大失国体等语。奉谕：该藩司见在台湾，其办理

一切事宜以及平日居官行事，沈葆楨知之必稔，即着按照李鹤年所参各节，秉公详细查明，迅速据实具奏（以上东华录）。

巡阅台湾船政大臣沈葆楨奏请移驻巡抚，以专责成。略云：臣等曩为海防孔亟，一面抚番、一面开路，以绝彼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因未遑为经久之谋。数月以来，南北诸路縋幽凿险、斩棘披荆，虽各着成效，卑南、歧莱各处，虽分列军屯，祇有端倪，尚无头绪。若不从此悉心筹划，详定规模，路非不已开也，谓一开之不复塞，则不敢知；番非不抚也，谓一抚之不复疑，则不敢必。何则？台北延袤千有余里，官吏所治，祇滨海平原三分之一，余皆番社耳。国家并育番黎，但令薄输土贡，永禁侵陵，意至厚也。而奸民积匪，久已越界潜踪，驱番占地，而成窟穴，则有官未开而民先开者；入山既深，人迹罕到，野番穴处，涵育孳生，则有番已开而民未开者；迭巘外包，平埔中扩，鹿豕游窜，草木蒙茸，地广番稀，弃而弗处，则有民未开而番亦未开者。是但言开山，而山之不同已若此。生番种类数十，大概有三：牡丹等社恃其悍暴，劫杀为生，譬不畏死；若是者曰凶番。卑南、埔里一带，居近汉民，略通人性；若是者曰良番。台北斗史等社，雕题髡面，向不外通，屯聚无常，种落难悉，猎人如兽，虽社番亦惧之；若是者曰「王」字凶番。是但言抚番，而番之不同又若此。夫务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今欲开山，曰屯兵卫、曰刊林木、曰焚草莱、曰通水道、曰定壤则、曰招垦户、曰给牛种、曰立村堡、曰设■〈石局〉隘、曰致工商、曰设官吏、曰建城郭、曰设邮驿、曰置厅署；此数者，孰非开山之后必须递办者？今欲抚番，曰选土目、曰查番户、曰定番业、曰通语言、曰禁仇杀、曰教耕稼、曰修道涂、曰给茶盐、曰易冠服、曰设番学、曰变风俗；此数者，孰非抚番之时必须并行者？虽然，此第言后山耳，其繁重已若此。山前之入版图也，百有余年，一切规制，何尝兴备？就目前之积弊而论，班兵之惰窳也、蠹役之盘踞也、土匪之横恣也、民俗之陷淫也、海防陆守之俱虚也、械斗扎厝之迭见也。学术之不明，庠序以容豪猾；禁令之不守，烟赌以为瓮飧。官斯土者，非无振作有为、正己率属之员，始苦于事权之牵制、继苦于毁誉之混淆，救过不遑，计功何自？使不力加整顿，一洗浮浇，但以目下山前之规模推而为他日山后之风气，虽多一新辟之区，适多一藏奸之藪。臣等窃以为未可也。尝综前后山之幅员计之，可建郡者三、可建县者有十数，固非一府所能辖。欲别建一省，又苦器局之未成；而闽省向需台米接济、台饷向由省城转输，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环海口岸，处处宜防。洋族教堂，渐渐分布。居民向有漳籍、泉籍、粤籍之分，番族又有生番、熟番、屯番之异。气类既殊，抚驭匪易。况以创始之事、为善后之谋，徒静镇之非宜，欲循例而无自。使臣持节，可暂

而不可常。欲责效于崇朝，兵民有五日京兆之见；倘逾时而久驻，文武有两姑为妇之难。臣等再四思维，宜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而后一举而数善备。何以言之？镇、道虽有专责，事必禀承督、抚而行；重洋远隔，文报稽延，率意径行，又嫌专擅。驻巡抚则有事可以立断，其便一。镇治兵，道治民，本两相辅也，转两相妨。职分不相统摄，意见不免参差；上各有所疑，下各有所恃。不贤者以为推卸地步，其贤者亦时时存形迹于其间。驻巡抚则统属文武，权归一尊，镇、道不敢不各修所职，其便二。镇、道有节制文武之责，而无遴选文武之权。文官之贪廉、武弁之勇怯，督、抚所闻与镇、道所见，时或互异。驻台则不待采访而耳目能周，黜陟可以立定，其便三。城社之巨奸、民间之冤抑，睹闻亲切，法令易行；公道速伸，人心帖服，其便四。台民烟瘾本多，台兵为甚。海疆营制久坏，台兵为尤。良以弁兵由督、抚提标抽取而来，各有恃其本帅之见；镇将设法羁縻，只求不生意外之事。是以比户窝赌，如贾之于市、农之于田。有巡抚则考察无所瞻徇，训练乃有实际，其便五。福建地瘠民贫，州县率多亏累，恒视台地为调剂之区；不肖者馘法取盈，往往不免。有巡抚以临之，贪黷之风得以渐戢，其便六。向来台员不得志于镇、道，及其内渡，每造蜚语中伤之，镇、道或时为所挟。有巡抚则此技悉穷，其便七。台民游惰可恶，而戇直实可怜。所以常闻蠢动者，始由官以吏役为爪牙、吏役以民为鱼肉，继则民以官为仇讎。词讼不清，而械斗扎厝之端起；奸宄得志，而竖旗聚众之势成。有巡抚则能预拔乱本，而塞祸源，其便八。况开地伊始，地殊势异，成法难拘，可以因心裁酌，其便九。新建郡邑，骤立营堡，无地不需人才，丞悴将领可以随时札调，其便十。设官分职，有宜经久者、有属权宜者，随事增革，不至廩食之虚糜，其便十有一。开煤炼铁，有第资民力者、有宜参用洋机者；就近察勘，可以择地而兴利，其便十有二。夫以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渍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国家亿万年之计。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收吏治营政。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巡抚之便。臣等明知地属封疆、事关更制，非部民属吏所应越陈；而夙夜深思，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筹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敢不据实上闻。

十二月，葆楨率懋琦等履勘琅■〈王乔〉，奏请于琅■〈王乔〉车城南十五里猴洞设县筑城，县名拟曰恒春。先设知县一员，审理词讼，畀之亲勇一旗

，以资号召；其余武员、学官、佐贰，且置缓图。又奏请后山招垦，查例禁内地民人渡台及民人私入番境与番民结亲者，尽与开豁。台地鼓铸锅皿农具向禁私开私贩及竹竿向禁出口者，悉弛之。

南路开山情形：自九月间袁闻柝越昆仑坳而东，张其光派副将李光继之。十月一日，李营至坳东，袁营拔队前进至诸也葛社。自昆仑坳至诸也葛，计程不过数十里，而荒险异常；上崖悬升、下壑智坠，山皆北向，日光不到，古木惨碧，阴风怒号，勇丁相顾失色，不能不中途暂驻，以待后队之来。二十日，都司张朝光率两哨营于大石岩、张天德率队至诸也葛，闻柝乃得拔营前赴卑南。诸也葛以下，地略平坦；但榛芜未翦，焚莱伐木，颇费人工。闻柝累夜露宿空山，感受瘴疠，染病甚重；葆楨即委候补通判鲍复康驰往暂领其军。其昆仑坳西境，时有凶番出没，经张其光在内埔派队出哨，枪毙一名、兜擒三名正法。闻柝病渐减，鲍复康亦到军，自内埔至卑南派营分布，声势极为联络。

北路自苏澳至新城，计开山路二万七千余丈；自新城至花莲港，计开平路九千余丈：统计二百里有奇。沿途碉堡，除苏澳至大南澳已设外，添建十有二处。惟大南澳至大浊水溪，凶番充斥，狙杀行人；因于大南澳山腰再辟一路，旁通新城，一以避海滨悬崖之险、一以塞凶番歧出之途。经派千总冯安国带勇涉溪五重，辟地十余里。十一月十一、十三等日，勇丁正在开路，突有凶番千余分段埋伏放枪；经守备黄朋厚等击毙四人，始退。十五日，行至一崇山之麓，正在峡中开凿，忽闻枪声四起；抵御两时之久，凶番愈多。冯安国料番社中必空，分队绕捣，果有草寮数百，阒其无人；惟见新旧触髅，每寮或数十颗、百余颗不等，秽臭难闻。旋乘暮风纵火，焚寮十数间，陈番始散。其驻浊水溪之勇，运粮路过石壁，突遇凶番，阵亡者二名、落海者四名。五里亭地面，复报称凶番杀毙民人二名。罗大春以番族肆扰，山场辽阔，营勇不敷分布，函请添兵；葆楨以札驻彰化之宣义左、右两军赴之。十二月，斗史武达、斗史麻达、斗史麻纪律、斗史么、哥老辉等五社番目各带番丁百余人乞抚，经冯安国等分别诫饬，赏犒遣归（沈文肃公奏议）。

——录自福建通纪卷十八。

## 卷四

德宗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正月谕：台湾后山亟须耕垦，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着悉与开除。其贩卖铁、竹两项，并着一律弛禁，以广招徕（东华录）。

谕：沈葆楨奏履勘琅■〈王乔〉形势，拟建城设官，即着照所议（同上）。

管带福靖左营游击王开俊入剿台湾内山狮头社番，遇伏阵亡；守备周占魁、杨举秀、千总杨占魁及勇丁九十三名随同战歿。请旨交部从优议恤。前哨游击李玉贵、左哨千总李长兴未能策应，均按军法，分别惩办。

二月十三日，沈葆楨抵安平，檄饬各营悉听提督唐定奎调度。定奎议以生番恃密箐深林为藏身之固，我进彼隐、我退彼见，与中原之剿发、擒回不同；欲歼豺狼，必翦荆棘。因定进剿之路，一出南势湖、一出刺桐脚，招土勇千余人为乡导，督饬各军将山腰污莱概行翦薙；自南势湖至刺桐脚止，开路宽三十余丈、直三千余丈。刺桐脚迤北凶番日出要劫，或百余人、或数百人，均经格斗枪毙数名，始退；铭中副军、中前军亦阵亡数名。

三月三日，又开路三里有奇；至竹坑山下，地势回旋，为竹坑、狮头往来必由之道。八日，仍督将士前行伐木，绕至竹坑山之后，其地曰竹坑埔，距刺桐脚十里，溪广山高，竹坑社在其东南，阿栽米息、中心仑在其正东，内、外狮头社皆在溪北；令左军左营管带陈有元筑垒扼之。南势湖一路，亦开通三里有奇，派管带铭字中军左营梁善明驻之。自入山步步为营，非唯砖石无所取资，即版筑亦难咄嗟立办；因购麻袋数万，挈之以趋，遇敌则攻，得险即守，就地囊土立壁，不日而成。竹坑布置就绪，循大龟纹溪向内、外狮头等社开路；社番登高瞭望，百十成群。二十五日，正在伐木，突有凶番二百余人蜂拥截路。张光亮、章高元麾队迎战，鏖斗逾时，阵斩十余名、枪伤十数名而散。乘胜入砦，焚其草寮五、六十区。询诸土人，盖龟纹所属之本武社也。南势湖经提督王德成等沿途开通，每日凶番四、五百人截路，互有杀伤，焚其沿山草寮百余所。社番坚筑石台，为久踞计。

四月一月，定奎登绝顶，见内狮头社正面悬崖如削，无径可通；仍饬各营循龟纹溪而进。至三日，又廓清三里有余。张光亮正觅路上山，相度营址，忽凶番二、三百人突起莽中，短兵奋击；副将马加银游击张贤扶均受伤，勇丁亦受伤六名。南势湖，派副将刘朝林营于狮头山背、去外狮头社仅二里访闻，大甘仔、力周、式滥等社萃居外狮头社，垒石墙、插鹿角、建望台、树哨旗以守，兵勇阵亡受伤者亦数十名。十五日，定奎面授各统带机宜。十六日，自督亲兵正营及左营、右营进剿内狮头社。自卯至己，破其砦，抄出福靖左营旗帜十余面，抬炮、番杆、刀斧、火药、鸱芋等件，焚其草寮二百间。提督周志本暨副将刘朝林等剿外狮头社，自卯至辰，连破五卡。巳时，攻克外狮头社，抄出刀斧、火药、鸱芋与内狮头社相埒，焚其草寮一百余间。随于前后溪壑，觅得白骸甚伙；千总郭占鳌指为王开俊及勇丁等捐躯之地，以木匣殓之。二十日，营务处田勤生带队巡山，派县丞李际泰同勇丁至内狮头社，见密箐中有首级络于竿杪，急为解悬，负回营次；经定奎饬郭占鳌及其旧部兵勇等环视，咸称

确系前游击王开俊之首。即备木匣装送郡城，交故员家属收葬。五月九日，番目等率散番五十余人到营乞降；定奎传译晓谕利害，均给衣履诸物，各跪戴而归。十二日，枋山民人程古六又带内、外龟纹等社番目及散番百余人到营乞降；定奎示约七条：曰遵薙发、曰编户口、曰交凶犯、曰禁仇杀、曰立总目、曰垦番地、曰设番塾。以龟纹社首野艾向为诸社头人，拔充总社目统之。所统番社，如有杀人，即着总目交凶。如三年之内，各社并无擅杀一人，即将总目从优给赏。其狮头社余孽，探悉窜伏何社，即由何社跟交，不许藏匿。野艾及各番均愿遵约。竹坑社更名曰永平社、本武社更名曰永福社、草山社更名曰永安社、内外狮头社更名曰内外永化社；胁从各社，均许自新。惟狮头罪大恶极，漏网者不许复业，以昭炯戒。所有内、外永化社，即着总社目另招屯垦；于枋寮地方先建番塾一区，令各社均送番童三数人，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性、习拜跪礼让以柔其气。各番无不帖服（以上沈文肃奏议）。

沈葆楨奏修筑台郡城垣，工程完竣（东华录）。

五月十一日，福建巡抚王凯泰由省东渡。十七日抵台，公同参酌，奏请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查艋舺当鸡笼、龟仑两大山之间，沃壤平原，两溪环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观；西至海口三十里，直达八里坌、沪尾两口，并有观音山、大屯山以为屏障，且与省城五虎门遥对，非特淡、兰扼要之区，实全台北门之管前淡水同知半年驻竹塹衙门、半年驻艋舺公所，相去百二十里；由竹塹而南至大甲溪尚百余里，由艋舺而北至沪尾、鸡笼各数十里，命盗等案层见迭出，往往方急北辕，旋忧南顾。拟创建府治，名之曰台北府；自彰化以北，直达后山，胥归控制，仍隶于台湾兵备道。其附府一县，南划中枋以上至头重溪为界，计五十里而遥；北划远望坑为界，计一百二十五里而近；东西相距五六十里不等、方围折算百里有余，拟名之曰淡水县。自头重溪以南至彰化界之大甲溪止，南北相距百五十里，其间之竹塹即淡水厅旧治；拟裁淡水同知，改设一县，名之曰新竹县。自远望坑迤北而东，仍噶玛兰厅旧治疆域，拟设一县，名之曰宜兰县。鸡笼一区，以建县治，则其地不足，而通商以后，竟成都会；且煤务方兴，末技之民四集，海防既重，讼事尤繁。该处向未设官，亦非佐杂微员所能镇压；若事事受成于艋舺，则又官与民交困。应请改噶玛兰通判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驻鸡笼。向设南、北两路理番同知，南路驻府城、北路驻鹿港。今内山开辟日广，番民交涉事件日繁，旧治殊苦鞭长莫及；请将南路同知移扎卑南，北路同知改为中路，移扎水沙连，各加「抚民」字样。凡有民番词讼，俱归审讯；将来升科等事，亦由其经理。又请改台地营制，统归巡抚节制，以一事权。仿淮、楚军营归并，以五百人为一营。将南、淡、嘉义三营调至府城，合府城三营、安平三营为一支，专顾台、凤、嘉三县；其北路协副将所

辖中、右两营，合鹿港一营为一支，专顾彰化一带；艋舺、沪尾、噶玛兰三营为一支，专顾淡、兰一带。千总以下，即由巡抚考拔；守备以上，仍会同总督、提督拣选题补。台湾镇总兵撤去「挂印」字样，并归巡抚节制。以镇标中营游击随总兵移驻安平，台协水师中、右两营都司改为镇标陆路左、右两营都司。原设镇标左营，改为抚标左营，随巡抚驻台。其抚标两营仍驻省，改左营为中营，以中军参将领之。原设台协水师左营游击，改为台湾北路左营游击，归北路协副将管辖。另片奏：学政事宜向由巡台御史兼理，乾隆十七年御史裁撤，所有岁、科两试改归巡道考校，其达部事件呈福建学政转咨。今巡抚来台，所有台属考试，请以巡抚兼理。皆得旨准行（沈文肃奏议）。

谕沈葆楨：台湾南路剿番攻克各社，淮军艰苦出力，准其择尤保奖，以示鼓励（东华录）。

七月，淮军十三营全数凯撤，分三次内渡；其病困不能登舟者约近二百人，留参将程曾郁为之调护，俟病愈派便船载之归伍。提督罗大春患疟疾，奏明赏假两个月；病势转增，遂请开缺，调福宁镇总兵宋桂芳来台代为经理一切。沈葆楨升任两江总督，二十二日内渡；台湾事宜，均归福建巡抚节制（沈文肃奏议）。

十一月，以丁日昌为福建巡抚。

二年（一八七六）三月，召李鹤年入觐，以文煜兼署闽浙总督。

四月，文煜、李鹤年、丁日昌奏：台郡安平口三鯤身地方建造洋式炮台，本系知府凌定国、副将周振邦监督办理；一切工料，均归凌定国经管。臣日昌先经访闻凌定国有侵吞工料银至巨万情事，即于二月飭令台湾道夏献纶认真查办，并谆属其不可含糊徇隐，代人受过。旋据夏献纶禀复：督同台湾府周懋琦、台防同知孙寿铭前赴安平查点，大小工人数目均有短小，所给工价亦较册报有减；凌定国拨有勇役、厨子、火夫，仍每日提用小工二十人。洋人轿夫已在巡洋项下开销，则又混称在内。凌定国经手领过银十二万九千四百余两，内有浮开短给之项，计应退银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七两零。尚有砖瓦灰土及各项杂料并无细数呈出，其中尚未知侵吞若干。至安平码头，另归周振邦管理，均未呈出细数。经提集管账谢斌等严讯，均诿凌定国及其弟定邦经手；而传讯凌定邦，又皆诿凌定国。相应请旨，将凌定国即行革职，澈讯追究（以上东华录）。

九月，丁日昌奏：台湾吏治黯无天日，牧令能以抚字教养为心者不过百之一二。其余非性耽安逸，即剥削膏脂，百姓怨毒已深，无可控诉；往往铤而走险，酿成大变。台湾所以相传「无十年不反」之说也。所有贪酷各员，如彰化县朱干隆、嘉义县杨宝吾等均已先后据实严参在案。时以候补县何銓在彰化格

毙着匪林位新立巨功，饬其就近接署嘉义县篆；诿何銓到任后，收受书吏税契陋规，不惟不肯酌减，且欲多增。查嘉义税契浮收至重，新官到任，书吏必有点规，从前四、五千圆，近来竟加至一万余圆。而书吏转攫之于民者，又不啻倍蓰。以致一官新至，势必税契四出，鸡犬不宁。杨宝吾前因催收税契，酿成命案，甫经查办，而何銓复敢尤而效之。若不认真严劾，民困何由得苏？相应请旨，将何蛮先行革职，仍饬夏献纶澈底确查，再加严办。从之。

十二月，袁保恒奏：福建之台湾，地虽僻处海澨，而物产丰富，加以民番偏处，区画尤难；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举其地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事实力整顿，未易为功。若以福建巡抚每年驻台半载，恐闽中全省之政务，道里悬隔，而转就抛荒。台湾甫定之规模，去住无常，而终为具文，甚非计之得也。查直隶、四川、甘肃各省，皆以总督办巡抚事，可否移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守，经理全台；其福建全省事宜，专归总督办理？似于台湾目前情形，不无裨益。上谕：议奏。

三年（一八七七）五月谕：福建新设台北府知府员缺，准以江苏海州直隶州知州林达泉试署（以上东华录）。

六月，闽浙总督何璟奏：福建巡抚一缺，在各省中最为清苦；近以东渡台湾，诸多繁费。查闽省自司道以至各府、县皆有津贴一款，台湾道、府更有加增，而抚臣办公独未筹及经费，诚恐将来公事棘手。仰恳俯准于省城厘金项下，每月开支经费银千余两，为巡抚办公渡台经费。得旨：每月开支经费银一千五百两，户部知道。

谕何璟等：所有台湾府未完同治十年分供粟三万九千一百七十一石及未完糯米易穀十五石零，均按数一体蠲免，以纾民力。

四年（一八七八）四月，以吴赞诚署理福建巡抚。

六月，何璟等奏：本年四月间，台湾府城突被风灾，巡抚行署及北城垛口暨内外民房等处，多有坍塌倾折情形，并伤毙兵民。

五年（一八七九）四月，何璟等奏：台湾北路地方辽阔，前经奏请添设府县。嗣于光绪三年又经奏准将淡水同知一缺裁汰，噶玛兰通判一缺改为台北府通判，移驻基隆；其噶玛兰旧治改为宜兰县，即以原设之通判衙署作为县署，县中公事均由台北府勘转。惟议设之淡水、新竹两县，事属草创，头绪纷烦，未能同时并举。请将淡水、新竹二县暂由台北府兼摄，俟艋舺所属之地办有规模，再行分别添设，以符原议在案。复查台北淡水厅辖，自彰化县北界之大甲溪直抵基隆三貂岭下之远望坑止，计地三百四十五里有奇；其中沪尾、基隆均属通商海口，华洋杂处，事务繁多，命盗等案层见迭出。前因淡水同知不能兼顾，故请区分改设一府三县；旋议将新竹、淡水两县由府兼摄，系出一时权

宜。察看情形，必须分设淡水、新竹两县，方足以资治理。刻下艋舺地方考棚民捐民办，业经告成，学额已分一府三县奏请添设，明春即应考试。台北府衙署，年内计可完工，诸务均已次第兴办，设县尤不可缓。其距艋舺十二里新庄地方原有县丞一员，现艋舺既设府县，新庄县丞应即裁撤，改为台北府经历，兼管司狱事务；淡水县应添设典史一员，新竹县即将竹塹巡检改为新竹县典史，宜兰县即将噶玛兰罗东巡检改为宜兰县典史。又台湾北路理番同知原驻鹿港，旋因内山开辟日广，番民交涉事件日多，经奏请将北路同知改为中路，移扎水沙连；奉旨允准，现在该同知业已移扎。鹿港亦为巨镇，商贾辐辏，且须稽查海口，距彰化县城二十里，该县不及兼顾；查有彰化县南投社县丞，堪以移扎鹿港。其南投社地方逼近内山，亦须佐杂弹压；查台湾县巡检驻扎罗汉门，近来该处安静，以罗汉门巡检移设，即作为彰化县南投巡检，衙署仍旧，毋须另建。似此一为转移，地方实有裨益。下部议奏。

以勒方锜为福建巡抚。

六月，以穆图善为福州将军。

七月，台湾防务需人，何璟奏调前福建布政使降调道员陈士杰；允之。

六年（一八八〇）六月十九、二十等日，台湾、台北两府猝被飓风大雨，溪水陡涨，淹没民田，并伤死人口多名。

七月，何璟等奏：台湾匪徒刘参根以漏网余孽潜匿多年，辄又纠众滋扰。本年五月间，经台湾镇总兵吴光亮等派兵往捕，胆敢率众抗拒。各兵勇奋力合剿，拿获正法；余匪一律殄除。

十月，调岑毓英为福建巡抚。

七年（一八八一）五月，台湾地震，福建地震。

七月，何璟、岑毓英奏：台湾地方孤悬海外，日本窥伺已久，不早筹整备之方，则戎心易启；惟有随时亲往履勘，认真经营。该处情形，其北开辟未久，尤关紧要。而赴台轮船向来由罗星塔出五虎口，绕道厦门、澎湖，必须三十六个时辰，始能到岸；设遇风狂浪大，颠簸耽延，日期更难预定。若改由五虎口经赴台北，只须九个时辰即抵基隆，甚为妥速；而由基隆至台湾府城，亦不过旬日可至。臣等再四筹商，拟即以北路为渡台正路，并咨商船政大臣黎兆棠拨大轮船一号，长为渡台之用。毓英拟将积牍清理完竣，定于闰七月十三日即行渡台，由台北至台南沿途查看，应如何整顿，咨商臣璟妥为筹办。前奉旨准调黔省安义等营练军二千人，臣毓英已饬藩司汇拨行装、行粮、夫价等银，并檄行记名提督何秀林等分起管带，陆续前来；俟到闽后，拟以二百名留为护兵，以二百名驻扎五虎口，其余一千六百名均分扎台湾。

十一月，岑毓英奏澎湖前遭飓风，被灾甚重。现查各岛饥民，共有八万余

丁口，先后运到米粮不敷分散；筹由省城增广仓义穀项下借提陈穀二万石，运往接济。

岑毓英奏：本月初一日，复行渡台筹办抚番事宜，并督修城池、炮台、河堤工程。

八年（一八八二）四月，台湾地震，福建地震。

五月，以张兆栋署福建巡抚。

九月，台北大雨飓风。

九年（一八八三）三月，以张兆栋为福建巡抚（以上东华录）。

是年，台湾道刘璈因台地孤悬海外，兵饷接济为难，请以借用洋款为辞，将全台口岸定以年限，暂质与他国；或以澎湖一岛，仿照香港、澳门例赁与他国。全台煤矿务，皆可包采纳税。各国中以德国为最宜，为暗中乞援之一法。未准行（无暇逸斋文钞）。

十年（一八八四）闰五月谕：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着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东华录）。

法提督孤拔率兵船来福州马尾，有占据地方为质、索赔兵费之说（清史纪事本末）。

督办台湾事务刘铭传二十四日抵基隆，查勘炮台形势；商令总兵曹志忠，在外海口门社寮两山对峙之区，各筑炮台一座，别建护营一座。二十五日，即有法人兵船一湾泊基隆；询所由来，答以游巡海口。二十八日，驻台北府城。奏台湾孤悬海外，非兵船不能设守。闽省派轮船四只，永保、琛航在台北装煤载货，万年清、伏波专备台南调遣，俱赴闽、沪，尚未回防。查船政局有澄庆、登瀛洲、靖远、开济四船，均拨赴两江。目前台防需船，较他处为倍急。请飭下署两江督迅飭该兵船来台，以后饷需当由闽台筹给。奉旨：江南防务亦殊吃紧，暂缓调拨（刘壮肃奏议）。

法舰至基隆购煤，刘铭传飭封煤窑（东华录）。

六月朔日，何璟、张佩纶等电报法全力注闽，已进八艘，请飭援应牵制（同上）。

是日，又有法兵船巡泊基隆，半日即去；而前次所到之法船，仍泊不行。适新调提督章高元率毅勇五百自台南至，因飭扎近基隆炮台；提督苏得胜佐之。十二日，运炮委员游学诗雇德商万利轮船至沪尾，令将雷炮由万利船运布基隆；法兵酋坚阻，不许卸载，仍回沪尾。十四日，续来法兵船四，直逼基隆。法酋李士卑斯遣告苏得胜、曹志忠，称和议不成，限期已届；随带战书告示，定于翌晨攻击炮台。刘铭传十五日驰赴基隆，法人已于辰刻开炮。台上祇存洋炮五尊，当门一面，不能从旁还击。章高元、苏得胜各带百余人潜伏炮台墙

外沟中，敌炮猛攻不息，竟毁炮台前壁，火药房亦被轰毁；营官姜鸿胜率军退出，伤亡弁勇六十余人。十六日卯刻，法兵四、五百人，半在曹志忠营北山上筑营；余二百人直薄曹志忠之垒，仍用轮船炸炮助攻。曹志忠一面飭守本营，亲督王三星等率队二百人出战。铭传令章高元、苏得胜率队百余人袭其东，已革游击邓长安率亲军小队六十人击其西，所持后膛枪皆能命中，击倒山巅拥纛之法酋二人与山下法兵头一人，一鼓登山；法兵奔溃，夺获洋枪数十杆、账房十余架，并获二纛，斩首一级。法兵伤亡百余人。捷闻，奉旨：发帑银三千两赏给出力兵勇；查明尤为奋勇者，传旨赏给。基隆滨海各营暨曹志忠营均飭移后山；其八斗煤矿，派营官杨洪彪督拆机器，移至山后，并将煤矿房屋一并烧毁（刘壮肃奏议）。

谕军机大臣：据彭玉麟电报，请飭彭楚汉就近募勇助闽防。本月十五日，台北基隆炮台被其攻占，殊堪发指。闽防万紧，着穆图善等传知彭楚汉迅速募勇成营，预备战守。漳、泉两郡之人强悍可用，宜切实训练，以资得力。并着卞宝第、彭祖贤传知程文炳，或选带湖北防营、或另募新勇，克日乘轮船由长江顺流而下，至江西会商潘霨与前调江西陆兵合力前进，赴闽应援。所需餉项，着卞宝第等力筹拨济，并与曾国荃会商拨给军械。

张之洞电奏，请飭南北洋替派数艘带水雷艇合力援闽。谕：着李鸿章、曾国荃、吴大澂、陈宝琛迅速电商定议。

七月十日、十一日，基隆法船迭开炮，台勇凭山为障，开炮还击，始退泊口外。十四、二十等日窥沪尾；孙开华，李彤恩将前备堵口石船接连沉塞。法人日以一两船栏泊沪尾，遇船即搜，以绝援应。基隆口门仍泊三船。

谕：何璟着来京，另候简用。闽浙总督着杨昌浚补授；未到任以前，着张兆栋兼理。

电谕李鸿章：闽需洋炮甚亟，着速购德国大炮十尊、次炮二十尊，解闽应用。

谕：大学士左宗棠，着授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浚，均着帮办军务。三品卿衔翰林院学士张佩纶，着以会办大臣兼署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着来京。

谕：左宗棠奏筹议援台一折，着照所议，南洋派兵船五艘、北洋派兵船四五艘在上海会齐。杨岳斌带八营由汉口搭轮船赴沪，即统领各兵船赴闽；先至厦门探明法船情形，绕至鹿港等处登岸，相机援剿。李鸿章、曾国荃即将兵轮派定，并知左宗棠、杨岳斌遵照（以上东华录）。

八月十二日，基隆突至八船，并前泊共十一船。十三日黎明，法兵千人自口外西山登岸；营官毕长和等接战，阵斩法一酋，台勇伤亡逾百。忽报沪尾法

船五艘直犯口门，炮台新壅泥沙，被炮即毁，阵亡炮勇十余人。刘铭传以基隆无兵可分，沪尾又当基隆后路，离府城祇三十里，乃夜率各营自基隆赶回淡水，立派曹志忠等驰救沪尾。十六日，法人又到三船，通计八艘；孙开华等昼夜率军分伏海滨。二十日清晨，法船忽散。孙开华决其必登岸，亲督龚占鳌等设伏各处。部署粗定，法人炮轰数百响，烟尘涨天，炸弹如雨；复以小轮分道驳兵千人猝登岸。孙开华、李定明、范惠意分途截击，章高元等自北路迎战。法兵各执利鎗，自辰至午，鎗声不绝。台军拔短兵截杀，李彤恩所募土勇张李成一营继之。孙开华斩执旗法酋，夺旗锐入，斩馘二十五级（内有兵酋二人），枪毙三百余人，法人大溃。台军追至海岸，法兵溺海者更七、八十人。法船急护败兵，开炮乱击；自伤小轮一只，并遗格林炮一尊，俱获以归。捷闻，奉旨赏给帑银一万两。法踞基隆附近之暖暖等处，地皆相接，始则派夫修垒，不从则侵掠随之；暖暖武举王廷理、周玉谦募勇三百人，与深澳等处各董练丁，凭险堵御。彰化郎中林朝栋募勇五百人助剿，新竹郎中林汝梅募勇二百人协守新竹；卿衔林维源捐洋银二十万元（先缴十万元）、月米三千石折价计银，暂资兵食（刘壮肃奏议）。

曾国荃奏：筹拨勇营饷项渡台，交杨昌浚由江西陆路入闽。

曾国荃等电报：官军十七日复基隆，五路围剿，毙法兵甚多，夺获鎗炮多件。奉谕：闻法人雇土人驱赴前敌，多被殄戮；着刘铭传晓谕居民，引以为戒，勿为敌诱。

九月，李鸿章电传刘铭传初三日由厦门转电略云：初二日，法又到船六艘，在台北者不下二十只。二十八日，法四船扰台南，澎湖存亡无信，富绅多举家逃走。土勇已募五千余，无器械，不受约束；不能御敌，徒索饷闹事。土匪四起，军士疫病不止，日有死亡，能战者不足三千人。敌势甚大，日内必有恶战。传同将士惟拚命死守，保一日是一日。现在洋火药已缺、食盐无来，百姓扰乱，饷路亦阻。台局不堪设想，可为痛哭云云（以上东华录）。

十四夜三鼓，曹志忠率队欲趋狮头岭袭取九弓坑敌营。甫至山下，即炮伤四十余人；曹志忠知有严备，收队退回（刘壮肃奏议）。

以刘铭传为福建巡抚，仍驻扎台湾，督办防务。

何璟奏：台、厦一带濒海遭风，拨款应济。

刘铭传电奏：台湾劝捐军饷官绅，皆请奏开实官捐输。凡京职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及三班、分先、分间、尽先各花样，均按照例定十成银数报捐（不准以钱文、军械、米穀折算），作为台湾防剿经费；予限半年，限满即行停止。得旨允行。

曾国荃奏：九月十五日奉电旨：左宗棠奏筹议援台一折，着照所议，南洋

派兵轮五艘、北洋派兵轮四五艘在上海会齐赴闽援助。当即饬筹防局、轮船支应所不惜金价，豫备军火与船上攻战器具，并购买外洋六角火药及松白煤，议派统带官筹备一切需用各项。嗣于九月二十九日奉电旨：李鸿章现派德国水师总兵厉百龄带快船赴闽，停沪后与南洋所拨各船会合前进，并着曾国荃、杨昌浚饬水师统带等与厉百龄妥为联络商办；或有训练未精、见识未到之处，即嘱厉百龄随时帮同教练指示。即与李鸿章往返函商数次，又与长江提臣李成谋随时函商：开济、南琛、南瑞三号快船之外，惟澄庆、威靖二船可以出洋，共计五船，略为厚实，炮位略可及远。至于统带之员，亦惟理在总理轮船营务处提督衔总兵吴安康与各船相习较久，堪胜统带之任；即用营务处关防，可以号令各船。所有出洋应用军火、饷糈各件，业由筹防局宽为豫办，不令致乏。至各船应领口粮及以后买煤经费，亦札令吴安康与各管驾面商，酌定数目，带往应用（以上东华录）。

台湾道刘璈请开缺专办克复基隆（刘璈禀）。

十二月谕：台北急需援师，左宗棠前派恪靖军千人赴台，两营继发着催令速渡，并再拨劲旅千人。台南现无法船，新竹等处皆可登岸；克日前往，归刘铭传、孙开华节制。刘铭传称方恭军广勇不得力，请调旧部吴宏洛军；两军更调，尚属相宜，着张之洞酌筹电奏（东华录）。

初十日，法兵千余分攻台北大水窟、圆窗岭，别船载兵四百自八斗上岸，抄袭深澳坑后路。守隘民团，寡不敌众，俱溃；法遂进至暖暖对河之月眉山。营官张仁贵率勇二百冲入山下竹林中被围，巨雨竟夕。十一日，林朝栋驰往救援，营官廖得胜、叶友胜亦各带楚勇三百人夹攻，张仁贵始出重围。法又增兵千余前来接战，以百人夺踞月眉山。廖得胜、张仁贵等奋力仰攻，枪毙山上敌兵十数人，始夺踞其巅。其分犯大水窟者，亦经林朝栋击退。圆窗岭仅有桂占彪楚兵一哨、苏树森土勇一营，苏得胜命营官邓长安以土勇三百合练兵百余人助之。十二日，曹志忠亲赴督战。十三日，枪毙法酋，始退里许，仍伏月眉山、圆窗岭下。曹志忠见敌不退，筑垒月眉山待战；法亦筑垒山下。十六夜，曹志忠、林朝栋会商攻袭其垒；法全队拒战，至黎明始收队回营。二十日，法兵四百复犯大武仑，营官陈士贵、林则荣率队奋击，始退（刘壮肃奏议）。

十一年（一八八五）正月，李鸿章派聂士成淮勇八百五十人、左宗棠派王诗正恪靖五营至台北。诗正统带五营，于十八日即赴前敌。法人添兵大至，以四舰济兵，自八斗登岸，猝袭月眉山。曹志忠所统楚军六营，既以两营分扎大武仑、又以三百守戏台山，仅率一千四百人分守月眉山、深澳坑长墙十七里。十九日，法兵二千自枕头山、竹篙山、龙潭堵三道进逼，突以千人自深澳坑抄

袭墙背，将戏台军截断，遂破月眉山头卡，并以炸炮夹击深澳。新筑长墙，雨久多坍塌。刘朝祐、廖得胜因勇丁死伤甚多，乃退至山下，合曹志忠、苏得胜暂壁新煤厂以待。王诗正至五堵闻报，十九日派威、良两营疾赴六堵救援。十九夜，刘铭传率聂士成所部四百人驰赴六堵策应。因至暖暖必过敌垒，白日不便行走，王诗正率兵夜进。铭传令合曹志忠据暖暖夹河为营，保大水窟后路。法兵集月眉山巅，以巨炮击林朝栋、苏树森垒，势甚危岌。王诗正未至暖暖之先，威、良两军乘间攻袭月眉山尾，依山蛇进；法兵数十拒之。王诗正所带刚营自山后绕至，法兵退至山腰，遂夺月眉山尾一卡，王诗正令威、良、刚等四营分屯卡后。二十一日黎明，合曹志忠攻月眉山岭；法已集水陆全军以待。王诗正向前猛攻，哨官胡少亭、罗国旺中炮阵亡；哨官李经青、龙春芳夺回两尸，各受重伤。营官申道发殿军，死战伤足，始退。法既败月眉山之军，遂分两道：一自月眉山袭暖暖之前、一自鸟嘴峰袭大水窟之后。王、曹两军前后受敌，乃退河南。于是大水窟、四脚亭亦三面受敌；朝栋、朝祐抵拒长墙，救出四脚亭苏树森土勇，鸟嘴峰团勇俱溃莫能支。刘铭传督聂士成等驻六堵间，以扼台北孔道；孙开华督饬沪防各军筑堑掘濠，严备以待（保台略）。

二月十二日，澎湖有法船六只，泊在珠水、乌嵌开边海面。十三日，六只内分一大船泊近蒨里澳，三船驶至妈宫、西屿，二船至观音亭后，齐开大炮，纵横轰击。总领前路各军代理澎湖副将周善初、管带练军澎湖都司郑渔出队抵御，各炮台亦开炮还攻；法兵将四角山、观音亭等处炮台及妈宫协署街道营房一律轰毁。周善初等不能抵敌，退往大城。十四日，法泊蒨里澳大船近岸，渡兵三百余人登岸，攻扑珠母水澳；管带绥靖副中营副将陈得胜率队相持，未久即退。十五日，法兵八、九百人复由双头跨登岸，径至大山城下；周善初率守备冯楚燊接仗。陈得胜带队来援，手骻受伤。又调同知关镇岳、通判梁岳英来援；关镇岳为飞弹中伤，周善初等退往赤嵌北山。澎湖遂失（刘壮肃奏议）。

谕：已电孤拔于三月初一日停战，开台湾北海封口（东华录）。

四月，法和议成；二十七日，画押。五月六日，李士卑斯送信至苏得胜营，约请亲到基隆交还。九日，法兵全调往澎湖（刘壮肃奏议）。

五月，台澎道刘璈革职，听候查办。初，刘铭传由京渡台，道经上海，适有记名道朱守谟偕随东渡，月给薪费银一百五十两。该道素性奢侈，未及一月，即禀称不敷用度，月需银三百余两；声明实报实销，不能限制。当经批驳，月增公费银五十两，旋即给假。通商委员李彤恩兼办沪尾营务，朱守谟嫉之如仇。守谟又擅用库银二百余两，并未报销，特至台南招摇播弄。复至福州省城，左宗棠听守谟一面之词，不能无惑于基隆之退；奏参知府李彤恩不审敌情

、虚词摇惑，以致基隆被踞。奉旨：将李彤恩革职。于是刘铭传覆陈台北情形，请将彤恩开复原官，另折奏参朱守谟倾陷李彤恩等情。奉旨：着杨岳斌将朱守谟饬提赴台，归入前案秉公研究。刘璈之任台澎道也，拥兵二万，皆湘人。台湾进口洋药、厘税归董事陈郁堂包办；十年九月法人封口，照常征收，丝毫不解。十一月底，刘禀报台南饷竭，溃散堪虞，截留台北协饷五万两。十一年三月，由粮台沈应奎查出中路鹿港等口隐匿厘金四万六千余两，禀请查追；陈郁堂始报称台南征收一万五千余两。刘铭传札提陈郁堂来辕讯究；璈复禀请全台洋药、厘金每年加征十万元，仍由郁堂包办，抗延不到。于是檄令刘璈撤任，听候查办；专折严劾军务之坏、盐务之坏、厘金之坏、矿务之坏、吏治之坏自刘璈始及其耸各军以图内乱、激强敌以绝台援、诳朝廷以陷督师、拥巨饷以速军变四大罪，贪污狡诈，劣迹多端；请旨革职，特派大员渡台逐款查办。刑部尚书锡珍、卫荣光偕杨岳斌到台确查覆陈，李彤恩驱逐回籍；朱守谟革职，永不叙用；刘璈查抄、斩监候，后改遣戍。

六月十二日，法兵退出澎湖（以上刘壮肃奏议）。

杨岳斌、刘铭传、孙开华奏：台北解严，请将历年战守尤为出力将弁、官绅及筹运出力人员奖励。奉旨：量行核减阵亡之总兵曾照礼、副将刘义高、千总段有升、把总尤运农、祁文等均着交部照阵亡例从优议恤。

七月，命穆图善来京陛见，以古尼音布署理福州将军。

八月，刘铭传奏：台湾南路率芒、董底两番社与七家山番械斗，副将潘高升不为伸理，并纵勇袒助七家山番，致两番社聚众滋事，请旨将潘高升惩办。奉旨：潘高升着即行革职，归案审办。

大学士军机大臣二等恪靖侯左宗棠薨于福州（以上东华录）。

九月，奉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抚详细筹议奏明办理。嗣经会议：台湾本隶福建，应照新疆巡抚关防名曰福建台湾巡抚；学政应照前议归巡抚管理，文武闾援照安徽汇考之例仍归福建应试。旗后、沪尾两海关可否援照浙江之制改归巡抚监督，应请敕下将军奏办。澎湖须设重镇，拟将澎湖副将与海坛镇对调。台湾改设行省，必须以彰化中路为省垣，方可南北兼顾。抚标左右两营，省垣未定，暂留闽省，仍归总督兼管。添设藩司一员，综核钱粮、兵马，整顿厅县各官；并设库大使一员，兼经历事。台湾道向兼按察使衔，一切刑名由道审转；其驿传事务，亦由道兼治。添设司狱一员，毋庸另设臬司。台湾盐务，场产不足，由内地运售，名曰唐盐；长泰、南靖等县澳引额定例拨台湾代销，每届奏销由盐法道汇核造报，应请仍照旧章办理。销去总兵「挂印」字样（刘壮肃奏议）。

十月，淡水马来番就抚。淡水东南三十里屈尺庄、拳山堡、大溪一带迫近内山，生番总目马来号称鹜桀，前巡抚岑毓英招抚未成。法兵既退，台南副将潘高升残杀无罪番，刘铭传疏劾之。马来谓新帅一视民番，遂降。定规约十条，以社目为社丁，月给勇粮如营制；总目银六两，按月至县署亲领。提督刘朝佑自马来辟险百里为巨道，通宜兰。于是新竹、彰化一带生番，亦招抚。新、彰交界罩兰庄东南全系生番，新设埔里社在生番之后；副将周鸣声带练兵一营屯扎埔里社，令译人前往劝谕。旋据沙里兴等七社至营乞抚，章程即照马来八社办理。台湾向有抚番经费，在屯租项下拨给；刘铭传奏将屯兵一项酌量裁减，无须另筹经费（同上）。

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因病乞休，不允；命赏假两月。

十二月，杨昌浚奏：奉谕台湾地舆袤延甚远，应否添设台北道，悉心妥议；添设台北道，不如添设藩司。从之（以上东华录）。

是年，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代台湾购制造枪弹机器一副，经记名提督刘朝干在台北府城北外买民田积方三千八百九十丈七尺八寸，并砌筑基址；分赴内地采办木料，督造机器局。自六月兴工，至次年二月讫工，建成正、侧各屋小机器厂一百十七间，通计筑墙、浚井、砌路、开沟、填河工料银二万三百二两五钱。台北军械无处存储，即就偏西地方建造军械所七十三间，需工料银万六千三百七十二两七钱八分（刘壮肃奏议）。

——录自福建通纪卷十九。

十二年（一八八六）正月，淡水大科崁与新竹菜瓮诸番既就抚，肆杀如初。刘朝佑率军进扎头寮，大科崁十三社咸就抚，惟猫里翁八社不下；朝佑瘴疾归。巡抚刘铭传督同唐仁元等三营由东路入、章高元等两营由西路入，菜瓮以南六十余社番毕下。春深瘴作，方息军，而三角、屈尺诸化番忽见杀；侦其为加九岸竹山番也，乃命唐仁元深入百五十里，涉蚕丛绝险拔之，而北道以靖。林朝栋之壁罩兰也，武荣十余社番杀人抗拒；饬哨官苏益元潜入东势角绕出武荣社之后，提督柳泰和又率师克带目二十余社。武荣等社均惧，乞降。新竹大湖番迭出火民居，朝栋与泰和辟道四十里，深入拔之。南路嘉义土匪构行，提督章高元壁嘉义，别遣将抚后山花莲港六十余社；后山统领张兆连亦抚恒春、埤南番百七十余社。复请自嘉义开道达埤南，减恒春道数百里。半年间，招抚四百社，暑作兵乃归。七月，苏鲁番既就抚，突杀罩兰民，复结马那社缴归化旗以叛。林朝栋、柳泰和困山中，刘铭传檄总兵吴宏洛督兵踰绝险，环攻一月，拔其巢。番酋誓天不复反，乃诉官民侵虐状；刘铭传为易垦吏，划其地而还。北路白阿社复杀民勇二十余人，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请讨，复合诸将深入袭之；其酋马来诗昧率妻子以降，赦不杀。分遣诸将拔余社，毕下之（刘壮肃公

奏议)。

二月，命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前赴台湾帮同刘铭传办理台北开垦抚番事务。

三月谕：刘铭传奏澎湖为闽台门户，非特设重镇，不足以资守御。杨昌浚与该抚意见相同，拟将澎湖副将与海坛镇对调，仍归总督管辖等语。即着杨昌浚、刘铭传会同筹议具奏（以上东华录）。

四月，刘铭传奏将全台田亩一律清丈，南北两府各设清赋总局。调官吏三十余人履各县，合正绅数人先行会查保甲，逐户问田园多寡，然后勘丈以校之；前匿者免其罪。私租悉革，一入公家。严官吏赏罚为策励，善者按异绩补署，贿匿者劾之。嗣以嘉义、凤山两县因原丈未能核实，覆丈需时，彰化土匪滋事，业户不无观望；虽经扑灭，必须另行分别办理，奏请展限六个月（刘壮肃奏议）。

刘铭传奏：各路生番已招抚四百余社、归化七万余人，请将开山剿抚尤为出力官绅给奖。允之。

七月，杨昌浚等奏：台湾现在整顿海防，百废待举，加于改设行省，经费浩繁。如澎湖一岛办防需银八十万两，业经臣等先后奏请，敕部指拨。此外办防、制械、设电、添官、分治、招垦、抚番，在在均关紧要。至建立省城衙署、坛庙各项工程虽不妨稍缓，惟既经分省，亦不能不次第举办。台地防营，除裁撤外，尚存三十五营，分防沿海二千余里，势难再减。臣等悉心筹划，拟由闽海关本年照旧协银二十万两，经臣铭传咨请福州将军古尼音布嗣后由厦关径拨解台。其闽省各库局，无论如何为难，每年按限协银二十四万两，陆续筹解。并请旨饬下粤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汉五关每年协银三十六万两，共成八十万两，以五年为度。统计闽省及闽海关所协四十四万，合之台内岁入百万两，专为防军月饷之需。其五关每岁各协银七万余两，尚属轻而易举；而台事稍得藉手，庶不致尽托空言。仍求朝廷宽以时日，容臣铭传次第举办。现已奏明清理田赋，并随地随事力求整饬，变私为公。如三、五年后能照部议，以台地自有之财供台地之用，即当奏请停止协款。

九月，刘铭传奏：台湾产樟脑、硫磺两项，民间私煮私售，每多械争滋事。经内阁学士臣林维源、道员林朝栋等筹商收归官办，以助抚番经费。臣查硫磺一项，历由已革浙江候补知府通商委员李彤恩兼办，饬令该委员会同候补知府丁达意将樟脑、硫磺筹议办理章程，以收自然之利。据李彤恩等禀称：樟脑一项，近来日本出产甚多，香港脑价日落；若归官办，每石可获利二、三元，台产每年可出樟脑万石。硫磺，台产最佳，经前两江督臣沈葆楨奏请开禁，采备官用，历年办有旧章；每石成本洋一元，官买每石价洋三元，每年出产

六、七千石，上等硫磺每年约出千石，均解归官用。其次积聚三千余石，官既不用，商禁未开，不能出口；日久愈积愈多，不独糜费、弃置可惜，且香港年销硫磺至万余石，运至江南、天津一带熏炙葵扇、草帽，蒸炊饽饽，制造爆竹，销路甚广。台湾磺产甚佳，奸民私煮，私运出口，不一而足。以自采之磺，禁不出口；既听日本畅销，又不能禁止奸民私煮。若设法经理，虽获利无多，于抚番经费不无少补等情前来。臣查台湾樟脑、硫磺两项，每年可获利三万余元；以后若能出产多、销路畅，经理得人，日渐推广，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相应请旨一体开禁，以畅销路，而免堆积。允之。

十三年（一八八七）二月，以邵友濂为福建台湾布政使（以上东华录）。

四月，李鸿章有议覆醇亲王台湾铁路借款函，略云：查台湾筹办海防、开扩商务，必以兴修铁路为根基。光绪初年，丁雨生早有此议，而未果行。兹省三招商集议，幸有成局；殿下主持大计，自应乐观厥成。核其所拟章程，系由商人借本百万，俟车路造成，在于所收脚价内分年偿还本利；此固外洋恒有之事。议息周年六厘，虽较津借德债利息稍重，而台路成后，货物出产，转运必多，获利亦必较厚；息从路出，似尚无妨。且闻该官商已与洋行定议，亦难再令核减。至所请林学士专折奏事一节，自因该学士殷实正派，为商民所信服；但止可责令督饬商人委员认真筹办，勿任滋弊失信，省三必当综其纲要；应如钧谕，仍由台湾巡抚领衔会奏为妥（海军函稿）。

六月，予故台湾副将张东麓等二十八人照军营病故例，从优议恤。

八月，福建台湾水底电线成（以上东华录）。

台湾巡抚刘铭传奏：改设事宜，拟照前抚岑毓英原议，分彰化东北之境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将原有之台湾府、县，改为台南府、安平县。嘉义之东、彰化之南，自浊水溪始、石圭溪止，添设一县曰雲林县。新竹西南各境添设一县曰苗栗县。合原有之彰化县及埔里社通判四县一厅，均隶台湾府属。其鹿港同知一缺，应即撤裁。淡水东北四保之地，拨归基隆厅管辖，将原设通判改为抚民理事同知。后山形势，北以苏澳为总隘、南以卑南为要区，控扼中权，厥惟水尾，拟添设直隶州知州一员曰台东直隶州；左界宜兰、右界恒春，计长五百里，宽三四十里、十余里不等，仍隶于台湾兵备道。其卑南厅旧拟改设直隶州同知一员，水尾迤北为花莲港所垦熟田约数千亩，拟添设直隶州判一员，常川驻扎，均隶台东直隶州。

初，章高元自拔埔社开至丹社岭，造路一百二十二里；张兆连自水尾开至丹社岭，造路六十里。峭壁深溪，自冬及春，悬崖伐木，一律告竣。兆连复招后山二百十八社、高元抚前山二百六十社，都八万八千人，可垦田园数十万亩。遂颁宪书、设条教，薙发，立社长束之。五、六月间，疫疠大作，守隘勇丁

避疫山外，山番被疫尤重。其俗：杀人禳灾；于是北道大埧诸番复肆杀，竿其头于门。诸将请讨。八月，暑气稍退，提督李定明以四营随林维源就近剿办。九月，维源率将讨平之。而中路里冷白茆复肆杀，林朝栋、朱焕明并往讨之；连战二十日，军且殆，卒攻其穴，迭败之。番埋石誓天不反，乃归。

十月，刘铭传奏台湾水师员缺并武职补署章程：台湾绿营额设水陆十八营：水师七营、陆路十一营，共额兵一万四千余人。自同治八年左宗棠奏准裁兵加饷后，存兵七千七百余人。光绪三年，丁日昌复请汰弱留强，暂停募补。截至光绪八年，经台湾镇总兵吴光亮续裁，实存兵数四千五百余人，年支饷银十七万余两。统计水陆现存兵额内，水师七营分隶澎湖、安平各协；除澎湖水师两营兵丁暂照原章，俟总兵吴宏洛接任再议整顿外，其余安平、沪尾、噶玛兰水师五营久无船械，未便任其废弛，拟请改为陆路，仍隶原营。并请将安平副将移驻后山水尾，改为台东协；北路副将移驻埔里社，均作为陆路题补之缺。就现在军营官弁并投效武职之中每月考试，如五枪能命中三、四者，即分别奏咨留标；以后考列在前，准其补署经兵。部议覆：所请安平水师副将移扎后山水尾暨安平以下水师各营均改陆路，应毋庸议。至台东如何设官控制，准在附近水陆营抽拨布置（以上刘壮肃奏议）。

十四年（一八八八）二月谕刘铭传：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台湾设局抽收洋商厘金与约不符、请旨遵办一折，台湾为通商口岸，洋商应完出口正税，向不抽厘，既据该使臣等屡次据约陈请，着刘铭传将抽收洋商厘金一事，即行停止。至该省应如何征收落地税厘，着另行设法办理；总应征之华商，彼自无所借口（东华录）。

五月，台湾水陆电线告成。自十三年三月甫将基隆、沪尾合至台北两线动工，八月，怡和洋行承办水线，装由飞捷轮船到台，钢壳四铁叶轮船一只、修理电线机器一副、测量机器一副。各局电报机器由台北沪尾达福州之川石，海程水线妥安，福台两省先行通报。续至澎湖放线，抵台南之安平口。陆路前已勘明，于十一月间由台南接办陆线，取道彰化，迤迳而北。十四年二月，与台北之基隆、沪尾两线接通。统计水陆设线一千四百余里，分设川石、沪尾、澎湖、安平水线房四所。除台南、安平、旗后原设报局三处外，添设澎湖、彰化、台北、沪尾、基隆局五处。一切材料、机器、水线、轮船、木杆工程、勘路、转运、局员经费、洋匠薪资，共银二十八万七千两（刘壮肃奏议）。

初，十三年三月，台湾兴造铁路，经商务委员张鸿禄、李彤恩函招新嘉坡、西贡等岛闽商陈新泰、王广余等，佥称俱愿回籍合办。复经委员集股，订购轮船二只，由英、德两厂购办铁路钢条三百三十里、大小铁桥十一道、火车客车七十具，自基隆至淡水六十里、自基隆至台南六百余里，约需银百万两。惟

基隆至淡水山河复杂，须挖山洞九十余丈，大小桥梁百二十余座，挖高填低工程，均由商务局雇夫兴办。禀请巡抚挪用银二十万两，又给头批钢条等款十万两。至是李彤恩病故，各商禀请归官自办；已缴现银三十余万两，愿留快船两只作抵。基隆至淡水，本年内即可完工。由基隆至台东，除大甲溪外，别无大工耗费；复经刘铭传饬工师勘估，需银六十余万两，核之原估百万数目相符。拟尽购到钢条办至彰化，再行量力以筹。奏请将闽省每年协济银四十四万两，至十七年春季止，尚存未解银一百零四万两，暂挪先修铁路；竣工后，即将所收脚价归还成本（同上）。

杨昌君等奏：台湾洋面辽阔，港■〈汙义〉纷岐，缉捕巡防，关系紧要。部议以经制水师各缺，未便全改陆路，系为专汛防守起见；至安平水师副将，昔年建设，原属要缺；第沿海情形今昔不同，而台东控扼后山，议设武职大员，未便稍涉迁就。臣等往返函商，安平仅距台南府城数里，台湾总兵有水陆兼辖之责，驻扎府城，足可照顾海口；副将一缺，久为虚设。台东为后山扼要之区，非参、游所能镇压，就近营分无可抽拨；现又未便轻议添设，徒糜饷需。若以安平水师副将改为台东陆路副将，所属中、右两营都司等缺随同移拨；其左营游击现驻鹿港，将来中路有抚标两营分布，不虞单弱。应将鹿港游击作为安平水师营游击，隶台湾镇管辖。所有台湾镇属之恒春游击改隶台东，仍使镇、协两标各符原管之数。似此量为布置，饷项毫无所增，于新设地方得有实济，而于水陆营制亦属相符。相应请旨饬部议行。下兵部议奏（东华录）。

七月，澎湖、基隆等处修造炮台，并购造各船炮。各口自十二年正月兴工，分筑炮台。惟安平旧台尚可修葺应用，其余基隆、沪尾、澎湖等处，皆择地另造新台。旗后本有炮台一座，后在太平山添筑一座。本年春夏，各军陈报，濠沟、兵房并外围均已完工；因炮位未到，子墙宽窄高低，须视炮架部位，方能定筑。澎湖筑台四座，基隆、沪尾各二座，因地势土松沙湿，各兵房俱仿外洋图形，用铁水泥三万六千桶。又由英商议购新式后膛钢炮三十一尊，随配炮弹架具，包运到台，共规平银六十万两。先运到大炮十七尊，其余由上海续运。据监工洋人鲍恩士并炮厂派来总兵闻德详勘，各台均能合度：惟子墙炮基亟须铁水泥，用石子与铁水泥参合，须用十二万桶。计澎湖、基隆、沪尾、安平、旗后五海口共造炮台十座、沈雷六十、碰雷二十，配齐雷线及应用各机，约银二万两，硝磺火药约银万两。又购钢快船二，曰斯美、曰驾时。前法事急时，购威利轮船一，南通、北达、前美、如川小轮船四。十三年购威定轮船一。十四年工作，复造小轮驳船一，挖泥机器船一（刘壮肃奏议）。

九月朔，施九缎围彰化县城，索焚丈单。九缎，二林上堡浸水庄人；耕作营生，家颇饶。性呆蠢，信鬼神，常仗剑破额，作战童状。先是，彰化知县蔡

麟祥率巡检黄文瀚、吴云孙等从桥仔头丈起，大约每甲田止长加一，若有错误者改之。嗣李嘉棠接篆，奉令催迫，尽变旧章。各堡派员清丈，不计田之肥瘠，一年间尽行丈完；催各堡领丈单，每甲纳丈费二元。计彰邑原赋额三万有奇，至是清丈约有二十余万；各委员在县署分给丈单，领者寥寥。时西门民家有鸡，雌化为雄，谣言颇起。嘉义县亦催领丈单，民间骚动，会盟纠众。统领武毅右营提督朱焕明（安徽人）本驻彰邑，刘铭传檄往嘉义弹压；拨栋营副带林超拔驻彰城。焕明到嘉义，焚庄社，赶散余党；有李盘同余众入彰属，住湖仔内杨中成家。彰邑二林、马芝一带，或居海滨、或界溪边，沙埋土瘠，领者更少。嘉棠见嘉义知县罗建常收缴丈费起色，为上游优擢，因此倍加操切。八月，将禀准正法之犯林武、林番薯二名带往北斗、西螺两处钉死；又将未详办之简灿捏报病故，带到鹿港大桥钉死。传者误指简灿为在押之许猫振；伊弟得龙谋夺不遂，乘间拥抢鹿港盐馆，从者有湖仔内杨中成、番薯庄施庆并余匪二百余名。嘉棠回彰，闻报往勘；许得龙、施庆等纠众在大路伏截。嘉棠在鹿港游击郑荣（绍兴人）署请鹿绅为导，由小路回邑；鹿绅施家珍一时召勇不及，取恨嘉棠自此起，时八月二十八日也。二十九日，有人入城，分黄布为号；翌日，九缎立神轿后如战童，率杨中成、许得龙、李盘等并余匪数百，以索焚丈单为名，旗书「官激民变」，下令不准抢劫人家财物。西门外六庄总理王焕派给众食，驻扎南瑶宫；至日晡，不期而临城下者数千人。登城弥望，草木皆兵。自晨至午，发电数十次；旋电杆尽斫断。嘉棠在城，率都司叶永辉、栋营副带林超拔、都司洪盘安分守城上，清丈委员知县龙赞冈、县丞林锡圭、都司刘韶华亦上城防守；并扎饬各堡绅董，每堡召勇二百名，仓猝写二百作二名，兼以道路不通，各堡惊疑，无人入援。鹿港郑荣惟数十名兵守土城，绅商连结，仅能自保。二日，提督朱焕明在嘉义闻报回援；至东螺、北斗街，绅董告以人情汹汹，途中恐有阻碍，弗听。是日拔队至大埔心，便有匪类尾其后，沿途截杀；营勇死者十余人，鎗子俱竭。焕明奋勇夺路，手刃十余人，奔至口庄竹巷尾，九缎拥众迎杀。焕明在水流观音庙桥头殉难，其马被李挫夺去，余勇奔散入城；同殉难者，陈鸣魁、陈明良、王得胜、李海山、萧云华、李太和等。三日，嘉棠请教谕周长庚暨局绅吴景韩、总理蒋攀龙、吴维邦至平和厝开道解围；九缎不敢加害，然必欲焚丈单。长庚等回城，嘉棠犹豫未决；旋备焚丈单告示发贴，以为缓兵之计。四日，外援不到，油米告竭；嘉棠饬筹安局绅将游手丁壮，半收作义勇、半驱出城外，其余老幼乏食，开绥丰仓发米，城中恃以无恐。五日，匪党迫城，嘉棠亲持令箭上城，日夜防守，衣不解带。林超拔鎗发皆中，守御无少疏懈；叶永辉亦率兵堵御，城赖以不破。七日，栋营统领林朝栋自台北闻变，回雾峰，至田中央调拨兵勇，夜带同从九林福浚、县丞林文荣

募土勇八百名分扎市仔尾；副将余保元卫队林青云偃旗息鼓，一拥登陴，斩首十七级。林超拔亦于城上夹击，顺势夺八卦山。嘉棠率洪盘安土勇夺回南瑶宫番社，各匪如鸟兽散，尽奔西门而去，退住平和厝王焕庄中；彰化围解。十一日，朝栋派都司洪盘安、李定邦等分剿南路浦尾、大岸头、瓦窑等庄，知县龙赞冈分剿中路顶仑仔、平等庄。其北路砖仔窑及中路平和厝两庄，以林文荣带领练勇攻取，已革甘肃知县张纪甫随同林青云带队策应。林福浚带栋前营由三块厝等庄至平和厝，文童林朝瑞、林超拔带队策应。匪众驻平和厝，出围接仗。朝栋督超拔向前包抄，余保元由后掩袭，环战二时之久，阵斩三名，并先锋一名；各党弃庄奔溃。砖仔窑亦经文荣、青云等同时攻破，并由各营连破竹围二十一处，斩首四十一级、生擒八人，随时梟示；余匪尽奔浸水庄而去。朝栋备文禀获胜情由，请一面解散胁从，惟为首者罪在不赦。十二日，巡抚委台东州吴本杰、福宁镇曹志忠、藩司沈应奎往查激变情形。又驻鸡笼总兵窦如田带铭字三营、都司郑有勤带隘勇二营，于七日至大甲、八日至牛骂头，勇丁与街众滋事，毙数人；庄民蔡访鸣锣聚众，窦勇退守牛骂头山。绅士蔡占鳌接济粮食始散，带蔡访到彰化正法。十四日，各统领到，嘉棠倡攻二十四庄。是夜已发令矣，浙人凌云在幕，知二十四庄之冤，向郑有勤曰：朱焕明一队遇害，始自武西堡、大埔心沿途截杀，至燕雾、下堡、茄冬林，兵勇损伤过半。游击丁广龄死在其处，距二十四庄十余里；至茄冬脚庄，始为二十四庄界。是杀官军者，不独二十四庄也；缘朱焕明殉节在口庄尾耳。郑遍告各统领，始收令。周长庚、叶永辉代限至翌日酉刻，如二十四庄不领义旗者，即行剿办。是夜差人着二十四庄绅董入城领旗；至酉刻，无一至者。长庚、永辉到筹安局，嗟叹不已。局员吴德功恳向统领再限一天，泣告二十四庄生员陈捷华、总理沈大英等十余人，由小路至邑，泥淖没胫，夜同德功、长庚、凌云带谒统领及嘉棠，限以捆送李樞等。于是线东西数十庄、猫罗三十五庄及东西螺各领义旗，民心始定。嘉棠以鹿港郊商抗领丈单，甘心助贼，宜攻毁；沈应奎不允。鹿绅蔡德芳、许士昆等到彰见应奎，面陈激变情由，语碍嘉棠；应奎禀撤嘉棠任，嘉棠恨鹿绅益深。十六日，嘉棠请澎湖镇吴宏洛攻鹿港。附鹿庄民，扶老携幼，露宿街中；蔡德芳秉烛危坐，达旦不寐，以安民心。沈应奎止宏洛，不可；爰电请刘铭传，以一攻鹿港，其白沙坑二十四庄、线西五十三庄皆望风而变，地方何堪设想，铭传遂电令宏洛归应奎节制。二十三日，探报施九缎、杨中成回家。宏洛会商应奎，督军分道围捕；鹿港游击郑荣、廩生施家珍亦率勇。会九缎逃去，至湖仔内围；中成亦无踪迹。嘉棠遂禀巡抚，以家珍等通知九缎，致令大兵围捕无迹，请加之罪，令家珍等跟出九缎等匪。二十八日，吴宏洛、曹志忠、窦如田、郑有勤回台北。二十九日，李嘉棠撤任，以朱公纯接彰化县篆，出

示购缉施九缎、王焕、杨中成、李盘、施庆、许得龙等，其余赦之，并免全台丈费（瑞桃斋施案纪录）。

十一月六日，沈应奎赴嘉义，施家珍等送之，临别勒缉九缎等。而各庄甘为掩匿，致南北购线，极力追寻，讫无以应。巡抚刘铭传奏撤嘉棠保案，并革施家珍、施藻修衣顶。七日，兵备道唐景崧抵彰，查嘉棠激变情由，详请奏参；布政使邵友濂亦以嘉棠视民如雠，详请革职，永不叙用。嘉棠因稟巡抚，以周长庚与鹿港绅士相通情弊。长庚稟称：当时危急，请长庚冒险缒城解围；及事后，诬人通弊如嘉棠者，是诚何心！铭传令新任彰化县罗东之、台湾县黄承乙会审，各具亲供送呈台北。前任彰化县朱公纯、鹿港盐馆总办刘竺保，皆以不附嘉棠相继撤委。嘉棠于十五日往台北，力言长庚与鹿绅朋比为奸。长庚请假会试，十九日由土葛窟港内渡；铭传电谕不准会试，罗东之追留不及。铭传因电达闽、沪等处拘长庚，一面札饬郑荣、施家珍等到台北候提集周长庚讯鞫（同上）。

埤南附近吕家望社番素称强悍，役使邻近百数十里之各番社，号曰番王。上年戕杀射马干社番两人，抗犯不交。本年五月，哈水社番负米归社，复被劫杀，经索犯讯明正法。六月，该社勾结埤南辖境大庄诸化番七百余，匪首刘添汪助之，焚劫大庄民宅；除粤人外，概被杀戮，并戕杀分防营弁委员雷福海等。围攻厅治，众至四千余人，全台大震。张兆连千五百人壁埤南，分防六百里；贼围厅治及张营，攻守十七日几死。刘铭传命总兵万国本以威定兵船炸炮解其围，别命吴宏洛往讨，电知北洋总兵丁汝昌以兵输炸炮佐之。八月，贼集邻番以死拒。诸将血战半月，毁其巢。于是诸叛番皆乞抚；获匪首刘添汪诛之。而中路万雾社独悍虐异他番，通判吴本杰令各社壮丁为营勇箝之，辄逃归肆杀。乃下令绝盐粮、火药入山中，万雾惧，乃复降；送子入学且为质，许焉。北路绕食、竹加山、衣卯、京孩儿诸番数十社既降，仍肆杀不可制。是月军至，其酋红衫佩铃，鹄立待战。于是郑有勤、刘朝带苦战，冒绝险，尽拔之。独前营总兵陈罗剿内溪既定，雨作，浮桥冲失，疑为该番折毁，陷害官军，斩六级；番怒，袭杀营官、练官十余人。有勤移军讨之，撤罢陈罗军，内溪四社复乞抚（刘壮肃奏议）。

十五年（一八八九）二月，嘉义户部主事徐德钦获王焕解台北，讯知鹿绅无通匪实据，复密派委员程起鸚提查鹿局，亦无接济军火。始放释在押郑营，令到鹿罚捐三万两充为军费。除施家珍一人仍归案拏办外，其绅商概不追究。鹿港遵谕缴捐，王焕仍在监（施案纪录）。

三月，卞宝第、刘铭传、林维源奏：全台生番一律归化，逆首就擒，请将出力人员奖励（东华录）。

九月，副将刘朝带开山，中伏阵亡。台湾内山八、九月间，生番例杀人曰做享；刘朝带自内山开巨道八十里，遥达花莲港，中伏阵亡，弁勇死者二百人。巡抚刘铭传察其地近老狗社、加九岸，则令吴宏洛统诸军，十一月入内山攻剿。十二月，大军至白阿社，番酋筑碉堡死拒。大军筑台山巅，用炸炮环击，破其巢，获其酋有敏阿斩之。加九岸平。

十二月，全台清丈给单完竣。原额赋银十八万两，清丈后年额征五十一万二千九百余两；随征补水、平余，加以官庄租额，新垦、旧垦全年共征银六十七万余两。除补水、平余外，实计正额溢出银三十六万余两。澎湖一厅，地皆斥卤，祇能栽种杂粮；年征地粮等银一百三两零，仍循其旧。初，乾隆间大学士福康安以林爽文之乱，番目潘明慈等助战有功；乱定，选番属四千人，设屯十有二，以番社长授千把、外委十八人为屯军，授番地及民田近十万亩，岁折征番银四万元，备屯军俸饷。阅岁既久，番不能耕，辗转归民，番乃益病。至是整顿屯田，无论屯田番地，切实丈量，归入清赋案内，分别升科；将各屯编籍为民，俾令各执各业。屯丁仍留原额四千，按月加给番银四元，每年按屯抽调，分扼山内生番；坐饷八元归台湾镇支发，出防行粮归统将发给。

十六年（一八九〇）正月，刘铭传亲赴宜兰苏澳督战。老狗番去苏澳深入八十里，山高路绝，乃命军开道、设桥梁以往。二月，宏洛自南澳循高山以进，诸将自溪底赴之。社番拒，辄破。师行十日，乃至老狗社隘口；两山壁立，绝壑巉岩，中道仅一人出入。总兵传柯德鼓勇方入，隘伏作，死之；后军至，已无迹矣。宏洛自武塔山巅走西北，抄老狗社后，与溪底军悬绝二十里，声息俱穷，山险不得下。众番数百人突至，血战破之。是日，铭传自登武塔山勘形势，宏洛已去二十里，不相闻。武塔以西，奇峰迭嶂，天日不开，师危甚。土人言老狗诸番无村落，散处群谷间，虽深入不获也；独地狭无田，非出山不获食。大军诚壁隘、绝其粮，可不战下也。铭传从之，乃令宏洛毋下山折兵锐，设地雷群隘绝之；开道武塔山南，与溪底军合。番夜出求粮，值地雷，尽死。三日饿益甚，痛哭送子以降；乃振旅而返。是役也，始以游击郑有勤冒饷、违节度，诛之；终以提督李定明失援傅柯德，罢其军夺职，众乃竦然（以上刘壮肃奏议）。

十月，台湾巡抚刘铭传革职留任。当法踞基隆，毁坏煤矿，乏煤应用。十二年，商人张学熙接办该矿，积水过深，学熙无力购办机器，仅用人力开办；数月亏折本银数千两，力不能支，退办。铭传商同江督曾国荃、船政裴荫森并台湾各凑本银二万两，委派补用知府张士瑜招集商股六万两，合成本银十二万两。十三年正月，开局试办。自春至冬，经士瑜添购机器、雇用洋师，抽去矿中积水，每日可出煤百吨；核计出售价值，局用仅可勉支，毫无利息。推原

其故，皆由煤炭出矿之后，运至基隆海口，海滨浪大，难用驳船；旱道山路，脚费太多，非造铁路以利转输，煤务不能获利。查矿局官商原本十二万两，办理机器工程尚形踟蹰，无力再办铁路火车。十二月，复收回官办，所有商本银六万两并船政原入银二万两，由台湾捐输存余项下筹拨归还。另派洋师玛体荪监督，由铁路公司自八斗煤矿分接车路一道，直通基隆码头。迄十五年六月，综核出入，每月亏折银三、四千两。据洋师察勘，非添本百万、另开新矿，不能获利。适有英商范嘉士愿集本银百余万，来台承办，议议章程十一条奏请；经总理衙门、户部会奏议驳。十六年，经林维源访招商蔡应维、冯城勋、林元胜等情愿鸠资三十万元，与官合办，为期二十年；官一商二，仍缴原矿本银十二万两，承受矿存房屋机器。以十万元作官本，其余按月缴煤扣除；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批准定于七月一日接办。复经总理衙门、户部会奏：此次所奏，仅称访招商同官合办，迨章程送部后，会同查核，其办法种种纰缪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此事既经官商合办，自应官为主持，何以一切事宜悉授权于商人，官竟不能过问？且章程内既称各股皆系华人，何以总管矿务转用洋人？显有冒充影射情事。其开挖河道，自撤藩篱，更于海防大有关系。以特旨饬令另议之件，该抚并不奏明请旨，辄即议立章程，擅行开办，尤非寻常轻率可比；请旨交部议处。部议革职；奉旨：革职留任。于是煤务饬商退办，暂仍其旧（刘壮肃奏议）。

十七年（一八九一）二月，刘铭传奏：台湾高山巨岭，地利宜茶；第民人种辍无定，因就茶收丰歉量抽抚垦经费，包商缴收。光绪十三年试办之初，收数未畅。十五、六两年每年约可收银六、七万两，均随时拨充办理抚垦之需；按年截清数目，汇入善后案内列款造报。

三月，刘铭传奏病仍未痊，恳请开缺。奉旨：准其开缺。

四月，以邵友濂为福建台湾巡抚。

十八年（一八九二）正月，邵友濂奏：查台北大嵙崁、三角涌、双溪口一带地方逼近番社，光绪十七年三、四月以来，屡有凶番杀害民人，自一、二命至十余命不等。迭据各抚垦委员稟经前护抚臣沈应奎严饬统带隘勇各营总兵陈罗，督饬驻防弁员拿护番犯迈灰西学、带木乌芸、哇素老涯、野微罇隆等四名，讯明分别惩办。马速社番拒捕，伤毙勇丁八名；将该社立时焚毁。嗣因查办番案日久无功，当由沈应奎将陈罗及隘勇前，左两营管带各员先后撤换。九月间，三角涌等处杀人之案愈出愈多，凶番啸聚成群，胆敢于呐哮及古摆鹤等处地方围攻碉堡，肆行焚杀；分防隘勇地广兵单，迭有伤亡，不敷堵御。沈应奎饬调定海正、副二营六成勇丁暨就地陆续添募土勇千余名，并经商准帮办林维源亲赴大嵙崁督饬剿办，当于竹头角、呐哮等处会军兜剿。詎凶番纠结后山内

加辉各社围扑隘勇，前营隔绝，所扎碉堡粮运水道一息不通，军火施放殆尽。该营管带游击林福喜间道驰书告急；接统隘勇各营已革游击郑荣督带土勇冒险驰救，伏番遍地，动辄伤亡。雇募化番前驱，自十月二十四、十一月初六日将该处九碉次第援应，一面飭派通事谕散勾结，各军会捣合吻坪，凶番节节抗拒，勇丁奋击，互有死伤。郑荣由竹头角进扎呐哮，土勇队长六品军功林李川于夹板山接仗阵亡。抚垦委员直隶州知州陈长泰会同定海正、副营由后策应，鎗伤腰肋，仍复挥军进击，番众溃散。土勇管带军功陈福胜、守备林建庸等分由大霸、大窝前进，各毁凶番之社；已据瞠眼等社哀求归抚，但未一律救平。臣自到任后，屡次会唔林维源详加查度，内山咸菜瓮、五指山一带社番均甚平靖，其加辉各社并已悔罪乞降；惟浅山、水流东各社横梗于中，若非亟予惩剿，难保不煽惑化番，滋蔓难图。惟所藉剿番之勇，仅止定海正、副营六哨及新募土勇，兵力尚嫌单薄；现经飭调道员林朝栋督率所部栋字各营，克日驰赴会剿。

五月，邵友濂奏：台湾孤悬海岛、屏蔽七省，设立行省，外固海防、内办抚垦，均须重兵择要布扎，训练防守。全台原有三十一营十七哨、屯军五哨、炮勇五哨、练军三营，嗣因内山大崙崁一带社番滋事，兵力单薄；当经奏明添募四营，以资兜剿。计截至光绪十七年底止，淮军共三十五营十七哨、屯军五哨、炮勇五哨、练军三营。其修建西学堂、基隆海口洋式炮台、台湾等县衙署、监狱、坛庙、祠宇等项工程，添购外洋器械以及一切筹办情形，均随时分别奏咨在案。兹据台湾善后局司道详称：台湾筹办海防善后并招抚事务，自光绪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底止，海防善后报销新收台湾关税、盐课、厘平余及遵删等款银一百五十五万四千六百一十九两零，开除及给淮军官弁勇夫办公经费薪粮柴草工食、炮勇、轮船弁勇、屯丁盐粮、水陆练兵薪粮公费、随营文武员弁及各局员役盐菜夫折、购买外洋军火器械价值、正腰站书兵工食、修建西学堂书院、洋式炮台、恒春县城垣、兵勇营房、仓库、衙署、监狱、坛庙、祠宇、基隆社寮浮桥平船各工、制造旗帜工料以及一切杂支各款，共银一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三十六两零，尚不敷银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一十六两零。又光绪十六年台防前后报销案内，不敷银八万六千一百四十两零。统共不敷银四十七万八千五十六两八钱零。

邵友濂奏：台湾云林一县，向在林圯埔建治，业经前督、抚臣奏明有案。兹查林圯埔迫近内山，气局褊小，催科抚字，时有鞭长莫及之虞。前据代理台湾府知府龙景惇转据绅董郑芳春等以林圯埔相距二十五里之斗六地方，村落相连、人烟稠密、田土膏润、形势适中，稟请将县治移设该处；当经批飭核议。嗣据台湾府知府陈文騷前往查勘，该处地属中央，西螺、涂库、他里雾、林圯

埔环其四隅，为云林扼要之区。南至嘉义，北抵彰化，东入山，西至海，道途远近相若，足资控制；且斗六门旧有都司一员，文武同城，遇有会商，亦甚便利。惟城工需费浩繁，现拟暂植竹围，并建置四城门楼，以资捍卫。衙署庙宇，一切亦拟次第兴造。前项工程，先由该处绅富劝办；如有不敷，再请公帑。衙署未造以前，暂以昭忠祠为栖止。至林圯埔地方空虚，应否添设佐杂分防？侯察夺情形，再行妥筹办理。

十二月，邵友濂奏：恒春射不力社番滋事，经派记名提督台湾镇总兵万国本、记名提督张兆连督兵剿办，攻克吧什嚙社；一面密约后山各营规取草埔后社，以炮为号。八月十一、二等日，该番截我运道，乘夜扑营，攻打彻晓。十六日五鼓，山后炮作，万国本、张兆连分督十二营，前后各分两路，募令屯兵化番响导进兵；该番阻扼淡水坑，伏堑凭高，极力抵拒。官军一鼓作气，夺其所据，进逼草埔后社；山势险阻，径窄只容一人，官军骤以开花炮、洋火箭进轰，屹然不动。各营复选精壮军鎗，更番迭上。自午至酉，卒不能入。万国本熟商张兆连，用大炮、抬鎗连环互击；十七日黎明，山谷骤震，各营弁勇番丁声势百倍，阵亡接踵，兵不回顾，节节进剿，隘卡尽为我夺。该番聚保大社，力渐不支。日晡，官军乘势猛攻将军埔后社，立时平毁；四面追杀，毙番八十余人，夺获洋鎗一十七杆、镖刀各百余件，擒获番目加必、姑柳、龟令、万贵等四名，搜捕首犯零阿零父子未获。十八日夜，台■〈风贝〉骤来，山溪暴涨，万国本、张兆连激励将士忍耐饥寒，于狂风猛雨中擎枪危立。二十一日，乃得引火为炊，伐木树营，以资守卫。该番横被风雨，无社可归，呼号四彻。迨风定雨霁，官军渐整队伍，广购眼线，躡知零阿零啸聚凶番二、三十人窜匿家新路。二十八日，官军猝往掩捕，该番惊出不意，凭倚深林，且窜且拒；弁勇林外堵截，击毙数番，冒险入林，将首犯零阿零生擒到营。二十九日，搜获从犯加别一名。九月初三日，又获吧咕一名。先后发交恒春县知县陈文纬讯明，一并军前正法。初八、十六、二十等日，各营搜剿余匪，迭有斩获。万国本、张兆连抚定余番，督同恒春营、县妥筹善后，赦令先获犯目加必、大木、郎失炎等回山约束。改谢不力为善化社，另立社长，誓与就近庄民永远相安。官军先后阵亡勇丁、化番四十四名，被水冲毙十三名，受伤五十一名，合上次吧什嚙社伤亡各勇，分别查验恤赏医养（以上东华录）。

台湾府知府程起鸷在二林堡购获李盘，送省辕斩之（施案纪录）。

十九年（一八九三）九月，台湾府陈文騷、彰化县俞秉焜购获施庆、杨中成。鹿港游击赖望云围许得龙于大安港三昼夜，疲极始获。并送台北，提王焕当堂研讯，斩之。施九缎前三年在浸水庄病故（施案纪录）。

二十年（一八九四）五月，邵友濂奏请添设云林县林圯埔分防县丞一员。

邵友濂奏请于台北府属大嵙崁地方，南雅山下设分防同知一员，管束社番，兼捕盗匪，作为冲繁难调要缺，名曰台北府分防南雅理番捕盗同知，以淡水、新竹两县沿山地界归该同知管辖（以上东华录）。

六月二十三日，中国舰队与日本战于丰岛。八月十八日，战大东沟，败绩，海疆戒严。台湾悬海外，为东南洋屏蔽，朝命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广东南澳总兵刘永福率师渡守。巡抚邵友濂调南洋南琛、威靖两兵输至台。七月，永福率广勇两营至，增募六营成八营，仍称黑旗。八月，岐珍统所部十营至。兵稍集，乃令提督张兆连率十三营守基隆，以扼社寮、顶石角、小基隆炮台；道员林朝栋统十营守狮球岭，筑狮球岭炮台；提督李本清统所部七营守沪尾。本清本驻中路新竹、知府朱上泮本驻沪尾，至是移上泮守中路。本清又与藩司唐景松交恶，本清求去；乃以提督綦高会守沪尾。未几，复以提督廖得胜易高会。匝月间，沪尾凡三易将。又改令上泮往澎湖，偕总兵周镇邦以守；而以台绅主事邱逢甲率土勇守彰化、新竹。友濂闻北洋诸将败溃入边，凤凰、九连诸城相继不守，虑兵祸将及，大惧（让台记）。

调邵友濂署湖南巡抚，以唐景松署福建台湾巡抚。景松既署台抚，调刑部主事俞明震（事在甲午十一月）、副将陈季同（事在乙未二月）先后至（东华录、让台记）。

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正月，邵友濂奏饬聂缉规驰沪办理台湾后路转运。

台湾凤山县旗后南岸炮台火药失慎（以上东华录）。

唐景松令副将黄义德、督弁吴国华挈银二十万两内渡，至广东募勇。义德粤人，国华本粤洋盗；知县唐镜沅介诸景松，谓其大侠知兵，景松信之。初，景松以道员与永福同军事于粤西，后积不相能；至是，移永福军于台南，会台南镇总兵万国本守南路；景松自任守台北。自张兆连一军以外，专倚广勇。命知县胡友胜统广勇守狮球岭，而移林朝栋守中路彰化（让台记）。

二月二十八日，日人取澎湖。初，台湾戒严，当事檄知府朱上泮率勇丁戍澎湖。上泮以澎湖绝地，不愿行，强而后可。抵戍数月，即闻朱营缺额甚巨，已查办得实，撤差看管；不知用何术，而事骤解。澎湖镇总兵周镇邦者，本水师宿将；初以安平副将守炮台，颇得力，擢总兵，调澎湖总兵，统营七。镇邦概不以营官委人，自居之，窜其名与子若婿。天南炮台统带者，初亦镇邦自为。二十四日，日本船至，乃委某为之。某以二十五日受任，人为之危；某慷慨自若，不知其早有定见也。日本船十二艘以二十七日攻妈祖宫，拱北炮台统带官臧某御之甚力，发巨炮，日舰受伤；又一舰搁浅，胁之走。喧传击沉日舰二，受创二。上泮遽以电告，景松以银二万两犒军，保上泮道员。而日兵已别于文良巷登陆，营官林福喜率四百人御之，日兵受创甚，然终不敌。时兵弁方

争赏金互哄，上洋素不恤士，饷银至逾两月不发；以其半存私舍，以其半寄绅士某家。勇丁抢赏银后抢粮台，又分抢其存寄银立尽，遂溃；先至鹿港者，皆腰缠累累。镇邦、上洋皆不战，由澎湖后路遁，实以重金预雇民船也。二十八日，日兵入澎湖城。天南炮台管带某者，闻日兵至，挟炮门炸钉为信，叩军门降；水雷管带某亦撤水雷降。西屿者，在澎湖之西，另岛不相属，实为澎湖屏蔽；故设炮台二、置炮七，照海塔灯亦在是，某西人司之。统领提督刘姓率三营驻此，以番银五百五十圆雇民船遁，时二十九日也。越三日，日本人始至。有陈连陞者，闽人，曾入北洋水师，至克虏伯厂购炮，故习拆炮、装炮诸技。愤利器之委于敌也，偕伺塔灯西人拆之；凡炮械之有关紧要者，悉毁埋之，偕西人至厦门（西人言于税务司，税务司又言于水师提督黄少春云）。上洋以伪伤免罪，镇邦得严议（无暇逸斋文钞、让台记）。

三月，李文奎击杀中军方副将于巡抚署。文奎原直隶保定游匪，从淮军渡台，得保外委，充抚辕亲兵。时方副将为武巡捕，文奎犯禁令责革，仍转事中军副将黄义德，充什长；义德募勇往广东，以方副将署中军，文奎又以事责革去，遂思乱，其党布城中及抚署内外。是月二十五日午后，景崧之婿余姓者内渡，令勇丁舁其装出，将入船；文奎率党十余人持刃劫于道，勇丁逃，文奎令其党安置掠物关帝庙，而自追勇丁，直入抚署门。方副将出，喝曰：汝欲反耶？文奎径砍其头。方副将抱头返奔入门，已踣。中军护勇时屯署内，将应文奎，争出栅放枪，盖以为号也。帮带某见事急，自闭营门，并闭署门。景崧闻变，不知颠末，先遣差官出询；甫及仪门，已中刃返奔。文奎徒党追及堂皇，将入杀景崧。适景崧盛服出，遇于堂皇；其徒猝见巡抚，矜持，手不能下，谬请安侍立，云无事无事。景崧奖以有胆，命出为周旋。知府管元善闻变，奔告杨岐珍。岐珍率一营至，喝开抚署门，与乱党对施枪炮；中伤百姓甚伙，死者十余人。先是，景崧闻文奎徒党众，将令，充营官以安之，命募缉捕一营；至是，卒用文奎屯基隆，而方副将之死仅以一捕贼示了之（让台记）。

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日本交到缔和条约第二款第二、清国约将台湾全岛及所属诸岛屿，第三、澎湖列岛散在于东经一百十九度、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并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对象，永远让与日本。

四月，派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前往台湾，与日本派出大臣商办事件。

谕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着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着唐景崧饬令陆续内渡（以上东华录）。

时台人议勾各国保护，电告总理衙门、南洋大臣、闽浙总督等处文略曰

：台湾属日本，万民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为南洋屏蔽。但须有人统率，众议坚留唐巡抚仍理台事，并刘镇永福镇守台南；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剖断，台湾应作何处置，再送唐抚入京、刘镇回任。伏乞代为电奏。总理大臣报云：来电均已进陈。和议一事，已于十八日定约。台湾入隶版图，一归他属，忠愤勃发，胥在意中；但时势所迫，勉从其议。其大要约有二端：一则战不可恃，若进迫京师，利害攸关，视台尤重；一则台无接济，一拂其情，势必全力并攻，徒损生灵，终归沦陷云云。景崧令台中官弁以五月四日为断，欲去者听；留者录用，薪银倍给；踰时求去者，以军法论。于是道、府、县官相继纳印去。景崧分沪尾七营为两部，以廖得胜、綦高会分统，高会专筑炮台。时藩库尚储银四十余万两，火药库储炮药土药四万余磅，各炮台储药资每炮击三十出；枪弹存者尤多，毛瑟枪弹储二百八十余万颗。其订购机药未至者，德国大田厂炮药二十万磅，枪药五万磅、哈乞开司一百磅、快炮四尊，皆已给价三分之一（东方兵事纪略）。

五月一日，绅民将上总统印章于景崧；以日舰来犯，未果。日舰二、驶近沪尾炮台下旋，统领綦高会去台以嬉。日弁侦知自立事，二兵轮乃起旋行。景崧闻有日舰，令开炮，高会亦回营令往告台官，则日舰已去矣。是夜，日舰游弋口外。二日，景崧受总统印章，文曰「台湾民主之章」（中东战纪本末作改元永清）；绅民鼓乐赍送者百余人，行两跪六叩首礼。国旗，蓝地黄虎文。改藩司衙门曰内部，设内部大臣；筹防局曰外部，设外部大臣；别立军部，设军部大臣。府、县等官改署有差。炮台升虎旗，开炮二十有一。藩司顾肇熙以下，皆内渡。三日，提督岐珍撤兵内渡（岐珍所部十二营，至七日始毕渡）。基隆防兵，仅绍良所部及土勇四营；其东路三貂岭、澳底等处，无兵驻守。五日，日本兵轮、运轮二十九艘驶抵台北海面，分泊基隆口外，澳底、金包里沿八里坌、大姑坎至沪尾，凡可登岸之处皆有之。六日，并力击金包里（值基隆澳西岸），张声势作欲登状（时驻金包里者六营）；而潜结教匪挖金砂，匪从澳底登岸。澳底本驻有岐珍防营，至是撤去，易以曹喜照（张兆连部分统）新募土勇两营；成军甫三日，遇敌不战溃。于时登岸日兵才二千人，稍留兵守澳底，其全队循山路进。七日，前锋过三貂岭，驻岭背梁绅庄宅。景崧闻日人登岸，令吴国华率广勇七百人往守三貂岭。国华新自广东至，仓卒部署，七日巳刻始率四百人先行。八日未刻，至小楚坑。适日兵从三貂岭来探瑞芳大道，并绘图，骤遇国华军，遽搏战，团勇夹击，枪毙三画日弁一，遂反奔；国华追之，乡民拍手欢呼。时景崧复令营官胡连胜等援基隆，且调顶石角营官陈国柱、金包里营官陈柱波、狮球岭营官知县包干臣等各率广勇数百人赴前敌助战，皆

称统领，无所系属。国华遇日本兵于小楚坑，包干臣率三百人往助战；至则日兵已去，不继。国华进蹶而与团勇争首级，大哗。干臣缚团勇，指为汉奸，将杀之。国华已至三貂岭，因雨待棚帐，尚未驻营；闻报，知干臣将持首级夺其功，大怒，撤队驰下岭。干臣见国华还军，藏首级竹篾中，遽拔队回；国华尾其后，俱还。基隆遂弃，三貂岭不守；干臣竟以大捷闻，省会官绅毕贺。是夜，仅土勇一营、绍良部淮军两哨分驻瑞芳；四更时，日本全队冒雨登三貂岭。九日，景崧令前敌分三路进，图复三貂岭：一由大路从相思岭、龙潭浦、瑞芳过九芬桥、小楚坑直抵三貂岭为正兵，专责国华；一由暖暖街至吴朱埕绕出三貂岭之左为奇兵，专责游击杨连珍；一由海边社寮炮台循八斗口、庚子寮度九芬山截其归路，责金包里分统李文忠：期以申初会基隆齐进。诂我诸营未集，日本已分两队蹕至：一扑九芬、一直抵瑞芳；别队扼吴朱埕北，防台军包抄。九芬近海岸，且兵单，日人已移快炮登岸猛击；战移时，宋营官死焉，哨官丧三人，孙营官受殊伤，九芬遂陷。瑞芳闻之，大震。先是，广东守备刘燕率炮勇三十人，督格林炮五架扼瑞芳四面土山；营务处俞明震以景崧令来观战，亦在焉。瑞芳四面背山，形如釜底，前夕甚雨，适国华率营至，未筑垒，入驻金砂局；敌至乃出队，逼于地势，拥遏不成列。而日人列队东西两山顶，每队八人，甚严整。东面拒三貂四里，日人先驱教民降虏下岭，进扼九芬桥。台军遽开炮，敌伏不动；一时许，俟台军枪弹耗，始大呼过九芬桥，而山顶日人乃发枪弹。及金砂局时，已昏暮，日人燃电灯明如昼，台军皆惊。国华率队进争九芬桥；日人先于涧旁设伏，俟国华至，突起来犯，死伤二十余人，军哗溃，不能止。日人乘势薄瑞芳，刘燕督队自西面发炮下击，弹雨下，死十余人，日兵退去。是夜大雨，国华竟拔队回基隆。四更，张兆连率护卫营冒雨至瑞芳。十日辰刻，国华、连胜亦来会，兆连立九芬桥吹角列队。日本督三、四百人来攻，每十二人一队，两日兵持刀督其后；台军枪炮并轰，日兵颇伤亡，稍退。兆连率队冲入，国华兵不接应。日兵自山顶驰下包抄，断九芬桥归路；兆连被围，受重伤，亲兵死亡略尽。陈得胜率八十人、曾喜照率三十余人，涉溪涧冒死入救；一卒负兆连潜涉溪涧得脱，得胜竟战死，喜照受伤。十一日黎明，日人分两路专攻瑞芳西面土山，刘燕被围；炮勇死八人、伤四人，瑞芳遂陷。中法之役，林朝栋驻狮球岭扼法兵不得前，所部士勇皆劲卒；景崧用广勇，与士勇积不相能，因移朝栋守中路，以胡友胜统广勇四营守狮球岭。于是台北绅民及英人提理皆言速移朝栋扼狮球岭，以守为战，事犹可为；因请基隆同知方祖荫赴台北告景崧，且请景崧驻八堵为死守计。景崧言向午闻败，已令黄义德率护卫营往扎八堵矣。义德至八堵，即驰回，诡言狮球岭已失，大雨不能驻营；且倭悬六十万金购总统头，故乘火车驰归防内乱。景崧不敢诘。是夜

，义德部勇索饷大哗，彻夜甚雨。十二日辰刻，日兵登狮球岭，大雨如注；台兵相拒三时之久，始行溃散。日本大将桦山亦于是日攻基隆，张兆连营弃遁归台北。沪尾守备吴靛庭斫断电线，电报局员尽散。俄而雨稍止，街市寂然。幕客熊瑞图等为景崧策：速退新竹，就朝栋、永福图再举。景崧左右均怒目视，靛庭手枪拟瑞图曰：总统不寝者五夜矣，诸军亦宜休息；所画已定，多言者以是击之。景崧默然。酉刻，前敌溃兵入城，城中大乱，积尸遍地，有重伤舁回死者；而广勇、土勇复相残杀，哭声鼎沸。未几，抚署火起，景崧微服遁赴沪尾忌利士德商栈。十三日，乘德兵轮内渡。城中散勇游匪沿途劫掠；藩库犹存银二十四万两，劫夺互斗，库中积尸四百余。德商毕底兰以状驰告日本营，请速派兵来定乱；十五日，始来收城，兵不过八十名。明日，来千余人。十五日，桦山资纪统大军入城，步兵二队驻沪尾、八队驻台北；收残兵四千，檄兵器，送之厦门。

台南刘永福驻营三块厝，旋移凤山县属旗后。和议成，军储、电线、铁路、机器局及茶、糖、盐、磺、樟脑、茄枌沉香与金、煤诸矿大利，举为日本有。台南僻一隅，且海道断，饷械源绝不足守。于是镇道以下各官及台绅邱逢甲等相继内渡。台南土匪蜂起，绅民相率之旗后迎永福，并上「民主总统」印章；永福不受，仍称帮办，入府城议防守。以其子知州成良统福字前军、右军及中、左、右各营守旗后大坪山炮台，提督陈罗统翊安军中、左、右各营合黄金龙军防四草湖海口，台湾镇标中军游击李英统镇海中军、前军各二营并道标卫队合柏正才、吴锦标军防白沙墩海口，周明标、张占魁两营防喜树庄海口，都司柯壬贵统吉林炮队并安平各台炮勇合郑超英、周德启、孔宪盈各营防安平海口：是为台南海口之防。以副将袁锡中统镇海后军防后山埤南诸路，台湾城守参将吴世添率右翼练兵驻府城：是为台南内城之防。其勇营，则副将杨泗鸿所部镇海中军正、后两营、前军右营、武毅右军右营并吉林炮队都司萧三发所部福军前敌黑旗各营、守备王德标所部福字七星队各营、总兵利瓦伊义所部新楚各军（分统为副将杨载云）、知县忠满所部忠靖营、镇海中军先锋营总兵谭少宗所部福字先锋各营、都司邱启标所部台南其义兵营防军各营、知县刘光明所部福字左军中营、右军前营、副将吴光忠所部忠字防军各营；其义兵营，则增生吴汤兴之新竹义民各营、林得谦之十八堡义民军、兵部主事许南英之王国瑞闻台南围练营、生员李清泉、谢鹏翀之五段团练。部署粗备，新竹知县景崧在沪尾，请朝栋参谋岳裔由平顶观音山达八里岔迎之。闻唐已内渡，即奔回彰化。先是，景崧檄前台湾镇吴光亮赴援台北，光亮军至桃仔园、中枋，台北溃勇千余奔至新竹，始知台北失守；见广勇金帛累累，沿途截杀之。林朝栋亦至，派队巡哨，令吴军安扎城外观音亭。是月十六日，台湾府孙传亮卸篆，黎景

嵩代之，查库款祇洋银二千。台中协郑荣闻前任程起鸮提存库款二十万两，传充令王淮三由汴仔头运至福州；遂率练勇携王淮三，向传充索饷。朝栋在后垄闻日兵至桃仔园，收兵回彰化；传充随朝栋眷出城内渡。新竹、苗栗绅民推吴汤兴为首，以御日兵。二十一日，日本斥堠骑兵驻三角涌；山根少将分兵由刘潭甫达大姑崁，为居民袭击，互有杀伤。二十二日，占领大姑崁。二十三日，吴汤兴集各营战于杨梅枋，日兵少却。二十五日，苗栗生员邱国霖败于大湖口，新竹勇丁饷食不足，绅民将提督二营配船内渡。三十日，日本兵至新竹，吴汤兴与徐骧御之；战败，奔苗栗县。新竹铺户等率众迎日兵入城，秋毫无犯；日用麦、米、鸡、鱼、蔬菜，准市价购买，安堵如故。署苗栗县李焯集绅民议战守。徐骧扎头份，与日兵接仗，日兵不能前进。苗栗人姜绍祖年十八，率佃丁百余人赴战；被掳十余人，姜亦与焉。遍询姜名，姜家人慨然承认，遂见杀；而姜幸免，为新竹人保出、再招勇迎战，死于炮火中。

闰月三日，彰化县丁燮回籍，管带防军营罗树勋代之。丁燮在彰化闻澎湖失守，匪徒在北坛巷强劫，燮立斩之，地方以安。及其去也，城内外绅民护送焉。台湾府黎景嵩集台、彰、云、苗四县绅富会议，筹款守御，开设筹防局，并图恢复台北；以副将杨载云为新楚军统领。日兵分三路进攻：一援三角涌。三角涌义民黄晓潭、苏力、蔡国梁、黄国添、张龙安等开地窖以陷马足，沿山埋伏。台北日兵由大崙崁驰援，余清胜导日兵由小路攻三角涌，破之。一出安平镇新埔，遇新埔义民胡嘉猷扼守竹围，回环重迭，日兵伤亡百余人，收队而回。兵船二，窥安平口，傍英德兵船停泊；永福巡炮台，发二炮击断桅杆，落水者十余人，乃断铁索飞驶去。一由新竹大路至老科崎，徐骧等埋伏击之，直逼新竹城外数里而回。黎景嵩命生员林安澜等至三角涌，谕义民由山后攻击；复遣新楚军二营、傅德升一营、郑以金一营进攻新竹。又准苗栗县钱粮收作军饷；吴汤兴所部之勇，每人月饷洋银十二元，迭向县中索取不给，即将粮串自行征收。李焯详府，以汤兴徒博虚名，全无实际，所收饷多中饱，前军打仗皆徐骧之力，而与冒为己功；汤与亦备文指焯短处。景嵩不能决，两造稟于永福。回电云：俟吴彭年到地查明情节核办。时筹防局请永福派兵前来，爰遣县丞吴彭年为统领、副将利瓦伊义为副，带兵二营；二十七日抵彰化，职生吴敦迎，为前敌各军粮台。景嵩轻彭年，利瓦伊义亦心怀不平。

六月四日，景嵩擢维义为新楚军统领，带黑旗兵三百余名，往攻新竹。苗绅请彭年亲往；彭年与屯兵营管带徐学仁、黑旗亲兵管带袁锦清、帮带林鸿贵兵三百余名，十六日至苗栗。时新楚军扎头份等处，又有数营在笔尖山附近，包围新竹；日本北白川宫殿下率本队攻笔尖山，克之。二十日，由香山至头份山后，四面环攻；徐骧及郑、傅诸军力战，利瓦伊义营为马兵所破，开花弹

如雨下，诸军奔溃；统领杨载云力战死之。彰化联甲局致书于嘉义、台南两局，请接济粮饷。二十三日，北白川官到新竹，分军队攻苗栗。所到先以小队前探，每一队数十人，每战一排四、五人，错落散布；开花炮以马■〈马犬〉之，一刻数十出，流星飞行，军队皆却。吴彭年初骑赭马，鞭之不行，改御白马督诸军力战。苗栗东畔大山为日军所据，彭年于二十四日由三叉河至大甲溪。李烜奔梧栖港内渡；台湾道陈文騷、台南府唐赞袞、署台南府朱和钧、安平县谢寿泉均卸事，以忠满署安平县并管台南府印。吴汤兴、徐骧等入彰化城。初，台南见银匱乏，永福设官银票局，每票一圆；以同知庄序端总其事。市易流衍资挹注，而不足供军饷，于是责议院诸绅筹饷，咸束手。税务司英人麦嘉林请设官邮政局，以济饷需。乃给官信票，责信局领购，禁私函，由海关司稽察；不及旬日，果征银五千余圆。议绅请整饬凤山盐厘，令巡检刘永贞往经理。前敌屡电求饷械，迫切待命；复令文案罗绮章渡厦门电求沿海督、抚拯台民，辞甚哀痛。是时台南盗贼充斥，为日人内间，将引以登岸。二十八日，日舰泊安平口外，复至凤山旗后（以上东方兵事纪略、让台记）。

七月一日，日兵窥恒春、鹅鸾鼻、枋寮诸口，由枋寮登岸；永福子成良驰至，招抚匪目邓峦子、林苗生等，日人始去。七日，泊布袋口，三十余人登岸，厚给土人资；越宿乃去。北白川官先于二月由后垄进发，四日至大肚妈祖宫，大甲溪大雨涨溢，分军由葫芦墩取台湾县。吴彭年在茄冬脚安营，尽将溪筏斫坏；日军对岸开炮。黑旗军沿溪巡缉，有人暗渡溪北者，获二人斩之。五日，日军绕出葫芦墩；林大春招集国姓会数百人，战于头家厝等处。彭年闻报，令郑以金并防军营往援，死者数十人，败回彰化。袁锦清扼大甲溪，抵死不退；率健卒五十余人冲入日兵，颇有斩获。而炮队旋至，锦清死之，五十余人无一还者。日人遂据大甲溪，所至业户望风迎接。胸间白布书「大日本善良民」、户悬日本国旗，皆不加害；惟携军装者杀之。台湾知县史济道弃城而去。永福令各军择彰化境内大溪扼守。吴彭年率队将截其大甲溪归路，驻八卦山。六日，北白川官至崁仔脚，视八卦山形势；忽八卦山飞弹落左侧，沙土坟起。北白川官仍徐步察探，知上流可以徒涉，因在崁仔脚将本司团及山根、村川两旅团分配，夜从大肚溪暗渡。彰化城闻台湾县破，议不能守。吴汤兴许募敢死军三千名不至，筹防局饷不能给；而台南电云；吴汤兴误兵、鹿绅误饷，无难以军法从事！令彭年死守。徐骧等亦云不战而退，何颜见刘帮办乎？遂昼夜巡缉，以待援军。八日，果有旱雷营及七星全队四营至，旱雷大炮由鹿港上岸；云林县罗汝泽所募简义、简精华亦至。彭年使王得标带七星营守中寮，刘得胜带先锋营守中庄仔，孔宪盈一营守茄冬脚，李士炳一营并沈福山带亲兵营守八卦山。九日，村川少将率右翼由大肚溪而进，与黑旗七星队战于中寮、茄冬

脚；北白川宫率本军队由大竹围、中庄仔，向市仔尾中路而来。副将陈尚志率勇同罗树勋父子督战，大败。山根少将率左翼由蜡沙坑、柴梳金袭八卦山，一军由坑仔内、八卦山南畔番仔井包抄黑旗及徐骧、吴汤兴等，大战八卦山；自卯至巳，汤兴中炮死，林鸿贵率百余人冲入，将夺汤兴尸，炮雨下，鸿贵亦殉，大溃。黑旗兵在中寮、茄冬脚等庄，彭年在市仔尾、桥头督战，见山上已树日旗，勒马欲再上山，兵士翼之奔；彭年坚执不肯，山上弹如雨下，彭年坠马死之。李士炳、沈福山战死于东门外，陈尚志死于市仔尾，哨官千总严云龙死于红毛井。日军入城，吴汤兴妻投水死；黎景嵩出西门、罗树勋与子汝泽出南门而去。王得标奔至北斗，接台南饷四千两助简义募勇。是役也，军民死者四、五百人。日本以葛竹轩办粮台，总理四城，设保良局招安良民；各堡绅董设局保民。日军初至，病者二百余人；数日，疫症流行。其后山根少将、中冈大佐、绪方参谋、其它将校多病死焉。

永福闻彰化失守，以王德标统七星队守嘉义、副将杨泗鸿统各军赴前敌。文案吴桐林、罗绮章议仿内地保甲行联庄法，台南匪首皆受抚。十日，日军至北斗街，黑旗大兵数营退驻云林县。十二日，日军至云林县，绅民迎之。十三日，至他里雾、大莆林，土人迎入。旋军队误杀妇女，民间率众鸣锣，将街外大桥抽起，日军陷于水死者十余人。土人简宜、简砚、黄丑率众截途大战，各庄亦聚众环攻，日军退扎北斗街。是日黄丑、简宜各取首级，黄丑献嘉义县知县孙育万，电请永福赏银一千二百元，赏诸土人酒猪、军械。并令简宜统三营、黄丑统二营，生员陈一昌、郑鸿春、土人陈颢、简砚、简陆、简精华各带一营，分扎斗六、树仔脚、溪洲；黄丑同廖三聘扎西螺，黑旗统领王得标带二营扎树仔脚，徐骧带三营扎斗六、溪底等要隘。自是斗六各庄，凡日军所到之处，土人皆诱杀之。十四日，北白川宫巡视鹿港，旋回彰化；以川村旅团驻鹿港，山根旅团驻彰化。十五日，统大队攻树仔脚，不克，退驻北斗。北斗近溪一带沙漠，风雨迭作，黑水一望无垠，奔湍腾激，泥泞没胫；土人谙于水性，形势险阻，了如指掌。日军连战数十次，多有损伤。二十五日，日军云集，沿扎东螺溪岸，连营武东山麓防堵，并由海道以分黑旗兵力（东方兵事纪略、让台记）。

八月五日，北白川宫探悉西螺、刺桐巷一带祇土兵二营，自统本队及左右翼令乡导抄过斗六。十七日，与黑旗战于树仔脚，克之。十八日，云林统将王得标、义民简义、生员徐骧等与日〔军〕战于他里雾、双溪口，败绩。十九日，日军攻云林县，破之。知县李品三身亲战陈，左右掖之而行；徐骧、简义等退入唵漠古坑。二十日，日军进扎大莆林；统将杨泗鸿扎观音亭，前安平知县忠满亦列营互相犄角。战至夜九时，泗鸿中炮而亡；忠满引退，守打猫庄。永

福令都司萧三发统福军前敌各营，代泗鸿。二十一日，日军至打猫庄，忠满退入嘉义城。先是，永福檄简成功总统义民，黄荣邦（原名丑）率义民二千五百人、林义成（即苗生）率义民三千人，随精华进图恢复，各给以翎顶。义民趑捷可用，虽土枪能卧击无虚发；且稔习地势，募山越涧，尤其长技；连复云林、苗栗二县。联庄法已及台中，乡民愿潜受约束。而台南饷源已竭，庄序端请给见银以利灌输，永福无以应。商民持票卧守不去，于是楮币填委，市易梗绝，军民饥困，日益不支。彰化之陷，徐骧逃后山，间道归台南；永福奖慰之，令往埤南募悍卒数千人助战。骧果集七百余，永福令为先锋三发，与精华等议夺回彰化，或可驻足。遂合军进攻，扼于城外炮台，不得进。翼日，荣邦攻炮台，中炮死，义成受殊伤。二十二日，徐骧为军锋奋战，诸军继之；日兵颇却。骧旋中炮死，诸军气益馁，大溃。云林、苗栗复陷。北白川宫统各队攻嘉义城，世袭云骑尉参将庄某出战，死之。知县孙育万、管带欧阳升上城守御，日军左右翼展开，以炮兵射击，析崩东门城楼；抵抗不支，哭声震地，死者三、四百人，妇女投井死者数十人。孙育万及余军奔台南；柳仔林庄黄扁带土勇，将库银拥抢而去。日本混成旅团由海岸上陆，攻盐水港，民兵御之。嘉义既破，北白川宫抱病，坂井少将、川村少将亦病，同北白川宫舆轿指挥军队，与海军联络攻击。午后一时，盐水港破，嘉义县萧堃学甲庄生员林碧玉率庄丁御日兵，力战不退，身中数枪死。桦山资纪之至台北也，自英兵轮致永福书，说其率所部去台，将以礼送之内渡；永福复书却之，辞甚峻。是月，日本渡兵澎湖。二十三日，战舰、运船三十余载兵械，将以全力攻台南，直指安平海口。时陆军前敌诸军已饥溃不支，嘉义将陷。英驻台领事欧思讷复为永福与日本约和，让台南，听永福内渡，已成言签名矣；会嘉义陷，日本责永福徒手归命。永福怒，约乃绝。二十五日，日舰攻旗后炮台，永福之子成良登台拒守；奸民夜引日军由僻径登岸，突入大营陷之，进围炮台。台兵持两日，死伤枕籍，成良乘间冲出。二十六日，日兵进攻凤山，义民拒战，大败；遂入凤山，进犯台南府城。二十七日，台南戒严，永福移驻安平炮台。二十八日，各军饥哗，徐散去。二十九日，日本攻城外炮台，永福自发炮击之，毙数十人（东方兵事纪略、让台记）。

九月一日，城中无食，军悉溃。二日，永福驻炮台，城中土匪起，日本兵亦集，永福登德国爹利士商轮内渡；从之者，其子成良与陈树南、柯壬贵诸部将及幕客数人。三日，日本大军由南门入城安民。四日，水军入安平港。八日，北白川宫由北路入安平。九日，总督桦山资纪到台南府（同上）。

——录自福建通纪卷二十。